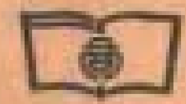
荷尔德林文集

〔德〕荷尔德林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ISBN 7－100－02797－7/B·424
定价:23.00元

荷尔德林文集

〔德〕荷尔德林 著

戴晖 译

商 务 印 务 馆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尔德林文集/(德)荷尔德林著；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ISBN 7-100-02797-7

Ⅰ.荷… Ⅱ.①荷… ②戴… Ⅲ.荷尔德林—文集 Ⅳ.B51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40079号

HEERDELIN WENJI

荷尔德林文集

〔德〕荷尔德林 著

戴 晖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797-7/B·124

1999年5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3年[illegible]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张[illegible]

定价：23.00元

译者前言

在一个思想贫乏而技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荷尔德林为人性（人的居住）奠定了诗的本质。现代诸多思想家和文论家，如狄尔泰、特拉克和伽达默尔，尤其是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推崇，使这位久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诗人成为广泛研究和深入讨论的热点，也对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德国各大学几乎每学期必开以荷尔德林为专题的研讨班。荷尔德林的创作被确认为18至19世纪之交德国文学的最高成就。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生卒时间为1770—1843年，生前产生影响的作品仅为小说《许佩里翁》，最早部分地发表在席勒的杂志《新塔里亚》上，后由席勒推荐，于1799年出版，直至1822年再版。虽然荷尔德林生前也发表过少量诗作，1801年出版了由他翻译的《索福克勒斯悲剧》，1826年由友人整理出版了《荷尔德林诗集》，但在当时影响甚微。

荷尔德林出生在莱卡河边的小城劳芬，父母的家庭在符腾堡地区都享有声望。父亲是开明而好客的修道院总管，这是当时十分令人尊敬的职业，荷尔德林两岁时父亲死于中风。14岁进入修道院学校，先后在登肯多夫和卯伯恩，18岁进图宾根学院。在图宾根学院他与其他学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与友人结成“高贵者同盟”，1791年与黑格尔、谢林结交，继续追随法国革命的思想理念并且研究康德和柏拉图。1793年毕业。

荷尔德林拒绝母亲替他安排的牧师职位以及宗教前程，几度经席勒和其他友人推荐做家庭教师谋生，坚持自己对诗和哲学的学习探索。1791—1795年间他在耶拿专门听费希特的哲学讲座，并在书信中与席勒、黑格尔等人反复探讨费希特哲学的主要概念，如绝对之我，我与非我的相互规定。1797年与同在法兰克福任家教的黑格尔交往密切。荷尔德林的创作集中在1794年至1804年，主要有小说《许佩里翁》，戏剧诗《恩培多克勒斯之死》和一系列祖国颂歌。同时他也写下许多文论和思辨性文章，如：《恩培多克勒斯的根据》、《论诗之精神的行进方式》、《论诗歌类型的区别》和《在毁灭中生成》。荷尔德林具有精深的古典希腊文学修养，在诗歌上虽曾摹仿席勒，但最终奉品达为师，翻译了许多品达的作品。

在海德格尔之前哲学已经触及到荷尔德林。狄尔泰的力作《体验与诗》影响非常广泛，这本书的标题已经明白地表示，它是在我们的生活世界的维度上来理解荷尔德林的诗的。

海德格尔为什么在他的哲学生涯中与荷尔德林相会了呢？由于他的思想中的核心经验：作诗与运思的近邻关系，荷尔德林成为海德格尔需要的邻居。在《语言的本质》（见《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他讨论诗与思，在更早的著作《来自思的经验》中他阐述了所谓近邻关系的特征：诗有两个邻居，一个是吟唱，一个是思想，作诗居于两者之间。海德格尔认为，吟唱在荷尔德林的颂歌里真正获得生命力，更准确地说，是在荷尔德林担当起的诗之使命中才有真正的吟唱。

一般认为荷马是西方文学的开始，海德格尔的整个思想也尤其注重早期希腊，奇怪的是，荷马史诗却不入海德格尔的法眼，在

他看来，“行吟诗人”不过是一种职业标记，他们是为命运的魔力所差遣的工匠。这一方面说明海德格尔没有看到荷马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说明海德格尔的思想视野始终注视着现代，对于他来说，荷尔德林的地位不是在思想史中，而是在将来，这个将来区别于我们现在的技术世界。荷尔德林的颂歌是对这个将来世界的惟一预感，为我们承诺了它的到来。这个与迄今的人和世界不同的另一种人的另一世界，其结构的规定性在于大地与天空、凡人与神圣的亲近。海德格尔只在荷尔德林的诗当中听到这种亲近的惠临，诗与思共同在吟唱的元素中运作。在“诗思”关系中须加注意的是诗的先行性，这里的“先行”也是在将来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而思分为两种，所谓第一开端的思是指形而上学；另一开端的思一方面要与形而上学之思告别，另一方面等待着将来——简单地说，这正是海德格尔倾听荷尔德林的原因。

本文不在海德格尔的立场上讨论荷尔德林；更不准备把今天的生活经验用到历史领域中去。这里仅仅回到荷尔德林的时代，阐述其创作的精神特质。法国革命和康德哲学被并称为这个时代的两大革命。荷尔德林、谢林和黑格尔同为图宾根学院的学生，他们为庆祝法兰西共和国一周年而共植自由之树已经传为佳话。无论它确实与否，从保存的一些留言纪念册上看，荷尔德林与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曾结成生死之交，黑格尔在荷尔德林的题词下面添上“一即万有”，郑重表示他们的友谊是精神的联盟。这时“神的王国”成为图宾根时期的朋友们的口号，它意味着把自由的思想贯彻到社会现实中去，以克服理念与现实的鸿沟。它成为荷尔德林的整个生命和诗歌的纲领。不过他在图宾根时期的诗歌尚不能实现这

个理想，它需要更深刻的思想基础，即康德哲学。

康德以伟大的启蒙者的形象出现在荷尔德林面前。在图宾根他已经专研康德哲学，毕业以后他来到耶拿，在对康德的认识的基础上，以另一种方式创造性地接受这位哲人的思想：在费希特的课堂上。离开耶拿多年之后，他在1798年给兄弟的信中说："康德是我们民族的摩西，他领导人民走出埃及的颓败，进入自由而孤独的思辨的沙漠中，他从神圣的山巅为他们带来生机勃勃的法规。"[①]然而他所领导的人民并没有准备跟随他走进这自由的孤独之中。荷尔德林紧接着描写了民众与哲人的矛盾，他们生活在必然性之下，听不见他们的更富有生命的自然，为了让他们摆脱奴役，必须有便利的政治读物。当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已经翻译成德语，书中明确了以理性意志的自由为基础的社会自律的主张，提出共同本质作为立法者的理想，人为了普遍的自由意志而牺牲个人意志，在自身中与自身相区别。这种以理性自我意识为基础的立法者的形象要求普遍性，而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它却只能是个别的。民族教育是当时普遍为人关注的问题，这方面荷尔德林更直接地继承了席勒的审美思想。

在经历心灵的危机时，康德对于荷尔德林还具有另一层意义。1796年2月他给尼特哈莫写信："哲学几乎又是我惟一的事情，我研究康德和莱哈特，以期再度集中精神，让由于徒劳的努力而涣散并且削弱了的精神坚强起来。"[②] 1797年11月在给兄弟的信中谈到心灵之爱的盈余："以这种心情来读康德，这位伟人的精神离我

---

① 《荷尔德林全集》第2卷，汉瑟出版社，慕尼黑1989年，第797页。

② 同上书，第689页。

尚远，整体和每一部分对于我都一样陌生。但是，每一个夜晚我都克服了新的困难；它给予我一种对自由的觉悟；这种对我们的自由和行动的觉悟，无论它在何处表现出来，都与更高的神性自由的情感休戚相关，它是至上之情，完美之情。"[1] 这里的"神性自由"指的是什么呢？荷尔德林寻找的不只是《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康德，对于荷尔德林自身思想的发展，《判断力批判》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判断力批判关系到理性的实现，也就是至善在世界中的实现，它指出自由理念在世界本身中的尺度。自然的极终目的既非幸福、也非文化，而是人，即觉悟到自己是最高目的的人。假设神的存在，是在世之人的宗教，以便在人身上实现自然机械论与理性目的的和解。可见近代所信仰的神性在内容上完全摆脱了彼岸的神秘性，成为道德事业的条件和理性自由不可放弃的要求。与现当代不同，近代的信仰中无意见可言，它要求普遍性。神不是经验的对象，神的现实存在在理念中，而惟有理性的理念是自由的，意见各随其好，从来不是自由的。

1795 年荷尔德林在给黑格尔的信中说："我觉得，康德统一自然机械论（命运的机械论）和自然合目的性的方式，实际上包含了其体系的完整精神。"[2] 诗人的着重点虽然不在理性，但是在以理性为基础的人的人性，理性和心的合一是他自己的追求。早在 1794 年他曾计划撰文论述美的理念，"它应该包含对美和崇高的分析，康德的（分析）一方面得到简化，另一方面更加丰富，席勒在他的文章中已做了部分工作，但是却仍少一步，没有敢跨出康德的

---

[1] 《荷尔德林全集》第 2 卷，汉瑟出版社，慕尼黑 1989 年，第 714 页。
[2] 同上书，第 640 页。

界线，照我看席勒应该敢于跨出这一步。”[1]

这一步清楚地表现在《德国唯心主义的最早纲领》一文中。虽然此文的作者是黑格尔，谢林，还是荷尔德林尚有争议，但是研究者通常把它收在荷尔德林全集中。我们可以从文章的核心思想上看到这样做的理由。“纲领”提出一种伦理学体系，它在康德的两大实践假设（神的存在、灵魂永生）基础上进而成为整个形而上学的归宿。它的第一个理念就是：我是绝对自由的存在。而世界是我的创造。世界是一切非我，而又依赖于我，这仍是对康德哲学的费希特式的发展。

与伦理学相应的物理学的问题是：“必须怎样为了道德的本质存在而创世？”用康德的话来说，这个世界必须有实现自由的可能。现存的世界把自身道德化为国家和教会两种组织，作者恰好要取消这两者。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理念”。不再把国家概念作为人的共同本质，作者已经离开了传统的哲学立场。他关心的不是理性的自由，而是人性的自由，他不再站在哲学的角度发言：“每一个国家必定把自由的人当做机器齿轮来对待”[2]，这种国家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批判的“困顿之国”。

统一伦理学和物理学的是美的理念。读到这里，可以排除把黑格尔作为撰稿人的可能性，黑格尔无意将人性的普遍本质建立在美的理念上。理性的最高行动是审美的，真与善在美之中结成姊妹，这无疑是承传了席勒。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接受了卢梭的政治意图，创建一种新的普遍本质，以实现理性国家的目标，他所

---

① 《荷尔德林全集》第2卷，汉瑟出版社，慕尼黑1989年，第620页。

② 同上书，第1卷，汉瑟出版社，慕尼黑1989年，第917页。

走的道路是通过审美教育塑造和谐的人格。在卢梭那里，美的心灵本身就负有政治使命；席勒不在心灵的主题中把握政治目的，而是将之融入教育的使命中，由艺术家来承担。席勒与康德的不同在于，他着眼于艺术家的任务，承认作为感性存在的人的人性是神圣的！

这份纲领草案将席勒的前提彻底化了。诗成为人性的老师，这里道出的正是荷马所曾担当的使命，作为智者，他是希腊人的老师。然而，为什么让哲学和历史没落呢？"不再有哲学，不再有历史，惟有诗的艺术将超越所有其余的科学和艺术而长存。"[1] 哲学的纯粹性在于先验之知，而历史总是经验的认知。哲学和历史因为各自的片面性而处于相互排斥的关系之中，这是个无法持续的状态，不得不瓦解。统一的更深一步的根据是诗的艺术，在诗的智慧中人的本质存在知道世界是由自己来规定的。

与诗密切相关的是什么？感性宗教。它当然不是任何迷信。它的纯粹的思想内容已经在纯粹理性中形成，只有这种从理性转化而来的宗教才可用来感性化，成为想象力的作品。康德的两大假设现在可融合到感性宗教之中。"在我们使理念变得富有审美性，这就是说具有神话性之前，理念对于民众来说没有意思，……"[2] 这一"变"是诗性的创造，建立起理性的神话。理性的神话取消了哲人和民众的区别，带来建立在人的人性基础上的人与人的平等，它在本质上是人格精神的自由和平等。"纲领"最后称这一新宗教是"最后的、最伟大的人性之作"。

---

① 《荷尔德林文集》第 1 卷，汉瑟出版社，慕尼黑 1989 年，第 918 页。

② 同上书，第 919 页。

把诗作为将来之知的根据，用诗性的宗教来填平理性世界和现实世界的鸿沟，完成人性教育的历史，这一思想相应地表现在荷尔德林最早的成熟作品中，它就是小说《许佩里翁》。小说的创作可追溯到1792年2月的一份写作计划，这是奥地利和普鲁士联盟对法国革命发动反攻的一年，荷尔德林要写一部希腊小说，主角是热爱自由的英雄、真正的希腊人。同年9月其片段登在施陶林出版的《施瓦本诗刊》上，只卖出不到两打。1794年荷尔德林把精力集中在这部小说上，秋季，小说的一部分刊在席勒主办的《新塔里亚》上。1795年席勒向图宾根出版商科塔推荐此作。荷尔德林因接受了费希特哲学一再更改作品的结构，终于在1796年底结束第一部(1797年春发表)，1798年9月结束了第二部(1799年秋发表)。

《许佩里翁》描述诗人的成长过程，他怎样领悟自身的人性及其承担的使命。作品中的诗人用语言表达出他天赋的美和神性，这种语言的交流是在友谊这样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的。亚当斯这个人物代表着年长的起领导作用的朋友，阿邦达是同龄人，而女友狄奥玛则为不同凡响的美的启示者。作品以书信体的形式叙述许佩里翁的成长过程，所有的人与事都放在和一位德国朋友北腊民的通信之中，换句话说，整段历史都被扬弃到记忆之中。记忆，这位艺术女神的母亲，她在近代是创造性的想象力。像卢梭对自己的作品《新爱洛漪丝》的态度一样(见《新爱洛漪丝》第二版序)，荷尔德林也称自己是出版人，而非作者。[1]

出自自然之手，人就是为艺术、宗教和哲学而生。黑格尔把艺

---

① 《荷尔德林文集》第1卷，汉瑟出版社，慕尼黑1989年，第519页、559页：《许佩里翁的青春》和【倒数第二稿】的署名。

术、宗教和哲学作为绝对精神的形态，而荷尔德林借许佩里翁之口将之统统概括到一个科学整体之中，可以称之为哲学，但是不是纯粹理性的哲学，而是纯粹之人的"哲学"。人的本质在于他的创造性，这一原始的精神活动就是"诗"。在诗的意义上，人是他理想中的存在，是他应该是的存在——在自身中与自身相区别的人。因此，人并非仅仅有时是位诗人，或者同时也是诗人，人从本质上就是诗人。回头再看所谓"自然"，它当然不是流浪的牧人或者洞穴人，而是卢梭和席勒为我们呈现的居住在自己的茅屋中的人，是诗性地居住的人。许佩里翁借古希腊民族阐述美的理念时自己下了注释："……我在说大书，但是它们存在。……"[1]

自然本身纯粹是诗性的创造，严格地区别于粗俗的自然，从粗俗的自然跨越到精纯的自然，是学会自身与自身相区别的痛苦历程。荷尔德林把美的本质概括为"在自己本身中相区别的一"[2]，没有区分就没有和谐。纯粹的人必定经历这样的经验："谁像你这样，整个灵魂被玷污，他不再于单个的欢乐中安息，谁像你这般，尝到乏味的空无，只于至高的精神中愉悦自身，谁这样感受到死，仅于众神中振作起来。"[3] 诗性的精神欲担当起民族教育和民族解放的使命，然而他的历史作用却是失败的。死亡在小说为我们描绘的历史世界中成为不可避免的主题，它在三个层次上展开：首先是外部世界的灭亡，具体表现为虚无主义的感觉；其次是希腊世界的没落，它象征着向美的幻相告别；最后是由自由之战的失败而导致的美的人格的死亡，美必须上升到神性。至此，自然之人的教养结束

① 《荷尔德林文集》第1卷，汉瑟出版社，慕尼黑1989，第657页。
② 同上书，第660页。
③ 同上书，第711页。

了，他的死亡恰好证明其自然性即精神性。自然把生死之隔抛在了身后，回到绝对自由的单纯性中，山水草木和永恒的精神，方有归复于一。在命运法则之上，自然为主人翁——打开一个新的实体世界，它是在情志上与诗性之人息息相通的祖国。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个世界的体认是一种当下领悟和跳越，中间没有过渡性的推理或等待。

作品在诗人获得他的世界的瞬间嘎然而止。神圣的美——纯粹的诗，它纯粹如剑，切入生命本己的根据。但是它统一精神和自然的力量仍局限于内在情志。小说的结束语"有待下回"是句实在话，荷尔德林在1798年夏开始构思他的悲剧性戏剧诗。第二年初稿毕，又重写第二稿。1799年9月他向席勒承认自己逗留在洪堡是为了创作一部题为《恩培多克勒斯之死》的悲剧，然而就像这封信是没有写完的草稿，《恩培多克勒斯之死》也在第三稿上停下来。在此期间，荷尔德林写下长文《恩培多克勒斯的根据》，反省自己的创作。

如果《许佩里翁》是诗人成长的历史，那么，《恩培多克勒斯之死》是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思考。诗的体裁也相应地改变了，不是心灵向心灵诉说的书信，而是直接表现人格在世界的行动的戏剧。悲剧性戏剧诗是一种特别的戏剧种类，情节的意义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思想的危机。它继承了前面的创作成果，人物一开始就是具有神的实体性的灵魂，他是如此灿烂夺目，对自身的神性也有惊人的自觉，相形之下，周遭世界不过只具有附属意义。恩培多克勒斯是近代智者的化名。人们认为恩培多克勒斯带有费希特的影子，和恩培多克勒斯相似，费希特曾被怀疑是无神论者而遭国家驱逐。这里

不妨提到荷尔德林对费希特的赞叹：

"费希特现在是耶拿的灵魂……。我从没有认识一个人有如此的精神深度和力量。在人类知识的最荒僻的领域，他探究并规定这种知的源泉和随之而来的法的原则，他以同样的力量去思考由这些原则得出的最辽远、最大胆的结论，不顾黑暗的暴力，将之述诸文字和课堂，带着火一样的激情和规定性，这两者的契合若离开他的垂范，对于我们可怜的人也许是无法解决的困难。

……我天天听他的课，有时候和他交谈。"[①]

天之骄子单纯对本己灵魂的感受仍是空洞的无限性，它究竟是什么？只能在与凡人的关系中才变得明朗。走出情志世界，步入无限和有限的相互关系之中，这也是恩培多克勒斯成为戏剧人物的关键。诗人不仅是天之骄子，也是时代之子，世界的精神。自然在他身上获得语言，他成为民族的导师、宗教改革者。他的自由思想必然冲击城邦的文化，使他的行动带上政治意义。

智者与民众的矛盾突现出来。从艺术的角度看，民众过于政治化，精于计算；而恩培多克勒斯不拘一格，显得落落寡合。从自然的角度看，民众呈一盘散沙，是未经教养的自然，并且拒绝任何陌生力量的影响；而对于恩培多克勒斯普遍的自然显现在神圣的形态中，他的话道出神的秘密。他通过投入客体而成为陌生力量的主人，生活在与自然元素相通的至高情志中；而世界（人工的艺术）正处于与自然的敌对关系（主宰和奴役的关系）中。恩培多克勒斯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但是他不由自主地成为自然与世界的中介者，自然元素要渗透到人的行动中，对于他陌生的力量就在人自身中，他

---

① 《荷尔德林全集》第2卷，汉瑟出版社，慕尼黑1989年，第622页。

必须驾驭人的元素。

命运没有让他通过把守对立双方的界限而缚住两个极端，他并非如荷尔德林内心景仰的拿破仑那样，是一种强暴的改革力量。犹如他深爱自然，他也深爱他的民族，他采取更积极开放的态度，不满足于任何有限的关系，追求自然与世界普遍的统一。于是时代在恩培多克勒斯身上个性化了，"命运的难题表面上应在他身上解决，而这个解答应显示为表面的、暂时的，正如或多或少地在所有悲剧人物那里一样……。就其非普遍有效而言，他们所有人都在这一维度上扬弃自身"[1]，现实的矛盾斗争在他身上显现出超越时代的和解和感性的统一。在个体身上解决命运的难题，这难以置信的一点正是他曾最确信的错觉。然而无限的统一本身必然扬弃任何与感性的有限关联。时代要求个体生命的牺牲，要求他做出自身的最后区分，使生命进入无限的关系中，经过扬弃的生命本质上是共同的政治生命，在一个民族将死之际，"精神选择一人，为它唱出生命的天鹅之歌。"[2] 荷尔德林也是这样理解他和他的民族的关系的。

从诗人创作的普遍根据来说，纯粹情志为了实现理想而超出自身的感性存在，席勒式的古典美被破坏了，情志由中和转向激越，以美为规定性的人陷入困境。由此产生的矛盾运动不是诗人及其经验的运动，而是形象在陌生素材中的运动。[3] 感觉的因素与诗人的个性分离开来，诗人牺牲了主体性及其世界，以便神圣在陌生的个性和客体性中也不否认自身。通过主体性的牺牲，情志原始的

---

① 《荷尔德林全集》第2卷，汉瑟出版社，慕尼黑1989年，第121页。

② 同上书，第150页，451诗行。

③ 同上书，第311页。

激越冲淡了，成为更成熟、更普遍的情志，留下浪漫的非中和的美。以新的法则呈现人性，这是荷尔德林迈向绝对诗的关键。诗人把诗的事业与自己分开，绝对诗应该表达的不是诗人，而是神圣。自《恩培多克勒斯之死》以后，诗人的事业独立了。

就诗人创造的形象本身而言，命运使恩培多克勒斯从诗人变为哲人，自以为与民众处于和谐的关系之中。然而在他达到自由行动的极限处，他终于认识到自由的幻相与自由的真理之间的界线。换句话说，在他以超感性的姿态道出："我是神"时，思想转入危机并且学会将神圣本身和绝对的我区别开来，也把绝对完全和意识区别开来。死象征着这种真正的分离，从整体上划分了哲学与智慧的区别。就思想走上其绝对根据而言，哲人完成了他的世界使命，回到自然，再度成为诗人——死作为真正的和解，它比生更美。

死没有像同时代的悲剧通常处理的那样出现在舞台上。在死亡之夜，恩培多克勒斯期待与"时间的主人"相会，为了庆祝，它在雷电中向永诀时间的人昭示自己。[1]多么奇妙的会晤！在扬弃时间的同时，上升为时间的主人；在兑现了命运的同时，获得自由，恩培多克勒斯把握并认识到时间整体，从而摆脱了在时间中张开的必然性的尘网——命运。雷电在荷尔德林的诗之中是神圣的至上者的谕示，它出现在世界之夜，把命运纳入神性的尺度。在死亡中与至上者相聚，意味着死是真正的成神，它是死亡的历史性动机。自然本身比时间更古老，作为统一对立面的根据，它不再是普遍的自然，而是至上者，这位"时间之主"将在荷尔德林的祖国之颂中具体展开，成为祖国的精神。

---

1. 《荷尔德林全集》第2卷，汉瑟出版社，慕尼黑1989年，第150页，466诗行。

我们越接近荷尔德林的诗，或者说接近诗的本己的事业，它就显得越深奥、越遥远，愈加无法从外围来说明它，本文也不得不停住。以上粗略的介绍，也许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对诗之事的陌生不足为奇，它经历了漫长的中介道路，和我们隔着一个历史、一个世界。如果问，人何以成为神？神圣何以作为根据？答案只能是近代的精神原则——人性的自由。自由不需要以他者为根据，它无根据；就它自身而言，它是自己的根据。

《荷尔德林文集》的翻译是根据汉瑟出版社1989年第五版《荷尔德林全集》（"*Friedrich Hölderlin, Sä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这套分上下卷的缩印本因忠实地依据由F. 贝斯纳（F. Beissner）出版的斯图加特历史批评大型多卷本（die historisch kritische Grosse Stuttgarter Ausgabe, "*Hölderlin, Sämtliche Werke*", Band 1－6, Stuttgart 1943—1961）而深受研究者的喜爱。

译者读荷尔德林已有十年，学习和研究都离不开这位诗人，但是在翻译过程中深深感到许多勉强之处。好在译文从来不能也无意代替原著，只是为深入研究者铺垫一条道路，本着这样的共识，才敢拿起译笔。小说《许佩里翁》和戏剧《恩培多克勒斯之死》是最早完成的译文。没有编辑陈小文先生的帮助和督促，理论探索部分不会像现在这样全面，收集了荷尔德林所有的论著。诗人总共留下314封书信，为便于查阅，其编号基本固定，这里所选的42封信直接与诗人的思想发展和精神成熟相关。

翻译和介绍诗人，怎么能撇开他的诗作呢？或者说没有《祖国赞歌》，就没有荷尔德林，他的种种探索也是梦人呓语。为了面对事

情的整体，为了思想与作品形象相得益彰，为了学习，请注意《荷尔德林与黑格尔》讲座！1992 年夏季学期在忙于毕业论文的同时，我参加贺伯特・博德先生（Prof. Heribert Boeder）于晚间 6 点至 8 点在"王宫花园"边的哲学课，它是已持续了几个学期的课程《"神话"或是"科学"》，又名《荷尔德林和黑格尔的开端》（"开端"是复数）的继续。讲座主要讨论荷尔德林写于 1801 年至 1802 年间的长诗《帕特默斯》和他留下的最长的理论探索《论诗之精神的行进方式》。经老师的允许，经博德夫人（Frau Dr. Boeder）和施洛塞尔夫人（Frau Schlosser）的帮助，讲课的大致内容得以呈献于此，它也许能弥补译者和这本翻译文集的缺陷，感激之情自在不言中。

目　　录

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

理 论 探 索

1790—1791

1794—1795

1798　1799

1801　1803

附　　录

恩培多克勒斯之死

理论书信选

图宾根　1788—1793

瓦特豪森、耶拿、尼尔廷根　1794　1795

法兰克福　1796　1798

洪堡 **1798—1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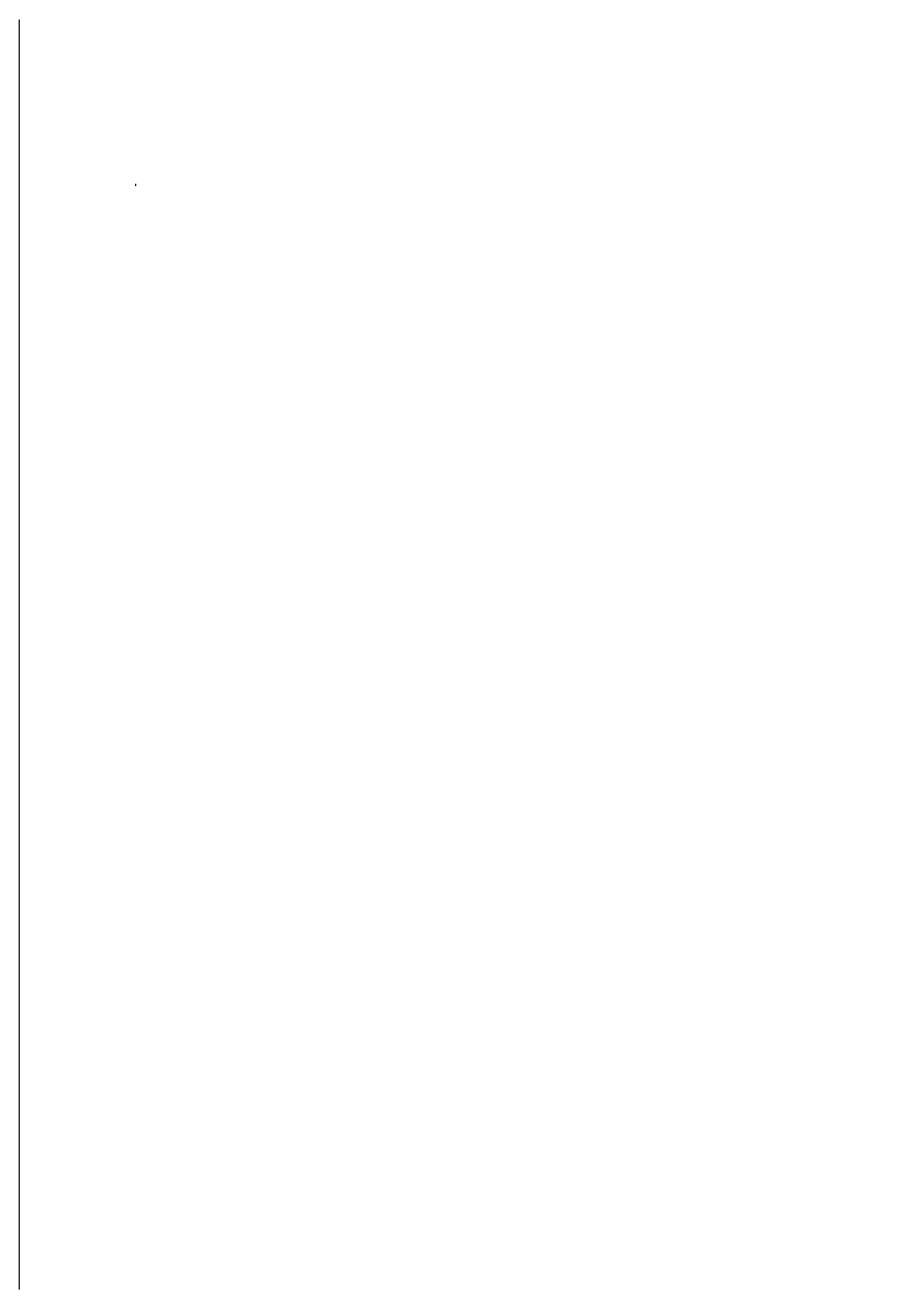
斯图加特、豪普特卫，尼尔廷根、波尔多

1800—1804

附　录

案：【 】中的标题为后人所加。

许佩里翁
或
希腊的隐士



【倒数第二稿】

序

与其他地方相比，从少年时起我就更爱生活在爱奥尼亚和阿提卡海岸以及爱琴海的美丽的群岛，有一天真正步入青春之人性的神圣的墓穴，这属于我最心爱的梦想

希腊是我的第一爱，而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说，它将是我最后的爱。

我把这微薄的财产也归功于这种爱，历经旷久的时间，它已成为我的，我尚不知道别人已经用看起来相似的方式，却比我更幸运地丰富了自己。

我希望，它到底能为我赢得一位朋友，于是决定把它公之于众。

我最不情愿的是，它新颖独特。原创性对我们来说就是新奇；而对于我没有什么比和世界一样古老的东西更可爱。

原创性对于我就是情志，心和精神的深度。但是现在人们看起来恰好不愿对之略有所闻，尤其是在艺术中；如果没有别的取胜，那么，像谈论男人的粗糙的美那样说起自然，像宣誓过的通讯员那样处理他的材料，这将成为最新的趣味；在结束时人们知道得相当不错，是免了越过路面，不是其他动物，但是也得就此而满足。另外，如果人们以为，这儿我在说那些杰出的人，他们用如此不难认清的爱为我们再现自然的美丽细节，那么这将是拙劣的误会。

回到我的书信上，请把第一部看作是必要的前提，别无其他，比如，如果对着贫乏的外部情节打呵欠，并且觉得，即使或许能从这方面满足人们的少量情节也散乱无章，不自然，那么请用美好的希望安慰自己。能从细部取悦人的，作为整体不一定能让人中意，反之亦然。

在这些书信中也会发现一些费解的、半真实的和错误的东西。人们也许会对这位许佩里翁生气，为他的矛盾，他的迷惘，他的强大，一如为他的软弱，他的愤怒，还有他的爱。但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我们所有人都经过一条离心的轨道，从童年到完满不可能有其它的路。

至乐的统一，存在，在这个词的惟一意义上，对于我们已消失，如果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它，我们必须失去它。我们脱离了和平的世界的一即万有，是为了由我们自己来建立起它。我们和自然一道崩裂了，人们相信曾经为一的东西，现在自相矛盾，主与仆双方转换。我们往往如此，仿佛世界是一切而我们为无，可往往也如此，仿佛我们是一切而世界为无。许佩里翁也在这两种极端下分裂。

结束那种在我们自身和世界之间的永恒的斗争，所有和平的和平，它高于一切理性，重建这一和平，让我们和自然结成为一无尽的完整，这是我们所有奋斗的目标，无论我们理解或不理解。

但是，既非我们的知，亦非我们的行动，在此在的任何一个阶段到达那里，那平息所有的斗争之处，那万物为一之处；有规定性的线与无规定性的线仅在无限接近中相统一。

那种无限的统一，存在，如果不仍然在这个词的惟一意义上现成地存在，我们也就对那无限的和平，对存在，在这个词的惟一意

义上，毫无预感，我们并不追求自然与我们的统一。我们兴许会想，而没有行动，它也许根本就什么都不是（对于我们），我们自身也会是虚无（对于我们）。它现成地在——作为美；它守候着，用许佩里翁的话来说，新的王国守候着我们，美是它的国王——

我相信，最终我们所有人会说：神圣的柏拉图，请原谅！人们对你犯下了重重的罪过。

出　版　人

第 一 部

不在显赫之处强求，而于隐微处锲而不舍，这就是神圣。

前 言

我乐意为这本书承诺德国人的爱。但是，恐怕一种人将之读作教材，过于关心有教益的寓意，而另一种人太等闲视之，两者都没有理解它。

谁只以声色求我的花木，则不认识它的芳馨，可谁攀折，仅为了教益，也不了解它。

消解在一定性格中的不谐音，既非为了单纯的沉思，亦非为了空泛的兴趣。

展现下文的舞台并不新鲜，我承认，鉴于这种考虑，我一度幼稚地试图修改这本书，但是我使自己信服，这是惟一适合许佩里翁的悲壮性格的舞台，我惭愧，自己竟如此过分地取媚读者兴许做出的评判。

遗憾的是，现在还不是人人都有可能评价这本书的构想。但是第二部会尽快跟上。

第一卷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亲爱的祖国大地又给我欢乐和哀痛。

我现在每天清晨登上哥林多地峡的高处，犹如花丛中的蜜蜂，我的心灵常常在海域之间翻飞，而左右惊涛拍岸，为我那灼热的高山浸润着双足。

倘若早一千年站在这儿，该使我多么高兴，尤其是其中的一个海湾。

在壮丽的赫力贡与帕尔纳斯的莽莽山原之间，在朝霞缭绕的冰山雪峰之处，在天堂般的司库永平原之上，灿烂的海湾像凯旋的神人一样，汹涌而入，迎着欢乐之城，青春的哥林多，在爱人面前倾吐从各地征得的宝物。

可这是怎么回事？野狼的呐喊，它在那古穴残石下唱着荒野的墓之歌，将我从梦中惊醒。

有繁荣的祖国悦其心，强其志，这样的人多么幸福！而我就像被扔进沼泽，就像有人替我砰然封住棺盖，每当有人让我想起我的心爱，有人叫我希腊人，我总像被狗的脖套勒住了咽喉。

看，北腊民！从前我有时脱口说出这么一句话，激愤中含着眼泪，于是乐意在你们德国人中作祟的聪明人，这些不堪的人，一颗苦涩的心正让他们觉得有机可乘，就跑来兜售他们的格言，他们和颜悦色地开始对我说：“别抱怨，去做！”

啊，但愿我从来没有做过！还留下些许希望！

是的，忘掉还有人存在，饥渴、迷乱且被千万次激怒的心！重新

回到你的肇始之处，自然的怀抱，这无变、寂静而美的自然。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除了自己之外，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的所爱死了，天高地阔，杳无音信。

而我在大地上的事务已了。我曾斗志昂扬地走上战场，浴血奋战，却没有使世界增添半点丰饶。

我丧尽了荣誉，孤独地回来，在我的祖国流浪，它像死者的花园一片寂寥，也许猎人的匕首正等着我，我们希腊人像森林中的野物一样，被拿来寻欢作乐。

可你依然照耀着，天上的太阳！你依然青绿，神圣的大地！泉流喧腾依旧奔向大海，而正午树荫在低语吟唱。春天的极乐之歌将我尘露般的思想催人梦乡。永生世界的丰满哺育和陶醉我这焦渴的生灵。

啊，至乐的自然！每当在你的美面前抬起眼睛，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而天空所有的乐趣都在这眼泪中，像爱人面对着爱人，我在你面前哭泣。

我冥心静听在胸前嬉戏的微风细浪。我常常极目仰望太空，俯探圣洁的海洋，忘情于广阔的蔚蓝之中，仿佛一种亲密的精神为我张开臂膀，仿佛孤独的痛苦融入了神性的生命。

与万有合一，这是神性的生命，这是人的天穹。

与生命力有合一，在至乐的忘己中回归自然宇宙，这是思想和欢乐的巅峰，它是神圣的峰顶，永恒的安息地，正午失去了闷热，雷霆失去了声音，沸腾的大海宛如田野的麦浪。

与生命万有合一！用这句话，美德卸下愤怒的铠甲，人的精神抛开了权杖，犹如艺术家苦思冥搜的规则在他的美神面前，所有的思想消遁在这永恒为一的世界之图像前，而铅铜般的命运放弃了统治，死亡从本质的联盟中消失，无断无灭和永恒的青春祝福世界并且使之升华。

我时常站在这个高度，我的北腊民！然而片刻的思索就击落我。我沉思，发现自己和往常一样，孤独地怀着所有尘世的痛苦，而我的心的避难所，永恒的世界，去了；自然收敛了臂膀，我像异乡人站在它面前，不理解它。

唉！但愿我从来没有走进你们的学校。科学，我追随它走下隧道，带着青春的憨愚，期待着证实我那纯粹的欢乐，而它败坏了我的一切。

我在你们那里变得真正理性起来，学会把我彻底地与我周围相区别，现在孤立于美的世界，被这般抛出自然的花园，我曾在那里生长、盛开，而今枯萎在正午的烈日下。

啊，当人梦想时，他是神，当人沉思时，他是乞丐，欣喜的感悟一过，他立在这儿，像被父亲逐出家门的不肖之子，看着同情扔在他路上的可怜的硬币。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感谢你请我讲述我的故事，你把过去的时光唤回我的记忆中。

这也促使我回到希腊，我想更亲近我的青春的游戏。

犹如辛勤的人在睡眠中蓄养精神，我饱经风霜的生命沉湎于无邪的往日的怀抱。

童年的宁静！天国的宁静！我多少次在爱的观照中静静伫立

在你面前，欲思考你！但是我们只对失而复得的东西有概念；关于童年，关于纯洁，我们没有概念。

经历了所有心灵的磨难，所有的思索和斗争，而当我还是一个孩子，对周围的一切一无所知，和现在相比，当时我不是丰富吗？

是的！只要他没有浸染在人的变色龙般的颜色里，孩子就是一个神性的生灵。

他完全是他所是，因此才这样美。

法则和命运的强制碰不到他；自由唯独在孩子身上。

在他身上是和平；他还没有自相崩离。宝藏在他身上；他不认得他的心，这生命的困乏。他不朽，因为他对死亡一无所知。

但是人不能承受这一点。神圣必须生成，像人那样，必须得知他们也在此。在自然将他逐出天堂之前，人们就用谄媚把他拖出来，拽到充斥着厄运的旷野上，好让他和人们一样含辛茹苦。

如果不是恰逢险恶之时唤醒我们，苏醒的时光却也美丽。

啊，这是神圣的日子，我们的心第一次跃跃欲试，如稚嫩的草木在晨光中绽开，振袖迎向无尽的天空，我们卓立于美好的世间，充满星火燎原之势

我曾怎样在山水间跋涉！唉，多少次怀着怦然心跳坐在那儿，在蒂那的高山上，目送着猎鹰和仙鹤，还有消逝在地平线之下的勇敢而欢快的船！在那下面！我想，你终于也将步入其中，而我仿佛焦渴的人冲进清凉的泉池，让奔涌的水浇过额头。

我叹息着又返回住处。常常想，倘若这学习生涯早已经结束该多好。

善良的青年人！它还远没有过去。

在青春中人相信他的目标近在咫尺！这是所有幻觉中最美的

幻觉，自然用它来帮助弥补我们本质的弱点。

而我曾躺在花丛中，沐浴着温柔的春光，仰望穹空，它的蔚蓝拥抱着温暖的大地，我在榆树和柳树下，坐在山的怀抱中，清新的雨后，树枝仍在为天空的抚摸而震颤，金色的云浮游在挂着雨滴的树林上空，或者，充满和平精神的星星升起在夜空，伴随着远古的少年，天空中的残存的英雄，我观望着生命在它们之中如何以恬然的秩序穿流于太空，而世界的宁静包围着我，我欣然凝神细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爱我吗，慈祥的天父！”我轻声问道，心中感到他的回答如此确切，而我如此幸福。

啊你，我冲着它呼喊，在众星之上，我把你称做天地的创造者，我童年的偶像，你不会生气吧，我曾忘记你！——为什么这世界不足够地贫乏，好在它之外再寻找一个？①

啊，如果它是同一位父亲的女儿，美好的自然，女儿的心不就是父亲的心吗？自然的至深处不就是他吗？可是我拥有这至深并且认识这至深吗？

我仿佛看见，却又惊醒，仿佛看见了我自己的形象，我仿佛感觉到他，世界的精神，犹如朋友温暖的手，但是我醒来却认为是抓住了自己的手指。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你知道，柏拉图和他的学生斯台拉如何相爱吗？

我曾这样爱过，这样被爱过。啊，我曾是个幸福的男孩！

相同者相交游，是欢悦的，而伟大的人辅助幼小者成长，是神

① 不必提醒各位，此类表述作为人的精神的单纯现象本不应该激怒任何人。

圣的。

来自勇敢的人的心中的一句友好的话，隐藏着精神的赫赫光辉的微笑，它是这样少，又是这样多，像一个具有魔力的口令，将生与死隐含在它单一的音节中，如一股灵泉涌自高山的深处，以它晶莹的水珠向我们传达大地蕴藏的力量。

相反，我多么痛恨一切野蛮人，他们自以为明达，因为他们不再有心肝，我痛恨所有的恶棍，他们无数次摧残青春的美，用他们的猥琐而悖谬的训诫！

慈祥的神！山鹰将雏子赶出巢穴，要为它们指出飞往太阳的路！

我的亚当斯有灵，原谅我在你面前想起这些！我们的任何卓越之思，不能不有其无形的对面，如此之经验是一大收获。

啊，你对于我是永远的现在，带着与你相亲合的一切，我心中忧郁的人神！胜者和斗士，谁为你的安详和强大所包围，谁面对你的爱和智慧，他不是逃脱，就是变得和你一样！你身边没有平庸和懦弱之辈。

你久已远离我，却又多少次亲近我，用你的光辉照亮我，温暖我，就像天光触摸到结冻的池潭，我的僵硬的心重又波动！于是我多愿带着我的至乐飞向星辰，不让它为我周围的一切所玷污。

我像没有支架的葡萄藤那样长大，枝叶芜杂地在土地上蔓延。你知道，有些高贵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因为得不到运用，就这样毁灭了。我寻寻觅觅，像磷火抓住一切，也为一切所慑服，但也仅仅在一瞬间，无济于事的力量徒然困倦。我处处感到不足，却不能找到目标。于是他发现了我。

他已经在他的材料上，即在所谓文化世界中，练就了耐心和艺

术，但是他的材料已经是朽木顽石，不过外表还不得不具有高贵的人的形式，可亚当斯关心的不是这；他要的是人，要创造他们，他发现他的艺术太贫乏了。他清楚，他寻找而不能造出的人们曾一度在此。他也知道，他们曾在哪儿。他要去，在废墟中探寻他们的守护神，和神在一起缩短孤独的时光。他来到希腊。于是我发现了他。

我仍看见他带着含笑的目光走到我的近前，我仍听见他的问候和提问。

宛若长林丰草，它的和平缓和奋进的精神，而单纯的自足重归心灵——他如此站在我面前。

而我，我不是他宁静的感悟的回声吗？他的本质的旋律不在我心中回响吗？我变成我所见到的，而我所见到的是神圣。

面对尚无分别的感悟的全能，人的最勤奋的努力是多么无能。

感悟并非停留于表面，并非忽东忽西地打动我们，它无须时间和中介；戒律、强制和说服，它都不需要；它刹那间从四面八方，以所有的深邃和高远抓住我们，而还没有等我们认识到它在此，我们还不及问这是怎么回事，已经彻底地化入它的美和全乐之中。

谁少年时就这样遇见一个高尚的精神，他多么幸运！

啊，这是难忘的金色时光，充满了爱和甜蜜事业的欢乐！

我的亚当斯时而把我领到普卢塔克撰写的英雄世界中，时而把我引进希腊众神的神奇世界，有时他用数和比例调理、缓和我青春的冲动，有时他带我攀登山岳；白昼，山林原野的花朵和石头上的野苔藓，夜晚，仰望神圣的星辰，按照人的方式把捉它们。

内心世界如此在它的材料上日益壮大，与自身相区分，更忠诚地相联结，而我们的精神逐渐武装起来，这是宝贵的愉悦。

我们逸兴遄飞，像逝去的时代的亡灵，带着骄傲和欢乐，带着

愤怒和悲哀登上亚陶斯山，从那儿泛舟于赫勒斯滂海峡，往下抵达罗得岛的海岸和泰纳润的山崖，穿游所有寂静的岛屿，在那儿渴望跨越海滨，驱使我们深入古老的伯罗奔尼撒的干枯的心脏，来到欧罗塔斯的孤寂的河岸，唉！伊利斯、讷玛和奥林匹亚的荒凉的山麓，我们背靠一座被遗忘的朱庇特神庙的石柱，眺望滔滔莽莽的河床，夹竹桃和常春藤环绕在周围，春天的生命和青春永驻的太阳提醒我们，人曾一度在这儿，而今走了，现在人的美妙自然荡然无存，犹如庙堂的残骸或记忆中死者的画像——我忧伤地闲坐在他身边，拨去长在一位神人的雕像石座上的青苔，从瓦砾中掏出一副大理石的英雄肩膀，砍掉半埋在土中的额枋上的荆棘和杂木，而我的亚当斯在画风景，它以亲切的安慰笼罩着废墟，种着麦子的山冈，挂在山岩上的橄榄和羊群，从高峰冲向谷地的榆树林；蝎虎在我们脚边游戏，飞蝇在正午的宁静中嗡嗡作响——亲爱的北腊民！我很想像足智的学者那样准确地为你描述；我走过往日，如拾穗者，田地的主人收割完毕，而我穿行在布满茬儿的土地上；这儿，人们捡起每一根麦秆。在得罗斯岛的高处我曾站在他身边，那是多么令我销魂的一天，我和他攀登昆图斯山的花岗石壁旁的古老的大理石台阶。太阳神曾住在这里，在天国的节日之下，希腊如凝聚起来的祥云围着他光华四射。希腊的青年在这里投入欣喜和感悟的潮水中，仿佛阿喀琉斯沉浸于冥河，然后像神人一样走出来，充满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树林中，在圣殿里，他们的心灵苏醒并且相互激荡，每一个人都忠诚地守护这欣喜若狂的和声。

可我在说什么？仿佛我们对那些日子仍留有一丝感觉！唉！没有一个美梦能在落在我们头上的厄运下生长。如呼啸的北风，现实凌越我们精神的繁花，炙烤含苞的花蕾 然而在昆图斯山上曾簇拥

着我的却是金色的日子！当我们登上山顶，东方破晓，古老的太阳神，现在它在永恒的青春中升起，永远悠然自足，不朽的巨人以它千万种本己的欢乐飞升，微笑着俯瞰它的荒芜的国土，它的神殿和廊柱，命运将之扔在它面前，就像一个孩子走过，无心地从枝丛中扯下枯萎的玫瑰花瓣，播撒在地上。

“愿你如这位！”亚当斯冲我唤到，抓住我的手迎向太阳，晨风仿佛载着我们往前，把我们带到这神圣生命的伴随行列中，这时它升向中天，亲切而伟大，神奇地用它的力量和精神充实世界和我们。

我仍在内心的至深处为当时亚当斯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而欣戚，常常我仿佛变得像他当时那样，于是不再感到渴求和贫乏。如果人这样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自身，失落算什么？万物皆备于我。掉了一根头发，有什么可担心？他能够是神，奴隶的执役有何可争！
“你会孤独，我亲爱的！”亚当斯当时也对我说，“你会像一只鹤，被它的兄弟丢在荒漠的时代，而它们已去辽远的国度寻找春天。”

确实如此，亲爱的！我们不能孤独地存在，只要我们活着，爱在心中就不死，这使我们在一切富足中感到贫乏。把亚当斯还给我，带着所有属于我的回来，让古老的美的世界在我们之中更新，让我们汇集并统一于我们的神性的怀抱，自然的怀抱，看！于是我对困厄一无所知。

但是请不要说命运分开了我们！是我们分开，我们！我们志在冲进尚无分晓的黑夜，闯入任何其他世界的寒冷陌生之中，而倘若可能，我们会离开太阳的领域，冲出太阳的界线。唉！对于狂放的胸襟不可能有家园；像太阳的光芒对大地的草木，滋润它又灼伤它，人就这样杀死他胸中生长的花朵，亲和与友爱的欢乐。

我好像在生气，我的亚当斯离开了我，可我没有生气。啊，他肯定会回来！

在亚洲深处该有一个民族，蕴藏着杰出的禀赋；希望将他驱向那儿。

我送他至尼澳。那是些艰辛的日子。我学会了忍受痛苦，然而对于如此之分别，我的心没有力量。

随着使我们接近最后的时刻的每一瞬间，我越来越清楚，这个人是如何交织在我的生命中。我的心灵系住他，犹如垂死者挽留飞遁的气息。

在荷马的墓前我们盘桓了几日，而对于我，尼澳成了这些岛屿中最神圣的一个。

我们终于扯断离情。我的心已经挣扎得疲惫。在最后的一刻平静下来。我跪倒在他身前，最后一次用双臂搂住他；"祝福我，父亲！"我仰面轻轻对他说，而他宽宏地微笑，额头向晨星舒展开来，他的眼睛穿越苍穹。——"替我保住他"，他喊，"你们美好时代的精神！培养他迈向你们的不朽，天地所有的友好的力量，请与他同在！"

"神在我们的心中"，他平静地接着说，"他统领着溪水般的命运，万物都是他的元素。首先愿他与你同在！"

我们这样分别了。珍重，我的北腊民！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假如没有少年的亲爱时光，我会隐归何处呢？

如同在冥界的寒塘边找不到安宁的精魂，我返回我生命的荒地。万物枯荣交替。为何我们就从自然的美的周行中被剔开了呢？

或许这种循环也适合于我们？

我宁愿相信，一不在我们心中，这万物皆备于我的非凡的奢求，它像火山口的巨人，从我们本质的深处迸发出来。

但是，谁不宁愿在心中感觉到它，像沸腾的油锅一样，而不愿承认他是为鞭笞和奴役而生？嘶啸的战马与奔拉着耳朵的驽马，谁更高贵？

亲爱的！在那段时光，我胸怀廓然大志，不朽的欢乐在我所有的脉搏中跳动，宛若在广袤的森林之夜，我漫游于各种美妙的筹划，犹如瀚海中的游鱼，我幸福地向无垠的未来奋进，永远奋进。

至乐的自然！少年多么勇敢地跃出你的摇篮！在他崭新的甲胄中他是多么欢乐！他的弓已经拉满，他的矢在箭袋里呼啸，而不朽之人，这些崇高的古典精神引导着他，他的亚当斯在他们中间。

我所到之处，光辉的形象伴随着我；像火焰，千秋的业绩在我脑海中相互交融，宏伟的画面如天空的彩云在一场欢呼的雷雨中统一起来，就这样，奥林匹亚运动场上的千万次胜利在我心中变成一个无限的胜利。

这惊世骇俗的古典的荣耀，谁经得住它，犹如飓风席卷年青的树林，当这种荣耀像袭击我那样抓住他，谁不为之而倾倒，而谁像我那样怀念这种元素，他能从哪儿征得一种自我激情？

啊，古人的伟大像风暴令我低下头颅，他们夺去我面庞的花蕾，我经常扑倒在没有一只眼睛发现我的地方，泪如雨下，像倒下的杉树卧在河溪边，将枯萎的头冠埋藏在清流中。我多愿用鲜血换来伟人一生中的一个瞬间！

但是这有什么用？没有一个人理会我。

苦啊，就这样看着自己毁灭；谁不理解这，他也不过问，感谢自

然，像生出蝴蝶一样，为欢乐而造出他，走吧，一生中永不再谈论痛苦和不幸。

像飞蛾扑灯，我爱我的英雄；我冒着危险寻求亲近他们，逃开过，却又追寻他们。

像激湍中流血的鹿，我常常跌倒在水中欢乐的旋涡里，冷却焦灼的胸膛，洗尽光辉激荡的对伟大和荣誉的梦想，可这有什么用？

午夜，火热的心驱使我到花园的风枝露叶下徘徊，泉水的摇篮曲，清风与明月抚慰着我的心绪，银云如此自由和平地优游于我的头上，远处海潮澎湃，声声不绝，这时爱的所有伟大的幻影多么亲切地与我的心相游戏。

当晨光轻声打开序曲，我常常在灵魂中说，保重，你们上天！你们美好的死者多保重！我要跟随你们，要甩掉我的世纪给我的一切，起程踏入更自由的阴影世界！

但是我在铁链下受煎熬，怀着痛楚的快慰抓住伸到我的渴念面前的陋瓢。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自从亚当斯走后，我的岛屿对我已变得太狭小，早年我在蒂那就感到无聊。我欲见识世界。

“先去士麦加”，我的父亲说，“在那儿学习海与战争的艺术，学习有教养的民族的语言和他们的法律、见解和风俗习惯，检验一切，选择最优秀的！　　然后照我看可以继续往前。”

“也学会一点耐心！”母亲补充道，我感激地接受嘱咐。

迈开走出青春之阈的第一步，它令人狂喜，每当回想从蒂那动身的日子，仿佛记起我的生日。我的上空是新的太阳，好像是第一

次享受土地、大海和空气。

我在士麦加安排我的教育，生机勃勃的活动和迅猛的进步给我的心不少安慰。我也回忆起这段时光中的一些欣喜的夜晚。我经常来到湄乐河岸的常青树下，在我的荷马的出生地，采集祭奠的鲜花，抛洒到神圣的流水中！然后怀着和平之梦爬到近旁的山洞，传说这位老人曾在这儿吟唱他的《伊利亚特》。我找到他。心中的每一个声息都在他的当下现实前沉默。我打开他的神圣诗篇，仿佛从来不认得它，今非昔比，它在我心中变得如此地生动。

我也乐于回顾穿越士麦加地区的旅行。它是一片美妙的土地，我千万回希望，有一次能插翅飞往小亚细亚。

走出萨狄斯平原，顺着忒墨鲁斯山脉的岩壁而上。

我曾在山角下的一个温馨的茅屋里过夜，在桃金娘的花丛中、在劳丹树脂的芬芳中，身边天鹅在帕克陀斯河锦鳞般的流水中嬉戏，榆树林中女神雎拜乐的古庙耸然特立，宛若羞怯的精灵，窥探明亮的月色。五颗精巧的廊柱在瓦砾之上默哀，而国王般的大门已经倒塌在它们的脚下。

透过无数盛开的灌木，我的小径蜿蜒而上。陡峭的山坡上倾挂着萧萧林木，将细柔的飞絮泼洒在我的头上。我清晨出发。中午在高山上。我站着，快乐地瞻望前方，享受着天空吹来的阵阵清风。这是心旷神怡的时刻。

在我面前，我走过的大地犹如海洋、青春，充满生命的欢乐；春天用天国般无尽的姹紫嫣红问候我的心，大地回馈的光千变万化，而天上的太阳从中又找到自己，同样我的精神在生命的丰满中认出自己，这丰满拥抱着它，从四面八方朝它袭来。

左边激流从大理石上像巨兽呼号着冲进森林，那劈空而起的

大理石上，山鹰和它的幼子嬉戏，雪峰高耸，与碧空齐辉；右边在那司匹卢斯山的森林之上，乌云翻滚；我没有感受到它们覆载的风暴，只觉得微风抚弄着头发，但是我听到雷声，仿佛未来的声音，我看见火焰，仿佛远方预感到的神性之光。我折向南方，继续往前。这儿凯斯特河流经的整个天堂般的土地袒露在我面前，河水几度宛转曲折，盘桓在所有环绕着它的财富和美景中，仿佛没有厌足。如西风，我的精神欣喜地回旋在美中间，从深藏于山麓的异乡和平的村落，直至太阳出没的帕索基司山连绵的峰峦。

就像从盛宴归来的醉酒人，我回到士麦那。我的心充溢着欢娱，不禁把它的盈余倾洒到尘间。我太幸福地把自然的美揽入怀中，不禁用它来斟满人世的空缺。我可怜的士麦那戴上我欣喜的感奋的色彩，像新娘站在这儿。城市繁华的社交吸引着我。怪诞的风俗像孩子的闹剧让我开心，因为我天生地处在这些新见识到的风俗习惯之外，所以我无所不至，将它们像狂欢节的衣服那样，穿上又脱下。

然而，泛泛之交的淡酒中真正使我感到兴味的是那些姣好的面容和身形，像稀疏的星星，富有同情心的自然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晦暗中。

我为此由衷地高兴！我多么虔诚地读解这些友好的象形文字！可是，几乎就像从前春天里的桦树给我的经验一样，我听说过这种树液，幻想这可爱的树干会有怎样甘美的汁水。但是，里面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精神。

唉！其他所有的见闻又是多么不可救药。

来往于这些体面的人当中，我不时真切地感到，人的自然似乎瓦解到动物王国的林林总总多样性中。这儿也与各地相同，尤其是

男人堕落无知。

有些野兽听到音乐就咆哮。而我的这些受过较好训练的人不同，听到关于精神之美和青春之心的言谈就大笑。狼看见火把击来就逃开。那些人看理性的闪光就像贼一样背过身去。

哪怕我对古希腊说一句热情的话，他们就打呵欠，认为人得在现时中生活；另一位突发奇想，认为良好的趣味一直还没有丧失。

接下来也表明，一个在像船奴那样逗乐，另一个鼓起腮帮子用格言布道。

有一人做出开明的姿态，往空中一弹指说道，他从不管屋顶上的凤凰，宁可要手中的麻雀！而如果谈到死亡，他马上合掌，话题渐渐转到：我们的牧师一文不值了，这有多么危险。

我惟一间或可取的是一些健谈者，他们是异乡的城市和国家的活名册，是会说话的画箱，那里能看见骑马的权贵、教堂的尖塔和市场。

我终于厌倦了丢开自身，厌倦了到荒漠中寻找葡萄，在冻土上寻找花朵。

现在我索居寡侣，青春温柔的精神几乎从我的心灵中消失了。从我叙述和没有叙述的种种之中，我已看出这个世纪无可救药，而美的安慰，在**一个**心灵中找到我的世界，在一个朋友的形象中拥抱我的同类，也落空了。

亲爱的！没有希望的生活会是什么？火星窜出木炭又熄灭了，就像在阴沉的季节里听见阵风，它在一刹间呼啸，回响，我们也不过如此？

燕子也于冬季寻找一块友情的土地，野物也在白日的酷热中奔走，目光搜寻着泉水。谁对孩子说，母亲的怀抱不拒绝他？瞧！他

却在寻觅。

没有希望，就没有生命。我的心现在紧紧锁住它的宝物，但只是为了把它留给较好的时代，给那惟一、神圣、忠诚，在此生的某个阶段，我干渴的心灵肯定会遇见它。

常常在预感的时刻，它轻柔地、犹如月光缭绕在我平静的额前，我多么幸福地依恋着它？那时我已经认识你，那时你已经像云中的守护神望着我，你，曾使我在美的和平中离开这世界阴郁的浪潮！于是，这颗心永不再挣扎，不再感到焦灼。

犹如百合在沉默的空气中摇曳，我的生命在它的元素中，在出神的梦想中萌动。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我在土友加感到索然无味。我的心逐渐疲惫。心中偶尔涌起这样的希望，去周游世界，或者投入第一场最正义的战争，或者去找我的亚当斯，在他的火焰中燃尽我的烦闷，但是仅此而已，我那无足轻重的枯萎的生命再不愿振兴自己。

夏季匆匆接近尾声；我已经预先感到躁动的雨季，风的萧飒和雨溪的呼啸，自然，像激荡的喷泉，涌进一草一木，现在站在我焦躁的感官前，流逝着，锁闭着，像我自己一样沉默内向。

我仍想从所有飞逝的生命中带走我能挽留的，我仍想把喜欢上的外部的一切救到心里，因为我知道岁月重归，而我不再在这山林之间，于是我比往常更频繁地骑马外出，足迹遍涉整个山区。

却有一个悄悄的渴望特别驱使我出游，我想见到一个人，这段时间他每天在大门前我路过的林荫下与我相遇。

这位魁伟的陌生人像年青的巨人走进侏儒之辈当中，怀着快

乐的羞怯在他的美中踱步，衡量着他的高大和强壮，欣赏那火热而黝黑的罗马人的头颅，仿佛在窥探中享受禁果，而对于这个人的目光，自由的晴空似乎太窄，每次他的眼睛放下骄傲，寻找着、追逐着，直到在我的眼睛里感觉到他自己，我们红着脸，彼此注视着走过，这都是美妙的瞬间。

有一次，我骑马进入米马斯山的森林深处，近夜方才归来。我牵着马，荒凉陡峭的小径越过树根和山石崎岖而下，我正穿过矮树丛，就掉进面前张开的洞里，突然两个卡拉本的强盗袭击我，开始一瞬间我要挡住两把出鞘的马刀挺费力；可他们已经在别的事上耗费了精力，我还是取胜了。我平静地又上马，骑着下山。

山脚下，一块小小的草坪出现在丛林和岩石之中。天色转亮，月亮爬上黑魆魆的树丛。稍远处，我看见马卧躺在地上，有两个男人在旁边的草丛中。

“你们是谁？”我喊。

“这是许佩里翁！”宏亮的声音惊喜地叫道。“你认识我”，他接着说；“我每天在大门前的林荫下碰见你。”

我的马像箭一样飞向他。月光照亮他的脸，我认出他；跳下马。

“晚上好！”这位可爱的壮士道，温柔而野性的目光盯着我，用他粗壮的拳头握住我的手，热流传到我的至深处。

啊，我的空洞的生活就此结束了！

陌生人叫阿邦达，他告诉我，他和仆人被强盗拦截，我撞上的两个，就是他赶走的，他在林中迷了路，所以直到我来为止，不得不在这儿停住。“我失去了一位朋友”，他补充说，把他死去的马儿指给我看。

我把我的马交给他的仆人，我们一道步行着往前。

我们手挽着手在林中走，"正凑巧"，我开始道，"为什么我们犹豫了这么长时间，擦肩而过，直到意外的事故把我们凑到一起。"

"可我得对你说"，阿邦达回答，"你更有过失，你比我冷淡。今天我跟着你骑马过来。"

"好人！"我唤道，"瞧着吧！你在爱上面永远不会超过我。"

我们在一起，越来越深情而欢乐。

我们走过镇边的一所漂亮的土耳其住房，它静栖在哗哗的泉水下方，四周是果树和清香的草地。

我们决定在那儿过夜。我们仍久久坐在打开的窗前。高尚的精神的宁静笼罩着我们。正如星星挂在我们上空，大地和海洋在极乐中沉默着。没有一丝风从海上飘来，轻柔地与我们的灯火游戏，没有强劲的乐声从远方逼近我们，此时乌云在太空中飘摇，透过寂静隐约传来阵阵低鸣，犹如熟睡的巨兽，在他可怕的梦寐中喘息。

我们的心灵靠得如此之近，因为它们从前一直不情愿地关闭着，如今愈发势不可挡。我们照面了，像高山滚落的溪流，夹杂着泥沙、乱石和朽木的重负，而它们甩开这阻挡去路的迟缓的混沌，为彼此打开道路，冲破重重阻碍，直到以同样的力量携手比肩，统一为一道庄严的洪流，启程奔向广阔的海洋。

他，由于命运和人的野蛮，离开自己的家，在异乡漂泊，从少年时代起受欺凌，遭遗弃，然而内心却充满爱，充满突破这粗劣的外壳而冲进友谊的元素中的渴望；我，已在情志深处与所有外物决绝，整个心灵在人间如此陌生而孤独，尘世的呕哑之声如此可笑地伴衬着心中最亲爱的旋律；我，厌恶一切盲从和瘫痪，可我自身却陷于与聪明和机巧、野蛮和油滑为伍的一切中，感到太盲目，太瘫软，背着心灵的重负——于是，满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这惟一的

期盼——。

在如此迅猛的火焰般的风暴中，两个年轻人怎能不相互拥抱？

啊你，我的朋友和斗士，我的阿邦达，你在哪儿？我几乎相信，你已渡往乌有之乡，得到安宁，变得又像从前，像我们还是孩子时那样。

有时，雷电划过我的上空，将神性的力量分布在森林和秧苗间，或者，海潮中浪涛相逐，亦或，雄鹰的合唱在我漫步的山峰上回荡，我心潮起伏，仿佛阿邦达就在不远处；但是他活在我心里，更清晰，更现实，更确切，完全就像他曾在此，一位烈火般严厉的控诉者，列举着这个世纪的罪恶。我的精神是怎样在他的深邃中觉醒，无情的正义的言词如滚滚雷霆！如同复仇女神的使者，我们神游大地，清洗它，直到所有那些灾难在这儿不留下一丝痕迹。

我们也把过去传唤到审判席前，骄傲的罗马的光荣吓不住我们，雅典的青春的英华贿络不了我们。

犹如风暴快乐不停地穿过山林，我们的心灵就这样流过种种宏伟的蓝图；并非，好像我们没有男子气概，仿佛用咒语来创造我们的世界，幼稚地不估计到阻力，阿邦达太懂这方面并且太勇敢了。信手拈来的灵感往往却也充满火药味和智谋。

特别有一天对于我就像是现在。

我们一块儿走到田野中，亲密地促膝坐在常青的月桂的阴影中，共同读我们的柏拉图，这一段正如此高妙地谈论生与死。我们偶尔休息片刻，躺在沉默并且已经落叶的风景中，天空愈发地美，阳光和云影绕着秋天熟睡的树木嬉戏。

我们有时谈起现在的希腊，两人的心中都在流血，这尊严殆尽的土地也是阿邦达的祖国。

阿邦达真的非常激动

"每当我看到一个孩子"，这个人说，"想到他将承受多么可耻而叫人堕落的压迫，他会和我们一样感到匮乏，和我们一样寻找人，和我们一样追问美和真，而因为他和我们一样孤立，将一无所获，而——啊，把你们的儿女从摇篮中扔到河里，至少让他们免遭你们的耻辱！"

"一定会有改变"，我说，"一定，阿邦达！"

"由什么来改变？"他回答；"英雄丧失了荣誉，智者丢失了学生。伟大的业绩如果不为一个高贵的民族听取，只不过是钝额前的当头一棒，高尚的言辞如果不在高尚的心中回响，就像枯叶，唏吁落进污泥。你现在要怎么办？"

"我要"，我说，"拿起铁锹，把污泥铲进陷坑。一个民族，精神和伟大在它那里不再产生精神和伟大，它与仍然为人的民族不再有任何共同之处，不再有权利，如果还要尊敬这样一些行尸走肉，仿佛他们仍有一颗罗马人的心，这是一场空洞的闹剧，一种迷信。让他们去吧！他不可以立在他站的地方，这棵干瘪腐烂的树，他偷去为新世界而成长的年青生命的阳光和空气。"

阿邦达朝我飞来，拥抱我，他的吻透进我的灵魂。"剑友！"他呼喊，"亲爱的剑友！啊，现在我有千百只臂膀！"

"这才终于是我的旋律"，他继续道，声音像战斗的呐喊，打动我的心，"不再需要别的！你说了一句庄严的话，许佩里翁！什么？神难道有赖于虫豸？无限为我们心中的神打开道路，难道他该站着，等虫豸给他让路？不！不！不必问你们是否愿意！你们永远不愿意，你们这些奴隶和野蛮人！也不期望改变你们，这反正是徒劳！只要想办法让你们从人性的凯旋大道上走开。啊！为我点起火把，

烧尽荒野上的杂草！替我准备好地雷，炸开这地上笨重的顽木！"

"在可能之处，把他们轻轻搁到一边"，我想起说。

阿邦达沉默了一会儿。

"我的意趣在将来"，他终于又开口，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感谢神！我不会庸俗地死去。在奴隶的口中，幸福叫做昏庸、幸福！当你们和我谈起幸福，我嘴里好像含着浆糊和温吞水。这一切是如此愚蠢，如此不可救药，而你们为之奉献你们的月桂花冠和不朽。

"啊，神性之光，不安地，发挥着深不可测的蕴藏，在高空，在我们之上阔步，他的灵魂在我饮下的光泉中也传给我，愿你的幸福是我的！

"太阳之子用他们的功绩哺育自己；他们靠胜利来生活；以自身的精神激励自身，他们的力量就是他们的欢乐。"——

这个人的精神常常如此感染人，人们不禁会惭愧，这么像羽毛一样不由自主。

"啊，大地！"我唤道，"这是欢乐！——这是别的时代，这不是发自这幼稚的世纪的声音，这不是这块土地，这里人心在驱使他的皮鞭下苟延残喘。——是！是！以你美好的灵魂作证，兄弟！你和我一道拯救祖国。"

"这正是我要做的"，他说，"拯救或者灭亡。"

从这天开始我们愈来愈神圣而友爱。深沉而无可言传的严肃降临到我们心中。然而我们在一起只是更近乎至乐了。每一个人只生活在其本质的永恒基音中，去掉雕饰，我们迈进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和谐。我们共同的生命充满美好的严肃和豪迈。

"你怎么变得如此沉默寡言？"一次阿邦达微笑地问我。"接近太阳"，我说，"在火热的地带，飞鸟也不唱歌了。"

但是，世上的一切如浮沤起灭，人竭尽全力也什么都留不住。一次我看见一个孩子伸手想捕捉月光；可是光继续安然地走它的路。我们在这儿也如此，挣扎着缚住变易的命运。

啊，谁能仅仅如此宁静地，沉吟着观望它，宛若仰观星辰的轨道！

你越幸福，就可以越不费力地使你毁灭，我和阿邦达度过的那些至乐的时光，犹如悬崖峭壁，你的同行人只须碰你一下，滑过削尖的边角，无意中将你推下幽明的深渊

我们遨游了赤奥斯岛，为我们感到万分喜悦。如海面的轻风，自然的友谊的魔力笼罩着我们。我们以欢乐的惊诧彼此张望，没有一句话，但是眼睛在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这样！天地的力量使我们这般容光焕发。

航行中，我们也带着明快的火焰争论一些事情；观察着走在勇敢的迷途上的精神，和往常一样，这次我也由衷感到快乐，它是这么毫无规则，在如此无羁的欢乐之中，却多半是如此坚定地追随着它的道路。

下了船，我们都急于独处。

"你说服不了任何人"，现在我怀着深情的爱意对他说，"在开始说理之前，你打动人们，蛊惑人们；你说话时，别人不会怀疑，而谁没有怀疑，就不会被说服。"

"骄傲的吹捧家"，他应道，"你说谎！却正好提醒了我！你已经太经常地使我忘乎所以！无论为了什么王冠，我也不愿离开你，可是这却常常让我担心，我是如此少不了你，如此系在你身上了；瞧"，他接着说，"让你完整地拥有我，你也应该了解我的一切！直到现在我们处在这所有的美好与欢乐之中，没有去想回顾过去。"

他给我讲述他的命运;我专心致志,仿佛看见年轻的赫拉克勒斯和墨伽拉在搏斗。

“你现在会原谅我吗?”,他结束他的不幸故事,“如果我常常暴躁,桀骜不驯,没有丝毫妥协。”

“啊,别说了!”我激动地说;“可是你仍在此,为我而留住你自己!”

“是啊!为你!”他道,“对于你我却仍是一盘可享受的菜肴,我从心底里高兴。即使我有时像野苹果那样,我也使劲榨出果汁,直到我可供饮用。”

“放开我!放开我!”我喊道;我徒然抵抗;这个人把我变成小孩;我也不瞒着他;他看见我的眼泪,可怜的他,但愿他没有看见它们!

“我们纵情享乐”,阿邦达重新开口,“在陶醉中消灭时间。”

“我们在同一天做新郎”,我爽朗地呼唤,“这兴许还像是在世外桃源。——可是回到我们前面的谈话!

“可是你却给国家掺入太多暴力。国家不可以要它不能强求的东西。而爱与精神所赋予的,恰是不能强求的。或者国家不去触犯这些,或者人们把它的法律拿下来,钉在耻辱柱上!苍天作证!要把国家变成道德学校的人,他不知道,他作了什么孽。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堂时,总是把它变成了地狱。

“国家不是别的,只是缠绕着生命核心的阴冷的外壳。他是人的花果园的围墙。

“而如果土地已经干涸,这围墙对花园有何助益呢?这儿唯有自天而降的雨水才能救助。

“啊,天赐的雨露!啊,欣喜的感悟!你会为我们再度带来民族

的春天。国家无法招来你，可它不阻挠你，于是你会来，你会来，以你那万能的极乐，你用祥云包容我们，载着我们超越凡尘，而我们会惊讶地问，我们是否还存在，我们，贫乏之人，问星星是否为我们开放了春天——如果你问我，何时会这样？那么，当时间的宠儿，时间最年轻美貌的女儿，当新宗教从这被玷污的陈腐形式中脱颖而出，当苏醒了的神性情感重新给人带来人的神性，为他的心胸带来美丽的青春，何时——我不能宣告它，我对它毫无预感，但是它一定会来，一定。死是生命的使者，我们现在睡在病房里，而这恰证明那临近的健康的苏醒。然后，然后我们才存在，才找到精神的元素！”

阿邦达沉默着，惊讶地看了我一阵。我沉湎于无限的希望；众神的力量如一片彩云，载着我往前——

“来吧！”我唤着，抓住阿邦达的衣袍，“来，谁还受得了这像黑夜一样围拢我们的囚牢？”

“去哪儿？我的空想家”，阿邦达干巴巴地回答，一丝嘲讽的阴影似乎掠过他的面庞。

我像是从云中落下。“去！”我道，“你是一个小人！”

与此同时有若干陌生人走进屋来，引人注意的外貌，在月色中多半显得削瘦而苍白，平静，可他们的表情中有某种像剑一般刺人心灵的东西，人们仿佛站在全知面前；人们不禁怀疑，这是否是贫乏的自然的外表，是否被扼杀的情绪间或留下了痕迹。

有一个人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的平静的特征是战场上的那种沉寂。在这个人身上爱恨俱遣，理智照在性情的废墟上，就像坐在残垣断壁上的苍鹰的眼睛。他的唇上是深深的蔑视。人们预感到，这个人做事绝非不藏深机。

另一位要把他的平静归功于天生的冷酷心肠。在他身上发现不了一点强暴的痕迹，已为自身的彪悍或者是命运所泯灭。

第三个人凭借说服的力量把冷酷灌输到生命中，仍时常处于与自己的斗争中，他的本质中有一种隐密的矛盾，我觉得他得看守着自己。他话说得最少。

他们进门时，阿邦达像被弯曲的刀剑一般跃身而起。

“我们在找你”，其中一位说。

阿邦达笑道：“哪怕我把自己藏到地球中心，你们也会找到我。”他向我转过身，补充说：“他们是我的朋友。”

他们似乎相当尖锐地打量我。

“他是想把世界变得更好的那些人中的一员”，过了一会儿阿邦达说，并指向我。

“你当真吗？”三人中的一个问我。

“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不是玩笑”，我说。

“你用一句话说出了很多！”他们又一个人喊道。“你是我们的人！”另一个说。

“你们也这么想吗？”我问。

回答是：“该问，我们做什么！”

“而倘若我问？”

“那么我们会对你说，我们在这儿把大地收拾干净，我们清理田里的石头，用锄头砸碎坚硬的土块，用犁开出垄沟，斩草除根，将杂草连根拔起，在烈日下晒干。”

“并非是我们想收获”，另一位插进来；“对于我们犒赏来得太晚；庄稼不再为我们而成熟。”

“我们在我们的白昼的黄昏。我们经常迷路，希望得多而做得

少。我们宁可冒险，不愿思索。我们情愿快快到终点并且信赖幸运。我们常谈起快乐与痛苦，却热爱和仇恨这两者。我们与命运游戏，命运也同样回敬我们。从讨饭棍到王冠，命运将我们抛起又扔下。我们沦落，像一只被抡起的滚烫的香炉，我们焚烧，直到木炭成灰。我们停止了谈论幸运与不幸。我们向上生长，越过了生命葱郁而温暖的中心。但是青春残留下的并非是最坏的。由火热的金属铸造出冰寒的剑。人们也说，在死火山的焦土上长出不错的水果好做酒。"

"我们这么说并非为了自己"，现在另一位稍稍急促地说，"我们说这些是为了你们！我们并不向人心乞怜。因为我们不需要他的心，他的意志。显然他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违背我们，因为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无须雇佣或收买，傻瓜和机灵人，单纯的人和智者，粗鲁与教养的所有恶习和美德，都为我们服务，盲目地帮助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只希望也许有人从中获得乐趣，所以我们在成千上万盲目的帮手中找出优秀者，把他们变成擦亮眼睛的助手——但是如果没有人愿意住在我们筑起的空间，这不是我们的罪过和损失。我们做我们的事。如果没有人愿意在我们耕耘的土地上采集，谁来责怪我们？假如苹果掉进了烂泥，谁会咒骂苹果树？我经常对自己说，你向腐朽献祭，而我仍干完我的活。"

这些骗子！周围四壁在向我敏锐的感觉呼喊。我就像一个要在烟雾中窒息的人，撞破门窗，好闯出去，我是这样渴望空气和自由。

他们很快也发现，我是多么厌烦，就中断说教。我走出我们聚在一起的屋子，天已经蒙蒙亮了。我感到清晨的空气在拂动，像香脂敷到灼热的伤口上。

由于阿邦达的嘲讽，我已经十分恼火，他的谜一般的熟人叫我对他完全怀疑起来。

"他真坏"，我喊道，"是的，他就是坏。他假装无比的信任，却和这样一些人生活——并且瞒着你。"

我就像一位新娘得知，她的爱人暗地里和女仆同居。

啊，这不是人能够怀藏的痛苦，将它搁在心中，像孩子那样，在微睡中和着夜莺的曲调来歌唱！

犹如一条愤怒的蛇，它无情地窜上膝盖和腰眼，缠住所有四肢，现在将毒牙直刺前胸和后颈。我的痛苦就这样，这样用它的可怕的拥抱抓住我。为了保持平静，我求助于我最高尚的心，向阔大的思想挣扎，短暂的间隙内我成功了，但是现在我的痛苦强化为愤怒，现在我像被煽起的火苗，扼杀心中每一点爱的火星。

他一定，我想，这些是他的人，他一定和这些人结成了誓盟，反对你！他要从你这儿得到什么？他能在你这儿寻找什么？空想家！啊，他走他的路好了！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要求，从对立面下手！厩里有这么一匹陌生的野兽，他们觉得更妙！——

可是和他在一起我曾说不出地幸福，我曾如此频繁地沉醉在他的怀抱中，醒来满怀战胜一切的勇气，如此频繁地在他的火焰中变得坚强而纯粹，就如钢铁！

这儿，我曾在一个清宵遥指宙斯的双子星，阿邦达将手放在我的心口上，说："这只是星星，许佩里翁，只是把这对英雄兄弟的名字写在天空的字母；他们在我们心中！生动而真实，带着他们的勇气和神圣的爱，而你，你是众神的儿子，与你的凡胎兄弟分享你的不朽！"——

那儿，我曾和他一起走遍依达山的森林，我们深入山谷，向沉

默的坟丘询问它们的死者，我对阿邦达说，在这些坟丘中也许有一个属于阿喀琉斯和他所爱的人的精魂，阿邦达信了我的话，就像他经常如孩子一般并且认为，我们有一天将在一个厮杀的山谷里倒下，并且一道安息在一棵树下——当时谁会想得到？

我用尽留给我的所有的精神力量，我控诉他，为他辩护，变本加厉地再控诉他：我抵制我的思绪，想使自己爽朗起来，却只因此而彻底阴暗下来。

唉！我的眼睛被一些莫名的拳头打伤，压根没有开始恢复，它现在怎能有健康起来的目光呢？

过一天，阿邦达来找我。他一进屋，我的心立刻热腾起来，但是我克制自己，他的骄傲和安静激怒了我。

"空气清明"，他终于说，"暮色会很美，我们一起去山上的城堡吧！"

我接受了。我们久久一言不发。"你想怎样？"我终于问。

"你竟能问这？"这个狂放的人回答，声音中的忧伤钻进我的心灵。我愣住了，不知所措。

"我应该怎样想你？"我终于又开始。

"就如我所是！"他坦然自若地回答。

"你需要道歉"，我的声音变了，骄傲地看着他，"道歉！净化自己！"

这对于他太过火了。

"究竟怎么一回事"，他发怒了，"这个人该随心所欲地叫我屈从？——确实也是，我过早退出了学校，我脚上拖过所有的铁链，也砸碎了一切铁链，只还缺一个，只还有一个仍须砸碎，我还从来没有被一个脾气古怪的人豢养过——嘀咕吧！我沉默得够了！"

"啊，阿邦达！阿邦达！"我喊。

"住嘴"，他回敬道，"别用我的名字当匕首对着我！"

现在我的不满整个爆发了，我们决不停下，直到回头几乎不可能了。我们用暴力摧毁爱的花园。我们常常立着，沉默，而我们多么愿，多么愿带着千般欢乐搂住彼此的脖子，但是不幸的骄傲扼杀了每一个涌上心头的爱的声音。

"保重！"我终于说，急速离去。不知不觉中我四下张望，不知不觉中阿邦达跟着我。

"不是吗，阿邦达"，我冲他喊，"这是个奇特的乞丐？把最后一枚硬币扔进沼泽！"

"如果是这样，他也自找饿死"，他说着走了。

我毫无知觉地向前蹒跚，站在海边，凝视着浪涛——唉！我的心追逐着波涛而下，随着浪花而沉寂，我的手臂飞舞着迎向自由的海潮；可是忽然，犹如从天而降，一种柔和的精神落到我头上，用平和的藜杖梳理我那没有节制的痛苦的心；我平静下来思索我的命运，我对这个世界的信心，我的锥心的经验。一如从少年时起，我在丰富多彩的教育中感觉和认识到人，我也这么看待他们，而我到处都发现沉闷或刺耳的噪音，仅仅在天真单纯的限度内我仍找得到纯洁的旋律——我自语道，与其和世上的大人先生一起，像与狼共处那样，和它们一起嚎叫，与其将群众玩于股掌，在不洁的材料上玷污双手，不如变成蜜蜂，在无邪中营造它的蜂巢；我想返回希那，守着我的花园和田地生活

笑吧！当时我十分认真。世界的生命在发展和封闭的变换中组成，向外迸发和回归自身，为什么人的心不也如此呢？

当然，我难以接受这次新的教训，当然，我不乐意与青春的骄

做的错误分离——谁情愿撕掉自己的翅膀？——但是却不得不如此！

我将之付诸实现，真的登上了船。清新的山风将我推出士麦加的港湾。就像对下一个瞬间毫无所知的孩子，这样我怀着奇妙的安宁躺在船上，凝望着这个城市的树木和寺院，岸边绿色的道路，攀登山上城堡的小径，我看着这些，让它们远去，越来越远；而我出了港湾来到浩瀚的海面，所有这一切都渐渐下沉，像棺材落进坟墓，我的心似乎忽地碎了——“天啊！”我喊，心中所有的生命都醒来，挣扎着抓住正在飞逝的现在，可是它去了、去了！

这大国般的土地在我面前犹如一片云雾，我曾像鹿一样奔驰在自由的原野上，辽远而广阔，穿越峡谷和高山，我的心灵的回声化作清泉与河流，伸向大地的远处和深处。

在寂寞的无邪中我从那儿翻越忒墨岱斯山；下山寻访那些古城，那儿以弗所、忒俄斯和米利都曾矗立于幸福的青春之中，与阿邦达一道我漫游了神圣而悲哀的特洛亚。与阿邦达一道，我曾像神一样统治着他，又像孩子一般，温柔而轻信地侍奉他的目光，怀着心灵的欢乐，带着为他的本质而感到的深情的娱悦，每当我替他抓住马辔头，或者，在庄严的决定中，在勇敢的思想中，在言语的火焰中，我超越自身，与他的心灵相遇，总是充满幸福！

现在这些都远去了，现在我什么也不是，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一切，成了众人之中最穷乏的，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啊，永恒的迷误！我暗自思忖，人何时挣脱你的锁链？

我们谈我们的心，我们的计划，仿佛它们是我们的，可却有一种陌生的力量，随心所欲地将我们左倾右倒，弃置坟墓，我们对它一无所知，不知它从何而来，还去何方。

我们要向上生长，朝外伸展枝苗，而尘土风雨终究将我们随意挥洒，如果雷电落在树冠上，把你连根劈开，可怜的树！与你有何相干？

我这么想。你生气吗？我的北腊民！你还会听到别的事。

亲爱的！这正是可悲之处，我们的精神如此乐意接受迷惘的心的形态，如此爱执着于转瞬即逝的悲哀，理应治愈痛苦的思想本身病了，种植玫瑰的园丁自己常常在芳丛中划伤了手，啊！这使一些人在旁人眼里变成了白痴，他本来会像俄耳浦斯统治他们，这使至贵的自然在众人前成为笑柄，就像在街头巷尾每每看见的那样，这是天之骄子们的礁石，他们的爱强健而又像他们的精神一样脆弱，他们的心的波澜常常比海神驾御浪涛的三叉戟更加壮烈和迅猛，因此，亲爱的！没有人真超脱。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向你诉说我的漫长而病态的悲哀，你能听得进吗？你会理解它吗？

如实地接受我，并且记住，因为人活着，而从未生活过，死比生更好！别羡慕解脱了痛苦的人，木偶什么也不缺，因为它们的心灵如此贫乏，从不过问雨水和阳光，因为它们没有什么需要照料。

是的！是的！真的很容易，以浅薄的心和狭隘的精神来快乐宁静的生活。可以赏赐给你们；谁会气恼？箭射中了木板，而木板不叫疼，把空锅扔到墙上，声音听起来如此沉闷。

你们只是得满足，可爱的人们，如果你们不明白，别人怎么没有也如此快乐，也如此安天乐命，得悄悄地惊讶，得防止把你们的智慧变成法律，如果听从你们的，那将会是世界的末日。

从此我在蒂那生活得十分宁静，漠然无求。我也真的把世间万象当作过眼烟云，有时心像鸟儿飞去啄食画上的葡萄，我也用湿润的双眼嘲笑它，同时保持平静和友善。

现在我让人各执己见，哪怕他的鄙陋。我彻悟了，我不愿再点化任何人，只是当我看到，人们相信，我不打扰他们的闹剧，是因为我和他们一样珍视和高估它，我感到伤心。我不想低就他们的愚蠢，然而我试着尽可能地保护他们，我想，这是他们的欢乐，他们就以此为生！

时常我跟全乐得一起玩乐，即使我如此冷淡，如此不带自己的驱动力，也没有人察觉，这里没有人感到缺什么，倘若我说了，请他们原谅我，他们会站在那儿，奇怪地问：你究竟做了什么对不住我们？宽厚的人！

常常，我早晨站在窗前，嫩绿的白天朝我涌来，一刹间我也能忘记自己，四下望去，仿佛想做什么，如从前那样，做些我的生命还感兴趣的事，但是我打住了，明白过来，就像一个人在不懂得他的母语的国家，脱口漏出一个母语的音节——去哪儿，我的心？我明智地自语并服从了我自己。

究竟怎么回事，人要这么多？我经常问；他胸中的无限究竟该是怎么回事？无限？它在何处？谁听说过它？人要的比他能做到的多！这也许是真的！啊！这你领教够了。如此也是必要的。这赋予甜蜜，热烈的力量感，让无限没有如愿地散发出去，这恰好造成不朽的美梦以及所有美妙宏伟的幻影，它们千万倍地令人神往，这为人创造出他的人间乐土及其众神。他的生命的路线不是笔直向前，他没有像箭一样落在地上，一种陌生的力量在半道截住飞矢。

如果没有陈腐喑哑的岩石，没有命运的阻挠，心的波涛不会如此美丽地汹涌澎湃，化为精神。

但是我们胸中的冲动却仍死去，随之而去的是我们的天空及其众神。

火以欢乐的姿态飞升，离开一度沉酣的摇篮。火苗窜起又跌落，破碎又快乐地相互缠绕，直至它的材料被吞噬。现在它冒烟、扭动并且熄灭；残留的是灰烬。

我们就是如此。这是智者们在惊心动魄的神话里告诉我们的所有一切的总和。

而你呢？你会如何反躬自问？间或某物涌上心头，如同垂死者的嘴，你的心一刹那间如此强暴地对你张开又闭合，这正是凶兆。

安静，让它走它的路！别臆造！别幼稚地企图给你自己加长一码尺！　　好像你还要造出一个太阳，并且为它生产新的弟子，地球和月亮。

我这样耽于梦幻，耐心地逐一与所有一切告别。——啊，我同时代的人们！如果你们内心荒芜了，不要问你们的医生和那些神父！

你们失去了对一切伟大的信仰；如果这种信仰不归来，那么必须，你们就必须像天外的一颗彗星那样消逝。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有一种忘却，忘却一切此在，我们本质的喑哑，这里，我们仿佛找到了一切。

有一种喑哑，一切此在的喑哑，这里，我们仿佛失去了一切，我们心灵的黑夜，没有一颗星星闪烁，没有一根朽木发亮。

我现已变得宁静。午夜里再没有什么鼓动我。我不再醉心于自身的火焰。

我安静而孤独地朝前方望去，眼光不再游移于过去和未来。我的思绪中远和近不再纷纷攘攘；如果人们不迫使我看见他们，我熟视无睹。

以前，像达娜登的永远空虚的漏罐，这个世纪常常横在我的思绪前，我的心灵倾倒出奢侈的爱，填满这个缺口；现在，我不再看到缺口，生命的无聊不再压迫我。

我再也不对鲜花说，你是我的姐妹！不对清泉说，我们是**一个**家族！如今我像忠实的回声，给每件事物它的名称。

犹如流过干涸的两岸的江河，没有一片柳叶映照在水中，世界光秃秃地从我身边走过。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没有什么像人这样生长，又如此幽深地消逝。他经常把痛苦比作深渊一般的黑夜，将幸福喻为太空，由此道出的却又这么少？

但是，在漫长的死亡之后他心中又现出曙光，没有什么比这更美的了，痛苦像一位兄弟，上前迎接远方破晓的欢乐。

啊，这是大闲般的预感，现在我用它又欢迎来临的春天！宛若万籁俱寂时，沉默的空气中爱人的琴弦，缥缈的旋律萦绕在我胸中，如从乐土飘来，当僵死的树枝颤动，当一丝微风拂过面颊，我听见它的惠临。

爱奥尼亚美妙的天空！我从未如此依恋你，然而我的心也从未如此贴近你，如当时在它爽朗而温柔的游戏中。

当春天重归天空的眸子和大地的心怀，谁不渴望爱与伟大事

业的欢乐？

我像从病床上抬起身来，轻轻地慢慢地，可是我的胸膛为秘密的希望而幸福地颤抖，这般至乐，我忘记去问这该意味着什么。

现在美丽的梦幻萦绕着我的睡榻，我醒来，它们在心中，就像印在爱人脸颊上的吻。啊，晨光和我，我们犹如和好的兄弟迎面走来，即便仍有些许陌生，但是拥抱，近在咫尺的这一个无限的瞬间，已载入心灵。

我的眼睛真的再一次睁开，不过，不像往日那样锋芒锐利，充满自己的力量，它变得更加恳切了，它祈求生命，而我于至深处仍旧感到，它会和我一齐长成，一如既往，并且更加美好。

我又注视人们，仿佛我应该在他们中间有所作为并且感受欢乐。我真的又衷心地处处结交。

上天！骄傲的怪物一下变得像他们之中的一员，多么可幸灾乐祸！饥饿驱使林中的鹿跑进他们的鸡棚里，他们是怎样挖苦打趣！——

唉！我寻找我的亚当斯，我的阿邦达，但是没有人为我而出现。

我终于写信到上麦加，写信时，人的所有温情和力量仿佛都积聚到一个瞬间；我这样写了三次，可是没有回音。我请求，威胁，提起所有的爱与勇的时刻，但是没有来自难忘的、至死仍爱着的人的回答——“阿邦达！”我呼喊，“啊，我的阿邦达！你谴责过我。你仍支撑着我，曾是我青春的最后希望！从此我别无所求！从此它神圣而坚定！”

我们为死者惋惜，仿佛他们感觉到死，而死者却享有和平。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丧失了意义，如果心灵对自己说，你必须湮灭，什么也不留下，这，这是没有什么能与之类齐的痛苦，这是不间断

的全然覆灭的感觉；你没有种过一枝花，没有造过一间房，也许只能说：我在世上留下一点痕迹。唉！在它如此怯懦之处，心灵却总是如此充满渴望！

我总是在寻找什么，但是我不敢在人前睁开眼睛。有些时候，我害怕一个孩子的笑容。

在这期间我多半十分平静，忍耐，也时常奇妙地迷信上某些事物的功效；一只我买来的鸽子，一次划船旅行，一条藏在群山中的峡谷，我都期待从中得到安慰。

也罢！也罢！但愿我曾与雅典领袖特密思妥克勒斯一道成长，但愿我曾在骁勇的罗马贵族中生活，我的心灵实在从来没有从这一面认识过自己。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间或一种精神力量仍在心头骚动。但是显然只是摧毁性的！

人是什么？我会这么开始；怎么竟会这样，有此等混乱在世间？它像一场酝酿中的骚乱，亦或正在腐烂的朽木，永远不会孕育出成熟。自然怎么容忍这颗酸涩的果实在它甜美的葡萄中？

他对草木说，我也一度如你们！对纯洁的星星说，在另一个世界中我将变得与你们相同！在此期间人四分五裂，偶尔他也随身张扬他的艺术，好像生命一旦崩溃，他能够像砌墙那样把生命组合起来；但是，假如他所有的作为没有改进任何东西，却也不使他迷惘；然而他所做的毕竟只是一件人工作品。

啊，你们可怜的人，你们感觉到它，你们却不能说起人的规定，你们这样全然为虚无所俘获，那威慑我们的虚无，你们如此彻底地明察到，我们为虚无而生，热爱虚无，相信虚无，为虚无而劳碌终

身，以逐渐化入虚无——如果你们当真这么想，拜倒在地，我能做什么呢？我也已有过陷入这种思想的时候，呼喊，残酷的精神，难道你把斧子落在我的根上？而且仍在呼喊。

啊，阴郁的兄弟们！你们曾经是另一番样子。那时，我们的上空是如此美丽，我们的前景如此美好而欢乐；这些心也曾为远方幸乐的幻影而激情澎湃，我们的精神也曾快乐勇敢地冲向前方，突破屏障，而当他们环顾四周，不幸，那儿是一望无际的空虚。

啊！我能跪倒，拧着双手哀求，向谁？我不知道，哀求另一种思想。但是，我无法征服真相的呐喊。难道我不是有了双重信念？当我的眼光探入生活，这一切的最终是什么？虚无。当我上升到精神，这一切的顶峰是什么？虚无。

但是安静，我的心！你浪费的是你最后的力量！而你，你要冲上天空？巨人，你的千百只臂膀在哪儿？哪里是你的佩吊和欧萨山，你的天梯？你登上众神之父的城堡，掀翻神和他的琼宴以及奥林匹亚所有不朽的高峰，然后向凡人布道：留在下面，光阴的子孙！别往这高处奋进，这儿什么也没有。

罢了，你不用看悬在别人头上的命运是什么。你记得新的教训。因为你的心中空洞荒凉，你的上空和前方当然一片空旷。

不过，如果你们比我富有，你们其他人，你们一定也会稍微接济我一点。

如果你们的花园里繁花似锦，它们的气息为何不也使我欢欣？　如果你们心中洋溢着神圣，那么将羽觞递给我醉饮。节日里没有人挨饿，最穷困的人也不。但是只有一位在你们中间有它的节日；它就是死亡。

困厄、恐惧和黑夜是你们的主人。它们离间你们，用棍棒驱散

你们。你们称饥饿为爱，在你们什么都看不见之处，那儿住着你们的众神。众神和爱？

啊，诗人们有道理，不能让人感到欣喜和领悟的东西，没有什么像它们这么渺小。

我这样想。尚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来到我的脑海。

第　二　卷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现在，我住在阿雅克斯岛，在忠诚的色兰米斯。

我爱希腊的每一寸土地。处处栽着我的心的色彩。无论向何处望去，都埋藏着一个欢乐。

然而这么多妩媚和高尚也都围绕着一。

我在山丘上用黄连木枝搭起一间小屋，四周有苍苔和树木，还种着百里香以及各种灌木。

这儿有我最亲密的时光，这儿我整晚坐着，眺望阿提卡岛，直到我的心跳终于太亢奋；然后我拿起我的家伙，下山去海湾钓鱼。

或者，我在高坡上读古代壮丽的海战，在色兰米斯曾有良将统帅狂野的大军追亡逐北，精神能够掌握那友与仇的愤怒的混乱并且驯服它，就像骑兵对他的战马，这种精神使我喜悦，而我为自己的战斗历史感到至深地羞愧。

或者，我遥望海面，思考我的生命，它的起伏，它的哀乐，如琴弦，我的过去常常淙琤振响，大师抚遍所有的音符，将斗争和协调授予隐密的秩序之中。

今天，这上面美不胜收。两个友好的雨天使空气和疲惫的大地

变得清新。

土地更绿了，山野更加空明。金色的麦子无边无垠，夹杂着欢乐的矢车菊，从树林深处耸起千座希望之峰，疏疏朗朗。远方的每一道线条都在空间徘徊，交合，温柔而阔大；连绵的山峦如阶梯层层叠叠通往太阳。天空明净。大气之上只飘浮着白光，如一片银云，娇羞的月亮游过明亮的白昼。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我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

宛若朱庇特的雄鹰聆听缪斯的歌唱，我静听着内心神奇而无尽的和悦之声。身心无碍，强壮而快乐，以微笑的严肃，我在精神中与命运、与那三姊妹，神圣的命运女神游戏。我的整个生命在赞颂，超越了自身，超越了万物，充满神性的青春。犹如星空，我动静如一。

我早就等着如此节庆的时间，好再给你写信。此刻我已足够地坚强；让我为你诉说。

在我那晦暗的日子中，一位熟人从喀劳亚邀请我去。我应到他那儿的山地去，他写道：这里人生活得比任何其它地方都自由，在青杉激湍之间，那儿也有盛开的柠檬树林、棕榈、可爱的香草和桃金娘以及神圣的葡萄藤。他在山上高处还筑了花园和房舍；炎热的夏季，茂密的树木给背面遮阴，凉爽的风围着它嬉戏；犹如雪松顶上的鸟儿，目光落到深处，看见村庄和绿色的山丘，岛上恬然的牧群，它们全都像孩子一样，环绕着这雄伟的山峰，为奔腾的水溪所滋养。

这到底撩起了我的情思。四月里一个晴朗蔚蓝的日子，我登舟

前往。大海不同寻常地美丽纯净，风儿这般轻柔，犹如在高超的境域。人在飘动的船中，大地渐渐地留在了身后，就像神圣的酒递上来，珍馐美味被搁在一边。

阴郁的意识徒然地抵御海与风的作用。我投身其中，不再过问我及其他，什么也不追寻，无所牵挂，让船摇着我微微进入梦乡，幻想自己躺在渡过黄泉的小舟上。啊，啜饮忘泉之水是如此之甜蜜。

快乐的船夫很想和我交谈，可是我惜字如金。

他用手指比划，把左右蓝色的岛屿指给我看，可是我没有久久凝望，而是于下一个瞬间又在自己亲爱的梦幻中。

终于，他指着远处宁静的山峰对我说，我们马上就到喀劳亚，我提起精神，我的整个生命向那神奇的力量开放，它一下子就甜美、安祥而无法解释地与我共鸣。睁大了眼睛，我喜出望外地眺望远方的秘密，心微微地颤抖，手溜开我，热切地抓住船夫——“是吗？”我喊，“这是喀劳亚？”而看他瞧着我的样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该怎么评断自己。我极其温柔地问候我的友人。整个生命充满甜蜜的不安。

午后我想立刻游览这个岛的一部分。树林和神秘的山谷难以形容地迷住我，和蔼的天气逗引得万物欣欣出游。

生命万有的欲望不仅仅是日常饮食，这是如此清晰可见，飞禽走兽也都有各自的节日。

当母亲宠爱地问，她身旁最可爱的在哪儿，所有的孩子扑进她的怀抱，连最小的也从摇篮里伸出胳臂，看着这一切，令人心醉神迷！就这样鸢飞鱼跃，每一个生命奔向神性的空气，甲虫、青燕、白鸽和鹳鸟熙熙然，高下追逐，驰骛往来，对于大地上固定的东西，脚步变成了飞翔，骏马急驰过沟壑，麋鹿飞跃过栅栏，鱼儿游出海底，

蹦上水面。母亲般的空气浸入万物的心，举起它们，把它们揽入怀中。

人们走出家门，奇妙地感觉到这精神的吹拂，它如何轻轻撩动额上的细发，它如何使光线清凉，人们愉快地解开衣衫，敞开胸襟，呼吸得更甘美，他们更温柔地抚摸清悠而妩媚的人海，这是他们生活和穿梭劳碌的地方。

如火如荼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并统帅我们的心，啊，精神的姊妹，神圣的清风！这是多么美，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陪伴着我，普遍的现在，不朽！

这高尚的元素与孩子们玩得最美。

它悠闲自在地哼唱，一支没有节拍的歌滑出嘴唇，一种欢畅发自敞开的喉咙；有的伸展自己，有的跃向高空；而另一位则专心地信步漫游。

这一切是一种安宁的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是一种对令人神驰的清风的爱抚的回答。

我满怀难以形容的渴望与和平。一种陌生的力量统治着我。友好的精神，我自言自语，你将我唤往何处？去乐土或是何方？

我走进森林，沿潺湲的流水而上，它一会儿漫过岩石滴落下来，一会儿闲散地在卵石上滑行，景物渐渐地变窄，山谷变成拱廊，中午的光线在沉默的荫翳中寂寂地游动——。

这儿——但愿我能够说，我的北腊民！我多愿带着宁静向你诉说！

说？啊，我是欢乐中的外行，我要说！

寂静就安居于这至乐之乡，在星空之上心忘记他的困苦和语言。

我将它神圣地保住了！我将它像神像一般放在心中，这向我显现的神圣！假如命运今后抓住我，把我扔进一个又一个深渊，所有的力量和一切思想都在心中颓废，那么，这个惟一到底应该度过我本身的危机而活在我心中，照耀着我的心，将之统领于永恒、坚不可摧的光明之中！——

你如此地悠闲，甜蜜的生命，你这样抬起眼睛，站起身来，亭亭玉立，神性般地安宁，天国的面容仍充满清朗的妙趣！我搅扰了你。

啊，谁探入这眼睛的宁静，这甜美的唇向谁开启，他还能说什么？

美的和平！神性的和平！谁曾在你这儿平息沸腾的生命和怀疑的精神，别的还怎能帮得了他？

我不能说起她，但是有这样的时刻，至善至美如在云端显现，完美的天空向预感着的爱敞开，这儿，北腊民！这儿请回想你们的本质，这儿请和我一起曲下双膝，回忆我的幸福！但是不要忘记，我曾拥有你所预感的，我亲眼看见了如在云端向你显现的。

人们有时会说：他们感到高兴！啊，请相信，你们对欢乐还毫无预感！它的影子的影子还没有向你们显现！啊，走吧，你们盲目的人，别谈论蔚蓝的太空！

人就像孩子一样能够生成，无邪的金色世界还会回来，和平和自由的时代，**惟一**的欢乐仍然存在，大地上**惟一**的净土！

人没有衰老、枯萎？他没有像一片落叶，再也寻不到根蒂，随风飘逐，直至沙土埋没它？

然而它的春天到底归来！

当至精至粹者凋谢，别哭！它不久将重获青春！当你们心的旋律喑哑，别难过！很快又有一只手来调理琴弦！

我当时如何？难道我不就像断了的琴弦？仍发出微弱的声音，可那是死亡之声。我为自己唱了一支暗淡的天鹅之歌！我想给自己扎一个丧葬的花圈，可我只有冬天的残花。

而它现在何处？死的寂静，我生命的黑夜和荒凉？整个贫乏的尘海？

生命显然贫困而孤独。我们居住在下面，宛若宝石在匣子中，我们徒然追问，我们是怎样掉下来的，以图再找到上去的路。

我们犹如火，在枯柴或砾石中沉睡；时刻挣扎着并且寻找这狭隘的拘禁生涯的终端。然而，它们来了，这些解放的时刻，扬弃万古的斗争，神圣冲破囚笼，木柴的火解脱自己，胜利地飞腾到烟灰之上，哈！忘记了痛苦和奴隶的形象，挣脱了枷锁的精神仿佛在凯旋声中回到太阳的殿堂。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我曾幸福，北腊民！我仍然幸福吗？即使我第一次见到她的神圣瞬间也是最后的一次，难道我不幸福吗？

我终于有一次看见了它，我的心灵寻找的惟一，我现实地感觉到的完美，我们将之搬到星空之上，我们把它推移到时间的终点。它在此，至上者，在这人之自然与万物的周行中！

我不再问，它在哪里；它曾在世上，它会再回到人间，它现在只是在世界的隐深处。我不再问，它是什么；我看见了它，我认识了它。

啊你们，你们寻找至上至善，在知的深处，在行动的喧嚷中，在过去的黑暗内，在未来的迷宫里，下搜于坟墓，上觅于星辰！你们不知道它的名字？一即万有，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是美。

你们知道，你们要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是我预感到它，新神性的新王国，我赶向它，抓住别人并且率领他们和我一道，就像江河汇集万川流向海洋。

而你，你给我指出道路！我开始于你。我还没有认识你的岁月，不值一提——。

啊笛奥玛，笛奥玛，天国的生灵！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让我们忘记有时间，别计算有生之年！

面对两个生命如此预感到彼此并且相互接近的瞬间，几个世纪算是什么？

我仍然看见那个傍晚，纳塔第一次带我去她的家。

她住在离我们数百步远的山脚下。

她的母亲是一位情思丰富的人，兄弟是一个简朴快乐的少年，两人在所有行止中都由衷地承认，笛奥玛是家中的女王。

唉！她在场使一切变得神圣而美好。无论我往哪儿看、无论我触及什么，她的地毯，她的靠垫，她的几案，一切都与她神秘地联系着。这儿她第一次呼唤我的名字，这儿她本人走近我，她纯洁的气息拂过我静听着的生命！——

我们在一块儿很少说话。人为他的语言而惭愧。人想变成音符而在一首天国之歌中合而为一。

我们该谈什么？我们仅仅相互望着。我们羞于谈自己。

终于我们谈起大地上的生命。

还从来没有为大地唱过如此火热而天真的赞歌。

将心中的盈余撒到善良的母亲的怀抱，我们感到欢愉。我们因此觉得轻松，犹如夏风摇动硕果累累的枝干，树就把它们甜蜜的苹果倾洒在草地上。

我们称大地是天空的繁花中的一朵，而称天空为生命的无垠的花园。我们说，就像玫瑰用金色的纤尘愉悦自己，英勇的阳光用它的光辉愉悦大地；我们说，大地是壮美的生灵，无论从心中迸发出愤怒的火焰还是温润的清泉，同样神圣，无论用露珠或是风云滋养自身，总是幸福，酝酿着风暴的云凭依天助供大地享用，这太阳神的永远钟爱的一半，原初也许更为深情地与他结合为一，后来却由于凌驾万物的命运而与之分离，好让大地寻找他，接近他又远离他，在真意和悲哀中成熟为至高的美。

我们这么说。我把其中的精神内容给你。但是没有了生命，它是什么？

暮色降临，我们得走了。我心想，晚安，天使的眼睛！愿你不久再向我显现，美的神性的精神，带着你的安宁和丰满！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几天之后，她们上山来到我们这儿，我们一道在花园漫步。笛奥玛和我走在前面，折人幽径，幸福的眼泪常常涌进眼眶，为了这位如此恬静地走在我身边的神灵。

在山顶的边缘我们驻足，眺望无极的东方。

笛奥玛的眼光辽阔，可爱的面庞迎着天风，轻轻地像花蕾般绽开，一派纯然的神韵和灵性，而整个身姿翩若惊鸿，在轻柔的庄严中，她仿佛在云中飞翔，双脚几乎不沾地面。

啊，我愿能将她捉在双臂中，像宙斯化作雄鹰抓住他的噶尼美

特，带着她飞过人海和他的岛屿。

她继续往前，俯探森然的峭壁。她在雅兴，度量骇人的深渊，让自己消失在下面丛林的黑夜中，而丛林正由磊磊岩石和蒸腾的雨溪朝上，伸向光明的山顶。

她支撑的栏杆低了一些。于是，她向前探身时，我可以扶住她一点，迷人的姑娘。唉！热烈而颤抖的幸福流遍我的生命，而所有的感官欢腾陶醉，当我碰到她，双手像火炭一样灼人。

接着是那由衷的欢娱，如此亲密地站在她身边，那温柔稚气的担忧，她会摔倒，还有为这美好的姑娘的欣喜而感到的欢乐！

面对爱的一个瞬间，人们千万年的所作所思，这一切算得了什么？一个瞬间也就是自然中最成功，最神圣的美！生命之门槛的所有台阶都导向它。我们由之而来，为之而去。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只是我该忘却她的歌声，这心灵的声音应永远不再回到我不息的梦幻中。

当大鹅在岸边坐着打盹，人不认识骄傲地航行的天鹅。

只有当她歌唱时，人才认识这温柔沉静的人，她是这么不乐意将自己表白为语言。

这儿，这儿清远闲放的人才出现在她的庄严和妩媚之中；这儿，常常，宛若神的号令，从娇艳的唇中吹出如此沁人心脾的风。心在这神性的声音中如此激动，一切伟人和谦卑，生命所有的乐趣和悲哀都在这音调的高贵中显现得更美！

犹如飞燕衔走梨子，她总是打动我们所有人。

接踵而至的不是兴味和赞叹，天国的和平降临到我们中间。

我对她和我说过千万遍：至美亦是至圣。于是一切都在她这儿。她的生命亦如她的歌。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她的心在花间安家，仿佛她是百花丛中的一朵。

她给所有的花起名字，满怀爱意地为它们培育更新更美的品种，并且准确地知道每一种花的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就像一个姐妹，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爱人朝她迎来，每一个都争先得到她的问候，于是，当我们走在草地上或者树林中，这默默的生灵幸福地分神，眼睛和手忙碌起来。

而这全然不是后天染上和养成的，这与生俱来并和她一起长大。

千真万确：心灵愈无邪，愈美，它就愈加与其他被称作没有心灵的幸运的生命亲密无间。这一点处处表现出来。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在我内心的喜悦中，我千万次笑那样一些人，他们以为，一个高尚的精神不可能知道怎么做一盘蔬菜。笛奥玛能不失时机地兴致勃勃地谈论灶台，而没有什么比这样一位高贵的姑娘更高贵，她照料让所有人感到安逸的炉火，依照着自然，准备好让心灵快慰的饭菜。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精神不知它知道什么，它是什么，而对这一精神的从容的曲调，世上所有的人工之知是什么，人的思想的整个骄傲的成熟是什

么？

商人把浆果压进筐子里发往世界，比起这些上缠的摘下的浆果，谁不喜欢要饱满新鲜的葡萄，就像它刚从根部冒出来？面对一位天使的智慧，一本书的智慧是什么？

她总是显得说得那么少，却又说得这么多。

我曾陪她在浓浓的暮色中回家；含露的云雾袭过草地，如梦如幻，全乐的星星透过树枝张望，如谛听的天才。

极少听到出自她口中的一句“真美！”，即使这虔诚的心没有疏忽一片簌簌的树叶，一声流水的潺潺。

这次她到底对我说出——真美！

“这是为了使我们欢喜才这样！”我说，几乎像孩子说话，既不诙谐也不严肃。

“我可以想象你所说的”，她答道；“我最爱把世界想象为一种家园生活，每一个人，无须想起，就适应别人，人生活着，相互取悦，共同欢乐，因为这正是真心流露。”

“欢乐而高尚的信仰！”我说。

她沉默了片刻。

“我们也是这家园的孩子”，我终于又开口说，“是他并且将成为他。”

“将永远是他”，她应道。

“我们会这样吗？”我问。

“这里”，她继续说，“我信赖自然，就像我大大信赖它一样。”

啊，她说这话时，我多愿是俯奥玛！但是你不知道她说什么，我的北腊民！你没有看见没有听见。

“你有道理”，我冲着她说：“永恒的美，自然，一一如它在自身中

不负担任何赘物，也不承受任何缺失。它的饰物明显就不同与今宵；但是万物之灵，我们，它不能缺少我们，而最少不了你。我们相信，我们是永恒的，因为我们的心灵感觉到自然的美。假如某个时刻你不在自然之中，它就是一个残篇，就不是神圣，完美。假若自然不得不在你的希望面前脸红，它就不应得到你的心。”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我没有见过什么如此恬淡，如此神圣而自足。

犹如瀚海的波涛在至乐之岛的岸边，我的不宁的心环绕着天神般的姑娘的和平而流淌。

除了一个充满狂乱的矛盾，充满流血的记忆的性情，我没有什么可给她，除了无边的爱及其千般忧愁，万种沸腾的希望，我没有什么可给她；然而她以无变的美站在我面前，无忧地在此，在微笑的完美中，凡尘所有的渴望，所有的梦想，唉！在金色晨光中超世的天才所预言的一切，一切都在这一颗宁静的心灵中实现了。

人通常说，战斗响彻云霄，人向我们承诺，当我们的渣滓沉淀之后，将来骚乱的生命才转化为高贵的欢乐之酒，通常不在大地上再寻找至乐的心的安宁。我知道的却不同。我走了这条捷径。我站在她面前，听着看着这天国的和平，在哀叹呻吟的混乱中爱与美之神向我显现。

多少次我曾在这画像前平息我的哀怨！多少次跌宕的生命和奋进的精神得以缓和，我沉醉于至乐的观照，犹如临照碧潭，看见她的心底，天空凝作银珠滴落在她身上，而她为这天空的触摸静静地颤栗！

她是我的忘泉，这颗心灵，我的神圣的忘泉，从中啜饮此在的

遗忘，我站在她面前，如不朽者，快乐地嘲骂自己，就像梦魇之后对所有压迫我的锁链付之一笑。

啊，和她一道我会成为一个幸福而杰出的人！

和她一道！但是这成了泡影，而今我徘徊于先前和内心的影事，除此之外，不知道拿他物和我做什么。

我的心灵宛若一条从它的元素中被抛上沙岸的鱼，四下翻滚，直到干枯在白昼的酷热中。

唉！但愿世上还有一点事情我可去做！但愿有一项工作，一场战争让我提起精神！

从母亲的怀中夺走的婴孩被扔到荒原，人们说，母狼曾哺育了他。

我的心没有那么幸福。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我只能间或提起有关她的片言只语。如果我想说起她，必须忘了她整个所是。如果她生动的形象不应攫住我，以致我消逝于狂喜和哀恸之中，为她欢乐而死，为她悲哀而死，如果我不应亲历这种死亡，我必须哄骗自己，好像她活在远古之前，仿佛是通过文字叙述对她了解一二。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枉然；我无法向自己隐瞒。无论我带着思想逃往何处，上出重霄，下临无地，直至时间的开端和终结，即使我投入它的怀抱，它总是吞噬我心中的每个忧愁，它公开自身的火焰，总是将生命的所有乐趣所有痛苦在我心中化为灰烬，哪怕我投向它的怀抱，这世界的

遒劲而隐秘的精神，潜入它的幽深，像沉进无底的汪洋，在那儿，那儿甜蜜的惊骇也找出我，这令人晕眩的甜蜜折人的惊骇：笛奥玛的墓近在咫尺。

你听见吗？听见吗？墓中的笛奥玛！

我的心变得如此寂静，我的爱随着我爱的死者一同埋葬了。

你知道，我的北腊民！我很久没有为你写她了，而当我写时，自以为给你写得很冷静。

这是怎么了？

我走向岸边，朝喀劳亚望去，遥望她的安息之处，这就是了。

啊，无人借给我船，无人慈悲，供给我他的桨，帮助我渡往她那儿！

善良的海也不风平浪静，好让我不假一块木片游到她身边。

但是我要投进奔腾的大海，请浪涛把我扔到笛奥玛的海岸！——

亲爱的兄弟！我用尽幻想安慰我的心，我给自己端上一些安眠的酒；把自己永远解放出来，显然比求助于苟延之计更伟大；但是谁不是如此？我仍就此罢休。

罢休？唉，这太好了！在没有神就不能救助之处，帮了大忙。

也罢！也罢！我已做了能够做的！我向命运索要我的灵魂。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她不是我的？你们命运的姊妹，她不是我的吗？我请纯粹的源泉作证，纯洁的林木曾聆听我们，还有天光和大气！难道她不是我的？在生命所有的音调中与我合而为一？

哪儿有如我一样的生命认识她？在什么样的镜子里，如在我心

中，聚集了这束光的辉煌？她初次在我的欢乐中发觉自己，不曾快乐地为她自己的光华而惊惶吗？唉！哪儿有如我的一颗心，处处熨贴着她，就像我的心，充实她亦为她所充实，这颗心如此惟一，拥抱着她，就像睫毛在此护住眼睛。

我们仅是一朵花，我们心心相印，犹如这朵恋爱着的花，将娇柔的欢乐隐藏在含苞的花蕾中。

然而，然而她却像被僭越的王冠，我把它扯下弃置于尘土？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在我俩相知之前，我们早就相属。

我这么站在她面前，带着心的所有敬慕，为至乐所征服，默默无语，我的全部生命投注于眼神，这眼神仅仅看着她，仅仅拥着她，而她又温柔悍惑地注视着我，不知道，我和我的思想在哪儿，我常常埋藏在乐趣和美之中，细看她怎样迷人地做活，像蜜蜂围着摇曳的树枝，我的心灵围着最细微的举动而雀跃飞翔，而她带着和平之思朝我转过身来，为我的快乐而惊讶，我的欢乐必须掩藏起来，接着在可爱的工作中寻找和发现她的安宁——

她神奇地无所不晓，在刚刚开始的瞬间，在我自己还没有察觉之前，为我指出我生命深处的每一个和悦与不谐的声音，她看见我额前的每一丝云翳，唇上的每一道忧郁、骄傲的阴影，眼中的每一点闪亮，她聆听我心的落潮和涨潮，关切地预感到沮丧的时刻，而这时我的精神正纵情于逸响高韵，任意挥霍，这可爱的生灵比镜子更加忠诚，告诉我面颊的每一变化，温情地为我不宁的性情担忧，常常警告我，惩罚我，如一个忠诚的孩子——

唉！纯洁，这儿你曾掰着手指数从我们山上到你家的石阶，这

儿你指给我看你散步的小径，你通常坐的地方，告诉我时光在这儿如何从你身边流过，而最后对我说，现在你觉得，我似乎向来就在这儿 ——

在此我们不早就相属吗？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替我的心造一座坟墓，让它能够安息；我幻想到处是冬天；把自己笼罩在至乐的回忆中抵御风暴。

我住在朋友家里，他叫纳塔，我们曾和纳塔，还有其他几位和我们一样属于喀劳亚的奇人的朋友，坐在笛奥玛的花园里，在盛开的杏树下，闲谈中讨论友谊。

我很少插话，一段时间以来我避免多言直接触动心灵的事物，我的笛奥玛把我变得如此寡言少语 —— 。

"在刺杀暴君的英雄哈莫丢斯和亚里斯托基恭生活的时代"，终于有一位说，"那时世上还有友谊。"我太高兴了，再也不能沉默。

"为了这句话，应该给你编织一个王冠！"我冲着他呼喊；"你真的有所预感，你有一个比喻和这对英雄的友谊相提并论吗？原谅我！但是，对天起誓！要感觉到亚理斯托基恭是怎样去爱的，必须自己就是他，要被哈莫丢斯的爱所爱，这个男子就不能害怕雷电，因为，如果这可怕的青年不是以死者的判官弥诺的严厉去爱，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一场空。卓绝者才经受得了如此考验，做神人的朋友，不比像坦塔罗斯那样坐在众神的宴席前容易。但是，这样骄傲的一对相互匹属，大地上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光荣。

"如此伟大的声音必须重新回到世道运转的交响曲中，并且更加宏大，这也是我在孤独的时光中的希望和意趣。爱生出充满生命

的人的纪元；友谊将再生人之纪元，各民族曾一度从孩童的和谐出发，而精神的和谐将成为新的世界历史的开始。人开始于草木之幸福，逐渐成长，直至成熟；从此他们不停地发酵膨胀，从内到外，直至现在人类无限地瓦解，一片混乱横于此，令所有仍然感觉和看见的人头晕目眩；但是美从人的生活中飞升到精神；理想将是自然所曾是，如果这棵树的下端已经枯萎、剥蚀，而清新的顶端仍高标特立，在太阳的光辉中吐绿，犹如曾在青春岁月的树干；理想就是自然所曾是。在这一理想上神性焕发出青春，卓异者彼此相识，他们是一，因为一在他们之中，从此，从这些人起，世界开始生命的第二纪元　　我已说得够充分，以弄清楚我所思考的。”

这时你应该看见笛奥玛，她跳起来，向我伸出双手喊道：“我懂了，亲爱的，你的话里的一切我完全懂了。

“爱生育世界，友谊将再生世界。

“啊然后，你们将来的、新的英雄兄弟，然后你们停留片刻，当你们路过这儿，路过许佩里翁睡着的地方，怀着对这位被遗忘的人的骨灰的预感，你们伫立并且说：他若是我们中间的一位，他现在就会在此。”

我听到了这话，我的北腊民！我得知这一切，而不志愿走进死亡吗？

是！是！我预先支付，我生活过了。更多的欢乐，神能承担，而我不行。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你问，这段时间我好吗？就像一人，他为了赢得一切而丧失了一切。

我常常从笛奥玛的树林那儿回来，如胜利的陶醉者，为了不泄露我的思想，常常不得不匆匆离她而去；欢乐如此在我心中沸腾，还有骄傲，为笛奥玛所爱，这振奋一切的信念。

然后我寻访高山和清风，犹如雄鹰，它的流血的翅膀已经痊愈，我的精神在自由的元素中活泼起来，伸展到可见的世界之上，仿佛世界是它的；太美妙了！常常，大地上的物仿佛变得纯粹，像金子一样，在我的火焰中熔化，从物我中变出神圣，我的心是如此欣喜若狂；我举起孩子们，把他们紧贴在跳动的心房，我问候草木和树林！我希望有一种魔术，把羞怯的鹿和林中所有野生的鸟，像一个小小家族，聚拢到我慷慨的手边，我是这般痴情地至爱万物！

可是不久，这一切宛若一道光在我心中熄灭，我默默伤怀地，像影子一样坐在那儿，寻找消失的生命。不想抱怨也不想安慰自己。像一个叫拐杖败坏了兴致的跛子，我将希望掷去；羞于哭泣；我为此在而羞愧。然而骄傲终于在眼泪中倾吐出来，我会急于否定的痛苦变成了我的心爱，我把它像孩子一样抱在胸前。

不，我的心呼唤，不，我的笛奥玛！别难过。你留在你的和平之中，让我走我的路。当你的下面一片骚乱和灰暗，别让你在你的安宁中受打扰，美好的星辰！

啊，别让你的玫瑰褪色，至乐的众神的青春！别让你的美在大地的忧愁中苍老。这是我的欢乐，甜蜜的生命！你在心中撑起无忧的天空。你不该变得困乏，不，不！你不应在心中看见爱的贫瘠。

当我又下山去她那儿——但愿我能问清风，我能从行云上看出，一小时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当任何一张友好的面孔在路上遇见我，多么使我高兴！只要他没有太勉强地朝我喊“祝您愉快！”

一个小姑娘从林中出来，卖给我一束草莓，她递草莓时的神情

仿佛是要送给我，或者，我走过一棵樱桃树，一位农民正坐在树上摘樱桃，他透过树枝冲我喊，我是不是想捧一把尝尝；对于迷信的心，这都是好兆头！

正对着我下山的路，笛奥玛的窗户有一扇开着，多么令人快慰！

也许不久前她刚刚朝外张望过。

而现在我站在她的面前，喘息不定，犹豫着，将纠缠起的双臂压在心上，好感觉不到它的颤抖，像游泳的人钻出湍急的水面，我的精神挣扎着，努力不沉沦于无尽的爱之中。

“我们急匆匆地究竟说什么？”我勉强说，“人们往往斟酌再三，无法找到系缚思想的材料。”

“它们又溜到空气里了？”我的笛奥玛回答。“你得给它们的翅膀拴上铅块，或者我要用一根线系住它们，像小孩放风筝，它们就不会走脱。”

可爱的姑娘试着用玩笑来帮助我，但是收效甚微。

“是，是！”我说，“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认为好——我给你念书好吗？你的声音仍响着昨天的曲调——我恰好也没有什么可念——。”

她说：“你不止一次答应我，讲讲在我们认识以前，你怎样生活的，现在你不想说吗？”

“确实”，我答道；我的心乐意投入过去，于是，如同向你叙述一样，我给她讲起亚当斯还有我在士麦加的孤独的岁月，讲起阿邦达以及我如何与他分手，讲起在来到喀劳亚之前，我的莫名其妙的病患——“现在你知道一切”，我结束时冷静地对她说，“现在你不会对我太反感；现在你会说”，我微笑地补充，“别嘲笑这个火神，他一

瘸一拐，是因为众神两次将他从天堂扔到地上。”

“别说”，她哽咽地说，把眼泪藏到手绢里，“啊，别说，别对命运，对你的心开玩笑！我懂，比你更明白。

亲爱的——亲爱的许佩里翁！你真是难以救药。

你知道吗”，她提高了声音继续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而饥渴，你惟一缺少的是什么，像河神亚佛斯追踪仙女阿若图萨，你寻找什么，在所有的悲哀中你最为之哀伤的是什么？它逝去的年代无法计算，人不能准确地说，它何时曾在此，何时离开，但是它曾在，它现在，就在你的心中！你寻找的是一个更美好的时代，更美好的世界，在你的朋友中你拥抱这个世界，你曾和他们一道是这个世界。

“它在亚当斯那儿朝你升起；也随他而去。在阿邦达那儿它的光辉第二次向你显现，却更灼人更火热，因此，当他对于你成为过去，你的心灵前也像茫茫午夜。

“现在你也看出，对阿邦达的最小的怀疑为何必然在你心中变成绝望？为何只因为他不是神，你就摈斥他？

“相信我，你要的不是一个人，你要的是一个世界。像你所感觉的那样，所有金色的世纪凝结为一个幸福的瞬间，它们所有的损失，美好时代的所有精神之精神，一切英雄力量之力量，这一切应由一个单个的人为你而代替！——你看，你是多么贫乏，多么富有？为何你得如此骄傲，也如此被挫败？为何欢乐与痛苦在心中转换得如此突兀？

“这是因为，你有万物而又什么也没有，理应到此的金色时光的幻影属于你，却又不在此，你是正义和美的领域的公民，当美梦在白昼朝你袭来，你是众神中间的一位神，而当你醒来，却站在新希腊的土地上。

"你说，两次？啊，一天中你七次从天堂掉到地上。我该告诉你吗？我为你担心，你难以经受住这个时代的命运。你还会做些尝试，会——

"啊，神！你最终的归隐处将是坟墓。"

"不，笛奥玛"，我呼唤，"不，上天！不！只要还有一个旋律向我吹响，我不畏惧星空之下荒原的死寂；只要太阳照耀，笛奥玛出现，对于我就没有黑夜。

"让丧钟向所有美德敲响！我听你，你、你的心之歌，亲爱的！当一切熄灭和凋谢之际，我找到不朽的生命。"

"啊许佩里翁"，她说，"你说什么？"

"我说，就像我不得不说。我不能，不能再隐匿所有这极乐、惶恐和忧愁——笛奥玛！ 你知道，一定知道，你早就看出，如果你不伸手给我，我就沉没。"

她怔住，不知如何会解。

"我？"她说，"许佩里翁要求助于我？是的，我希望，现在第一次希望，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平凡的姑娘。但是为你，我是我所能是的。"

"啊，那么你对于我就是一切"，我呼喊！

"一切？骗人！人性呢？你最终惟一爱的是人性！"

"人性？"我说；"我愿，笛奥玛把人性化作这句口令，把你的肖像画在人性的旗帜上，说：神圣应于今日胜利！天使！一定有这一天！"

"去"，她说，"去，向天空表白你的彻悟和喜悦！它不可以和我这么亲近。

不是吗，你走吧，亲爱的许佩里翁？"

我听从她。谁在这儿会不听从？我走了。我还从来没有这般从她那儿走开。啊，北腊民！这是欢乐、生命的寂静，众神的安宁、天国的、神奇而不可知的欢乐。

言辞在这里徒然，谁追问与她相齐同的比喻，他没有了解她。惟一能够表达出如此之欢乐的，是笛奥玛的歌，歌声，高翔而下览，在金色的中庸之中。

啊，你们忘泉边的垂柳！你们乐上的树林间晚霞的小径！你们涧谷中的百合！你们山丘上的玫瑰花环！在这友好的时刻，我相信你们，并对我的心说：那里你又找到她，还有你失去的所有欢乐。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我要为你讲述我的至乐，愈来愈多。

我要把胸膛放在往日的欢乐上试验，直到它像钢一般，我要在往日的欢乐中锻练，直到我不可征服。

哈！如剑击，让它们经常落在我的心灵上，但是，我抚弄这把剑，直到我熟悉它，我把手伸进火中，直到我像戏水一般耐得住它。

我不愿退缩；是的！我要坚强！我什么也不愿向自己隐瞒，要用咒语把所有至乐之最从坟墓中唤醒。

难以置信，人在美面前感到畏惧；但是确实如此。

啊，我已千百次逃离这些个瞬间，逃离这致命的回忆的幸福，像孩子在闪电前掉转眼睛！然而在世界的丰饶的花园里，没有生长什么比我的欢乐更可爱的，然而天上人间，没有化生什么比我的欢乐更高贵的。

但是只向你，我的北腊民，只向和你一样的纯洁自由的心灵，我才叙述。我不愿如此慷慨，像太阳和它的光辉一样；我的珍珠，我

不愿抛撒在庸夫愚妇面前。

自从上次心灵的交谈以来，我对自己的认识随着每一天而减少。我感觉，在我和笛奥玛之间有一个神圣的秘密。

我惊诧，梦想。仿佛至乐的精神在午夜向我显现，并选出我与它交游，在我的心灵中就是如此。

一旦它公开了秘密，我们永远超尘绝俗，离开平凡的此在，啊，极乐与沉郁的旷世之混合。

此后，我没有一次单独见到笛奥玛。总是得有第三者打扰我们，分开我们，世界犹如无尽的空虚隔开她和我。六个胆战心惊的日子这么过去了，我没有从笛奥玛那儿得知些什么。好像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使我的感觉瘫痪了，他们快要杀死我的整个外部的生命，好让被封闭的心灵无法夺路逃向她那儿。

我若想用眼睛寻找她，黑夜赶在我前头，我若要向她说一小句话，喉咙就噎住。

唉！神圣无名的渴望常常要撕裂胸膛，强大的爱在心中发怒，就像被缚的巨人。我的精神还从未如此深刻，如此从至深处不可妥协地，反抗命运为它铸就的锁链，反抗这铁面无情的法则：与她分开、与它的可敬可爱的另一半不合为一个心灵。

星光之夜成了我的元素。万籁俱静，宛若在金子神秘地生长的大地深处，这时爱的更美的生命抬起头来。

这儿心习会作诗的权利。这儿它告诉我，降落到大地上之前，在神性的童年中，许佩里翁的精神如何在人间乐土与他的美妙的笛奥玛游戏，伴着源泉的清音，在琼枝下，就像我们从金色的河流中看见大地的新枝，斑斓夺目。

如同从前，将来的门在我心中打开。

这儿我们翱翔，笛奥玛和我，这儿我们漫游，像燕子，飞过一个又一个世界的春天，穿过太阳的辽阔的领域，朝外，飞往天空的其他岛屿，来到天狼星的金海滩，抵达大角星的灵谷——。

啊，这样和爱人从一盏酒杯中畅饮世界的欢乐，这是多么值得憧憬！

陶醉在给自己唱的至乐的摇篮曲中，我睡着了，坠入美妙的幻影之中。

正如灿烂的晨光重新点燃大地的生命，我翘首寻找夜之梦。它们像美丽的星辰已经消失，只有忧伤的幸福在我的心灵中为它们作证。

我哀伤；可我相信，人在至乐中也如此哀伤。这哀伤，它是欢乐的使者，它是微亮的晨曦，绽放出朝霞的无数玫瑰。—

现在，炎炎夏日把一切都赶到翳翳清荫中。笛奥玛家周围也一片空寂，妒忌的帷帘在所有窗前挡住我的去路。

我于思念中生活在她身旁。你在哪儿，我想，我孤独的精神在哪儿找到你，甜美的姑娘？你在娇首遐观？你把活儿搁在一旁，胳膊倚着膝盖，头放在小手上，沉湎于芬芳的思绪吗？

当她以甜蜜的想象保持心的清新，没有什么打扰我的和平天使，没有什么触碰这颗葡萄，擦去这娇嫩的浆果上的清露！

我这样梦想。但是，当思想在檐壁间窥望她的身影，双足却向别处寻觅，我尚没有察觉，就来到神圣树林的拱廊，它位于笛奥玛的花园的后面，是我初次见到她的地方。这是怎么了？我在此期间常常徘徊于这些树下，和它们已经更加熟悉，在它们中间变得更加安静；而现在一种力量慑服了我，仿佛踏进了狄安娜的庇荫，要为当下现实的神性而死去。

我继续往前走。内心随着每一步而愈发神奇。我的心鼓舞我向前，恨不能飞翔；可是脚底仿佛坠着铅块。心灵赶在前面，离开了凡胎的四肢。我什么也听不见，所有景物在眼前恍惚浮动。魂魄已经在笛奥玛那儿；低处的树枝仍感觉到拂晓的轻寒，而树的顶端已在晨光中嬉戏。

"唉！我的许佩里翁！"现在一个声音朝我呼唤；我冲上前；"我的笛奥玛！啊我的笛奥玛！"接着，我没有言辞，没有声息，没有知觉。

飞逝，飞逝，尘寰的生命，穷乏的劳役，这里孤独的精神反复审视和计数他捡来的硬币！我们大家却为神性的欢乐而来！

这里是我的此在中的一个空缺。我死去，而当我醒来，躺在天神般的姑娘的心上。

啊，爱的生命！你曾怎样在她身上盛开美妙至乐的硕枝！宛若在至乐的天才的歌声中轻轻入睡，她将妙颜埋在我的肩头，微笑中带着甜蜜的和平，在快乐无知的惊奇中碧空般的眼睛向我睁开，仿佛现在初次瞥见世界。

我们这样久久地伫立在美妙的忘己的关注中，无人知晓他怎么了，直到欢乐终于溢满我的心，我失去的语言重又在狂喜的眼泪和话音中开始，将我悄然出神的人儿又完全唤醒到此在。

终于我们又环顾四周。

"啊树木，我旧日的朋友！"笛奥玛说，仿佛她久没有见到它们，对往日孤独时光的思忆围着她的欢乐游戏，宛若影子的媚姿拥着处子般的白雪，而雪在欢乐的夕阳中映得火红。

"天使！"我说，"谁能把捉你？谁能说，他已完整地了解你？"

她回答："我对你一往情深，你感到惊奇？亲爱的！骄傲的谦者！

我也是那些无能相信你的人？我没有探究过你？我没有认出在云气中的天才？尽管遮掩你，看不见你自己；我发誓要唤出你，我要——

但是，他在这儿，像星星走出天幕；他钻出豆荚，像春天一样站在这儿；他出现了，像水晶似的泉水流出枯穴；这不是那不可捉摸的许佩里翁，这不再是那荒野的忧郁者——啊我的，我的壮美的少年！”

这一切对于我犹如一个梦。我能相信爱的奇迹吗？我能？我几乎为欢乐而死。

“神圣！”我说，“你和我说话吗？你能如此否定自己吗？至乐的自足者！你能为我如此感到高兴吗？啊，我现在看见，我现在知道，我常常预感到的，人是一袭长袍，神常常将之披在身上，人是一盏酒杯，天空用玉液将之斟满，给至善的孩子们品尝。”——

“是，是的！”她带着陶醉的微笑插言道，“你的同名兄弟，天上的那个美好的许佩里翁在你的心里。”

“让我”，我说，“让我是你的，让我忘却我的，让我心中的所有生命和一切精神都飞向你；只有你，在至乐无尽的观照中！啊笛奥玛！否则，我也站在我的爱所创造的黎明的神像前，在孤独的梦幻的偶像前；亲切地哺育它；用我的生命赋予它生命，用我心的希望维护它的清新，我温暖它，可它除了我赋予它的之外，什么也不给我，如果我困乏了，它让我贫乏，而现在！我在你的怀抱中，感受着你胸中的神息，感觉到你的眸子在我的眼里，美的现实注入我所有的感官，我经受得起，我拥有这最荣耀的人，不再颤抖——是的！我真的不是那个平常的我了，笛奥玛！我成了你的同类，现在神圣和神圣游戏，就像孩子之间的嬉戏。”——

“可是你得安静一些”，她说。

“你也有道理，可敬可爱的你！”我快乐地说，“否则优美就不向我显现；否则在美的海洋中我就看不到轻微而妩媚的波动。啊，我还要学习，不忽略你的一切。给我时间！”

“阿谀的人！”她说，“但是今天我们结束了，亲爱的奉承者！如金的晚云提醒了我。啊，不要伤心！为你和我保住纯洁的欢乐！让欢乐回荡在你的心中，一直到明天，别用沮丧扼杀它！ 心的鲜花愿得到友爱的呵护，到处有它们的根，但是鲜花本身只生长在明朗的气象下。再见，许佩里翁！”

她起身离去。她这么在她绚烂的美中从我眼前消失，我的整个生命掀起火焰。

“啊你！——”我唤着冲向她，以无数的吻将我的心灵交给她的手。

“神！”她唤道，“将来会怎么样！”

这点醒了我。“原谅我，天神！”我说；“我走了。晚安，笛奥玛！仍想着我一点儿！”

“我会的”，她说，“晚安！”

现在无话，北腊民！这快要超出了我的耐心。我感觉到心中的震撼。不过我要去丰阜嘉木间，在它们中间躺下，祈祷夜给我带来如此的宁静。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从此，我们的灵魂在一起生活得愈加自由，愈加美丽，我们心中及周遭的一切都结合成为金色的和平 仿佛旧世界死去，一个新世界随着我们开始，万物变得如此富有精神和力量，又如此相爱和

轻灵，我们和所有生灵全乐地为一，犹如千万种不可分割的声音汇成一支合唱，飞越无尽之太空。

我们的谈话如蓝天般的水，容容流芳，间或从中耀出金沙，而我们的宁静如山峰的寂静，壮丽而孤独的高峰，高耸出雷电的层霄，这儿只有神性的空气仍在无畏的流浪人的披发间吟啸。

奇妙而神圣的哀伤，每当分别的时刻在我们的欣喜中鸣响，我常常说："我们现在又是凡人，笛奥玛！"而她对我说："凡尘是假象，犹如眼睛看久了太阳，颜色在我们眼前晃动！"

唉！爱的所有美妙而至乐的游戏！溢美之辞、担忧、敏感、严厉和宽容。

我们透视彼此的全知，我们相互赞颂的无限信仰！

是的！当他爱时，人是太阳，看见一切、照彻万物，而当他不爱，人是灰暗的居室，燃着一盏昏黄的灯。

我应沉默，应忘却并且沉默。

但是媚人的火苗蛊惑着我，直到我完全扑向它，像飞蛾一样消逝。

在所有全乐而酣畅的给与取之中，我忽然感觉笛奥玛变得愈来愈静穆。

我追问，请求；但是这似乎只使她更加疏远，终于她请求我不再追问，请我走开，回来时，谈一些别的。这也给我一种痛苦的缄默，缄默中我不知如何找到我自己。

仿佛一种不可思议的突兀的命运让我们的爱蒙上了死的咒语，所有的生命去了，在我和万物之外

我当然为此惭愧；我知道，命运的偶然并不掌握笛奥玛的心。然而她对我始终保持着神奇，我那被娇宠而又无依傍的思念不断

要求公开的现实当下的爱；对于它锁闭的宝藏是失去的宝藏。唉！我于幸福中荒疏了希望，当时我仍像没有耐心的孩子一般，如果没有把苹果亲在嘴里，就为树上的苹果哭泣，好像它根本不在那儿。我没有安宁，我又恳求，带着暴躁和卑谦，温柔地，气恼地，爱用它的整个万能而朴素的辩才将我装备起来，现在——啊，我的笛奥玛！现在我有了它，这动人的自白，我拥有它并抓住它，直到爱的波澜把我以及我的一切带回古老的故乡，自然的怀抱。

纯洁的人！她还没有认识她的心的丰满的力量，天真地为内心的财富所惊吓，将之深藏于胸中——她现在表白，神性的纯一，她是怎样流着泪表白，她爱得太深，向她心中通常珍重的一切告别，啊，她是怎样说的："我背叛了五月和夏秋，不再如往常那样注意昼夜，不再属于天和地，仅属于一人，一人，可是对于我，五月的繁花、夏季的火焰和秋季的成熟，白昼的清朗和夜晚的严肃，天和地都统一于这一人！我爱得如此之深！"——她是怎样满怀欢悦地注视着我，在大胆而神圣的欢乐中，将我搂进她的美丽的双臂中，亲吻我的额头和嘴唇，哈！这神圣的头颅，在极乐中死亡，落在我坦露的脖子上，而甜蜜的嘴唇安息在我跳动的胸前，可爱的气息透进我的心灵——啊，北腊民！我魂飞魄散。

我看见，我看见这必得怎样结束。舵已掉进波浪，船像脚边的婴孩般被掀起，被抛向岩石。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生命中有伟大的时刻。我们仰望它们，宛若瞻仰将来和古典的宏伟景观，我们与它们展开一场壮丽的搏斗，如果我们在它们面前挺住，那么它们就生成，并且像姊妹一样，不离开我们。

我们一起曾坐在山上,闲坐在这岛上的古城的一块石头上,我们在谈论,狮子德摩斯梯尼是怎样在这儿找到归宿,他在这儿以自己选择的死亡把自己从马其顿人的铁链和匕首中解放出来。——“壮丽的精神玩笑似的走出世界”,一人说:“为什么不?”我说;“它不再有什么可寻觅;雅典成为亚历山大的婢女,而世界像一只鹿、被伟大的猎人追逼向死亡。”

“啊雅典!”笛奥玛说;“当我朝那个方向眺望,奥林匹亚的幻影从蔚蓝的晨曦中升起,有时我感到悲伤!”

“从这儿过去有多远?”我问。

“也许一天的航程”,笛奥玛回答。

“一天航程”,我说,“而我还没有去过?我们必须马上一块儿去。”

“真该这样!”笛奥玛唤道;“明天碧空如洗,现在万物仍一派葱茏和成熟。

对于如此朝圣之行,需要永恒的太阳和不朽大地的生命。”

“那么明天!”我说,朋友们异口同声。

雄鸡报晓,我们一早就出了港湾。在清新的光明中,我们和世界闪耀着光辉。金色而宁静的青春在我们心中。我们之中的生命是海洋的新生的岛屿,第一个春天在这里开始。

在笛奥玛的感染下,我的心灵久已更趋向平衡;今天我倍感这平衡的纯洁,散漫而狂热的力量全都集聚到一个金色的中庸。

我们正互相讨论古雅典民族的优越性,它从何而来,在于何处。

一位说,“是气候使然”;另一位说:“是艺术和哲学”;第三位说:“宗教和国家形式”。

"雅典人的艺术和宗教,哲学和国家形式",我说,"是这棵树的英华和果实,而非土壤和根基。你们把作用当作起因。

可谁对我说,气候造就了这一切,他该想到,我们也生活在这气候中。

和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相比,雅典民族的成长从每一个角度来看都更不受打扰,摆脱了暴力的影响,更为自由。没有征服者削弱他们,没有陶醉于战争的幸运,没有陌生的祭拜麻醉他们,没有拔苗助长的智慧把他们驱向青涩的成熟。犹如生成中的钻石,听任自身,这是他们的童年。直到庇西特拉图和希庇亚斯的时代,人们几乎没有听说他们。他们只略微介入特洛亚战争,而这场战争就像温室,过早催化和激活了大部分希腊民族。——没有一种超常的命运产生人。伟大和雄壮是这样一位母亲的儿子,但是他们却决不会成为美的生灵,或者换言之,成为人,或者直到后来,当对立面的斗争太艰苦,最后不得不结成和平。

古斯巴达人以丰硕的力量赶在雅典人前头,正因此,假使立法者吕库尔戈没有来,没有用他的教化束缚放纵的自然,他们也会较早分散和解体。从此,一切也在斯巴达人这里建立起来,一切卓越都通过勤奋和自觉的追求取得和换来,就斯巴达人一定意义上能谈得上单纯而言,然而他们却根本没有真正的儿童的单纯,这是多么自然。古斯巴达人过早地打破直觉的秩序,他们过早地脱颖而出,那么教化也必然过早地从他们开始;因为在人之自然尚没有成熟的地方,每一种教化和艺术都开始得太早。完美的自然必须生活在孩童中,并且在他上学之前,好让童年的形象为他指出从学校走向完美的自然的归途。

斯巴达人永远停留在残篇;因为谁不曾是一个完美的孩子,他

就难以成为一个完美的男子。——

当然，就像对所有的希腊人，天地也为雅典人做出贡献，既没有把贫穷也没有把阔绰递给他们。天空的光辉没有像如雨的赤火落在他们身上。大地没有用爱抚和过分友好的馈赠使他们娇弱、麻木，就像通常愚蠢的母亲不时会做的那样。

这里应谈到忒修斯的无以伦比的业绩，自愿地限制他自己的王权。

啊！这样一粒种子撒入雅典民族的心中，必然产生出金色麦穗的海洋，多少年后它仍在雅典人中繁衍并发挥显著的作用。

再来一遍！雅典人是如此自由地不受任何一种强制的影响，如此适宜地生长在衣食合度的环境中，这使得他们如此优秀，并且只有这能够造就他们！

让人们从摇篮时起就不受搅扰！不要把他从生命的紧紧合一的花蕾里，从童年的小屋中赶出来！别做得太少，别让他缺少你们，于是把你们与他区分开，别做得太多，别让他感觉到你们的或者他的暴力，于是把你们与他区分开。简言之，让人以后才知道身外有人，身外有物，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成为人。一旦他是人，这个人就是一位神。如果他是神，那么他是美的。”

“真奇特！”一位朋友喊道。

“你还从未如此道出我的心曲”，狄奥玛说。

“我得之于你”，我回答。

“雅典人是这样一个人”，我继续道，“他必然成为这种人。他以美的方式出自自然之手，像人惯于说的那样，身心皆美。

人性而又神性的美的第一个孩子是艺术。在艺术中神圣的人再获青春并且重复自身。他要感觉自己，因此他把他的美放到自己

对面。于是人给自己造出众神。泰初人神为一，这是永恒的美，它并不自知。——我在说天书，但是它们存在。——

神性的美的第一个孩子是艺术。在雅典人那儿是这样。

美的第二个女儿是宗教。宗教是美的爱。智者爱美本身，无限而包容万有的美；民众爱美的孩子，众神，它们以丰富多彩的形态呈现在民众面前。在雅典人那儿也是如此。没有这样的美的爱，没有这样的宗教，每一个国家都是干枯的骨架，失去生命和精神，而一切思想和作为都是一棵没有树冠的树，一根被砍掉顶冠的石柱。

只要用旷达的眼光看他们神圣的艺术的对象，看他们借以爱和尊敬那些对象的宗教，这就显而易见，在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那儿，情况确实如此，他们的艺术和宗教是永恒的美——完美的人性——的真正的孩子，并且只能够出自完美的人之自然。

到处都有贫乏和失足，这里也是一样。但是可以肯定，在他们的艺术的对象中大多发现成熟的人。这儿没有埃及人和哥特人的偏狭和森严，这里是人的意蕴和人的形象。比起其他民族，他们几乎从未沉醉于超感性与感性的两种极端。与其他民族相比，他们的众神宁可保持在人性的美的中庸。

对象如此，爱也亦然。既不奴颜婢膝，也不过于亲昵！——

由雅典人的精神之美也得出关于自由的必要涵义。

埃及人无怨无艾地忍受独裁的暴政，北方之子甘愿忍受法的专断，这种法律形式的不公正；埃及人从娘胎中具备臣服和拜神的冲动；在北方人们绝少相信自然的纯粹自由的生命，以致难以摆脱对人所制定的东西的迷信。

雅典人不能忍受专制，因为他们的神圣自然不愿受到打扰，他不能处处忍受法定的东西，因为他并不处处需要它。严法对他无

用。他要温柔地相处，也有理由这样。”

“好！”一位朋友打断了我，“这我理解，可是，人们怎么又说这样一个诗性的宗教的民族是哲学的民族呢？我不明白。”

“如果没有诗”，我说，“他们甚至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哲学的民族！”

“哲学”，他道，“这个冰冷高傲的科学与诗有何相干呢？”

“诗”，我对我的事业十分确信地说，“是哲学这一科学的开端和结束。就像雅典娜跳出朱庇特的头颅，哲学源于诗这一无限的神性存在。并且这样源远流长直至结束又回到诗，哲学的不可调和汇合到诗之神秘的源泉。”

“这是一个矛盾的人”，笛奥玛唤道，“不过我颇感到他。但是你们离题了。要谈的是雅典人。”

我重新开始：“人，他在生命中一次也没有感觉到胸中充溢着纯粹的美，如果本质的种种力量在他身上悠游激荡，像彩虹的光芒，而他从未觉察，在灵感到来的时刻，一切是如何从最深处相应和相统一，这个人一次也做不了哲学的怀疑者，他的精神从未去拆毁，更难提去建设。请相信我，怀疑者因此而在所有思想中只发现矛盾和缺陷，因为他认识完满的美的和谐，而这决不是思想所得出的。人的理性自以为是地递给他一块干面包，他蔑视它，是因为他悄悄地在享用神的宴席。”

“梦想家！”笛奥玛唤道，“你正因此是一位怀疑者。但是雅典人！”

“我正说到他们”，我说，“赫拉克利特说的这句至言，在自己本身中相区别的一，只有希腊人才会发现，它是美的本质，在发现它之前，没有哲学。

现在可以规定，整体已经在这儿。花已经丰满，现在可以加以剖析。

美的契机现已为人所知，在这儿，在无限统一的生命和精神之中。

人们可以在精神中拆散它，分解它，将分开的各部分重新组合，如此可以逐渐认识至高至善的本质，将所认识的作为法则而置于精神的多种领域。

现在你们看到吗？为什么尤其是雅典人必定也是一个哲学的民族。

埃及人不可能是哲学的民族。谁没有与天地生活在相齐同的爱和被爱之中，谁没有在这种意义上生活在自然的元素中，在此心动，并且与这元素相统一，他也天生地于自身中不那么和谐一致，至少不像希腊人这样容易体会永恒的美。

如堂皇的暴君，东方的天宇以它的力量和光辉使居民拜倒在地，在人学会走之前，他必须跪拜，在学会说话之前，必须祈祷；他的心还没有拥有平衡，必须倾向爱憎，精神还没有强大得足以承载花簇和果实，命运和自然就用炽盛的威势从他那儿抽去所有的力量。埃及人在他是一个整体之前，已经献身，因此他对完整一无所知，对美一无所知，他说出的至上者是一种蒙着面纱的力量，一个恐怖的谜语；默默黯然的依西丝女神是他的最初和最终，一种空洞的无限性，而从中得不出任何智慧。即使从最崇高的虚无中也只产生虚无。

相反北方人过早地将他的学子驱赶到内心，当如火的埃及人的精神太好旅行，匆匆赶往世界时，在北方精神尚没有准备出发，就把自己送上返回自身的归途。

在北方，人还没有一种成熟的情感，就必须已经理智，放浪还没有到达它的美丽的终点，人就把所有的过错归罪于自身；在人成为人，成为聪明的人之前，在人是孩子之前，必须变得理性，成为自觉的精神；在他自我教育和发展之前，人们不让完整的人的统一，美，在他心中化生并且成熟。单一的理智，单一的理性总是北方人的国王。

但是，从单纯的知解力决得不出明智，从单纯的理性决得不出智慧。

没有精神之美的理智，就像做帮手的徒工，他按照图样把粗笨的木头做成篱笆，为师傅想造的花园把削好的木桩钉在一块儿。知解力的全部举措是困顿之作。它制定规则，防止荒谬和不公正；但是保证不胡作非为，这并非万物之灵的最高阶段。

理性没有精神之美和心灵之美，就像监工，主人把他置于群奴之上；他和奴隶一样不知道，从所有无穷无尽的劳作中应做出个什么，只是吆喝：赶快，而几乎不情愿看见工作的进度，因为到终点他不再有什么可驱使，他的角色就演完了。

哲学并非来自单一的理智，因为哲学不仅仅是对现有者的有限认知。

哲学并非来自单一的理性，因为哲学不仅仅是盲目地要求进步，不可遏止地在可能的材料的统一和区别中前行。

神性的**在自己本身中相区别的一**，这奋进的理性的美的理想照耀着，理性的要求就不是盲目的，知道为何，它的用向。

犹如五月走进艺术家的工作室，如果美的太阳为理智照亮事业，那么，知解力虽然不会想入非非而放下它的困顿之作，然而它乐意思念节日，它将在万象更新的春光中漫步于节日。”

我们抵达阿提卡海岸时，我正说到这儿。

我们本想认真讨论许多事情，可现在古老的雅典强烈地占据了我们的整个思绪，而现在我自己对我的表述方式感到惊讶。"我是怎么落到枯燥的山顶，而你们都看着我？"

"我们相当愉悦时，总是这样"，笛奥玛说，"旺盛的力量寻找一项工作。年幼的羊羔吃饱了母奶，就相互抵着额角。"

现在我们登上吕卡贝图司山，虽然匆忙，仍不时驻足，停留在思忆和神奇的期望中。

人是如此难以相信他的所爱的死亡，这是多么美，没有一个人走向朋友的坟墓时，不怀着轻声的希望，真的在那儿遇见他的朋友。古雅典的美的幻影摄住我，宛若母亲的形象从死者的国度返回来。

"啊，帕提侬神庙！"我呼喊，"世界的骄傲！像被制服的狮子，海神尼普顿的王国伏在你的脚下，而其他庙宇像孩子围拢着你，还有那雄辩的集会广场和柏拉图学园的树林……。"

"你能这般将自己放回到古代吗？"笛奥玛说。

"别提醒我时间！"我答道；"曾有神性的生命，而人在这儿是自然的中心。当春天簇拥着雅典盛开，季节像谦逊的花朵偎在少女的胸前；太阳羞红了脸，升起在大地的荣华之上。

像孩子离开母亲的怀抱，希美图斯山和奔忒勒山的大理石跃出轻轻入眠的摇篮，在温柔的雅典人的手下赢得形式和生命。

自然捧出蜂蜜、美丽的紫罗兰、桃金娘和橄榄。

自然是女祭司，而人是她的神，自然属于他，自然中的所有生命乃至自然的每一种形态和每一种声音只是为这位荣耀者所感发的一声欣喜的共鸣。

自然庆祝他，仅为他而牺牲。

人也配得上这，他也许满怀爱意坐在神圣的工作室里，拥抱他造出的神像的双膝，或者在山上，在苏纽姆绿色的顶端，安坐在聆听着的学生中间，用高妙的思想缩短时间，或者他驰骋在运动场上，或者从讲坛上释放出雨、阳光和闪电，还有金色的云——。”

“啊，看！”笛奥玛突然向我呼唤。

我望去，仿佛要在这充满威力的景观前消逝。

像沉船的灭顶之灾，风暴已沉寂、水手已逃亡，被击溃的船队的遗骸横躺在沙洲上，无法辨认，雅典就这样在我们眼前，石柱茕茕孑立，犹如树林光秃的枝干，它傍晚仍苍翠，一夜之间在大火中化为烟云。

“这儿”，笛奥玛说，“人学会对自己的命运保持沉静，无论好运或恶运。”

“这儿人学会对一切保持静穆”，我接着说。“假如执镰者收割了这片麦地，用麦秆充实了他的粮仓，那么没有什么失去了，我会心满意足地在这里当拾穗者；但是谁得手了？”

“整个欧洲”，一位朋友答道。

“噢，是的！”我说，“他们把廊柱和雕像拖走，相互交易，没有低估这些高贵的形象，物以稀为贵，就像给鹦鹉和猴子估价一样。”

“别这么说！”同一个人回答；“即使他们真的没有所有这些美的精神，那么，这只会是因为精神不能被抬走、不能买来。”

“的确！”我说。“这种精神在阿提卡的毁灭者到来之前也已经没落。当家园和庙宇都空无一人，野兽才敢闯入大门和街巷。”

笛奥玛安慰道：“谁有那种精神，雅典对于他就像盛开的果树，仍旧存在。艺术家轻易地给自己补充残缺不全的作品。”

又一天，我们清晨出游，去看帕提依遗址，古罗马酒神戏院，忒修斯圣殿，仍存有十六根廊柱的宙斯神庙；最感动我的是古老的哈德良大门，人们从前经由这里从老城来到新城。一天中肯定曾有上千个美好的人在此相互问候。现在没有人由此出入老城或新城，它矗立在这儿，暗哑而荒凉，就像一口枯井，从它的管道中曾伴着亲切的哗哗声涌出清莹的水。

我们这么游逛，我说："唉！这真是命运的一出奢豪的戏，推倒神庙，把它们的残瓦碎石给孩子们四处投掷，拿坍坏的神像做农舍前的长凳，在这里做牧牛的长眠之地的墓碑，如此之挥霍可谓帝王气派，胜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欢饮溶化的珍珠；但是，对于一切伟大和美，这是多么可惜！"

"好许佩里翁！"笛奥玛喊，"是你离开的时候了；你脸色苍白，眼睛累了，徒然努力用倏忽的想法帮助自己。出来吧！走进绿茵中！到生命的颜色中来！这对你好。"

我们来到附近的花园中。

其他人在路上卷入和两位在雅典的文物中捕捉收获的英国学者的谈话中，原地不动。我由他们去。

再次看到自己单独和笛奥玛在一起，我的整个生命振作起来；她经受住了一场壮丽的战争，与雅典神圣的混乱的战斗。犹如天国缪斯的琴声统摄着不谐的元素，笛奥玛静穆的思想笼罩在废墟之上。宛若明月游出纤云，她的精神从美的苦难中高尚扬起；天神般的姑娘伫立于沉痛中，就像鲜花在夜里散发最可爱的馨香。

我们向前又向前，终于不负此行。

啊，安琪儿树林，油松和翠柏，相互絮语着，亲切地为彼此留贮清荫，柠檬树的金色果实从幽幽阔叶中闪亮，饱满的葡萄恣意越过

篱笆，成熟的酸橙，像灿灿微笑的拾得物，拦住去路！你们芬芳的幽径！你们和平的故里，桃金娘的芳丛的影像从池潭中向我们微笑！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笛奥玛和我在茂树下闲步，一片开朗的空地呈献在面前。

我们在这儿坐下。无乐的寂静在我们中间。我的精神缭绕着姑娘的神仪，像蝴蝶围着花朵，在这赋予欣喜和感悟的观照中，我生命的一切变得轻盈，统一在这欢乐之中。

"你已经又得到了安慰，洒脱的人？"笛奥玛说。

"是！是！我是这个人"，我回答。"我以为失去的东西，我朝思暮想，好像它从世界上消失了的东西，又有了，就在我眼前。不，笛奥玛！永恒之美的源泉还没有枯竭。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不再需要众神和人。我知道，天国已逝，它的人已灭绝，而大地，美的人的生命曾畅漾大地，而今却充斥着蚁群。但是还有一个地方，那儿古老的天空和大地向我微笑。在你心中我忘却了天国所有的众神和大地所有的神人。

"世界的沉船与我何干？除了我的至乐之岛，我什么也不知道。"

"有一个爱的时候"，笛奥玛用友好的严肃说，"正如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幸福的摇篮中。可是生命本身把我们赶出去。

许佩里翁！"——这里她像火一般握住我的手，她的声音提高了，蕴藏着伟大——"许佩里翁！我以为，你是为更伟大的事业而生。别错认你自己！缺乏行动的材料遏制了你。事情进行得不够快。这把你击倒。像年轻的击剑手，你的目标还没有确定，你的拳头还没有娴熟，就过早地退场，因为你被击中的次数多于你击中的次数，这是多么自然，所以你变得羞怯，怀疑你自己和一切；与其说

你性情刚烈，不如说你是如此敏感。但是并没有因此损失什么。假如你的性情和事业成熟得这么早，你的精神却不是它现在的样子；你不会是这么一位善于思想的人，你不曾忍辱负重。相信我，假如你不曾丧失平衡，你决不会如此纯粹地认识美的人性的和谐。你的心终于找到了和平。我愿相信它。我理解它。可是你真的认为，现在你到达终点了吗？你要将自己锁在爱的天空，而让世界在脚下干涸和冷却吗？世界需要你。你必须像光线落下，犹如更新万象的雨，你必须降落到大地，回到尘世，像阿波罗那样闪光、像朱庇特那样震撼大地，激发生命，否则你辜负了你的天空。我请你再一次走进雅典，也端详那里的人们，他们在废墟中徘徊，粗犷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善良天真的希腊人，为减轻可耻的暴力的重负，他们用诙谐的舞步和神圣的童话安慰自己——你能说，我为这材料感到羞愧吗？我认为它还是可以塑造的。你的心能够背对着这些困乏的人？他们并不坏，他们没有伤害过你！”

“我能为他们做什么”，我说。

“把你心中有的给他们”，笛奥玛答道，“给——”

“不要说，不要再说了，伟大的心灵！”我呼喊，“否则你逼我，否则就好像你在强迫我去做——

“他们不会更幸福，但是，更高贵，不！他们也会更幸福。他们必须出来，他们必须显露出来，当地下的火奔突，像年轻的山脉那样从海潮中升起来。

“虽然我独自一人，默默无闻地穿行在他们中间。然而，一个人，他是人，比起一百个只是人的部分零件的庸夫，难道不更有作为吗？

“神圣的自然！你既在我心中又在我之外，内外都是同一的你。

将在我之外的与在我心中的神圣统一起来，这一定不是太困难吧。蜜蜂还成就它们小小的王国，为什么我就不能播种和建筑为人所必需的呢？

“什么？阿拉伯商人种下他的古兰经，犹如无尽的森林，一个民族的学生为他成长起来，而在古老的真理以新的生机盎然的青春重归之处，耕地不也该丰收吗？

“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从人性之根将生长出新世界！一种新的神性统领他们，一个新的将来在他们面前焕发容光。

“作坊，家园，集会，神庙，处处都将改变！

“但是我还得出去游学。我是艺术家，但我不够敏捷。我在精神中构形，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运用于——”

“你去意大利”，笛奥玛说，“去德国，法国——你需要几年？三——四——我想三年够了；你不是那种慢吞吞的人，只寻访至大和至美——”

“然后呢？”

“我希望，你将是我们民族的导师，你将是一位伟大的人。如果那时我这样拥抱着你，我会梦想，我是这美好的男子的一部分，那时我会快乐得，仿佛你把你的不朽送给了我一半，就像双子星中的珀吕克斯对卡司妥那样，啊！我将成为一个骄傲的姑娘，许佩里翁！”

我沉默片刻。我充满不可言传的欢乐。

“有在决定和行动之间的满足？”我终于又开口，“有胜利之前的安宁？”

“这是英雄的安宁”，笛奥玛说，“有一些决断，就像众神的话语，既是戒律也同时是其实现，你的决断就是如此。”——

我们往回走，就像在初次拥抱之后。万物对于我们变得既陌生又新鲜。

我站在雅典废墟的上方，犹如耕者对着荒地。当我们重新向船走去时，我想，静栖着，静栖着，昏昏欲睡的国土！不久年青的生命从你这儿绽绿，迎着天空的祝福而成长。不久云雨再不是徒劳，不久太阳又将发现古老的弟子。

你追问人，自然？你哀叹，因为艺术家，琴师，已死，怎么只有偶然的兄弟，风，在拨弄琴弦？他们将到来，你的人，自然！一个重放青春的民族也将再度使你获得青春，你会生成，如他的新娘，而精神的古老联盟将与你一齐更新自己。

只有**惟一**的美存在；而人性和自然将统一于**惟一**的包容万有的神性。

第 二 部

基于一切考虑，不出生最好，其次是尽快地死去。

索福克勒斯

第 一 卷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从阿提卡岛回来后，我们生活在一年中最后的美的时刻。

对于我们，秋季是春天的兄弟，充满柔和的火，它是节日的时间，回忆痛苦和往日的爱之欢乐。老去的树叶染上夕阳的光彩，只有松杉月桂伫立于常青之中。飞鸟在清风中踯躅，而其他的鸟儿成群结队地在种满葡萄的山坡上，在花园中盘旋，快乐地采集秋收留下的余泽。天光从碧空中脉脉而下，疏林照着神圣的太阳的微笑，慈祥的太阳，没有一次我不怀着欢乐和感激呼唤它，它的一瞥治愈我的深深的忧伤，洗尽我的悲愁感愤。

笛奥玛和我，我们造访所有最心爱的山径，已往的幸福时光俯拾即是。

回忆过去的五月，我们心想，还从未像当时那样凝望过大地，花光晴云，欢乐的生命之火淘尽所有粗陋之物，大地焕然一新。

“唉！万物如此欣欣向荣”，笛奥玛唤道，“健行不息，却又如此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如孩童恣情游戏，别无他想。”

"正于此，"我说，"我领略到自然的灵魂，这种宁静的火，强劲中的踌躇。"

"这种踌躇对于幸福的人是如此可爱"，笛奥玛道；"你知道吗？有一天傍晚我们一起站在桥上，滂沱暴雨之后，绛红的山涧飞矢般从我们脚下穿过，而涧边的树林静栖在绿荫中，明亮的榉树叶纹丝不动。灵秀的翠绿不像溪水一样匆匆流去，我们感到如此幸慰，美丽的春天如一只温顺的小鸟，这般静憩着，可是它现在到底越过了云壑。"

我们雅谑谈笑，尽管哀愁渐渐袭来。

我们已预先见出，自己的幸福也会随之而去。

啊，北腊民！如果美也面临命运之劫，如果神圣也必须谦卑地与所有凡人分担可朽，谁还能说，他的脚下坚实！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我和美妙的姑娘在她的屋前还徜徉了片刻，直到夜之光笼罩安祥的黄昏，我才回到纳塔的住处，思绪万千，就像每一次离开她的拥抱，心中总是翻腾着英雄的生活。有一封来自阿邦达的信。

局势动荡，许佩里翁，他写道，俄国已向苏丹宣战；舰队开进群岛[1]；如果希腊人随之起义，把苏丹赶到幼发拉底河，那么他们就该自由了。希腊人将尽自己的努力，希腊人将会自由，而我由衷地高兴，终于又有番作为。不达目的，我无颜见天日。

你还是旧日的许佩里翁吗？那么，来吧！如果你取道米斯思塔，在蔻戎前面的村子里找到我。我住在山下靠树林的白色农宅。

---

[1] 在1770年。

我已经离开你在士麦加见到的那些人。你没有接近他们，你敏锐的感觉是有道理。

我渴望我们俩在新生活中再见。到现在为止世界对于你来说太糟了，不值得让它认识你。因为你不能替奴才执鞭，所以你什么也不做，可无所事事把你变得忧愤而耽于幻想。

你不愿在沼泽里游泳。现在来吧，来，让我们在广阔的大海中扬波！

这岂不痛快，惟一的爱人！

他这么写。我在最初一刹间怔住了。因羞愧而脸烧得通红，心如滚烫的泉水沸腾起来，我无地自容，阿邦达飞奔在前，永远超越了我，我被深深刺痛。不过我现在越发迫切地一心投入未来的工作。

"我变得太悠闲了"，我唤道，"太贪图逸乐，太超然，太懒散！——阿邦达像高贵的舵手一样洞察世界，阿邦达勤奋，他在风浪中寻觅猎物；而你袖手旁观？只想纸上谈兵，你用魔咒召来世界吗？而你的言辞像雪花一样不中用，只使得空气更加阴霾，你的咒语是给虔诚者的，而没有信仰的人不听你说话。——是的！不失时宜的温和值得嘉许，但是不合时宜的温和却是丑陋的，因为这是懦弱！——但是，哈莫图斯！我愿变成你的桃金娘，你的匿藏着宝剑的桃金娘。我不愿悠然空走一回，我的睡眠醒来，就像火溅着了油。我不愿坐观其成，不愿四下打探新消息，阿邦达何时摘下月桂。"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笛奥玛读着阿邦达的信，她的失色穿透了我的心。接着她镇定而严肃地开始劝说我放弃这个步骤，我们时而争执不下。"啊，你们

这些武夫！"她终于喊道，"这么快就走上极端，想想复仇女神！"

"谁忍受到极限"，我说，"他就有权利孤注一掷。"

"即使有权利"，她说，"你也不是为战争而生。"

"似乎如此"，我说，"我也犹豫得够久了。啊，但愿巨人之手附到我身上，好偿清我的青春负下的债。我有觉悟吗？我心中有志气吗？啊，让我去，笛奥玛！这儿，我正是必须在这样的工作中赢得它。"

"纯属傲慢！"笛奥玛嚷道；"刚刚你还谦虚些，不久以前，你说，我还得去游学。"

"亲爱的雄辩家！"我道，"可当时谈的是完全另一桩事情。在神圣之美的奥林匹亚，真连同所有的善从永恒的青春之泉中喷涌而出，将我的民族领到那里，我还不够机敏成熟。但是，我会使用手头的剑，而现在这就够了。新的精神联盟不能生存在空气中，美的神圣权力必须居住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之中，这个国家要在地球上有它的位置，而我们肯定会为它征服并且赢得这块地盘。"

"你要征服"，笛奥玛说，"可忘记了，是为什么？即使你如愿，强行建立起一个自由国家，然后你会问，我为什么而建造？唉！一切将枉然，美的生命理应感于自身而萌发，而今却白白耗费，即使在你心中也只留下残山剩水！疯狂的战争会撕碎你，美的心灵，你会衰朽，至乐的精神！到头来厌倦了生命而发问，你们在哪里，青春的理想？"

"笛奥玛，这太残酷了"，我说，"这般刺中我的心，这般把我钉在我本己的死之恐惧上，把我钉在我的至高生趣上，但不！不！不！奴役是杀戮，但是正义的战争激发每一颗心灵的活力。将金子掷入火中，它获得太阳的光彩！挣断锁链，这，这才给人完整的青春！踏

上征程，消灭毒蛇，这个爬行的世纪，它把一切美的自然毒杀于萌芽之中！　　如果解放希腊，我会衰朽？笛奥玛！衰朽，变得贫乏、一个庸人？啊，如此那位雅典少年可真是乏昧、空虚而为神所弃，他作为马拉松的报捷人曾翻越乔忒勒山峰，从那儿鸟瞰阿提卡的群壑！”

“亲爱的！亲爱的！”笛奥玛唤道，“静一静！我不再说一个字，你应该去，应该去，骄傲的人！唉！如果你这样，我对你没有力量，没有权利。”

她痛哭，而我像罪犯站在她面前。“原谅我，神圣的姑娘！”我说着在她身前跪下，“啊，在我万不得以之处原谅我！我没有选择，没有思量。一种力量在我心中，而我不知道是否就是我自己促使我迈出这一步。”——“你的丰满的灵魂这样命令你”，她回答，“不听从它，往往导致毁灭，然而听从它，也一样。最好是，你去，因为这更伟大。你做吧；我愿担负起它。”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从今以后笛奥玛奇妙地改变了。

我怀着欣喜看到，自从我们相爱以来变得默默无语的生命如何升华到眼神和爱语之中，她的庄重的宁静在我眼里常常闪耀着灵感的光辉。

当美的心灵在初次绽放之后，它的轨迹从早晨升上正午的高空，我们会多么诧异！几乎不再认得出这至乐的孩童，她变得如此超逸而又如此坚忍。

啊，犹如我有时为众神而悲泣，扑倒在神像前失魂落魄，而站起身来，令人惊讶地充满着不可战胜的力量！一种火焰从愤懑的胸

中升腾到她的双眸。满腔希望和痛苦，心房对于她变得太狭小；因而这位姑娘的思想如此辉煌和无畏。在一切可感觉的之上，有一种新的伟大、一种清晰的强力统治着她的心。她是更高的存在，她不再属于凡人。

啊，我的笛奥玛，当时我哪里想到，这通往何处？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聪慧的纳塔也陶醉在新的筹划之中，向我许诺他强有力的支持，并且希望尽快占领哥林多地峡，在这里像握住把柄一样掌握希腊战局。但是，命运另有他谋，令他的努力半途而废。

纳塔建议我别回蒂那，径直由伯罗奔尼撒半岛而下，尽量不惹人注意。他认为，我应该在半道上给父亲写信，和准许一个尚未采取的步骤相比较，这位谨慎的老人更容易原谅一件业已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不妥，但是，面临一个宏大的目标，我们情愿牺牲自己个人的情感。

"我怀疑"，纳塔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否能够指望父亲的帮助。所以我给你一些钱，对你到底也是必需的，以防不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一段时间并采取对策。有一天你可以还给我，如果不能的话，我的也就是你的。别为钱不好意思"，他微笑着补充道；"就像诗人告诉我们，即使阿波罗的骏马也并非仅仅餐风饮露。"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告别的日子来临了。

整个早晨我在山上纳塔的花园里，常青的松柏下空气清冽。我

心已决。青春的伟大力量支撑着我，而我预感到的痛苦如青云扶着我往高处去。

笛奥玛的母亲请纳塔和其他朋友们以及我，仍一块儿在她家里度过最后一天。善良的朋友们都曾为笛奥玛和我高兴，在他们身上，我们爱的神圣没有消失。而今他们也应当为我的离别祝福。

我下山。忠诚的姑娘在炉灶边。在这一天照管家务，她觉得是一件圣洁的事。她料理好一切，屋内处处都装扮得更美，而谁也不许帮忙。她采集庭院里所有还留下的花朵，在这岁末时节仍凑齐了玫瑰和新鲜的葡萄。

她认得我的脚步，轻轻迎着我走来；苍白的面颊为炉火熏红，严肃而睁大了的眼睛闪动着泪花。她看出我是多么忙忡不安。"进去，我亲爱的"，她说；"妈妈在里面，我马上跟着来。"

我进屋。高贵的女人坐在那儿，将美丽的手伸给我——"过来"，她说，"过来，我的儿子！我应该对你生气，你抢走了我的孩子，让我失去所有的理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又离去；但是，全能的上苍啊！若他有错，宽恕他，若他是对的，啊，不要迟疑，去帮助这位可爱的人！"我欲言又止，正这时纳塔和其他朋友走进来，笛奥玛在他们后面。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们尊敬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的这份悲伤的爱，担心它在言辞和骄傲的思想中自释而去。终于，在交换了片言只语之后，笛奥玛请求我讲讲亚基斯四世和科雷门讷斯三世的事迹；我经常以火一般的敬重提起这些伟大的灵魂，他们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肯定是神人，他们与斯巴达的命运的抗争比辉煌的神话中的任何一场战斗更富有英雄气概。这些人的守护神是希腊晴空的晚霞，一如忒修斯和荷马是其朝阳。

我叙说着，结束时我们所有人都更坚强，更高尚。

其中一人说："谁的生命交替于心灵的欢乐与清新的战斗，他多么幸福。"

"是啊！"另一位说，"这是永恒的青春，在力的较量中总是游刃有余，在逸趣和功业中我们保持完整的自己。"

"啊，我要随你一块儿"，笛奥玛冲着我唤道。

"你留下也好，笛奥玛！"我说。"祭司不能离开神殿。你守住圣火，你在宁静中守护着美，好让我在你身边再找到它。"

"我亲爱的，你也有道理，这样更好"，她说着，而她的声音颤抖着，清纯的眼睛埋入手巾里，不让人看见它的眼泪，它的迷乱。

啊，北腊民！我让她这般满面着红，我的胸膛都撕裂了。"朋友！"我唤道，"替我照看这位天使 如果她不见了，我将一无所知。啊，苍天！我不能想，假如失去她，我还能做什么。"

"请安静下来，许佩里翁！"纳塔打断我。

"安静？"我说："啊，好人！你们能经常惦念庭院里花开得怎样，田里的收成如何，你们能为种下的葡萄祈祷，而我难道就毫无希望地与我心灵中的惟一分别吗？"

"不，啊，善良的人！"纳塔激动地说，"不！不抱希望，你不该和她分别！不，看在你们神圣无邪的爱的份上！一定要接受我的祝福。"

"你提醒我"，我急忙说道，"她应该给我们祝福，这位忠诚的母亲，应该和你们一道为我们作证——来，笛奥玛！你的母亲应使我们的结合化为神圣，直到我们祈盼的美的联盟让我们结为夫妇。"

于是我跪下；她也睁大眼睛，飞红了脸，含着喜庆的微笑在我身边跪下。

"很久以来"，我说，"啊，自然！我们的生命已与你为一，由于爱，我们本己的世界和你及你的所有众神一样神圣而青春。"

"如你，漫步在你的树林"，笛奥玛继续道，"如你，坐临你的清流，如你，我们登越那巍巍山陵，仰攀你的孩子，星星。"

"在此我们迢迢相望"，我说，"犹如竖琴的絮语，我们未来的狂喜才刚刚奏起，在此我们发现彼此，不再有睡眠，心中的所有声音朝着生命的圆满的和声而苏醒，神圣的自然！在此我们永远如你一般，即使现在我们分离，欢乐逝去，我们也如你，满怀悲伤，但却尽善尽己，所以，纯洁的唇应为我们作证，我们的爱圣洁永远，与你若合一契。"

"我作证"，母亲说。

"我们作证"，其他人道。

现在我们不再有多余的话。我感到我至高的心；我觉得自己已准备好出发。"现在我要走了，你们亲爱的人！"我说，而生命从所有人的脸上消失了。笛奥玛像大理石像立在那里，她的手明显地在我的手中死去。我把我周围的一切都杀死了，孤独地在这无尽的寂静前晕眩，汹涌的生命再也找不到停泊的港湾。

"唉！"我唤道，"我心如火焚，而你们所有人如此冷漠，你们亲爱的人！只有这屋里的诸神才贴近你们的耳朵？ 笛奥玛！——你不作声，你视而不见！——啊，你不看见也好！"

"这么走吧"，她呻吟道，"只好这样；走吧，忠诚的心！"

"啊，出自这极乐之唇的甜蜜声音！"我说着，像祈祷者站在这美妙的塑像前——"甜蜜的声音！请再一次吹拂我，请再一次现出天日，亲爱的目光！"

"别这么说，亲爱的！"她道，"说得更严肃些，用更广大的心对

我说话！"

我想把持住自己，可是我惘然如在梦中。

"天啊！"我唤道，"这可是生死之别。"

"你要害死她"，纳塔说。"看，她多么温柔，你却这么冲动。"

我望着她，火热的眼泪夺眶而出。

"好好珍重，笛奥玛！"我说，"我的爱的天空，保重！　让我们坚强，忠诚的朋友！忠诚的母亲！我给你欢乐和痛苦。保重！保重！"

我踉跄着前行。笛奥玛独自跟随我。

黄昏已过，天空升起星星。我们静静站在这座小屋下面。永恒在我们心中，又在我们之上。如清气般轻柔，笛奥玛拥着我。"傻瓜，分离算是什么？"她幽幽向我低语，用那不朽的微笑。

"我现在也变了，"我说，"我的痛苦亦或我的欣悦，我不知道这两者中哪一个是梦幻。"

"都是"，她回答，"都好。"

"完美的人！"我说，"我就像你这么说。我们祈愿在星空中相认。双唇沉默着，愿星空是你我之间的言语。"

"它是的！"她用一种我从未听见过的缓慢的语调说——这是她最后的声音。她的身影消失在昏暗的光线中，我最后一次转过身去，不知道那是否真的是她，而那淡出的身形仍在我眼前闪烁了一瞬，然后在夜色中永逝了。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为什么我向你叙述并且重复我的悲伤，重新激起埋藏在我心中的动荡不宁的青春？一次穿过尘嚣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我不

静静地留在精神的和平中？

这是为了，我的北腊民！因为生命的每一次呼吸对于我们的心灵都是珍贵的，因为纯粹自然的一切变易都属于它的美。如果我们的心灵搁下尘世的经验而仅生活于神圣的宁静之中，难道不就像一颗没有繁荫的树？一颗没有浓发的头颅？亲爱的北腊民！我憩息了片刻；我像孩子那样生活在色兰米斯岛寂静的山冈之中，忘却命运和人的追求。从此一些东西在我眼中改变了，我有足够的和平，在探入人生的每一瞥中保持平静。啊，朋友！最终，精神为我们与万物和解。你不会相信，至少在我身上不相信。但是我认为，你应该在我的信中见出，我的灵魂一天天更加安宁，更加寂静。我将来还要说起，直到你相信为止。

这里是笛奥玛和我在喀劳亚之别后所写的信。这是我向你吐露的最亲密的事情。它们是我生命的那些时光中最温暖的画像。这里你很少听到战争的喧嚣。而说的更多是我自己的生活，这正是你希望的。唉，你一定也看到，我曾多么被人宠爱。这我永远无法告诉你，只有笛奥玛告诉你。

许佩里翁致笛奥玛

我从离别的死亡中醒来，我的笛奥玛！犹如睡眠驱散了疲劳，我精神振作。

我在依庳道流斯山的一座山峰上给你写信。遥远的深处，你的岛屿闪露出晨曦，笛奥玛！而放眼望去，那儿是我的竞技场，胜利或者倒下。啊，伯罗奔尼撒！啊，欧罗塔斯和阿尔佛斯的源头！这里将见出分晓！来自斯巴达的密林，这里如雄鹰鼓舞铿锵的双翼，古老的国土的守护神将率领我们的队伍冲锋陷阵。

我的心灵充满了爱和行动的乐趣，笛奥玛，俯瞰希腊的连山绝壑，我的目光仿佛用魔力在命令：众神的城邦，再度崛起吧！

我几乎感觉不到我们的分离，一定有神在我的心中。如忘泉边极乐的阴影，我的灵魂在天国的自由中和你生活在一起，命运不再威慑着我们的爱。

许佩里翁致笛奥玛

现在我在伯罗奔尼撒。今天在曾经住过的茅屋中过夜，当时我差不多还是个孩子，和亚当斯周游这一地带。我曾多么幸福地坐在房前的板凳上，静听远道而来的商队的铃声和近旁石泉的鼓荡，盛开的槐树下，银泉正哗哗注入水槽之中。

现在我又感到幸福。穿越这块土地，犹如走过朵多拿的树林，这里预言了荣誉的咒语曾在橡树中鸣响。即使我在自由的天空下昼夜兼程，眼前也只看见英雄的业绩，过去和将来的业绩。相信我，谁穿行这块土地，而还容忍它脖子上的枷锁，还没有变成伯罗庇达斯那样的战将，他不是冷血心肠，就是缺少理智。

沉睡了如此之久——像地狱之河，阴郁而滞缓，时间暗暗流过荒凉而懈怠的路途，如此之久？

然而万事已备。山民们充满复仇的力量聚集在此，犹如沉默的乌云，只等着驱遣它们的风暴。笛奥玛！让我给他们呵送神息，让我对他们说一句心语，笛奥玛。别害怕！他们不会那么狂暴。我认识粗劣的自然。它嘲弄理性，却受制于感悟。谁用整个心灵去创造，就从不迷失。他不需要聪明的机巧，没有力量抵挡他。

许佩里翁致笛奥玛

明天我就在阿邦达那儿了。探问去蔻戎的路成了一种乐趣，我问得殷勤，超出了必要。我但愿举起太阳的翅膀飞向他，却也乐意拖延片刻来问：他会是怎样？

这位气宇如王的青年！为什么我出生得要晚？为什么我没有和他从一个摇篮里跃出？我不能忍受我们之间的差别。啊，我为何在蒂那像个闲荡的牧童？直到他已经在生机勃勃的事业中检验自然，乘云气，搏海浪，与所有元素相周旋时，我才梦想做他的同道。我的心不也汲汲渴望着行动的欢乐吗？

但是我要赶上他，我要快马加鞭，上天作证！我早该建功立业。如果我不立刻用金戈铁马来解放自己，我的灵魂就只对自己发怒。

高尚的姑娘！我怎能在你跟前？你怎能爱这么一个无所事事的生灵？

许佩里翁致笛奥玛

我找到了他，忠诚的姑娘！

心似轻舟，思念如飞箭，哈！未来像一泓清澈的潭水，吸引着我纵身其中，在清新的沐浴中让热血获得清凉。但这都是饶舌。阿邦达和我，我们比任何时候更友爱。我们相处得更为莫逆，而生命的所有丰满与深邃依然如故。

啊，古时的暴君有理由来禁止像我们这样的友谊！这里人们强大得如神人，不容忍周遭有任何耻辱！

我踏入他的房门，已是傍晚。他正好搁下工作，坐在窗前月光照亮的一角，整理着思绪。我站在暗处，他没有认出我来，不经意地

瞧着我。天知道，他把我当作谁。“嘿，怎么样？”他说。“还不错！”我说。可是这伪装白费了。我的声音里充满隐秘的欢呼。“谁在这儿？”他提高了嗓音；“是你？”——“是啊，你这个瞎子！”我唤道，飞向他的手臂。“啊！”阿邦达终于呼喊，“现在一切都应当改变了，许佩里翁！”

“我这么想”，我说着快乐地摇动他的手。

“你还认得我？”停了一会儿，阿邦达接着说，“你还像过去一样笃信阿邦达吗？慷慨的人！这期间我再也没有那么幸福，像当时在你的爱的光明中感到的那样。”

“怎么？”我唤道；“是阿邦达在问吗？这不是太骄傲吧，阿邦达。可它却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古老的英雄自然为了荣誉而乞讨，充满活力的心像孤儿，为一滴爱而忧心。”

“亲爱的孩子！”他说；“我开始老了。这种怠惰的生活，还有和过去那些人的故事，我在士麦加曾想教你入伙　　。”

“真是严酷”，我说；“人们称作命运的那无名死神竟敢于挑选这样一些人。”

灯传进屋来，我们重新用悄然而关爱的审慎凝望着对方。自从那些希望的日子以来，忠心的人的形象变了许多。犹如正午的太阳照在铅灰色的天空，颓然的面孔上永远青春的眸子朝我闪闪发光。

我这么注视着他，“好人！”阿邦达和蔼但却不情愿地说，“挪开这痛心的目光，好孩子！我知道，我走下坡了。啊，我的许佩里翁！我非常渴望伟大和真实，希望和你一道找到它。你长大了，超过我的额头，你比从前更自由并且更加强壮了，瞧！我由衷地高兴。我是干涸的土地，你来了，像一场及时雨——啊，你在这儿，太好了！”

"静一静！"我说，"你叫我心神不宁，而在我们生活，投身于行动之前，我们根本不应该谈论我们自己。"

"好！"阿邦达说，"狩猎的号角吹响了，猎人才感觉到自己。"

"很快就要打响了吗？"我问。

"快了"，阿邦达说，"我告诉你，心！会是一场烽火。哈！可能烧至钟塔的顶端、吞噬它的旗帜、激怒并且摇撼它，直到它爆裂，坍塌！——只不要反感我们的同盟者。我清楚，好心的俄国人想拿我们当枪使。但是将计就计！让他们有机会了解我们强大的斯巴达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能力，如果我们占领了伯罗奔尼撒，那么我们就笑对北极熊，组建我们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生活"，我说，"一种新生活，值得尊敬的生活。难道我们像磷火那样出生于沼泽？或者我们是色兰米斯的得胜者的后裔？究竟是怎么回事？希腊自由的自然，你怎么变成了婢女？朱庇特和阿波罗的神像曾经只是对你的临摹，高贵的种族，你怎么如此一蹶不振？——但是，请听我说，爱奥尼亚的天空！请听我说，祖国大地，你半裸着身躯，像乞丐，用布片遮掩着古老的荣耀，我不愿再容忍这一切！"

"啊，哺育我们的太阳！"阿邦达说，"请看勇气在我们的工作中成长，在命运的雷霆下，我们的纲领犹如淬砺中铸就的铁。"

我们一个感染着另一个。

"雪耻"，我说，"除却这个世纪像群氓涂鸦那样强加给我们的滑稽戏！"——"啊"，阿邦达说，"因而战争也如此善意——。"

"对，阿邦达"，我说，"同所有伟大的事业一样，是人的力量和精神在救助，没有拐杖，没有蜡制的翅膀，这儿我们脱下印着命运徽章的奴隶的衣装——。"

"这儿不再有任何虚荣和强求"，阿邦达说，"这儿我们没有雕饰，没有束缚，像讷玛镇上的赛跑那样，赤裸着奔向目标。"

"奔向目标"，我说，"那里年青的自由之国曙光万丈，一切美的众神从希腊的大地站起来。"

阿邦达沉默片刻。新的红润升上他的面颊，他的身躯犹如新生的林木巽然伸向高处。

"啊青春！青春！"他说，"那时我愿畅饮你的清泉，那时我愿生活和爱。夜的星空，我非常愉快"，他迈步到窗下，陶醉地继续道，"像一片葡萄叶，你为我架起穹隆，你的群星宛若悬挂着的一串串葡萄。"

许佩里翁致笛奥玛

席不暇暖地工作，这是我的幸运。不然我会从一个惊愕跌进另一个惊愕，我的灵魂如此充实、如此为眼前这人所陶醉，神奇而骄傲的人，他惟独钟情于我、把心中所有的谦恭只加在我身上。啊，笛奥玛！这个阿邦达在我面前像孩子一样哭了，请求我原谅他在士麦加给我带来的不快。

那么我是谁呢，你们可爱的人，我将你们称作我的，我可以说他们是我自己，我像征服者站在你们之间，像抓住战利品一样拥抱你们。

啊，笛奥玛！啊，阿邦达！精纯、宁静而高远的生命！如果我不愿逃避我的幸福、躲开你们，我得怎样完善自己呢？

我正在写信时，收到你的来信，亲爱的。

别伤心，美妙的姑娘，别悲伤！把你留给将来祖国的庆典，别为悲愁所染！笛奥玛！为了自然那火热的节日，留住你自己，为了众

神的所有晴朗的祭日！

你没有看见希腊吗？

啊，你没有看见，永恒的星辰怎样在我们的城市和山林之上欢笑，为新的邻居而高兴；你没有发现，当古老的海看到我们民族在岸上欣然向前，它是怎样又想起美丽的雅典人并且又在欢乐的浪涛之上带给我们幸福吗？一如它曾祝福它的宠儿。

灵韵天成的姑娘！你现在已经这么美！当你的真正的天时降临，你将在怎样摄人魂魄的光环中盛开？

笛奥玛致许佩里翁

亲爱的许佩里翁！自从你走后，大部分时间我都关在家里，今天我重新到户外。

我在二月的和风中采集生命并将这采集到的送给你。天空清新的暖意也使我快慰，我仍感觉到山水之间新的欢乐，这纯粹而恒常的世界，万物哀伤，却在它的时节里再度欢乐。

许佩里翁！啊，我的许佩里翁！我们为何不也走这平静的生活之路呢？春夏秋冬，这是神圣的名字！我们却不认识它们 在春天里哀伤，难道不是罪过吗？我们为什么还这么做呢？

原谅我！大地的孩子仅由于太阳而活着；我由于你而活着，我有别样的欢乐，如果我有别样的哀愁，这有什么奇怪？而我非得哀伤吗？非如此不可吗？

勇士！亲爱的！在你焕然生辉时，我却枯萎？当胜利的欲求在你所有的渴望中醒来时，我却心力交瘁？莫非我没有听说过，一位希腊青年奋身将善良的民族救出苦海，重新把民族带回到它天生的美，莫非我不曾从童年之梦惊醒，忻慕这位忠诚的青年的形象？

而今他在这儿，他是我的，我还能哭泣吗？啊，愚蠢的姑娘！这不是成了真的？他不是那高尚的人，他不是我的！啊，金乐的年华的影子！你们，我亲密的记忆！

那神奇的傍晚仿佛就在昨天，初次遇见这位神圣的他乡人，他像忧郁的天神一般，光辉照进这树林的阴翳中，这儿姑娘恬然坐在青春的梦里——他乘五月的风而来，乘着爱奥尼亚的醉人的春风，他在我眼里更加瑰伟，风卷曲着他的头发，舒展开他鲜花般的双唇，将悒闷融化成微笑，啊，天宇的光华！你们是怎样从这双眸中照亮我，这澄潭现出彩虹的光与影，闪耀和畅漾着永恒的生命！——

善良的众神！随着投向我的目光，他变得多么美！这位青年忽然高大起来，如此飘逸，只有他亲爱的手臂，俭朴地，低垂着，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他如此出神地仰望上空，仿佛我会奔向天穹，不再在那儿，唉！他再发觉了我，又如此满心和悦地微笑起来，涨红着脸，在朦胧的泪光下他的阿波罗的眼睛清澈照人，在问：你是谁？真的是你吗？

为何他如此虔诚，如此满怀爱的轻信面对我？为何他低头紊问，为何这天神般的青年如此满怀忧愤？他全乐的天才太充盈了，不容他孤高独举，可这个世界太贫乏，不能把握他。啊，可爱的形象，交织着崇高和沉痛！但是，现在都改变了！痛苦结束了！他横戈上马，他不再是个病人！

我开始给你写信时，满腹愁叹，我的爱人！现在却沉浸于欢乐。这样谈论着你，自己也变得幸福。瞧！但愿永远如此。珍重！

许佩里翁致笛奥玛

美丽的生命！在开始喧嚣的呐喊之前，我们仍为你庆祝节日，

一个美好的尾声。这是天堂般的一天。东方吹来和煦而明亮的风，像诱惑草木绽出繁花，早春从我们心中诱出你的名字，爱的所有至乐的秘密从我的心扉吐露出来。这位朋友还从未见过像我俩的这种爱，这个骄傲的人留神细听，以炯炯的目光和火热的精神把捉你的形象，你的存在，他出神的模样令人感动。

“啊”，他终于叹道，“真值得为我们的希腊而战斗，不负它如此钟灵毓秀之德！”

“是啊，我的阿邦达”，我说；“如此之自然的形象更新了我们的精神，我们意气奋发地奔赴战场，天国之火激励着我们建立功勋，人们不再追逐浅近的目标，不再患得患失、无视精神而为外物所役，饮美酒却只是为了酒杯；阿邦达，当天才的至乐不再是秘密，我们才停息，当所有的日光化作凯旋的长虹，久违的人的精神摆脱迷失和苦难，散发出不灭的光芒，怀着胜利的欢笑迎接祖国的太空，我们才停息。　　哈！没有人仅凭旗帜来辨认我们未来的民族；万物必将焕发出青春，必将从根本上改变：充满严肃的意趣，处处欢快的劳作！精神和众神无所不在，在最渺小处，在浮生日用之中！爱与恨，我们的每一个声息必将使庸俗的世界感到惊讶，一刻也不允许再提起平庸的过去！”

许佩里翁致笛奥玛

火山爆发了，土耳其人被围困在蔻戎和魔冻两地，而我们和山民们向伯罗奔尼撒推进。

一切郁闷现在都有了结束，笛奥玛，自从看到并且投入活生生的工作以来，我的精神更加强健了！我也有个日程安排。

我和升起的太阳一道开始。出门来到我的战士休息的林荫中，

问候千万双明亮的眼睛，它们这时在我眼前闪动着狂热的友情。一支苏醒的军队！我不知道什么能与之齐同，所有城市和乡村的生活在它面前不过是蜂群。

人不能否认，他曾经像森林中的野鹿幸福过，而在无数的岁月之后，我们心中仍鼓动着对远古世界的渴望，那里每一个人像神一样穿行大地。唉，我不知道，是什么驯服了人。还有，代替残壁朽木的是世界的灵魂，神圣的大气环绕着他，是他的一切现实。

笛奥玛！我检阅我的无所牵挂的民众，心潮起伏，就像从大地中长出，一个挨着一个站起来，面向晨光舒展身体，而在成群的勇士中火焰劈啪扬起，这里母亲带着冻醒的孩子，急煮提神的菜肴，而骏马嗅到白昼的气息，扬声嘶鸣，树林奏响惊天动地的战乐，四周的兵刃寒光逼人，锵然有声。——然而这不过是言辞，而这种生活的乐趣本身并不假言辞谈论自身。

总有一群人兴致勃勃地围拢着我，即使最年长的老者和最倔强的年轻人也都尊敬我，多么奇妙。我们越来越亲密，有人讲起他的生活经历，我的心常常为某些命运而激荡。然后我开始描述将来美好的日子，他们想到那把我们团结起来的联盟，就目光炯炯地抬起眼睛，正在生成的自由国家的骄傲形象在他们面前升起曙光。

整体为了人人，人人为了整体！这言辞里是一种欢乐的精神，它也像神的戒律一样抓住我的人民。啊，笛奥玛！看到僵硬的自然为希望软化，所有的脉搏跳动得更加有力，枯竭的额头为宏伟的蓝图变得舒展而光洁，如此站在一种人的氛围中，为信仰和生趣所包围，这胜于观照天、地和大海尽现的所有神圣光环。

直到中午，我带领他们操练武器和队列。就像欢乐的勇气使我成为教练，也使他们变得敏于学习。一会儿聚集成马其顿队形，而

弹指之间，就像光一般散开，形成一个个勇猛的战斗小组，行云般的力量变化莫测，每人自己就是将军，接着重新拧成稳固的核心——每当他们行进于这样的战舞中，他们和我的眼前总浮现出暴君的奴才的形象和那严酷的战场。

当日头变得毒热，我们在树林里商谈，而这样在静虑中掌握伟大的未来是欢娱。我们夺去偶然的力量，主宰命运。我们按照我们的意志让敌人反击，把他们引诱到我们准备好的地方，或者我们观望不前，显得胆怯，让他们走近，直至把头伸进我们的锤下，我们也以迅雷之势攻其不备，而这是我的灵丹妙药。但是有经验的医师从来不墨守成规。

傍晚，我愉快地和阿邦达在一起，马蹄轻蹄，我们信步在夕阳染红的山冈兜风，我们驻足于山顶，清风戏弄马儿的鬃发，温情的絮语渗入我们的谈话，我们遥望远方的斯巴达，而那是我们战斗的奖赏！回来一起坐在夜晚芬芳的凉爽中，锅里飘出香味，月光照在我们简朴的饭食上，而在我们微笑的宁静之中，古老的历史宛若云霞，从承载着我们的神圣土地上升起来，此时握住彼此的手，是何等地幸福啊！

阿邦达还会谈起一些人，他们不堪忍受这个世纪的无聊，他谈起某些崎岖而神奇的道路，自从笔直的路被堵塞之后，生命为自己架起云栈，于是我又想起亚当斯，连同他往亚洲深处的旅行和他的渴望——这只是下策，好人！我愿呼唤他，来吧！我们一道筑起你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就是你的世界。

也是你的，笛奥玛，因为它是你的复制品。啊，你，以你那人间乐土的宁静，愿我们能够创造出和你一样的存在！

许佩里翁致笛奥玛

我们一鼓作气胜了三个小回合，但是锋刃交错，像闪电一般，一切都在一种噬人的火焰中。纳瓦林是我们的了，而我们正站在米斯思塔的要塞前，这是古斯巴达的断垣残壁。从一伙阿尔巴尼亚人手中夺得一面旗帜，我也把它插在正对着城池的一个废墟上，我兴奋地把土耳其头巾扔进了欧罗塔斯河，从此带上希腊头盔。

现在我想见到你，啊，姑娘！我要见到你，把你的手按在我的心上，欢乐也许马上就太强大了！马上！一星期后古老、高贵和神圣的伯罗奔尼撒也许就解放了。

啊，忠诚的人儿！然后你教会我虔诚！教会我澎湃的心一句祈祷！也许我应该沉默，我究竟做了什么？我真的做了我想说的事吗？还剩下多少呢？可是和时间相比，我的思想太快了，我能怎么样？我多么愿意情形会相反，时间和行动飞跃到思想之上，胜利的双翼超过希望本身。

我的阿邦达像新郎一样心花怒放。即将来临的世界从他的每一个眼神中朝我欢笑，我还是差不多平息了急躁。

笛奥玛！我不想拿这生成中的幸福与古希腊生命中最美的时期相调换，对我来说，我们最微小的胜利都比马拉松战役以及布拉的、台莫普莱之战更为亲切，不是吗？纯粹的生命还没有认识病患之所在，痊愈的生命对于我们的心难道不更有价值吗？直到青春逝去，我们才爱恋它，而只有当失去的复元，它才让心灵的所有深邃得到抚慰。

我的帐篷在欧罗塔斯河边，当我在午夜之后醒来，古老的河神警钟般幽咽而过，我微笑着捡起河岸的花朵，撒在粼粼的波涛之

上，对它说：把它当做好兆头，你这个孤独的神！很快古老的生命又在你四周盛开。

笛奥玛致许佩里翁

我的许佩里翁，我收到你沿途写给我的信。你说的一切都紧紧抓住我的心，而那伏在我的脚边流泪的温和的青年变成了这样一位壮士，我在爱情中不禁常常颤栗。

你不会荒疏了爱情？

然而，尽管变化吧！我跟着你。我相信，哪怕你恨我，我甚至也会跟着感觉到你的心情，也会努力去恨你，这样我们的灵魂就保持一致，这话一点不言过其实，许佩里翁。

与以往相比，我自己也全变了。我不再有愉快的目光来看世界，也对所有的生命缺乏兴趣。我的眼睛只还眷顾星空。与此相应地我更喜爱思索远古时代的伟大精神，它们是怎样在大地上结束的，高尚的斯巴达女人赢得了我的心。这时我没有忘却新的斗士，这些强者，他们的时间到来了，我经常听到由伯罗奔尼撒传来沸腾的凯旋声，离我越来越近，我经常看见他们如瀑布激湍沿依脾道流斯的林麓而下，阳光像先行的使者引导着他们，他们的武器在远处闪闪发光，啊，我的许佩里翁！你快赶到喀劳亚，问候我们的爱的静谧的树林，问候我，然后再飞回去工作；——你想，我是害怕这场战争的结局吗？最亲爱的！有时恐惧就要压倒我，但是我的更伟大的思想支撑住我，犹如火驱走了寒霜。——

珍重！做完精神注定要你完成的事！为了和平，为了美好的新的金色和平，许佩里翁，别让战争拖得太长，像你说得那样，在和平中自然的法则曾写在我们的法典上，而生命本身，这无法写在任何

书中的神圣自然，将活在新联盟的心中，珍重！

许佩里翁致笛奥玛

我的笛奥玛！你该来安慰我，你该来告诉我，我不能急于求成，我不能一点一点向命运催索胜利，像一个吝啬的负债人要攒够一定数目。啊，姑娘！沉默比什么都严重。血在我的血管里凝固，我是如此渴望前进，却不得不空闲在这儿，不得不围城、围城，日复一日。我们的民众要冲上去强攻，群愤会日益高涨，而一旦这种狂暴充分酝酿起来，打破了纪律和仁爱，那么我们的希望就付之东流了。

我不知道，也许还只需要几天功夫，米斯思塔一定就投降了，但是我希望，我们能扩大战果。我觉得，军营这里像处在雷雨天气中，我很急躁，我的人也让我心烦。他们中间有一种可怕的肆无忌惮。

然而我这样为情绪所控制，太不明智。而在拥有这块古老的圣地之前，为它担忧也值得。

许佩里翁致笛奥玛

完了，笛奥玛！我们的人烧杀抢劫，无一幸免，我们的兄弟也被打死，米斯思塔城的希腊人，无辜的人，他们有些人无助地逃散，而他们的表情呼喊着天地向这帮野蛮人讨还血债，而我就是这匪帮的头目。

现在我可以去布道，去传扬我的善举。啊，现在天下之心都归顺我！

而我也够聪明了。我认准了我的人。真的！这是一项壮举，用

一伙匪徒为我的人间天堂来播种。

不！神圣的复仇女神！我活该如此，我也甘心忍受，我要忍受，直至痛楚夺去我最后的知觉。

你想，我气疯了吗？我有一个令人起敬的伤口，在制止我的一个随从的恶行时被打伤的。如果我遏止不住狂怒，就会扯下绷带，于是鲜血流入它的归宿，这悲哀的大地。

这悲哀的大地！赤裸的大地！我多愿为它披上神圣的松桂，我多愿用希腊生命的所有芳馨为它点缀！

啊，如果那样该多美，我的笛奥玛！

亲爱的姑娘！你说我懦弱？时运多舛。暴民四起；抢劫欲像瘟疫一样席卷莫热亚，谁不也拔出利剑，就被追杀，而狂徒们说，他们在为自由而战。这个暴虐的民族的其余人为苏丹所征用，同样为非作歹。

刚才我听到，我们名誉扫地的部队现在土崩瓦解了。这些胆小鬼在特里波利撒与一群阿尔巴尼亚人遭遇，后者人数比他们少一半。因为没有什么可抢，这帮不堪之辈就全部逃散了。勇于和我们一道征战的俄国人，四十位忠厚的男子，孤军坚持到底，也全部阵亡。

于是我现在又像从前一样，孤独地和我的阿邦达在一起。自从看到我在米斯思塔流血倒下，这个忠诚的人忘记了其他一切，他的希望、求胜欲还有绝望。愤怒的人曾像惩戒之神那样杀向抢劫的匪徒，却如此温柔地领着我离开骚乱，他的泪水沾湿了我的衣裳。我躺在棚屋里，他也一直留在我身边，现在我才真正感到庆幸。倘若他跟着去了，现在就倒在了尘土里。

我不知道下面怎么办。命运把我推进无常，我咎由自取；我自

己的愧疚将我从你身边逐开，谁知道得多久？

唉！我向你承诺一个希腊，而你得到的却是一支挽歌。好自为之！

许佩里翁致笛奥玛

我艰难地张口说话。

人爱说话，只要这世界如五月的风吹拂着他，人就像鸟儿一样啁啾；然而旦夕有变，而末了究竟失去了什么？

相信我并且想想，我是从心灵深处对你说：语言是一大累赘。就像珍珠藏于海底，至善总是自为地静栖于它的深处。——可我本要告诉你的是，因为画得有个框，男人得有活干，所以我仍想在俄国人的舰队里服务一段时间；显然我与希腊人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啊，忠诚的姑娘！我周遭一片漆黑！

许佩里翁致笛奥玛

我犹豫过、挣扎过。可最后不得不如此。

我看到，什么是必然，因为我看到它，它也应该这样生成。别误解我！别诅咒我！我必须建议你离开我，我的笛奥玛！

美妙的生命！我对于你只是劫后尘灰，这颗心对你干涸了，我的眼睛不再看见任何生命。啊，我的嘴唇枯槁；我的胸中不再涌现爱的甜蜜气息。

一个白昼夺去我所有的青春；在欧罗塔斯河边我的生命哭尽了眼泪，唉！欧罗塔斯河，身陷无救的辱垢，它所有的浪涛在圣地的瓦砾前怨诉。这儿，这儿命运收割了我的最后一颗麦穗。——我应

该像接受施舍一样占有你的爱吗？——我像最可怜的奴隶那样，什么也不是，丧尽了荣誉。像可鄙的盗匪为人鄙弃、为人嗤骂，奥热亚的希腊人会像谈论盗贼的故事那样，向他们的子孙后代讲述我们的英雄事迹。

唉！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你。我父亲郑重地把我赶出家门，叫我不要回到少年时的家园，永远不想再见我，就像他说的，不仅这一辈子，来世也不相认。我告知他自己从戎，这就是他给我的信的回答。

可你决不要让同情误导你。相信我，到处还有一种欢乐。真正的痛苦赋予人以狂喜。谁踏进他的苦难，就站得更高。这是如此壮丽，我们在承受苦难时才真正感到心灵的自由。自由！谁解此言——它意味深长，笛奥玛。我忍受如此致命的折磨，遭到这般无以复加的伤害，没有希望，没有目标，失去尊严，但却有一种力量在我心中，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每当它兴起，带着甜蜜的震颤渗透我的骨髓。

我还有我的阿邦达。他和我一样了无所得。我还能无憾地把他留在身边。唉！这位器宇轩昂的男子本该有更好的命运。他变得如此温和和沉静。这常常叫我心碎。但是一个挽着另一个，我们默然无语；我们该对自己说什么？可虽然如此，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关爱却仍然是一种祝福。

他正睡着了，陷于我们的命运中仍自若地微笑着。善良的人！他不知道，我正在做什么。他不会容忍这。你得给笛奥玛写信，他命令我，得告诉她，她不久就和你一道启程，到一个还过得去的国家生活。但是他不知道，像他和我这样的一颗心，历经了如此之绝望，对于爱人已如槁木枯桩。不！不！你在许佩里翁这儿永远找不

到和平，你必定会变心，我愿替你免了。

那么，好好珍重，甜蜜的姑娘！保重！我想对你说，去吧，到那儿去：那儿生命之泉在吟啸。我想为你指明一片自由的国土，充盈着美和灵性的国土，并且对你说：超度自己！但是，天啊！如果能够，我也会是另一个人，也不必告别了——告别？唉！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以为自己这样镇定，这样深思熟虑。现在心里却眩乱反复，像失去忍耐的病人。我的天啊！我将最后的欢乐投进深渊。但是必须这样，唉！自然在这儿没有办法。我对你负疚，而我原本生来注定颠沛流离，无处安生。啊，大地！啊！你们星辰！我最终将没有归宿吗？

无论在何方，我愿再一次回到你的怀中！太空般的双眸！再一次于你们的清纯中遇见我自己！眷念于你的双唇，你的仙姿！你的神韵！让你令人销魂的神圣而甜美的生命浸润我的肺腑——但是请别听！我求你别在意它！如果你听进这些话，我会说自己是个诱骗者。你了解我，你深知我。你知道，如果你不为我惋惜和悲伤，不听我的这些话，是多么尊重我。

我不能，我不再可以——神不复存在，他的祭司怎么生活？啊，我的民族的守护神！希腊之魂！我不得不下赴黄泉，到死者的国度中寻找你。

许佩里翁致笛奥玛

我等了很久，我愿向你承认，我急切地盼望来自你的心扉的一句告别的话，可是你沉默。这也是你的美的心灵的一种语言，笛奥玛。

不是吗？它神圣的和声并没有因此而止息，不是吗？笛奥玛，

虽然爱的温柔的月光沉落了，可高远的星辰仍孤映在天空。即使没有传来你的一丝声息，即使我们美妙的青春时光不再落下一片余荫，而我们仍不可分离，啊，这正是我最后的欢乐！

我眺望映照着晚霞的大海，将手臂伸向你居住的遥远的地方，爱与青春的所有欢乐又一次温暖了我的心灵。

啊，大地！我的摇篮！我们向你辞行时，所有极乐与所有痛苦都在这别离之中。

你们亲爱的爱奥尼亚岛！你，我的喀劳亚，你，我的蒂那，你们尽收我的眼底，无论你们多么遥远，我驾着泠泠清风飞越这不宁的海水；还有你们在天边微露曙曦，忒俄斯和以弗所海岸，我和阿邦达曾经在希望的岁月里漫行于此，恍如昨日，你们又出现在我面前，我愿乘一叶扁舟渡往彼岸，亲吻这土地，用我的胸膛温暖这土地，在临飞向自由之际，把所有甜蜜的嘱托倾倒在沉默的大地之前。

可惜，可惜，现在人间没有向善，否则我乐意留在这个美好的星球上面。但是我能够缺少这个地球，这比它所能给我的一切更充裕。

母亲对波利科赛娜说，啊，孩子！让我们在阳光中容忍奴役，可她舍命不渝的爱不能说得更好。而正是阳光阻止我与世沉浮，它让我别留在这屈辱的大地上，它神圣的光芒如踏上归途的白驹，牵引着我返回故乡。

长久以来解脱了命运的灵魂的庄严对于我比其他一切更为现实；在美妙的孤独中我时常生活于我自身之中；如抖落雪花，我已经习惯游于物外；那么我怎么会怯于追寻所谓的死亡？我不是已千万次在思想中解放了自己，怎会在真的去做时驻足不前？难道我们

像卖身的奴隶,拴在我们耕犁的土地上?莫非我们像驯服的飞禽,因为圈养在院子里,就不能跑出院外?

我们,犹如年青的雄鹰,父亲将它们赶出巢穴,去太空追逐猎获物。

明天我们的战舰就开仗,战斗会十足地热闹。我将这次战役视作一场沐浴,为我涤除尘垢;满足像我这一类的希望,如在近水楼台,轻而易举。那么,我的征战最后到底带给我一些东西,瞧,人间没有白费的功夫。

虔诚的灵魂!我想说,如果你来到我的墓前,想着我。不过他们会把我扔进海潮,我乐意看见我的遗骸在那儿沉没,那儿万川同源,所有我热爱的江河都汇聚起来,那儿风起云涌,林峦如醉,还有那我热爱的山麓。而我们?啊,笛奥玛!笛奥玛!我们何时再相见呢?

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欲动念,仿佛我们会彼此失去,我至深的生命顿时如愤怒的峰峦。我会千年万年寻遍星辰,扮尽所有的形态,用尽生命所有的语言,好再一次与你相会。不过我想,相齐同者很快就发现彼此。

伟大的心灵!在这告别中你会找到你自己,那么让我走吧!问候你的母亲!问候纳塔和其他的朋友!

也问候那些林木,我曾在那儿初次与你相逢,问候我们走过的那些欢快的溪流,问候女神的美丽花园,亲爱的!让我的身影在那儿与你相会。保重!

第二卷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我为你抄录往日的通信时，恍然如梦。我又给你写信，我的北腊民！继续把你引入、引入我的苦难的最深处。然后，你啊，我最后的挚友！和我一道走出来，来到新的白昼向我们闪耀的地方。

我在给笛奥玛的信中说及的战役打响了。土耳其人的船逃进开俄斯岛和亚洲海岸之间的海峡，并且停泊在捷司莫附近。我在上将的舰上，我们离开船队展开前锋攻势。蓄愤的双方于第一次冲锋就立刻打得天塌地陷，一场痛饮复仇之鸩酒的血战，船缆很快把两只船绞在一处；疯狂的战斗变成短兵相接，愈演愈烈。

刻骨的生之欲望浸透我的全身，我所有的血管都沸腾起来。仿佛缠绵的告别者，我的精神最后一次在它所有的感官中感觉到自己。而现在，满腔怒火，我只知道让自己在野蛮人的群殴中被砍杀，含着仇恨的眼泪，我冲向死亡肯定属于我的地方。

我闯入敌群，一霎时与我并肩搏斗的俄国人一个也不剩了。我独自站在那儿，充满骄傲，把我的性命像乞丐的硬币一般抛在野蛮人面前，但是他们不要我。他们看着我，就像害怕会犯下不得超生的罪恶一样，在我的绝望中命运似乎尊重我。

出于万不得已的防卫，终于有一个家伙朝我扑来，把我击倒在地。从这以后我失去知觉，直到被船运到帕柔斯才又醒来。

从把我从战场上背下来的仆人那里我听说，他和军医用小船把我载走之后，不一会儿，开战的那两艘船就飞上了西天。俄国人往土耳其的船上投火，而因为他们自己的船和它拴在一起，也跟着

燃烧起来。

你了解这场可怕的杀戮是怎么结束的。当我得知，俄国人焚烧掉土耳其的整个舰队，不禁喊道："以毒攻毒，这些暴君就这样自相灭绝。"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大战后的六天，我躺在难堪的死一般的沉睡中。像黑夜为出鞘的闪电划破，我的生命为痛苦折断 我最先辨认出来的是阿邦达。我得知，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几乎日夜只守护着我、殷勤伺奉、百般呵护，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过这样。人们听到他跪在我床前呼唤："啊，活下去，我亲爱的！好让我也活下去！"

北腊民！这是一个幸福的苏醒，我的眼睛又向阳光睁开，而这位美好的人含着幸福的眼泪站在我面前。

我向他伸出手，骄傲的人怀着爱的狂喜亲吻他。"他活着"，他唤道，"啊，救星！啊，自然！慈悲的回春妙手！你竟没有离弃你的可怜的一对人，失去祖国的流浪人！啊，许佩里翁！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船是怎样在我眼前化作一团火光，带着霹雳，迅猛的火焰把船员们送进子虚乌有，而在少数得救的人当中没有许佩里翁。我狂怒，仇恨的激战也没有止息内心的风暴。然而我很快听到你的消息，一旦我们彻底歼灭了敌人，我就赶到你那里。"

他是多么爱护我！用细心的关爱将我搂在他的盛情的魔圈之中！正如他默默无言地，以其伟大的平静教会我不卑不亢，用男子的气概来理解这个世界的自由的进程！

啊，太阳的子孙！你们更为自由的灵魂！在这个阿邦达身上许多东西流逝了。自从他走后，我枉然寻觅，恳求生命；如此一副罗马

人的自然我再也找不到了。坦荡，明智，英勇，高贵！如果不曾是他？哪里还有这样的男子？而他和蔼温顺时，犹如夕阳在尊贵的橡树中戏影，树叶洒落白天的阵雨留下的水滴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美丽的秋日，我的伤痊愈了大半，第一次走到窗前。带着平静的心绪，我又回到生活中，而我的心灵变得更加仔细。天空清灵的魔力吹拂着我，徐徐似一阵花雨，撒落一片晴朗的阳光。这个季节里有一种伟大、宁静和温柔的精神，完美的安祥，成熟的喜悦在低吟的树枝间簇拥着我，青春再生，仿佛在古人希望的人间天堂。很久我没有用纯粹的心灵来享受世间天真的生命，现在我睁开双眼，满怀重逢的所有喜悦，全乐的自然依旧在它的美之中，在它面前，我像赎罪的人，眼泪飞溅，而一颗稚嫩的心从往日的黯然中陡然升起。"啊，神圣的山水世界！"我呼唤，"我们追求和思虑，然而却拥有你！我们用尽尘世的力量建筑美，然而你却无忧地在我们身边长成！不是吗？阿邦达，为困顿而忧虑，人生来如此，而其余一切自然而然。但是——我不能忘记我曾要的奢求。"

"亲爱的，安分知足吧！"阿邦达说，"别再让忧愁打扰你默默的作为。"

"我也愿安息"，我说。"啊，我要把所有的计划、要求像债书一样扯碎，我要像艺术家那样，维护我的纯净，我愿爱你！质朴的生活，林泉的生命！我愿敬重你，啊，阳光！我归寂于你，美的大气，你赋予星辰以灵魂，而这儿，你也与树木息息相通，感动我们内心的至深处！啊，人的自扰！我像乞丐垂首探寻，而自然的沉默的众神带着所有的馈赠凝视着我！——阿邦达，你在笑？啊，在我们初识

的时候，你常常这么笑，你的少年在你面前信口开河，沉醉于青春的勇气之中，而你站在那儿，像寂静的庙堂柱石在世界的瓦砾中，忍受着我那蔓芜的爱的攀缘缠绕——瞧！像摘下蔽日的束带，金色的往日又栩栩如生。”

“唉！”他感叹，“这种我们生在其中的严肃和生趣！”

“我们去森林狩猎”，我唤道，“去大海弄潮，高歌与畅饮，透过月桂的疏影，太阳、美酒、明眸和双唇光艳照人——这是唯一的生命，我们的精神熠熠生辉，如灿烂的天空，我们的青春的幸福。”——“所以也一人离不开另一人”，阿邦达说。

“我难以启齿向你承认”，我说，“你会相信我曾经要走吗？离你而去！我拼命寻死！这不是无情无义？太鲁莽吗？唉，我的笛奥玛！我写信让她离开我，接着还有一封信，就在那次战役前”——“你说了”，他喊起来，“你要在战场上了结性命？啊，许佩里翁！但也许她还没有收到后面这封信，你只是得赶紧写信告诉她你活着。”

“好心的阿邦达！这真是莫大的安慰！我马上写信并叫仆人赶去送信。啊，我愿给他所有一切，好让他还及时赶到喀劳亚。”——“而那封说什么绝情的信，她那美好的心灵会很容易理解你并原谅你的”，他补充说。

“她原谅吗？”我唤道，“啊，一切希望！会的！但愿我还会幸运地和天使在一起！”

“你仍会幸福的”，阿邦达道；“最美的日子仍在你的前面，这个青年是一位英雄，一位神一般的男子，愿他亲历这一切。”

他说着，我心中神奇地闪现出曙光。

树梢轻轻颤栗；像鲜花涌出幽暗的大地，从夜的怀抱里崭露出

皎洁的星月，而天国的春天在神圣的欢乐中向我闪耀。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一会儿之后，我正在那儿要给笛奥玛写信，阿邦达高高兴兴地又进屋来。“许佩里翁，信！”他喊道；我吓作一团，飞奔过去。

笛奥玛写道，我还得过多长时间，没有你的音讯！你告诉我在米斯思塔将背水一战，我赶紧回信；不过看来你没有收到。接着又给我一封信，简短而阴郁，告诉我，你已经想好到俄国舰队去；我又回信；然而这封信你也没有收到；从五月到现在夏末，我徒然期待，直到前几天那封信到了，叫我对你断念，亲爱的！

你料想到，这封信不会得罪我，你信任我。在悲伤中，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不幸的人啊，高尚的精神！我只是太了解你了。因为你的更远大的希望夭折了，你再不要爱了，啊，这是如此地自然。假如你正焦渴欲死，难道不鄙夷美食吗？

我很快就知道，我不能是你的一切。我能替你解开世俗的枷锁吗？我能为你止息胸中的火焰吗？清泉不为它而流，藤叶未为它而长。我能将一个世界的欢乐放在宝瓶中递给你吗？

你要这。你需要这，你不能是别的样子、时人的软弱无力要了你的命。

谁曾像你，整个灵魂被玷污，他不再于单个的欢乐中安息，谁如你这般，尝到乏味的空无，只于至高的精神中愉悦自身，谁像你这样感受到死，仅于众神中振作起来。

所有那些不理解你的人都是幸运的！谁理解你，就必须分担你的伟大和你的绝望。

我发现你的真正的你，生命初次的惊奇驱使我走近这神奇的生命，这温柔的灵魂无可言传地吸引住我，怀着孩子般的无畏我在你危险的火焰四周游戏。——爱的美妙欢乐使你变得温和、坏人！然而，这却是为了让你更狂放。爱的欢乐也使我感到温柔和宽慰，我忘记，你从根本上难以安慰，而自从为你看入你可爱的心底，我也距此不远了。

在雅典，在奥林匹亚的废墟那儿，绝望重又笼罩我心头。在从前的欢快时刻，我还想，这位青年的哀愁并不那么严重、那么无可挽回。这是如此罕见，一个人在跨入生活的第一步就这样**一下子**，就这样在最细微处，如此迅速，如此深刻地拥抱时代的整个命运，如此之情感，要排斥它，他不够粗暴，要哭出它，他还不够软弱，就这样难以磨灭地铭刻在心上，我忠诚的人儿！它是如此罕见，我们几乎不自然了。

在清朗的雅典的瓦砾上，我自己太清楚了，像叶子翻过面来，现在死人行进在大地之上，而生命，这些神人在地下，我看见它字字句句、真真切切写在你的面庞上，从此我承认你永远是对的。而同时你在我眼里也更高大，充满神秘的强力的生灵，充满深沉的尚未发挥的意蕴，你似乎是惟一充满希望的青年。我对自己说，命运对谁如此高声发言，他也可以响亮地对命运说话；他承受的痛苦越深，他就越深不可测地强大。在你身上，在你身上我希望万有的圆成。我看见你远行，有所作为。啊，变易！由你来缔造，柏拉图学园书声朗朗，阿卡德谟的林木长出新绿，一如往日，依立苏斯河的槭树又聆听神圣的对话。

我们青年的守护神即将在你的学校里赢得古老的庄严，易逝的游戏变为不朽，他羞于红尘，视蝶梦为囚笼。

他本安于骏足；现在却是将军。他太知足地唱那空灵之歌，现在却是艺术家。你在公然的战争中为青年揭开英雄的力量、世界的力量；你把你心中的谜语交给他们来解答；于是青年懂得会同于大处，忘记戏谑，学会理解自然的游戏，这洋溢着灵性的游戏。

许佩里翁！许佩里翁！你不是把我从少女变成缪斯了吗？在其他人那儿也一样。

啊！全乐的人现在不会这么轻易分离；他们不再像风暴中的沙砾在旷野里失散，新人和故人仍彼此讥讽，异乡人尚没有好客的东道主，而祖国的同仁再不会彼此隔绝，所有相爱者再不受苦；自然，他们在你的源泉中自新，啊！神圣的欢乐，神秘地从你的深邃中汩汩涌出，更新着精神；众神再次让人那枯萎的心灵感到清新；滋养心灵的众神守护着人间每一个友好的纽带。你，许佩里翁！为希腊人治愈了眼睛，他们看见生命，你点燃了像木炭般在他们心中沉睡的慷慨激情，他们感觉到自然及其子女的默默而持久的灵感。唉！外行读诗，赞美的是辞章，看到的是益用，而今人们再不会这样看待美的世界，生生不息的自然！你是希腊人的充满魔力的榜样，为青春长驻的众神所燃起，幸福是一切人之作为，犹如往日，是节日；而胜过战争的鼓乐，太阳神的光明伴送着年青的英雄走向伟大的作为。

静穆！静穆！这是我最美的梦，我最初和最后的梦。你太骄傲了，不能容忍鄙俗之辈。你有你的道理。你领他们争取自由，而他们肆意虏掠。你领他们在凯旋声中走进古老的圣地，而这帮群盲将之洗劫一空。伟大的儿子，你被你的父亲所诅咒，希腊的国土已没有一块你可靠的落地，没有一个对你是安全的洞穴，而你像对神明一样敬奉这片国土，爱它胜过爱我。

啊，我的许佩里翁！自从我知道这一切，我就不再是那个温良的女孩。愤怒席卷了我，我不再爱看这大地，我的被屈辱的心不住地颤抖。

我们情愿分开。你有道理。我也不要孩子；因为我不将他们赐予一个奴隶的世界，而干旱中可怜的花草反正会在我眼前枯死。

保重！忠诚的青年！去那你认为值得献出灵魂的地方。世界到底会有一处战场、一座殉道场，兴许让你了结余生。多么叫人抱恨，所有美好的力量就这般梦醒难续。然而，就像你寻得终了，你回归众神，归复自然这神圣、自由而青春的生命，你曾从这里开始，是啊，这是你的要求，也就是我的意愿。

她信中这么写。一阵浸骨之寒，惊骇亦或喜悦，我努力控制自己，以搜寻回答她的话。

笛奥玛，你同意？我写道，你准许我负情？你能理解这？——忠诚的心灵！你能如此顺从？竟能顺从我昏暗的迷误，苍天般的包容！为爱而献身，为爱而凝晦，自然怀中幸运的孩子！你俯就我，用你的印证将我的悲哀变得神圣？美丽的英雄！什么样的皇冠配得上你？

亲爱的，而悲哀也该到头了！你跟随我走进我的黑夜，现在来吧！让我追随你的光明，让我们再回归你的优美，美丽的心！啊，全乐的自然！让我再看到你的宁静，让我的豪情永远遁入你的和平之梦。

不是吗，忠诚的人儿！我回来得还不太晚，你能再接受我，再爱我，还会有别的吗？不是吗，往日的幸福还没有离我们而去？

我走过了极限。我十分愧对母亲般的大地，把它赋予我的血与爱像嗟来之食一样扔掉，唉，我更是十万分对不起你，天神般的姑

娘！你曾把我纳入你的和平。我，丧魂落魄的人，抑郁的胸臆不曾闪现出一丝青春的光彩，像衰草在泥泞的路上。不是你将我唤回到生活？我不是你的？我怎么能够？——啊，但愿你还不知道，那封不幸的信还没有到你的手中。我曾想死，笛奥玛，并且相信这是桩神圣的事。但是分离相爱的人的事，怎会是神圣的呢？摧毁我们生命的虔诚的幸福，这怎能是神圣的呢？——笛奥玛！为美而降生的生命！现在我在你的最本真之处和你更相似了，我终于学会尊敬、学会保护大地之上的善良和挚情。啊，即使我能登上琼楼玉宇，会发现什么比在笛奥玛这里得到的更珍贵的吗？

我的爱人，听我说！

希腊不再有我的存身之地。这你知道。我父亲和我诀别时从他的结余中寄给我一些钱，它够我们避到阿尔卑斯或比利流斯的神圣的山谷中，在那儿买一处房舍，置几亩田池，足以安居乐业。

你愿意，我就马上回来，以忠诚的臂膀护卫你和你的母亲，我们吻别喀劳亚的海岸，擦干眼泪，越过哥林多地峡到达亚得里亚海，一艘安全的船从那儿带我们继续往前。

啊，来吧！在群山深处我们心灵的秘密得到安宁，像钻石在岩洞，在参天树林的怀抱中。那儿我们宛如在驱邪的古刹廊柱下，我们临清泉而坐，在它的明镜中俯观我们的桃花源，天空、衡宇、田园和我们。天朗气清之夜，我们常去果树的林荫下漫步，静听我们心中的神，这位爱神，而万木从午睡中抬起低垂的头，鲜花沐浴着风露，舒展寂寂的生命，夜的呼吸丝丝浸人花的心底，冰雪清凉，而在我们之上天空的草原星河璀璨，月卷西云，清辉仿佛出自爱的羞涩，摹仿着太阳之子的西沉——楚天破晓，我们的山谷如熙日中的河床为阳光所充实，金色的波澜漫过树林，浮游在廊前檐下，点缀

着你的造物，那可爱的居室，而你在灿烂中走来，用你的优美为我祝福白昼，亲爱的！然后我们这样来庆祝早晨的欢乐，大地繁忙的生命像祭坛之火在我们眼前点燃，我们走去，用我们的劳作，也把来自我们的一部分投入这熊熊火焰之中，难道你不会说，我们如此幸福，我们又像自然的古老祭司那样，圣洁而欢乐，在庙宇树起之前，我们就已经变得虔敬。

我说够了吗？忠诚的姑娘，现在来决定我的命运，立刻！幸运的是，我还是半个病人，在上次战役中落下的，我也还没有退役；否则我不会留在这儿，我必须亲自跑来问，这可能不好，这意味着我太性急，冲撞了你。

啊，笛奥玛！叫我惴惴不安的傻念头压在我的心上，不过——我不能想，这个希望也要落空。

你没有变得太高大，你还能回到这人地的幸福中来吧？在你的痛苦上燃起的精神的烈焰，它没有吞噬你所有的尘世的一面吧？

我知道，谁轻易与这世界决裂，也较轻易与之和解。但是，你，以你天真的宁静，你，曾如此幸福地在高尚的谦卑之中，笛奥玛！如果命运将你激怒，谁敢要你和解？

亲爱的生命！我这里不再有治愈你的良药了吗？用所有心声没有人把你唤回吗？回到人间的生活，你曾如此妩媚地收拢双翼在这里停留，啊，来吧，啊，留在这晨曦中！这片影子国土是爱的元素，只有这里流淌着寂静的忧伤，你的双眸中的天空降下的雨露。

你不再想念我们的金色时光？那美妙和神韵？它们没有从喀劳亚所有的树林向你诉说？

看啊！有些东西就在我心里寂灭了，我有的希望不多了。我还有你的形象和神谕，像从火灾中救出的家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

在我心中仍安然无恙。难道我现在应去把这也埋葬了吗？我将永无安宁，茫茫然从他乡到他乡？我就为此学会了爱吗？

啊，不！你既是最初也是最终！你是我的，你会永远是我的。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我和阿邦达坐在附近的山丘上，在明媚的阳光中，四周风戏着落叶。土地默不作声；只间或从森林中传来树木倒下的声音，农人在伐木，而我们旁边浅浅的雨瀑嘟哝着顺势而下，流入安静的大海。

我差不多无忧无虑；只希望快点见到我的笛奥玛，早早和她生活在宁静的幸福之中。阿邦达使我打消了所有的疑虑；他自己对此是如此地确定。他也神气爽健，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未来对于他不再有压力了。啊，我还不知道；他在欢乐的末端了，用他所有的权利审视着世界，以他全部的必胜的自然看着自己无用、无为且孤独，而他任凭他这样，似乎仅输了一场能够缩短时间的游戏。

这时一位信使朝我们走来。他带来免除兵役的通知，我们俩曾向俄国舰队提出申请，显然不再有什么值得一做了。现在我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帕柔斯。我的健康也允许我旅行了。我不想再等笛奥玛的答复，就像有神把我驱向喀劳亚，我要去找她。阿邦达听我说完，愀然变色，他痛苦地望着我。“我的许佩里翁就这么轻易地”，他说，“离开他的阿邦达吗？”

“离开？”我道，“这是怎么说？”

“啊，你们这些梦想家！”他唤道，“你难道看不出来，我们必须分手吗？”

“我怎么看？”我答道；“你从来没有提起；有时看你的样子像是

暗示着分别，可我情愿把它当作情绪，当作闲愁——。"

"啊，我领教过"，他说，"这种多情的神的把戏，自造罗网，好卸去它的盈余。但愿我也能如此，好人！但是这里是真的！"

"真的？"我喊道，"可究竟为什么？"

"我的许佩里翁，是为了"，他温和地说，"因为我不想打扰你未来的幸福，因为我害怕接近笛奥玛。相信我，为爱人而活着需要勇气，而像我这样一颗无所作为的心却难以维持这种生活。"

"好阿邦达！"我笑道，"你真是错认你自己了！你不是这样苍白如蜡，你的坚韧的灵魂没有这么轻易地跳出它的限度。你平生第一次这样古怪。你在我身边看护一个病人，看得出，这对你多么不合适。闲散使你变得内向——。"

"你看出了吧？"他说，"正是。我会和你们一起过得生龙活虎吗？若是别人也罢！但是这位笛奥玛！我能是别的样子吗？我能对她半心半意吗？她，整个身心如此深情为一，一个神圣不可分的生命？相信我，想要看着她而不爱上她，是个幼稚的企图。你直盯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不过，自从她如此生动地在我心里，这些日子以来，我对自己也感到陌生了。"

"啊，为什么我不能把她送给你？"我唤道。

"胡说！"他道。"别安慰我，这里没有安慰。我孤独，飘零，我的命像沙漏走到了尽头。"

"伟大的灵魂！"我喊道，"非得到这步田地吗？"

"好满足了！"他说。"我们在士麦加认识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凋谢了。是啊！我还是一个年轻水手时，身心雄健，粗茶淡饭而不辞辛劳！当一夜风暴过后，空气清新，我悬在桅杆顶端，在飘动的旗帜下，海鸥一般纵目眺望湛蓝的深邃，在战斗中，我们的船愤怒地乘

风破浪，就像野猪的牙犁开大地，而我目光炯炯地站在船长身边——那时，我活着，啊，我活着！很久以后，年轻的许佩里翁以他的爱和严肃在士麦加的海滩上和我相遇，我僵硬的心又为这年轻人的眼神所融化，我学会了爱，学会了把一切卓立不羁奉为神圣，我和他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我萌生出新的充实灵魂的力量，要享有世界，与世界进行斗争，那时，我又有了希望——唉！我希望和拥有的一切都拴在你的身上；我把你拉在身边，想强行把你扯进我的命运，失去你，又寻得你，我的世界、我的价值和我的荣誉仅是我们的友谊；现在也该结束了，永远，我此生永归虚诞。"

"这难道是真的？"我呻吟道。

"真实得如青天白日"，他道，"让它善始善终吧！一切都已注定。"

"我的阿邦达，为什么？"我说。

"让我对你说"，他道。"我还从来没有和你好好谈过一些事情。那么——我们谈谈过去，也使你我平静一点。

"我曾无助地在的里雅斯特港口游荡。那艘我在上面干活的海盗船几年前就撞毁了，我们没有几个人在塞维利亚上岸得救。船长淹死了，我不过剩下一条命和湿漉漉的衣衫。我脱下衣服晾在灌木丛上，躺倒在太阳下。后来，顺着大路往城里走。还在城门前我就看见花园中有欢快的聚会，我进去，唱一支风趣的希腊歌曲。我还不会悲伤的歌。在大庭广众面前这么展露我的不幸、痛苦和羞愧令我面红耳赤。我才是十八岁的少年，粗犷而骄傲，对在众人之前现眼恨得要死。我唱完歌说，原谅我，我刚逃出海难，除了为你们唱歌，不知道为世上做什么更好的事。我尽量用西班牙语说这些话。一个模样出众的男子走近我，给我钱并且笑着用希腊语说：拿着！

买一块磨刀石，学会擦亮利刃，去漫游大陆。我喜欢这个主意。先生！我回答，我确实要这么做。其余的人也慷慨解囊。我走了，像那位男子建议的，在西班牙和法国闯荡了一些时候。

“这段时间我得出经验，怎样在形形色色的奴役中磨砺我对自由的爱，怎样从艰难困苦中增长我的生活的勇气和智谋，我经常快乐地和你说起这些。

“我或游历或做工，快然自适，但是它终于变得苦涩。

“也许我在众人左右显得不够庸俗，这被看作面具，他们猜想，我暗中从事危险活动，我也真的被拘捕了两次。这促使我放弃漂流，我带着挣来的一点钱踏上归途，打算回到我曾逃开的家乡。已经到达的里雅斯特，本想经过达尔马提亚南下。由于旅途辛劳我病倒了，而我的小小的财产很快一干二净，于是我抱病在的里雅斯特港口徘徊。忽然在塞维利亚海岸曾关照我的那位男子出现在我面前。他见到我特别高兴，对我说他经常想起我，并且询问我这期间的遭遇。我告诉他一切。他道，我看没有白白送你进入命运这所学校。你学会了忍耐，现在，如果你愿意就应该有所作为了。

“他的话，他的语调、手势和表情，他的眼神，所有这一切，像神的力量那样打动我，我当时比任何时候都容易为某些痛苦而激动，就尾随他而去。

“许佩里翁，我说的这个人是你在士麦加见到的那几个人中的一位。第二天夜里他领我参加一个庄严的集会。当我走进大厅，我的引荐人指着那些严肃的男人说：这是复仇同盟，我浑身打了个冷颤。我为眼前的巨大场面和影响所迷惑，郑重地以鲜血和灵魂和这些人结下盟誓。不久之后盟会解散了，以便在今后几年到其他地区发展新的盟会。每一个人都踏上指定的征途，他必须走出一条路

来。我被派到几年以后你在十麦加看到的那些人那里。

"我生活中的强制经常折磨着我，我也看不到同盟有巨大成就，我的行动欲找到的只是残羹冷炙。然而这一切不足以让我脱离同盟。为你的热情终于使我叛离。我常常对你说，你走后，我像失去了空气和阳光；我别无选择；不是放弃你，就是背弃同盟。你看到，我选择了谁。

"但是，人所做的一切到头来都有报应，只有众神和孩童不中复仇女神的报复。

"我首先选择心灵的神圣权利。为了心爱的朋友我背叛誓约。不可以吗？最高贵的渴望难道不必定是最自由的吗？ 我的心要我信守诺言；我给它自由，你看到，它需要自由。

"一旦屈服心的守护神，它就不再顾及尘世的羁绊，为你扯断生命中的所有束缚。

"为了朋友我背叛义务，为了爱情我就会背叛友谊。为了第奥玛我会欺骗你，而最终杀死我和第奥玛，因为我们究竟不会结合。但是不能这样；如果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罚，我宁愿自由地去赎罪；我替自己选择了法官；缺少了我的，应当获得我。"

"你是说你的同盟兄弟？"我喊道；"啊，我的阿邦达！别这么做！"

"除了我的血，他们还能夺走什么？"他回答。然后他轻轻握住我的手。"许佩里翁！"他说，"我的时间完了，给我留下的只是一个高贵的结束。让我说完！不要小看我，相信我的话！我和你一样清楚，我还可给自己假造一个存在，生命的宴席散尽了，还可把坑剩下的残屑，但是这不是我做的事；也不是你做的事。还需要再说什么吗？我对你说的话不是也发自你的心底吗？许佩里翁！我渴望

空气，渴望清凉。我的灵魂自身升腾到我之上，不再留在旧有的循环之中。美丽的冬季马上就来了，那时黝黑的土地不过是明亮的天空的一层底衬，这是美好的时节，光明之岛闪闪夺目，更加友好殷切！——这种话让你惊奇？最亲爱的！所有临终的人说起话来都如痴如醉，喜欢节庆隆重。树木开始凋零，它所有的树叶不是都披上朝霞的颜色吗？”

“高尚的灵魂”，我说，“我怎能不与你同悲？”

我登临他的高度，感到他的苦难有多深。我此生从来没有经验如此之痛苦。但是，啊，北腊民！用双目和双臂拥抱这样一位神的形象，我也感觉到这所有欢乐的伟大。“是啊！死吧”，我道，“死！你的心足够得壮丽，你的生命成熟得像秋季的葡萄。走吧，圆满的人！如果没有第奥玛，我和你一起去。”

“你同意我？”阿邦达答道，“你这样说吗？我的许佩里翁理解了它，一切变得多么深厚，多么富有灵魂！” “他奉承人”，我说，“好再次骗出我的鲁莽的话！善良的众神！好从我这儿获得投奔杀人的法庭的许可！”

“我没有奉承人”，他严肃地回答，“我有权利去做那样你要阻止的事情，它并非俗举！尊敬它！”

他的眼中迸出火光，像神的戒律，击倒了我，我羞于再向他说一个不字。

我暗自思忖，他们不会，他们不能那么干。像宰杀祭祀的牲口一样，毁掉这么美好的生命，太荒唐了。这种信念安慰着我。

这天夜里，每人为各自的旅行做好了准备，我们在黎明之前出门，好再一次单独共处，仍听见他的声音，这是难得的收获。

“你知道”，其中他说道，“为什么我从来不在意死亡？我感觉到

心中有一种生命，没有神造出它，没有凡人生出它。我相信，我们由于自身而存在，仅因自由的生趣而如此深情地与万物相接。”

“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这些”，我答言。

“还会是什么”，他继续说，“如果这个世界不是自由本质的合唱，它还会是什么呢？如果生命不是源于本己的欢乐的冲动从一开始就在世上合作，共同谱写这惟一饱满的生命之曲，世界会是多么冥顽，多么冷漠？它将是多么僵死的劳作？”

“苍天在上，这是真的”，我答道，“没有自由，万物皆亡。”

“是啊”，他说，“没有孕含自身的生命种子，寸草也不长！我心中孕育的要多得多！正是，亲爱的！因为我在最高意义上是自由的，因为我感觉到自身没有始初，所以我相信，我没有终限，我不可摧毁。假如是陶匠造出我，他可以随意把他的陶罐敲碎。但是，在这儿活着的，必定不是被造的，神圣自然必定在他的种子之中，超然于一切力量和所有艺术，因而不可伤害，永恒。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奥秘，亲爱的许佩里翁！他的隐蔽的思想；自从我思考以来，这些就是我的。

“生者不灭，在他最深的卑贱形式中仍然保持自由，保持为一，片片玉碎，而他完好无损，白骨历历，而他的本质从你的手下胜利地飞过。——但是晨风兴起；我们的船醒来了。啊，我的许佩里翁！我战胜了它：我超越了自己，已经能够对我的心宣告死的判决并且将你我分离，我生命的友人！现在体谅我！不用告别！当断则断！来！——”

他这么一说，我浑身冰凉。

“啊，以你的忠诚起誓，阿邦达！”我喊着在他身前跪倒，“非得如此，非如此不可吗？你不应该把我蒙在鼓里，你叫我天旋地转。兄

弟！你不给我一点考虑的余地，问你究竟去哪儿？”

“我不能说出地点，亲爱的心！”他回答；“也许我们到底还会再见。”

“再见？”我答道；“这样我又添了一个信念！我的信仰越来越富足，最后一切对我都成了信仰。”

“亲爱的！”他唤道，“让我们沉默，言语派不上用场！让我们像男子汉一样收场！你败坏这最后的时刻。”

就这样我们走近港口。

“还有一点！”我们在船边时他说。“问候你的笛奥玛！你们相敬相爱！永远幸福，美的心灵！”

“啊，我的阿邦达！”我呼喊，“为什么我不能替你去？”

“你的任务更好”，他答道；“守住它！她属于你，从现在起那美妙的生灵是你的世界——唉！没有一样幸福无须牺牲，把我当作牺牲吧，啊，命运！让相爱的人在他们的欢乐中！”

他的心开始慑服他，而他从我怀中挣脱，跳到船上，好缩短这场告别。这一瞬间，如雷击，我感觉到紧随着的黑夜和死寂，可在这毁灭中我的灵魂挣扎出来，抓住他，这位忠诚的远行人，我的手臂不禁伸向他。“天啊！阿邦达！阿邦达！”我呼喊，只听见传来一声沉闷的“珍重”。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阿邦达一早就已经起程，而纯属偶然，载我去喀劳亚的船还停泊到傍晚。

我留在岸边，因别离的痛苦而疲惫，静静地凝望着大海，过了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我的精神历数着渐渐死去的青春的苦难岁

月，迷惘地，像美丽的鸽子飘摇在未来之上。我想坚强起来，操起久违的琉特琴，唱一支命运之歌，这还是我在幸福无虑的少年时光跟亚当斯学来的。

你们在光中漫步
柔和的大地，至乐的天才！
光辉的众神气息
轻触你们，
像艺术家的手指
抚拨神圣琴弦。

天人自由地呼吸，
如熟睡的婴儿，
圣洁地保藏
在朴素的花蕾，
精神向你们
永远盛开，
至乐的目光
落在宁静的
光明之中。

而我们却注定，
无处安息，
吃苦的人
漂泊、沦落
盲目地从一个钟点

到下一个钟点，

如水从一块岩石

跌落到另一块岩石，

年复一年沦入无常。

我鼓弦而歌。还没有结束，就驶近一只小船，我一眼看见我的仆人，他给我送来笛奥玛的信。

你还活在这大地上？她写道，还看见这日光？我想得到别处去找你，我亲爱的！比你希望得要早，我收到你在捷司莫战役之前写的信，于是一星期之久我活在这样的念头中，以为你投进了死的怀抱，直到你的仆人来，带着你还活着的好消息。即使没有那封信，那次战役过后几天，我也听说你所在的那艘战舰及所有官兵都飞灰烟灭。

但是，啊，甜蜜的声音！我仍又听见了你，如五月的和风，爱的语言再度抚慰着我，还有你美好的希望与欢乐，我们未来幸福的美妙幻影，一瞬间我恍然若梦。

亲爱的梦中人，我为何要唤醒你？我为何不能说，来吧，让你为我预言的好梦成真！可是，太晚了，许佩里翁，太晚了。你的姑娘凋谢了，自你走后，我心中的火焰逐渐吞噬了我，只留下一丝残余。你不要惊慌！它陶冶自然的一切，到处生命的繁花愈来愈自由，摆脱了较粗劣的质料。

最亲爱的许佩里翁！你没有料想到，今年听我的天鹅之歌。

继　续

在你出发之即，还在分别的那些日子里就开始了。一种精神中的力量，在它面前我感到惶恐，一种内在的生命，大地的生命在它

面前苍白憔悴，就像夜灯在朝霞中熄灭——我该说吗？但愿我能去特尔斐，在古老的帕尔纳斯的岩石下为赋予我们精神的天神造一座圣殿，一位新的预言女神，用神的箴言燃起沉睡的民族，我的灵魂知道，圣女的唇会使背弃了神的众人张开眼睛并且舒展迟钝的额头，我心中生命的精神是如此强大！然而，这凡人的肢体却越来越疲乏，忧心的重负无情地拖累我。唉！我常常在寂静中为青春的玫瑰而倚栏垂泪！它们枯萎、坠落，你的姑娘的面颊只为眼泪而染红。林木依旧，仍是昔日亭台，——你的笛奥玛曾在此，你的孩子，许佩里翁，在你幸福的明眸前，花中之花，天地的力量在她身上和平地交织；而今她去了，五月花蕾中的异乡客，她的知己，可爱的草木朝她点头，她却只感到悲伤；然而我并非无心地走过，我向四周辞别所有青春的游戏、林泉和幽鸣的山丘。

啊！常常，只要能够，我艰难而又甜蜜地努力登上你住过的高坡，和纳塔谈起你，尽可能地欢快，好叫他不向你说起我；——且感极而悲，这个说谎人就悄悄溜到园中，在那儿凭栏眺望，层峦耸翠，这里我曾和你一道俯仰自然，游目骋怀，啊！我站在这儿，扶住你的手，你的目光聆听着我，在爱的第一次令人战栗的温暖之中，激动的心如祭酒般愿洒落在生命的深渊，而今我踯躅在此，临风嗟悼，像怯弱的鸟儿，我的目光迟疑着，不忍望见我将辞别的美丽的大地。

继　续

许佩里翁，你的姑娘变成了这样。别问怎么回事？不要去解释死亡！谁想探究这样的命运，到头来他诅咒自己和所有一切，而心灵是无辜的。

我该说，为你而伤心害死我了吗？啊，不！啊，不！我欢迎它，这种忧伤，它给我自身承载着的死亡以形式和优美；我可以对自己说，你是为敬重你的心上人而死。——

亦或是我的心灵在爱的灵感的熏陶下已经太成熟了，像一位豪迈的少年，俭朴的家乡不再留得住他？说啊！将我和红尘分开的是我丰硕的心吗？自然在我心中因为你而变得太骄傲了，不再喜欢这平庸的星球了吗？你啊，人的荣耀！然而，你教会她飞翔，为何不也教会她返回你身边呢？你点燃热爱空灵的火焰，为何不为我守候着它呢？——亲爱的！听我说，看在你美的心灵份上，别因我的死而指责自己！

当命运把你引上这同一条路，你怎能留住我呢？在你内心展开英雄的鏖战时，假如你还劝说我——且罢，孩子！让时间来裁决——，你难道不成了所有自负的人中最虚情假意的一个吗？

继　　续

我正想告诉你我相信什么，你的火焰存活在我心中，你的精神传递给了我；而这不可能带给我创伤，只是你的命运将我的新的生命扼杀了。我的灵魂因为你而过于强大，它也会因为你再获得宁静。你抽去我大地上的生命，你该也有力量将我系在大地上，你广阔的臂膀应该像魔圈一般，拥住我的灵魂；唉！你内心的一瞥就会挽留住我，你的一句爱语就重新把我变成快乐健康的孩童；然而你自己的命运将你推向精神的孤独，如水没山峰，啊，直到我完全相信战场的风暴为你砸开了枷锁，我的许佩里翁已飞升到古老的自由，这时我才决定早早了结此生。

我说了许多话，而伟大的罗马女人在向死神争取她的丈夫布

鲁图和祖国的时候，却默默地去死。但是我能做什么更好的呢？在我有生之年的最好的日子里——我也总有些要说的话。我的生命沉静安祥；我的死却是喧腾的江河。也罢！

继　续

还有一句话我得告诉你

你一定会沉没，你一定会绝望，然而精神会拯救你。没有月桂枝和桃金娘花冠来安慰你；奥林匹亚将是你的栖身之地，这生命的现在，这永恒的青春向你绽放全部的总蕴。美的世界是我的奥林匹亚；你将生活在这儿，和世界的神圣本质——道，和自然的众神一道，你将欢乐地与他们同在。

啊，欢迎你们，善良忠诚的人！久久思念、深深误解的你们！新人和故人！太阳、土地和大气以及所有生命的灵魂，你们相互嬉戏，在永恒的爱之中！啊，请接受上下求索的人们，将流浪人再纳入众神的家族，把他们收留在他们一度逃出的自然的故乡！——

你认识这些话，许佩里翁！你在我这儿开始，你将在你那儿完成，然后才得安息。

我可以心满意足地像个希腊姑娘那样死去。

那些可怜的人兴许惧怕死亡，他们除了窘迫的劳作不认识其他，他们只为困厄而劳作，鄙视天才，不尊敬你，自然的天真的生命！世界成为他们的桎梏；他们不懂得比奴仆的劳役更好的东西；害怕死赐给我们的众神的自由。

我却不！我免除了人之手造出的这点片断，我感觉到自然的生命，它高于所有的思想——即使我变成草木，真的有几许遗憾呢？——我将存在。我怎么会从生命的宇宙中走失？这里，永恒的

爱对万物一视同仁，团结所有的元素。我怎么会离开联结所有生灵的纽带？它不像时间的羁绊如此易碎。它不像庙会，人群熙熙攘攘又四下散去。不！统一我们的精神、神的精神，他为各人本有，为人人共同！不！不！在自然的联盟中忠诚不再是梦。我们分别，仅为了更深情地为一，更神圣地与万物、与我们和平相处。我们为生而死。

我将存在；我不问我成为什么。存在、生命，这就够了，这是众神的光荣；为此，在神性世界中万物齐一，只要是一个生命，这个世界里没有主仆。像相爱的人，自然的元素生活在一起；他们共同拥有一切，精神，欢乐和永恒的青春。

星辰选择了恒久，他们始终在宁静的生命之丰满中激荡，不认识岁月。我们于变易中表现完美：在变化的旋律中分有伟大的欢乐的和声。像远古的御座周围的竖琴手，我们生活着，自身神圣，簇拥着世界的寂静的众神，我们用飞逝的生命之歌缓和太阳神的至乐的严肃。

仰观这人间世界！它不正如一支变化的凯旋队列吗？自然为战胜了一切腐朽而庆祝，而生不正带着死走向它的荣耀吗？用金色的锁链，就像战将一度牵引着被俘的国王，而我们，如贞洁的少年，载歌载舞，以缤纷的形态和音调伴随着这庄严的行进队伍。

现在让我沉默。再说，就说得太多。我们将再次相逢。——

悲伤的青年！很快，很快你就会更幸福。你的月桂尚未成熟而你的桃金娘已经凋落，因为你应该是神圣自然的祭司，诗性的时光业已为你而萌发。

啊，但愿我看见你在未来的美之中！保重。

同时我接到纳塔的一封信，他在信里写道：

那一天，她最后一次给你写信之后，非常平静，很少言语，然后也说，她情愿在火光中与大地告别，而不愿土埋，她的骨灰应该用坛子存好，放在树林里，那个你，我的忠诚的人儿！初次和她相会的地方。接着，天开始转黑了，她和我们道晚安，就像要睡去一样，胳膊环绕着她美丽的头颅；将近凌晨还听到她呼吸。后来一片寂静，我什么也听不见了，走到她的近前仔细窃听。

啊，许佩里翁！我该如何说下去？完了，我们的悲叹再也唤不醒她。

一个如此之生命会死去，这是个可怕的秘密，我愿向你承认，自从我坐视这一切，我自己失去任何感觉和信念。

但是，许佩里翁！比起我们现在这种昏昧的生活，美的夭亡总要好些。

驱赶蚊蝇，成了我们以后的工作，为世事所役，味同嚼蜡，这成了我们的快乐。在青春的民族中老去，在我看来是一种乐趣，但是衰老在陈朽之中，有甚于一切酷刑。

我的许佩里翁！我几乎向你建议不要回来。我了解你。这会让你丧失神志。此外，你在这里也不稳妥。我的忠诚的人儿！顾念笛奥玛的母亲，也想想我，保护你自己！

我愿承认，你的命运叫我不寒而栗。但是我也认为，酷暑只使浅溪干涸，而无伤深泉。我见过你，许佩里翁！某些时刻你仿佛是更高的生命。现在是对你的考验，必须显示出，你究竟是谁。保重！

纳塔这样写；而北腊民！你问我现在讲述这一切时感觉如何？

挚友！我很平静，除了众神之外，我别无他求。不是万物都得蒙受苦难吗？它越杰出，受苦越深！难道神圣的自然不忍受痛苦吗？

啊，我的神！一如你的福乐，你也会哀伤，我长久不能懂得这一点。可是没有痛苦的幸福是睡眠，而没有死亡就没有生命。你该永远像孩子般在摇篮中，流于虚无吗？没有胜利？没有任何走向完成的经历？是！是！值得去心痛，啊，自然！做你的知己。因为只有它领导我们从欢乐走向欢乐，并且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伴侣。——

船儿先把我从帕柔斯带往西西里，当我又开始复活，就从西西里给纳塔去信：

忠诚的朋友！我听从你的劝告，已经远走他乡并且也想给你们报平安；我可以承认我无话可说。至乐的人，笛奥玛现在所往，没有多言；在我的黑夜里，在哀伤的人的幽深处，言谈也到了尽头。

我的笛奥玛死了，一个美丽的死亡；你说得对；也是它唤醒我，还给我灵魂。

我回转来，但这不再是从前的世界了。我是陌生人，没有安葬的人，从冥河里出来，即使回到故乡的小岛，回到父亲对我关闭的少年时的花园，唉！我仍然，仍然是大地上的陌生人，没有一个神再把我和过去拴在一起。

是的！一切都过去了。我不得不经常这么对自己说，好平心静气，不让它在不明智的幼稚冲动中激动不已。

一切都过去了；美神！即使我能痛哭，像你曾为阿多尼斯而哭泣，我的笛奥玛也不再回来，我的心语失去了魔力，只听悲风萧瑟。

神啊！我什么也不是，最平庸的手艺人可以说，他比我有出息！精神贫乏的人可以幸灾乐祸，讥笑我为梦想家，因为我的作为没有成熟，我的手臂没有自由，而我的时间就像愤怒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他把抓到的人扔进摇篮，截锯他们的四肢，使小床变得合适。

与浊世为伍，听任群盲的摆布，岂不太令人绝望！将高贵的血

与奴仆的血相混杂，岂不可耻！啊，树起一面旌旗，众神！让我的阿邦达在旗下效命，设一座关隘，让我满怀崇敬地用鲜血将它染红！倾洒所有孤独的爱，我不再需要它。若能生活在新的圣殿中该是多么好，在我们的民族重新集会的广场上，用伟大的意趣平息深重的创伤；然而我不敢提及，每当我想到这一切，只是哀恸儿绝。

唉，纳塔！我也完了；我本己的灵魂已败坏，我不得不指责它害死了笛奥玛。我在青春年华曾崇敬的思想，对于我什么也不是了。难道不是你们毒害了我的笛奥玛！

告诉我，哪里还是一个安生之地？——昨天我登上火山口。那儿我想起那位伟大的西西里人，他厌倦了计数钟点，深解世界的灵魂，以他勇敢的生趣投入瑰丽的火焰之中。一位善讽者摹仿着他的口吻道：冰冷的诗人得在烈火中取暖。

啊，但愿这个讽刺落在我头上！然而，人必须比我更自重，冥冥中才得到自然的恩宠，或者你兴许换个别的说法，真的！像我现在这样，空对诸物，一切都不确定。

纳塔！告诉我，我还归隐何处？

喀劳亚的树林？——是的！在那窈深的浓绿中，那儿有我们的树，我们的爱的知己，那儿，黄叶如残霞落在笛奥玛的祭坛上，而树木的华枝俯身探向笛奥玛的祭坛，渐渐衰老，直到它们倒塌在亲爱的骨灰之上——这，这是我委身之地。

可是你劝我远行，认为我在喀劳亚不妥，也许是。

我知道，你会叫我找阿邦达去。但是，听着！他已经七碎！这魁梧奇伟的树干已经剥蚀，一些无赖会来挑捡木屑，生一堆邪淫的火。他走了；他有相当一些朋友替他省去麻烦，他们精于此道，谁担的生活太重，他们就帮他彻底解决；他去找这些人了，而为了什么

呢?因为他无事可做,或者,如果你愿知道一切的话,因为一种热情折磨着他的心,你知道为了谁吗?为了笛奥玛,他仍相信她活着,与我结成百年之好——可怜的阿邦达!现在她属于你和我!

他往东去,而我向西北方航行,机遇这样决定了。

好吧,保重,你们所有的人!所有忠诚的人们,你们在我的心上,我青春的友人,还有父母和所有可爱的希腊人,你们受苦的人!

清风,你们在稚嫩的童年养育我,幽幽月桂树林和岸边的峭石还有高贵的海水,你们教会我的精神去憧憬阔大——唉!悲怆的图画,神圣的城墙,英雄之城曾将它佩在腰间,你们托起我沉郁的心,古老的城门,多少佳客从这里穿过,还有那神庙的石柱和众神的圣迹!而你,啊,笛奥玛!我的爱的山谷,曾映照那至乐的身影的清流,使她欣欣的林木,她曾生活的春天,伴着这位玉人的花朵,没有,你们没有与我分离!不过,也许,甜蜜的纪念!你们也影灭迹绝,离弃我,人无能为力,生命之光来去自由。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于是我来到德国人中间。我要求甚微而寻得的更少。我卑谦地来,像流离失所的瞎眼俄狄浦斯来到雅典的城门,这里,众神的庇荫容纳他;美的心灵欢迎他。——

我的情形多么不同!

自古以来的野蛮人,由于勤奋和科学甚至由于宗教而变得野蛮,不配有任何神圣的情感,在神圣的优美的幸福面前已经腐败到骨髓,在每一刻度上都骄奢而鄙陋,玷污每一颗深思高举的心灵,迟钝而嘈杂,像摔破的瓦罐——我的北腊民!这就是我找的安慰。

言不中听,但是我说的是实话:我不能想象哪个民族比德国人

更支离破碎。你看到的是手艺人，但不是人，思想家，但不是人，牧师，但不是人，主子和奴才、少年和成人，但没有人——这难道不像是在一处战场，手、胳膊和身体肢解得横七竖八，血肉模糊，脑肝涂地吗？

你会说各从其业，而我也说各守其份。只是他必须用整个心灵去做，不必扼杀每一种与其头衔不恰好相符的力量，不必如此胆战心惊、道貌岸然地只为他的名位而活着，他必须满怀严肃和热诚，是他的整个存在，这样精神就存活在他的行为之中，如果他被迫畏缩在泯灭精神的行业里，那么他就带着蔑视丢开它，去学着种田。你们德国人却乐于停顿在迫不得已之处，因此，他们那里也有许多琐碎的活计，而稀有自由和真正的欢欣。然而必须克服这种困境，这样的人不是对一切美的生命麻木不仁吗？栖息于这样的民族之上的难道不处处只有背弃神明与自然的诅咒吗？

一次，我不知道哪条恶舌说，古人的美德只是光辉的错误；不过，古人的错误也仍是美德，因为这里有一种天真的美的精神，而倘若没有心灵，他们造就的一切就化为虚诞。德国人的美德却不是别的，只是侥尧的污秽；因为它们只是穷厄之作，出自懦弱的恐惧，用奴才的卑微，为荒秽的心所勉强，这单纯洁的心灵没有安慰，为美所滋润的心灵，唉！他们为尊贵的元素的神圣和谐所宠爱，无法忍受这些人的僵死秩序的喧嚣。

我告诉你：在这个民族中，没有什么神圣不被亵渎，不被贬低为鄙陋的权宜之计，而甚至在原始人那里还保持神圣纯洁的，也被这些工于心计的野蛮人践踏，他们像开作坊那样对待神圣，也别无他径，因为人的生灵一旦被驯化，就只恭奉它的用途，寻求它的私欲，它不再向往，上帝保佑！它老成持重，哪怕它过节，哪怕它恋爱，

祈祷，甚至即使春天美妙的节日来临，一切烦恼在世界和解的时节里释然，一颗负罪的心在纯洁的感召下翻然悔悟，醉人的春光，奴隶也欢乐地忘却锁链而为神灵的和风所抚慰，人的仇敌也和平地像孩子一样，——即使桑蚕孵出了翅膀，蜜蜂分群筑巢，而德国人也守着他的本行，不多管闲事！

然而你会拨正航向，神圣的自然！只要这些人虚心，不将自身当作他们其中佼佼者的法规！只要他们不诽谤异己的存在，即使恶语中伤，只要不亵渎神圣！——

你们讥笑且诋毁的，难道不正是神圣吗？你们饮下的清风难道不甚过你们的饶舌？阳光，它难道不比你们所有的机巧更高贵？深潭朝露滋润你们的山林；岂是你们所能为？唉！你们只会杀戮，不会鼓舞生气，只有爱才赐予生命，但是你们没有爱，你们没有发明仁爱。物换星移；你们苦心经营，逃脱命运，而不明白这些把戏何以落空。宽宏的自然，在它容忍你们之处，你们玷污、破坏，然而自然在无尽之青春中永存，你们无法驱散它的春华秋实，你们无法败坏它的清风朗月。

啊，它一定是神明，因为你们摧毁它，而它却没有衰老，尽管有你们，美依然是美！——

看到你们的诗人和艺术家，看看所有仍尊崇天才并且热爱和保护美的人，也令人心碎。善良的人！他们在世上，就像在自己家中的陌生人，就像忍者奥德赛，他乞丐模样坐在自家门前，那些无耻的求婚者在厅堂里喧哗并且问：是谁把流浪汉带到我们这儿来了？

充满爱和精神及希望，缪斯的处子为德意志民族成长起来；七年之后你再看，他们变成了影子，心灰意冷，像被仇敌撒过盐的土

地，不再长一根草茎；谁听懂他们的语言，真是不幸！像海神般翻云覆雨，在巨人势如破竹的力量中，你看到的只是绝望的挣扎，被压抑的美的精神不得不与野蛮人作战。

德国人有一支老调，世上的一切皆非完美。倘若有人对这些背弃神明的人说，他们这里的一切之所以不完美，只是因为没有纯洁的东西不被败坏，没有神明不被他们粗俗的手触犯，这里是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不敬重生长之根——神圣的自然，这里生活乏味，忧心忡忡，并且充斥着阴谋诡计，因为他们鄙视天才，而天才把力量和高贵灌注到人的行动中，将苦难化作欢欣，给城邦和家庭带来仁爱和友情。

除了拾人涕唾，不认识何为高尚，因此，他们也如此害怕死亡，为了这种蚌类的生活，他们甘受任何屈辱。

啊，北腊民！一个民族爱美，它尊敬艺术家的守护神，这里，普遍的精神如生命的风在畅漾，打开羞怯的感性，消融顽固的自负，所有的心都虔诚而伟大，而英雄在欣喜的感悟中诞生。如此之民族是天下人的故乡，异乡人乐于驻足的地方。然而，何处神圣自然及其艺术家遭受如此耻辱，唉！那里生命的逸趣荡然无存，任何其他星辰都胜过这个地球。那里，人越来越芜秽，可所有人却生来是美的；奴隶的意念不断滋长，随之而来的是骄横，烦恼中的迷醉，丰裕中的饥荒和恐惧；丰年的祝福转而为厄运，一切众神都自引而远去。

不幸的异乡人，为爱而游历四方，却来到这样的民族之中，而像我一般为深重的痛苦所驱遣，像我这一类的乞丐，来到这样的民族中，更是千万倍的不幸！——

也罢！你了解我，会懂得这一切，北腊民！我也以你的名义诉

说，我为所有人诉说，他们就在这个国家，忍受着我曾遭遇的灾难。

许佩里翁致北腊民

我要离开德国。再也不在这个民族中寻找什么了，我受够了伤害，无情的侮辱，我不愿我的灵魂在这样的人群中流尽鲜血。

然而，天国的春天让我复苏；它是留给我的惟一的欢乐，我最终的爱，我怎么能够另有所思，并且离开这块土地？春天就在这块土地上。

北腊民！我还从未如此完整地体会到那亘古不变的命运之言，心如果经受住悲苦的午夜的煎熬，会萌生起新的福乐，像黑暗中的夜莺之歌，在深深的痛苦中世界的生命之歌对于我们才为神圣之声。因为，如得天助，现在我和繁茂的树木一道生活，而清泉潺潺而下，像众神的语音，为我道出胸中的苦闷。处处皆然，你啊，亲爱的！——我在草中小憩，柔嫩的生命在我周围绽绿，走上温暖的山丘，玫瑰簇拥着石径而怒放，即使航行在海滨，潮水缭绕风凉的海滩，温柔地抚爱着所有的岛屿。

像病弱者去温泉康复，早晨我常常登上山巅，穿行于沉睡的鲜花中，为甜蜜的梦寐所滋养，灌木丛中可爱的飞鸟擦身而过，陶醉于黎明之光而迫不及待地追向白昼，欣然的风已经鼓起山谷的祈祷、牧群的声音和晨钟的轰鸣，现在天光，这神圣的清朗从人居的小径走来，用不朽的生命赋予大地以魔力，温暖大地的心，大地所有的孩子又感觉到自己——啊，就像天边残留的晓月仍分有白日的乐趣，我，孤独者也还站在这层叠的大地之上，将爱之泪哭洒向海岸和浩亮的汪洋，久久不能转过眼睛。

或者傍晚，我入深谷远游，造访泉流的摇篮，四周松鼠暗中簌

簌作响，犹如神圣的赴死者，自然将我埋葬在它的和平之中，大地是幻影，无形的生命在枝干间潺潺低语，穿越峰峦，晚云于群峰之上伫立，好一派紫金的山峦，天光照我，如倾泻的泉水供干渴的流浪人灌饮……

"啊太阳，啊你们大气"，于是我呼喊，"只有在你们这儿我的心还活着，犹如在兄弟中间！"

这样我渐渐地沉浸于自然，几乎漫无止尽。为了更亲近它，我多么愿变成孩童，我多么愿不知而无知而变得像纯粹的光一样，为了更亲近它！啊，在它的和平它的美之中感觉到我，这一瞬间在我面前远远胜过充满思想的岁月，胜过上下求索的人们的一切探索！我的所学，我的生命所为如冰雪消融，而青春的所有蓝图在心中回响；啊，你们亲爱的人，你们在远方，你们死者和生者，我们是多么深情地为一！

有一次我远远地坐在田野，在井边，在藤绿的岩石和茂密的花丛投下的阴影中。这是我所认识的至美的正午。馨风习习，土地还闪耀着上午的清新，光静静地在故乡的空气中微笑。人们已走开去，到家中桌旁休养生息；我的爱独自和春天在一起，而一种无从把握的渴望在我心中。"笛奥玛"，我喊道，"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我仿佛听见笛奥玛的声音，这声音曾在欢乐的日子里令我欣悦——。

她唤道："我在于我，亦在于你，迷失的人的精神所误认的你！"

温柔的惊悚朝我袭来，我之思安然入睡。

"啊，出自神圣之口的亲爱话语"，我又醒来，喊道："亲爱的谜，我理解你吗？"

而我再一次回顾人的冷夜，为欢喜而颤栗和流泪，我是如此幸

福，我说话，仿佛我所思，但言词像火的光焰，它飞升，身后留下灰烬——。

你啊，我这样想，带着你的众神，自然！从人事中梦想出梦，我梦想出它并且说，只有你活着，而没有和平的人所处心积虑的一切，像蜡做的珍珠，为你的火焰融化！

他们缺少你的日子有多么漫长？啊，长久以来他们轻慢你，庸俗地称呼你和你的众神，这生命本身，这全乐的寂静！

人陨落，像你熟透的果实，啊，让他们坠落，这样他们重返你的根，而我，生命之树啊，我和你一齐再绿，你的树冠和你所有的含苞的枝干共呼吸！和平而深情，因为我们都出自这金色的种子而长成！

你们大地的源泉！你们花朵！而你们森林和你们雄鹰还有你兄弟之光！我们的爱亘古而常青！———我们是自由的，不仅从外表上羞怯地相同；生命的方式难道不该转变吗？我们都热爱大气的清纯，我们在至深处深情地彼此相通。

还有我们，第奥玛，我们也没有分离，为你而流的眼泪不懂这一我们是生命之声，谐响于你的和声，自然！谁分开它？谁会分开相爱者？———

心灵啊！心灵！世界之美！你坚不可摧！你令人神往！带着你的永恒青春！你在；死亡和人的感叹究竟是什么？——唉！奇人作了多少空话。万有生于情趣，万有止于和平。

世界的不谐和音犹如爱人的争纷。在斗争之中是和解，而所有被割裂的又找回自己。

脉络分路而行又回到心脏，统一，永恒，灼灼的生命是一切。

我这样想。有待下回。

理 论 探 索

1790—1791

所罗门箴言与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之间的对应

献给尊敬的阁下

施努尔教授先生

试论所罗门箴言与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

之间的对应

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尼尔廷根

1790年9月17日

东方的和方兴未艾的希腊的尚不成形的哲学，每一个人对此一定都饶有兴味：它们的尊严和纯一是显而易见的，而与我们的道德体系相对照，它们的伦理格言往往能够引发一些评论。通过比较与希腊和东方相近似的作家，理所当然地会使目光更多样，考察更广泛。基于这双重考虑，我试图在赫西俄德和所罗门的上述教喻诗之间做一个比较。

首先我概括地描述两种著作，然后探讨两者的不同点和近似处，并旁涉对其审美特性（诗的形式）和哲学价值（诗的素材）的几

点评论。

我想尝试首先找出关于箴言的一个不够完备的概貌。它的前九章明显地与其余章节不同，似乎后者是外篇，一部分由所罗门添置，一部分为他人所加，或是用他们自己的名字，或是以所罗门的名义。在前九篇中很容易找到它们的关联。在简洁的开场白之后，作者开始第七行：

"有所畏是学习的开始"

然后他按照古代智者所特有的方式以"孩子"这一称呼继续下去，让我们为开篇的另一部分做好准备，其梗概就是我们下面所听到的。第十行以下，他从反面再次提醒古代本有的美德，诚实正直的风俗：

"如果恶少诱惑你，莫要听从。"

然后在二十至三十三行，他用一种拟人化的智慧结束开篇。

作者在以下篇章（2—9）中相当准确地遵循他在第一篇就向我们提供的线索。第二篇阐述了这样的箴言，即，对神性的敬畏是一切美德的根基。在第一篇中他较为一般地强调了美德，现在他更明确地并且又从反面来规定美德。他说，如果对神性的敬畏常居于你的心中，智慧就惠临你的心，让你远离恶之路，远离说假话的男人——让你远离妖媚的通奸的女人。

下面他多半回顾到这两段。在第三篇中作者继续阐述他的主要论题：

"有所畏是学习的开始"

并且描述了敬神的福德。

在第四篇中，八至十六行，像在开篇中一样，首先为他的道德风尚的学说做一番准备，他在第一篇的十至十九行已经对此做了

更准确的规定并将之分为两段。如果把与此相关的零散部分总结起来，也许可以得出下面两条准则：

I. 按照作者的精神：要公正，不要通过欺骗和暴力行为，而是用勤劳和聪明去努力为你获得富贵。

II. 禁止嫖娼。

这两条准则轮流在第四篇的十四至二十七行，第五、六篇的一至十九行，二十行至第八篇得到阐述。在第八和第九篇中，作者像在第一篇的开场白的结束一样，把智慧拟人化了。这似乎就是前九篇的计划，因为其余篇章在我看来无法加以概括地呈述，我忽略它们，现在转向赫西俄德的教喻诗。

很难确定前十行的作者；克乐利库斯(Clericus)说：是一位老行吟诗人把这段开头添加上去的，而斯卡理格(Scaliger)根据帕萨纳斯(Pausanias)的书说明：前十行不在这些诗的最老的手稿中，不是原作。

赫西俄德把统御世界之冲动拟人化，并且以此开始第十一行。争讼女神的后代是两面的，他说：一面分娩出黑夜。没有一个凡人喜欢它，而是按照不朽之众神的忠告被迫伺候它。伟大的宙斯将另一面栽培到大地之根和人之中，这是较好的一面。前者为争斗和不睦的始作俑者。后者驱使懒惰者去劳作。

接着他转向他的兄弟佩色司，这位想通过法庭的刁难剥夺他微薄的财产："勿让幸灾乐祸的争讼女神阻拦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进而他过渡到有关恶之源的神话，恶之源与顽劣的争讼之神有十分确切的关系。众神向人隐瞒了生活的方式。人曾怀着幸运的知足而靠田野的果实为生，这时来了潘多拉，带着一群欲望和烦

恼，与此相伴的是恶劣的争讼女神，她不是纯洁无瑕地用劳动的双手养育自己，而是寻求通过欺诈和暴力行为来满足私欲。那些时代的神话说的也正是这些。诗的第一部分到此为止。

另一部分涉及善良的争讼女神。它也分裂为两个单元。第一实际上是所罗门式的，第二明显地与第一相区别，是赫西俄德的。这里列出了乡村的智巧。为了把教喻诗与箴言相对比，我仅举出第二部分的第一单元。

我将首先探询形式的相似，然后是内容的相似。简洁紧凑的风格在相比较的两个对象中是引人注目的。在两个引用的神话中，各个时期漫长而曲折。一切由小品词联系起来，而希腊语的小品词几乎太丰富了，处处缀着所谓非本真表达方式的修饰语，如第五十六行，"为了勤劳的男子们的灾难"，在其他地方也多次出现——到处发现如此频繁地受到指责，却又这般天真而具有民族性的荷马式的冗长；但是就像赫西俄德注重他的诗的真正说教部分，所有叙事的修饰也都脱落；句子的组成极少超过三行，只是由具转折和并列功能的小品词互相衔接。在所罗门的教喻诗中，风格之简洁不需要阐述。比起《工作与时日》，它还更加清晰可见。

在对偶上，赫西俄德与箴言的作者也相似，尤其在反衬当中。他在第三百一十一行说：

"劳动无咎，而懒惰可耻"

第三百一十九行：

"羞惭永远住在穷人这里，富人厚颜而果断"

第三百四十六行：

"恶邻是祸，善邻是福。"

在两人的诗中，抽象概念的拟人化也很近似，如在箴言第一篇二十

行和第八篇中对智慧的拟人化，在《工作与时日》十一至二十六行中对人的意志的拟人化以及二百五十六至二百六十二行中正义的拟人化：

"正义出生于宙斯，是一位处女，

被神性的天国居民尊为神圣和高尚。"

这种思想用在智慧身上，在箴言第八篇发挥得光彩夺目。智慧自道：

"主在其路途的开端就拥有我；在他有所为之前，我已在此。我被永远地投入，在大地肇始之前。深渊尚不存在，那时我已造出；井潭里尚没有泉水的激荡。"

在两位诗人之间终于也有一点相似，赫西俄德的说教面向佩色司，而所罗门也总是在"我的孩子"的称谓下讲述他的智慧，一些人认为，这个称谓适用于他的儿子莱哈贝姆(Rehabeam)。

我仅涉及实在的相似性。

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准则，两种诗在对首要准则的论述上大多一致，前文中已经引用过：

I. "要公正——不要通过欺骗和暴力行为，而是用勤劳和正当的为人处世去努力为你获得富贵；否则贫困将击中你、耻辱会临门。"

为了不使对应之处过于堆积，我想把这一句拆开：

1. 勤劳致富。

赫西俄德在第二百九十九至三百零一行说：

"佩色司，尊贵的幼苗，劳动吧，好让饥饿

仇恨你，而头戴美丽花环的丰收女神爱上你，

这高尚的女神，使你的粮仓充实。"

所罗门在第十二篇十一行说：

“谁耕种，仓廪足。”

2. 努力用勤劳获得荣誉。

赫西俄德在三百一十二至三百一十四行说：

“如果你全力劳作，很快懒人就妒嫉你
羡慕你的殷实；而荣誉和声望跟随着富裕。
你是怎样神使鬼差？勤奋工作是妙方。”

所罗门在同一篇第二十四行中说：

“勤劳的手掌握权力”

3. 以正当的为人处世谋求所得。

不过，赫西俄德这里说得更入世

三百四十二至三百四十五行：

“邀爱你的人入席，但回避怀恨者，
然而频频邀请你的邻居。
若家有不虞，
不等亲戚准备好，邻居已挽起袖子。
恶邻是祸，善邻是福。
拥有了正直的邻居，将分有荣誉。”

所罗门在第二篇第二十五行说得更具有普遍性并且更为高贵：

“祝祷的心灵愈加丰茂；乱人者，终将自乱。”

4. 欲通过欺骗和强暴行为聚敛财富并抬高自己的人，堕入贫

穷和耻辱。

《工作与时日》，二百八十二至二百八十四行：

"如果一个人蓄意为假誓而说谎作证，

他就玷污法律，鬼迷心窍。

他的宗族将没落，将来被深深地遗忘。"

进而于三百二十一至三百二十六行：

"谁用满手的暴力攫取大宗财产

或以妙舌巧取豪夺，就像间或

发生的惨剧那样，一个人利欲熏心

廉耻心为无耻所排斥：

众神轻易地使他暗淡，他的家族

渐渐衰减，好运不长。"

所罗门箴言第一篇，十一至十九行重笔描绘了利欲之道及其危险。

第十篇的第二行进一步阐发：

"不义之财无济于事"

而同一篇的第三行：

"王降以为神所弃的苦役。"

箴言所阐述的第二条主要准则是：

II. 禁止嫖娼。

赫西俄德只是点到为止，但却用了所罗门也用的话；三百七十三行，他说：

"勿让任何妇女以丰腴的臀部迷惑你，

她甜言蜜语地到你的茅屋寻访你。"

所罗门箴言第二篇，十六行："……说漂亮话。"

虽然极不完备，至此我指出了对应之处。现在我想试图就诗的形式（它们的审美特性），也部分地就其素材（它们的哲学意趣）补充几点评论。

可评之处毫无疑问地十分丰厚。可是，以我的浅陋，必须事先道歉，所做的是如此微薄，而这些管见也未及要旨。我曾指出，在《工作与时日》的真正说教部分与箴言之间的第一个相似点是简洁的风格。

简洁是众所公认的崇高的标志。"上帝说有光，于是就有光"——这句话被认为是高超诗艺的顶峰。在感觉到它的瞬间，对于我们是深不可测的东西，或者在察觉它的刹那间，心灵对于其边际没有明确观念的东西，我们称所有这些为崇高的。这种深不可测可能是一个在空间上延伸或者时间上渐变的对象。后一种类型是表达简洁的崇高。我还要说明，两种诗的箴言对于希腊和东方尚未开化的居民不是家常便饭，思想的新颖也参与到简洁之中，以震撼听众的心灵。

然而，两位作家在这种简洁风格中不期而遇，原因会是什么呢？可以简单地回答：尽量简洁地陈述真相，这是东方和未开化的希腊的风俗。可是这种风俗从何而来？所有民族的卜辞和箴言都很简洁，原由何在呢？是为了简化传统，亦或此事有其心理学的根据？不考虑语言和概念的贫乏，我几于相信，两者皆然。老人说话比青年人简要。诸侯的王家法庭说话比教皇乌尔班二世为十字军东征所做的演讲更简短；斯巴达人比雅典人简练。这种简洁可能与格言的简洁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些却谈不上任何传统。

经验心理学告诉我们，就在心灵的紧张非凡的活动增加和强化的尺度上，生动的表述几乎普遍地缓减，而有一种思想，它在天然本质上不像其他思想那样容易过渡到言语的表达。例如，精深或是新思的真理的优越感觉，总而言之，心灵

1. 越强烈而持久地反求诸己，就越少诉诸外部对象；

2. 它越对普遍感兴趣，就越少羁于个人。

我认为，这两条法则间接或直接地是所有已表露出的与简洁有关的情形的基础。

进一步的阐述，对我的目标而言铺陈太广。

我转向我比较的两个对象的第二个相似点，即抽象概念的拟人化。

抽象概念的拟人化就像简古的表达一样具有它的审美价值。我们不会称任何没有对感觉和欲求能力发挥作用的东西为美的，这里的前提是，我们作出的判断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人云亦云，而在一种全体显像之外，却没有任何对象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和欲求能力。在我们分析之处，在我们有清晰的概念之处，我们总归没有感觉。可是诗人要作用于感觉和欲求能力，或者，他以美和崇高为目标，这是同一回事。抽象概念按照其天性倾向于激发分析和向清楚之概念的瓦解，诗人必须这样来表现它们，不是使之成为清晰的概念，就是成为全体显像，这就是说，他必须将抽象概念感性化。而这是抽象概念拟人化的杰作。

对于古诗人，抽象概念的拟人化与其为目的，不如说是必然性。在未开化的民族中，想象总是最先发展的心灵力量。从而出现所有神话学、神话和神秘学，从而有抽象概念的拟人化。

形式上的第三个相似性是对偶。

对其审美价值、和悦的音调和隽永的意味赫尔德做了许多精美的论述。然而其原因何在呢？肯定不仅仅在于语言和概念的贫乏。

在有关潘多拉和那些时代的神话中赫西俄德并非语辞贫乏；而在奥维德和其他诗人那里也有对偶，很难把概念之贫乏加在他们身上，更谈不上语言的贫乏。

我认为，原因在于表达的简洁。这种简洁与节奏发生矛盾。三音节的句子优美而隽永。这里是音节的和谐。可是听觉也欲求句子的和谐，它要节奏，而节奏显然不能在孤立的三音节句子中发生，鉴于隽永的意味和优美的音调，诗人必须续上对偶句。因为在这种简洁中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过渡将会是跳跃，假如这种句子的意义不也是对偶的，显然就取消了一切和谐。我相信，像所罗门和赫西俄德这些诗人，无论他们多么没有开化，也许不能分析出这一点，却都能体会得到这一点。

形式当中最后的相似性是所罗门对其儿子和赫西俄德对其兄弟佩色司的称呼。因为同样的情形在古代的大部分教喻诗中，所以我并不认为它完全不重要。俄耳浦斯称呼他的学生利努斯(Linus)和牟叟斯(Musaeus)；箴言的结束：亚古(Agur)称呼伊梯尔(Ithiel)和乌哈尔(Uchal)(按照赫尔德的神学书信第十一封)；赫西俄德对佩色司，维吉尔对麦泽纳(Maezenas)。

塞维斯(Servius)说，这是因为"规则需要老师的人格，也需要学生的人格。"不过至少在维吉尔那儿情况肯定不是这样。

还剩下素材的相似性或者两位作者的道德教诲。他们的道德教诲是感性的，通俗的，非有步骤的。

它是感性的；说明它们的惟一动因几乎就是财富和荣誉。这是

为什么？我认为，以下的一些评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起因：

1. 财富和荣誉在其道德风化的价值上，还没有像在开化民族那里一样一落千丈。因为财富不是鄙陋的祖先的遗产，而是勤劳和持家有方的奖赏，它仍是一位正直男子的标志。财富尚不是非自然的金银财宝，而是适当的一块土地和土地所承载的——假定它后来没有轻易地为奢豪和暴利所毁损。荣誉尚不是那在开化民族当中如此频繁地被滥用的表面地位，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勤劳、聪明和正直之人的尊敬和信任。所以这种动因并不像它们最初显露的那样不道德。

2. 感官也还不够细致，以致尚不能普遍地产生温和的道德情感，普遍之仁爱的愉悦，伴随着高贵牺牲的骄傲。

3. 理智仍太碌碌于接近它的现象，不能迈向遥远的普遍道德目标，以及人的完善。

他们的道德风化学说为通俗的、简单的准则，犹如祖辈嘱咐他的儿孙，在赫西俄德那里甚至是乡村的行为规范。这是哲学吗？

1. 然而这些对于我们显得如此平常的原则，当时在歌者和听众的眼中一定是稀有之宝——一个人把这些许多人通过纷繁的经验才学到的东西加以收集整理并且如此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来，他一定被尊为大智者。我想说，《工作与时日》的真正说教部分花费了赫西俄德如此之多的精力，也为他赢得了众多感激，就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许多诗篇对于荷马那样。——如果今天术语的光环往往陨落，难道一些准则不同样显得平常吗？不过后面再谈到术语。

2. 这种教义与其说是某一特殊阶层的惟一活动，不如说是交谈和不失时机的评论的成就。古代的智者怎么可能想到在常见

的生活范围之外的准则？如果由他们来想，那么谁应该陈述这些呢？

3. 在一首说教诗中的乡村行为规范，今天也许是如此不重要，而当时并非如此。耕种是上上下下的事业，尚十分不完善，所以乡村的行为规范必然是适用于上层和下层的智慧。当时在闲散或欺骗与暴力之间，耕种是惟一最佳者。一旦赫西俄德要为他的民族撰写一部现行道德学说，就必然遇上农业。简单地说，农业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是这么重要，就像国家法和战争法在我们的实践哲学中一样。

东方和希腊智者的道德风化学说最终是非方法论的。没有体系，没有术语，没有原则，没有辨析。

不可能有这些，这一点一定程度上已由前面的论述澄清。

但是，我们就此而为前贤们惋惜或是庆幸吗？能够为我们的体系而骄傲吗？我们在知识的形式和物质上前进了许多，这毋庸置疑。可是我们的体系难道不既为我们提供了益用，也带来了弊端吗？它们的本质是逻辑关系。逻辑地排列起来的理念越来越束缚在心灵之中，作为井井有条的思想的一部分，它们唤醒越来越多的理念和更深入的真理。我不必再谈起体系的用处。没有体系，哲学研究将荒诞不稽。

然而，从逻辑关系中正确推导出来的，在实在中难道不常常是不正确的吗？这种逻辑的方式不经常掩盖了现实性的可能性吗？伟大的教义学哲学家沃尔夫(Wolff)不也堕在这一过失中吗？不胜枚举。我认为，宗派阴魂虽然不是体系的必然结果，却是十分寻常的后果。若一条原理遭到怀疑，哲学家极易以为他的所有见解蒙受攻击，不是因为遭怀疑的原理是他的原则的必然结果，就是因为这是

他的推论的重要依据。他更为信赖地捍卫它，超过自己可能相信的或开始时所相信的程度；故于也走得更远，于是形成党派。

这样，体系、术语、原则和辨析的本质部分有益有弊。术语对于准确地规定命题是必要的，但是往往也带来含混和言词哲学。因为体系可能不是没有它由之出发的立场，就是没有它为之而努力的目标，所以普遍的原则是必要的。然而也极易从普遍原则中引出不正确的推论，或是为了能够得出普遍的原则，假设不正确的前提。种种辨析亦复如是。我们通过辨析而达到清楚的理念，可也会被引向循名执相，因此它利弊相参。

不过为了不离题太远，我以这样的信念和最恭顺的请求结束本文，我相信，另一位时间和精力更充裕的人会远比我更确凿更完备地完成这项尝试，请尊敬的阁下以仁慈的宽容接受这一不成熟的论著。

希腊的美的艺术的历史

直至伯里克利时期

美的艺术的故乡在希腊，这无可争辩。从这一方面看，美的艺术在那高雅的民族中的产生和成长，一定吸引着每一个人；然而，如果仅仅从这一方面，没有哲人、政治历史学家和通达人情者也于此找到他们的思考，那么，对希腊美的艺术的历史的兴趣会不这么普遍；匆匆的最初一瞥就已经察觉，艺术对希腊人的民族精神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如何从神性化的诗人中源源不断地涌现出立法者、民族导师、将军和祭司，他们怎样将雕塑家的不朽之作运用于国家和宗教，对美的接受能力甚至作用于个人的幸福，万物仅由于美的艺术而活着并且生长，艺术在一种范围和强度上表达了其空前绝后的力量。我们还没有在希腊发现一点文明之火花之前，艺术虽然在埃及人和腓尼基人那里早就有几分臻于成熟；但是它的繁荣太短暂，太多非本质的造作毁坏了它所达到的完美程度，致使它不能够给后世留下典范。东方不适合于艺术，最不适合于造型艺术。与中和的希腊相比，炎热的天气自然而然地造成形体和精神的夸张。东方更热衷于神奇和冒险；希腊的天才美化，感性化。因而，埃及人约于犹太历 2026 年在科罗普斯(Cekrops)率领下来到阿提卡，腓尼基人于 2489 年在卡德摩斯(Kadmus)领导下在希腊中部定居，而第一个希腊根本没有为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长处所吸引，于是

艺术已经表现于萌芽。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想象，青春的知性尚不能探索较深刻的起因，想象的虚构和拟人化与之无伤，使得埃及人令人怖畏地崇尚的宗教体系较近人情：自由、开朗的希腊人不能适应东方的神明，它们专横，有时可怕，东方的性格就有在其独具之特征下的严格君主制，无论君主是神明还是人。因为形体美是希腊人的民族优越性之一，他就歌颂众神的形体美；他赋予众神欢乐的情绪，并夹杂着阳刚的严肃，因为这就是他的财产；因为他推己及人并认为这一切自然而然，就赋予众神对美的接受力，让他们为了美而降临人世。于是他们的英雄是众神之子；于是产生神话。神话很快就被诗人所加工：他们的吟唱是宗教和远古历史的惟一源泉，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是其吟唱得到无上尊敬的缘故之一。希腊人就像对海格立斯(Herkules)一样，将他们的俄耳浦斯(Orpheus)神化。他们描绘出他的琴弦的威慑力量，就像英雄们的业绩。俄耳浦斯也如古苏格兰诗人欧斯安(Ossian)一样，既是英雄诗篇的吟唱者，又是英雄。他亲自参加了同时代人的探险，伊阿宋(Jason)，卡司妥和珀吕克斯(Kastors and Pollux)，海格立斯的冒险；他歌唱阿耳戈之征。他的赞歌，如太阳颂，显得仍有东方的烙印，至少是日祭和一些其他相关来由的遥遥遗韵。利努斯(Linus)和缪斐斯(Musaeus)是他的弟子或是朋友。在慷慨激昂之际他往往转向他们。他们是我们惟一认识的希腊远古的行吟诗人。——造型艺术当时也开始繁荣。代达罗斯(Daedalus)把形象雕刻在木头上。直到帕萨纳斯(Pausanias)时仍流传下来其中的一些，这位作家说到它们，尽管所有的非形式性，其容貌具有一些神性的东西。代达罗斯的一位弟子是恩多奥斯(Endoeus)。他的同时代人为爱琴岛人斯米利司(Smilis)，奥科乐斯(Eukles)的儿子。幽邈的古代只允许片

断地描述，而这片断也仍十分不确定。从这个时期留给我们的一些遗迹中，我们也预见到那未来的审美民族。处处是自由、欢乐的勇气、感性美和对美的觉悟。文克尔曼[1]所引用的奥斯塔修斯(Eustatius)评《伊利亚特》的第一部分，第1185页，以及《希腊典范之精研》，第448页的一处，可证明最后一点，在赫拉克利特时期，亚佛斯(Alpheus)河岸的伊利斯(Elis)一带就已经举办美的竞赛。

此后不久开始了特洛亚战争[2]，这一子孙后代的如此丰厚的艺术源泉。从中崛起的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诗人，是荷马。心灵的力量一定在一种令人敬慕的强度上和一种同样伟大的均衡中为他所有。他对美和崇高的接受力，他的想象和睿智，在希腊罕为自然所重复，而几个世纪以来，自然在西方似乎只显示了一次，表明它仍然是那古老的大师。然而，他吟唱时所处的情境几乎和他的诗篇具有同样伟大的对不朽的要求。天堂般的爱奥尼亚为他对美和崇高的感受力呈献自身，希腊的宗教和传统为他的想象、供他在旅途中观察的丰富多彩的对象为他的睿智而展现自身。种种性格、节日、体育运动、希腊人的政府类型——一切皆有助于荷马变得盖世无双。其诗篇的人情和民族性，使他在后人那里遭受某些指责，然而却似乎是为什么对于希腊人他成了他们的一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何国家要员和将军、艺术家和哲人都研究他，为何一个仓促的民族却如此频繁地聆听他并且每每为之动心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关他的生平几乎没有可靠的材料留在今世。凯普(Koeppe)[3]认为，根据中立的古证人可以相信，开俄斯岛或者是他的故乡，或

---

① 文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第一部分，第四章，第一段。
② 犹太历2790年。
③ 《论荷马的生活和诗篇》，第一段。

者为他主要生活之地。凯普将他的生活年代确定在爱奥尼亚迁移时期或是特洛亚战争之后的一百四十年。

> “——可是赫西俄德，仅次于荷马的人，[1]
> 提到众神及其父母和
> 分娩出诸因的混乱。等等”

马尼流斯(M. Manilius)这么说。——一些人想从他的诗篇的单纯中得出他比荷马更早的结论；另一些人，其中有西塞罗(Cicero)，相信他比荷马晚一个世纪。大部分人同意，他与荷马处于同一时代。一只鼎上有这样的铭文：

> “赫西俄德献给赫力贡山(Helikon)的缪斯，
> 他已于喀基斯城(Chalkis)在歌坛战胜了神圣的荷马。”

一场可敬的比赛，在荷马和赫西俄德之间的竞赛！我们保存的赫西俄德，首先是题为《工作与时日》的教喻诗。这里处处皆是一颗温和的心灵的印迹；传说中，当他给父亲放牧时，缪斯给他品尝了月桂，如果我们读过他对自然的精当描写，传说对于我们就会变得非常自然，大自然兴许早就唤醒了他的诗才并且直至高龄仍哺育着他。他的道德格言与所罗门箴言中的道德格言有许多相似之处。他的语言在音韵上无以伦比。泰斯比居民(Thespier)为他建造了一个金属碑柱；而另一个碑柱为他树立在奥林匹斯的朱庇特神庙中。他留给我们的另一著作是《神谱》和残篇：海格立斯的盾。在荷马和赫西俄德之后的一个世纪[2]，吕库尔戈(Lykurg)把荷马的诗篇从爱奥尼亚带往希腊。他由之创造出其大部分法律。

---

1. 《天文学》。
2. 犹太历3100年。

又过去一个世纪，和上个世纪一样，资料和作品极为匮乏。但是现在开始了奥林匹亚的竞技[1]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多确切的古代的音信。奥林匹亚游戏对艺术有重大影响。自然已经把自己的一面贡献给了形体之美：在竞技中它塑造自身。在这里，希腊艺术家了解他们的阳刚之美的理想。此外在以后的时代中，为胜者建立碑柱成为普遍的风尚。它们伫立在最神圣的地方，为民众评点和赞美，对于艺术家和竞技者是一种强有力的鞭策！

考斯努司(Corsinus)在他的《阿提卡年鉴》(Fastis Atticis)中向我们提到许多古代大师，他们的一部分作品已荡然无存，不过他们的姓名和他们作品的名字已经足以形成一个对于希腊的美的艺术的规模的概念。在第一场奥林匹亚游戏中，他列举了米利都城(Milet)的阿克提努斯(Arktinus)和哥林多城(Korinth)的奥美卢斯(Eumelus)。前者写过《特洛亚传说》(Aethiopide)和《特洛亚的毁灭》。一些人认为他是荷马的学生，另一些人认为他是最古老的诗人，哈立喀那司城(Harlikarnass)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2]说："我们所认识的最古老的诗人是阿克提努斯。"兴许这仅仅是就他所研究的材料而言。奥美卢斯的记载："罗得岛上的圣歌"，一首关于蜜蜂的诗和欧罗巴。根据普鲁塔克的《罗慕路斯》，在第六届奥林匹亚中，考斯努司提起叙利亚人安提马හ司(Antimachus)。在第十五届奥林匹亚游戏中他提到亚希罗库斯(Archilochus)，根据斯卡利格(Scaliker)在《评"图司库卢姆(Tusculum)的哀怨"》第一部，第一章中的说明，诗人生活在罗慕路斯的时代。他在战场上死

---

① 犹太历 3208 年

② 《罗马的考古学》，第一部，第 55 页。

于夏龙达人(Chalondas)之手。他是短长格讽刺诗的发明者。

从第十八届奥林匹亚开始,我们又有关于造型艺术的消息。布拉库斯(Bularchus)崛起。他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位希腊画家。文克尔曼根据普林尼(Plinius)说,他有一幅战争场面的画是无价之宝。在特洛亚战争之前,绘画仍不为人知。绘画已经离自然较远,与雕塑相比,艺术的这一部分出现得较晚,这很自然。他的一位同时代人无疑是来自科莱塔(Kreta)的亚里斯多克勒(Aristokles)。矗立在伊利斯(Elis)的海格立斯出自他之手。[1]

我现在又讲到一位大诗人,好勇的屠陶斯(Tyrtaeus)。一古斯巴达人与墨西拿人(Messenier)发生战争,他们前往特尔斐(Delphi)向卜,求一位将军。他们被引向雅典人。而雅典人为了羞辱他们,给他们一个跛脚诗人。屠陶斯三次被打败。斯巴达人已经想让他们的将军退位;这时诗人亮相了。热爱故土和英勇无畏的气息洋溢在他的诗篇中。精神倍增的斯巴达人获得决定性胜利并且以公民权来感谢这位伟人。[2] 他的四首战歌流传下来。他应该写过五本书,哀歌和生活格言。

墨图纳(Methymna)的亚里翁(Arion)大约生活在同时。[3] 他和着竖琴吟唱自己的诗篇,发明了酒神颂歌并伴之以轮舞。忒潘德(Terpander)兴许是他的同时代人。他给四弦琴增添了三根新弦,为不同的乐器作诗配歌,用来作为范例,引进了诗艺的新节奏并且为选定参加音乐比赛的赞歌带来情节和生活。他也为荷马诗歌的

---

1. 文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第二部分,第317页。
2. 伊斯提努司(Iustinus),第三部,第三章。
3. 阿那夏斯(Anacharsis),第二部分,第18页,德文译本。

吟唱方式写出乐谱。[1] 我提及一件事情，它对当时希腊人、尤其是斯巴达人的民族精神有几点启示。他们上法庭控告忒潘德，说他发明的七弦琴败坏了音乐的纯一，使之变得轻靡。不过后来他们又宣告他无罪，而十分严厉地把罪责加在梯摩陶斯（Timotheus）身上，他为他们现在已经喜欢的七弦琴增添了四根琴弦。[2] 考斯努司也把乐司玻斯（Lesbos）的乐喜斯（Lesches）和吕底亚人（Lydier）阿克曼（Alkman）放在这一时期。[3] 阿克曼来到斯巴达的一个小镇摩索阿（Messoa），成为奴隶，他的天赋很快获得主人的赏识。他获得自由并培养自己成为抒情诗人。在第四十届奥林匹亚游戏之前，哥林多的克罗芳图斯（Kleophantus）和塔奎纽斯·皮利库斯（Tarquinius Priscus）来到意大利，在那里教罗马人希腊绘画。[4] 直到普林尼的时代在拉努姆（Lanuvium）城仍留下他亲手画的阿忒兰塔（Atalanta）和海伦娜（Helena）。

科洛封（Kolophon）的色诺芬尼（Xenophanes）也许就生活在这一时期。[5] 他写到他的事迹。不可或缺的密纳姆斯（Mimnermus）也降生在同一时期。雷·菲尔（Le Fevre）谈到他[6]："他很可能在居鲁士大帝统治时完成了他的好几部作品，有这位作家的足够的残篇，能理直气壮地认为，密纳姆斯是一位杰出的美的神灵，是古代最伟大的光辉人物之一，尤其当他歌唱爱的美妙欢乐时。他的表达方式十分文雅；这里希腊古典的丰采统摄八方。人们

---

① 阿那夏斯（Anacharsis），第二部分，第18页，德文译本。
② 考斯努司，《阿提卡年鉴》，第三章，奥林匹亚34。
③ 同上，奥林匹亚30。
④ 文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第一部分，第321页。
⑤ 考斯努司，《阿提卡年鉴》，第三章，奥林匹亚57。
⑥ 《希腊诗人传》，雷·菲尔先生概述，莱兰德先生注释，巴塞尔1766，第11页。

毫不费力地发现,密纳姆斯一定工作得得心应手;在一些地方,甚至可以与奥维德(Ovid)媲美,只是这位罗马人的风格不像希腊人的那样紧凑和丰满。”

自从荷马和赫西俄德以来,在叙事诗和教喻诗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它们的存在似乎不仅应该归功于文化和作者的独创精神,也应感谢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令人感奋的诗篇。然而,屠陶斯、亚希罗库斯和密纳姆斯是例外——是否有更多,是否不止这些,这我不敢断定。不过,现在① 在诗之邦爱奥尼亚又出现一对诗人,他们的表现方式如此独创,想象和感情如此火热而温和,而在描写、风格和措辞方面如此摄人魂魄,就像荷马和赫西俄德;他们是亚考斯(Alcaeus)和萨福(Sappho)。两人的诗性价值流芳百代,为最高明的鉴赏家贺拉兹(Horaz)所承认。在他的诗篇中,他常常回忆热烈的亚考斯和不幸的萨福,萨福一方面也成就了他。大多数批评家和文学家严厉地评判萨福。可是,现在谁还会指责像她这样的一位女人放纵呢?当她为她的民族所侮辱,为法昂(Phaon)所离弃和蔑视,逃离她的祖国,谁不愿意同情她!她的才能和教养给予她做如此之索求的权利,她,这位看到自己高于千万同时代的女性的人,为生命的每一丝欢乐所弃绝,不为任何一颗心灵所哀悼,在厄运和激情的迫促下跳岩投海!如果一个人看到,虽然命运压迫她,而她勇敢的男子般的精神是怎样升华为诗歌,她是怎样以如此独特的迅劲之势抒发情感,而同时却如一位冷峻的旁观者,聆听情感的每一细微的波动,谁不情愿赞叹她!与其指责她的罪恶,或肆意辱辱,或对其不幸之爱情任意谗言,这儿谁不宁愿钦佩她。后世称她为第十位缪

① 奥林匹亚 42,考斯努司:阿提卡年鉴。

斯；好几位文选家为她献上花环。大约在一百零五届奥林匹亚上，当时最著名的雕塑家司蓝柔(Silanion)为她树立了碑柱。亚考斯的生活同样吸引人，在永恒的骚动和变换中颠沛流离，尤其在他的青年时代。其中的原因是他的不可征服的雄心。我们并不像对不幸的萨福那样，为他而哀悼。亚考斯要争取英雄的荣誉，但是失败了；亚考斯煽动暴乱而被驱逐，无可奈何，他借美酒和爱情消愁。在青春的火焰中，他写下反对暴君的颂歌；在老于世故的年纪，他歌颂欢乐之神，他的爱情和战争历险、他的旅行和放逐。以同样的酣畅笔墨、同样动人心弦的描写，就像萨福抒发情感那样，亚考斯谈论征战和独裁。在相反的方面，温情与和悦，他也和萨福一样施展出大师手笔。故乡的气候和文化也许对两人的命运和精神创造产生了巨大影响。

至此，我的历史的对象多半是爱奥尼亚。现在我到雅典人这儿，几乎想永远停留在他们中间。至此，几乎只有诗的艺术，而在希腊繁荣起来的诗艺也仅限于个别部分。在雅典人中，美的艺术达到在其他民族中所没有的空前绝后的完美和多样性。他们的悲剧、颂歌和叙事诗、雕塑、绘画和建筑成为千秋万代的理想。在他们中间我们随处见到对那宏伟时代所做的准备，在这一时代里生发出所有的优越性。梭伦(Solon)①把立法者的才能和诗的才性结合起来。梭伦处处致力于艺术和民族教育的精湛的结合。他下令，事先没有经过对其生活的仔细调查，任何演说家不得参与公开的活动。他也关心荷马。那些行吟诗人会经常在一处反复重演，把属于某个细节的东西搬到另一个细节上，或者从不同的部分中组合一个特

---

① 犹太历3413年。

殊的情节。总而言之，他们篡改这不朽的诗篇，以致它的整个杰出之处仅在于，其价值在人民的眼里还没有丧失殆尽。梭伦严禁这种任意的改编和重复。甚至梭伦之后的独裁者们也促进美的艺术。如在罗马人奥古斯都（August）统治下，他们想借此把民众的注意力从政治状况上移开。然而他们的意图成为泡影。庇西特拉图（Pisistrat）把星散的荷马诗篇归整到我们今天仍看到的秩序中。[1] 他用神庙、竞技训练场和泉池美化雅典。建筑的范本和朱庇特神庙在他执政下兴盛起来。[2] 在他的时代生活着佛库立德（Phocylides）、伊索（Aesop）和台奥戈尼斯（Theognis）。台奥戈尼斯出生于阿提卡，佛库立德来自米利都。我们仍有台奥戈尼斯的道德箴言，可是我们所有的在佛库立德名下的教喻诗却也许是他人所作。[3] 伊索出生于斐利津（Phrygien）的科梯乌（Cottieum）。他生为奴隶，悄悄学会了对人的认识和通俗有用的生活智慧，在他的寓言中不难看到这些。萨莫司岛（Samos）的一位哲人终于因为他的才能而将自由赠还给他。他也为自由而生：对于他来说人就是人。他向庇西特拉图说了苦涩的真理。可能正是这种对真理的热爱引来了特尔斐人的仇恨。这些残酷的人很快找到一个借口，将他推下山崖。[4] 希庇亚斯（Hipparch），庇西特拉图的后继者和儿子，与父亲一样以同样的目的、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才能扶持美的艺术。他把简短的道德箴言改成诗行，将之埋在所谓神首柱中，然后把神首柱树立于公众广场。他举办诗会，在雅典娜节日（Panathenaeen）期间安排固定时间

---

① 西塞罗，《论演说家》，第三部，第33页。
② 阿那夏斯，第二部分，第285页，德文译本。
③ 哈姆贝德（Hamberger）的可靠消息，第116页。
④ 同上，第104页。考斯努司，《阿提卡年鉴》，第三章，奥林匹亚54。

朗诵由他的父亲整理的诗篇。[1] 他施惠于阿那克里翁(Anakreon)和司默尼德(Simonides)。阿那克里翁是开俄斯岛人，住在独裁者玻吕克拉特(Polykrate)统治的萨莫司岛。希庇亚斯把他从那里接来身边；不过在希庇亚斯死后他返回祖国，在他明朗的生命的第八十五年去世。[2] 他的诗歌精神盛传于世。司默尼德是一位来自科奥斯岛(Ceos)的伊乌利斯(Iulis)的格言诗人。他出生于第五十五届奥林匹亚期间，死于第七十八届。在八十高龄时仍获得诗艺方面的奖章。[3]

自梭伦以来，雕刻也赢得较为宏大的规模。它的精神现在系统而理想。有精湛组织才能的希腊人在塑造他们的众神和人神英雄时，不会像埃及人那样流于神奇和怪诞。他们将众神撒播在自然中的优点集中为一个整体，据此构造众神和人神英雄，区别是，在神身上以崇高的宁静为特征，在英雄身上以呼之欲出的力量为特征。于是雕刻变得理想化；而艺术家很快发觉，想象的理想化构思稍纵即逝；他们试图指出一定的规则，按照这些规则，理想的那种特性顺利地融入理想与整体的关系之中，布局均称。于是雕塑变得体系化。可那些规则不久为师徒们所蹈袭；由此产生轮廓上的雷同和生硬，众神的形体表现之贫乏，英雄雕塑上不自然的弧度和过分强壮的肌肉。在文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中，第一章，第四节的末尾，描画了施陶士(Stosch)博物馆的一尊雕像，介绍的是阿喀琉斯(Achill)的父亲，佩劳斯(Peleus)，他怎样向流经帖萨里亚(Thessalien)的冥河(Sperchion)发誓，如果阿喀琉斯安全从特洛亚返

① 阿那夏斯，德文译本，第一部分，第1[illegible]页。
② 哈姆贝德，第112页
③ 同上，第1[illegible]页

回，他将把儿子的头发献给它。佩劳斯躬身向一个水池，抖落卷发上的水珠。但是身体弯曲得如此过分，渴望是如此一览无余，肌肉如此降起，我们不禁为英雄感到担心。在雕塑的这一时期，普林尼首先提到狄朴努斯(Dipoenus)和司库利斯(Scyllis)。[1]约在第五十届奥林匹亚期间，他们出生于科莱塔(Kreta)。他们最先用大理石进行雕刻。他们从家乡前往司库永(Sicyon)，那里在他们之前或者特地为他们建立起了雕塑学校。他们创作出阿波罗、狄安娜和海格立斯。但是正如普林尼接着说道，在他们之前，雕刻家马勒斯(Males)、其子米卡德斯(Micciades)和其孙安特姆斯(Anthermus)已经生活在开俄斯岛上。安特姆斯的儿子，布帕卢斯(Bupalus)和安特姆斯，两人皆为著名艺术家，生活于第六十届奥林匹亚期间。这一高贵的家族，其祖先中的艺术家一直追溯到奥林匹亚的开始。鉴于篇幅，我略去几位也可以算作这一时期的艺术家。文克尔曼[2]从帕萨纳斯(Pausanias)那里摘录其中好几位。这样到处为一个伟大的时代做好了准备，希腊的美的艺术达到几乎不可企及的高度。

两位年轻的英雄哈莫丢斯(Harmodius)和亚里斯托基恭(Aristogiton)，是他们首先开始自由的伟大事业。众人为这勇敢的行动所鼓舞。刺杀或驱逐独裁者们，自由重新树建于往日的尊严之中。雅典人现在才完全感觉到他的力量。希腊之伟大的恒常伴侣，艺术，大踏步向前进。杰出的大师崛起，很快为更优秀的学生所超越。埃斯库罗斯(Aeschlus)整理悲剧，索福克勒斯(Sophokles)使

---

[1] 《自然史》，第三十四卷，第四章。

[2] 《古代艺术史》，第二部分，第317页。

之臻于完美。俄腊狄阿斯(Eladias)是菲狄亚斯(Phidias)的楷模,珀吕科莱特(Polyklet)师法阿格拉达斯(Ageladas)。珀吕科莱特和菲狄亚斯成为百代宗师。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它似乎将再度开放的自由之花摧残于萌芽。泽尔士一世(Xerxes)率领庞大的军事力量渡过了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但是希腊人创造了奇迹。他们的小部队频繁挫败骄傲的波斯人,泽尔士带着耻辱退回他的王国。希腊人这时看到自己处在其伟大的顶峰。各个国家都相互赞叹,每个国家都努力向别国展示它的长处。他们将这些长处的一个重要部分放在艺术的完美上——因而不遗余力地高扬艺术。现在他们也有一个不凡的回旋之空间来锻炼他们的力量。雅典在第七十五届奥林匹亚期间为波斯人毁坏。在它的建设过程中有艺术家阿基拉达斯和奥那塌斯(Onatas),亚戈诺(Agenor)和格劳齐亚(Glaucias)。阿基拉达斯是珀吕科莱特的老师。在伊利斯[1]有一尊出自他之手的雕像,展示在六十六届奥林匹亚中获胜的克莱斯台那(Kleosthenes),他还造了一尊朱庇特神像。出生于莱基纳(Regina)的奥那塔斯完成了叙拉库斯(Syrakus)国王格隆(Gelon)的碑柱。亚戈诺为祖国的解放者哈莫丢斯和亚里斯托基恭树碑柱。谋杀暴君的四年之后,曾为他们树立碑柱,后来波斯人将之运走。格劳齐亚出生于爱琴岛(Aegina),为来自塔苏斯(Thasus)的泰革纳斯(Theagenes)立碑柱。[2]

没有什么比悲剧更适合当时希腊的民族精神。每一个民族都

---

① 文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第318页。

② 文克尔曼,第二部分,第327页。

在对伟大的性格、激情、行动和事变的描写上发现一些魅力。但是希腊人的宗教、节日、自由、生气和严肃使得他们就像对艺术的每一部分那样，也对悲剧富有接受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评论埃斯库罗斯的一出戏和一场政治讨论一样重要。埃斯库罗斯的创造也沉浸于当时的时代性格。即使最冷酷的人也会惊叹他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可是，在他的剧中人们不那么轻易地感动。犹如他的同时代人，他的表现风格崇高、傲岸而富有战斗精神。埃斯库罗斯把五十位复仇女神搬上舞台。儿童们死于惊骇。因而合唱队的人数限制在十五人。埃斯库罗斯也是英雄。人们颂扬他和他的兄弟在马拉松战役中的英勇。我们仍保存了他的七种悲剧。在第六十三届奥林匹亚期间，他生于阿提卡的俄流斯(Eleusis)，第七十八届奥林匹亚期间去世。贺拉兹说到他：

"继泰希庇斯(Thespis)，埃斯库罗斯、面具和高贵的落地长裙的发明者，将简单的木板造成器具，教会演员庄严地道白，踩着厚底靴尊贵地迈步。"① 维兰德译道：

> 继之是埃斯库罗斯，第二位
> 或甚真正的悲剧之父，他的戏
> 理所当然地赢得
> 英雄之戏的名字，他发明面具
> 和厚底靴，拓展了舞台，
> 美化服装，而更重要的是，
> 悲剧女神的真实声音。

又补充：我承认，出于对埃斯库罗斯的神性亡灵的敬畏，这里我比

---

①《诗艺》，第二部，3，278—280诗行。

贺拉兹说得充裕一些。然而它符合贺拉兹的精神。若怀疑他对埃斯库罗斯的敬意，就像把创作《复仇女神》(Eumeniden)和《阿伽门侬》(Agamemnon)的诗人不加思索地和泰希庇斯相提并论一样，是莫大的罪过。

演说家高尔吉亚是埃斯库罗斯的同时代人。在特尔斐为他树立了一座碑柱。[1] 然而我们这儿遇见一位男子，在他这里会轻易忘记前面所有的人：这是品达(Pindarus)。我们惊叹，希腊人奉之若神。在雅典的网王大殿中矗立着他的碑柱，以冠冕装饰。在特尔斐有一把椅子，他曾坐在上面歌颂阿波罗，它像圣人的遗骨被保藏起来。柏拉图时而称之为神圣，时而称之为至上的智者。据说，潘神(Pan)在树林里唱他作的歌曲。当征服者亚历山大摧毁他的故乡忒拜城(Thebae)时，留下诗人曾住过的房屋，并且保护他的家人。我几乎想说，他的赞歌是诗歌艺术之集大成。叙事诗和戏剧有较大的规模，然而诗人在简洁中统一了叙事诗的描写和悲剧的激情，正是这使得品达的赞歌如此可望不可及，正是这向读者要求如此之多的力量和努力，诗人的威力将在读者的灵魂中公开自身。品达应笔耕甚勤：我们仅存的，只有为希腊戏剧所作的凯旋之歌仍然完整。他的父亲应是一位笛手，他也学过笛子。毕达哥拉斯是他最爱的哲学家。他大约死于第八十一届奥林匹亚期间。

现在只还差一个人，他在运用中融会所有美妙的果实，以将希腊带向文化的至高水准。他到来，随之而来的是艺术的黄金时代，伯里克利出现了，具备一切才能，所有的激情，势必导致即刻所发生的一切。在宁静和自省中度过青春，然而在年青的心灵中所做的

---

(1) 西塞罗，《论演说家》，第一部，第三十一章。

筹划因而更加强盛有力。他天生具有罕见的口才。他努力使这种天赋臻于完美；事出有因。他用体操锻炼调理身体，通过哲学使心灵宽广而高贵。而这也是为了他的勇敢的规划。在外貌上他和庇西特拉图完全相似；在内心亦然，他的雄心、权变和计划。现在他首次登场，却显得一无所求，只是事在必然地作为演说家。民众将他神化。最重要的荣誉职位送到他的面前；几个策略上的谦逊的回合之后，他接受了它们。他对自我克制所抱的期望最大：自然赐福于它。它创造出一个个天才，他们能够不费吹灰之力把希腊人对美的艺术的崇拜推向顶峰，而这种崇拜把伯里克利带往他的目标。不过，这在我所探讨的历史范围之外。索福克勒斯很快带着优势踏着他的老师埃斯库罗斯的脚印而来，使埃斯库罗斯为自己的声望而担心。索福克勒斯是一位雅典人，具备优秀的身心修养，在音乐和舞蹈方面堪称大师。十六岁，和着古琴，伴着富于表现力的舞蹈，他为雅典人演唱他们的萨拉米(Salamis)海战的胜利，所有人都为这位少年所倾倒。二十五岁，他第一次带着悲剧出现在他的民族面前；曾赢得二十次奖章。为了表彰他的《安提戈涅》，他荣任萨莫司岛的行政长官，雅典人对伟大诗人的崇敬终于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们赋予他与伯里克利连袂处理国家最高事务的权利。终于，由于对他的一出悲剧所取得的胜利而欣喜，他死于九十五岁的高龄。正如埃斯库罗斯在其硝烟四起的年代的精神中写作，索福克勒斯同样全得其文明更为昌盛的时期的神髓。阳刚和阴柔的完美融合；纯粹、周密，然而却如此温暖动人的表现风格，这是伯里克利时期所独具的！处处洋溢着趣味之激情。索福克勒斯介于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之间。欧里庇得斯已经更加阴柔而敏感。

我现在谈到伯里克利时期的雕塑。这里普林尼是在帕萨纳斯

之外惟一给我们留下一些详细情况的作家。过往和将来所有时代的第一且最伟大的艺术家是菲狄亚斯。在老师俄腊狄阿斯的手下，他成长起来。和所有同时代人一样，俄腊狄阿斯所具备的系统性，菲狄亚斯眼前凌厉的轮廓，这些教会他精确，是其达到完美的必要准备。可是他的天才很快发觉，这种束缚明显地限制他的艺术的效果；只是在不与他的想象之理想相脱离的前提下，他运用这些规则。然而想象之理想直接发自创造性的心灵。这种理想淘尽了任何渣滓，这些赘物也许给予形象更多的表现力，但是高贵的纯一，雕塑所独具的威仪，却会恰恰因此而破坏了。他的朱庇特是一范例。这不是愤怒的朱庇特：愤怒是转瞬即逝的，而形象一旦成形，就永远存在。愤怒扭曲容貌，而希腊人的形象应该是美的，同时也在想象所及的至高尊严之中。愤怒的朱庇特在菲狄亚斯手中变成严肃的朱庇特。庄严的宁静是众神之身姿的特征。伯里克利知道这位伟人的价值。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当时雅典所有的华美的纪念碑树立起来。一座雅典娜像在菲狄亚斯的经典之作中堪称绝笔。可这却是他的悲哀的死亡的起因。不难理解，伯里克利有敌人；但是无论他们怎样人多势众，也不敢直接攻击他。仇恨落到他的功勋赫赫的友人和宠臣身上。菲狄亚斯被指控，他盗窃了一部分应该用来装饰雅典娜碑柱的黄金；这位伟人为自己辩护，却没有免于一死。他的最著名的学生是雅典的亚卡门斯(Alkamenes)和巴罗斯岛的阿格拉克利图斯(Agorakritus)。两人打赌各完成一座维纳斯(Venus)，亚卡门斯获奖，不仅是因为他的成功，也是因为他是雅典人。阿格拉克利图斯试图向偏心的法官报复：他把他的碑柱卖到蓝努斯(Rhamnusium)并命名为复仇女神(Nemesis)。普林尼在最著名的雕塑家行列中提到的第二位是来自司库永的珀吕科莱特。

阿基拉达斯是他的老师。他曾完成一座碑柱，其形态如此庄严，比例如此完美，以致于惊叹的艺术家们称之为法则。第三位是埃劳泰莱(Eleutherae)的米隆(Myron)。他的牛给他带来殊荣。第四位是莱基姆(Rhegium)的庇塔格拉斯(Pythagoras)，第五位是乐奥梯尼(Leontini)的庇塔格拉斯。米隆在一次竞赛中为两人所战胜。乐奥梯尼人是第一个表现神经和静脉的雕刻家，也给头发的造型以更多的精确性。史珂帕斯(Scopas)时期也属于这个时代。他的维纳斯在身后几百年与伯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的维纳斯争强斗胜。他和三位年青的艺术家一道完成了卡里人(Cares)的国王茂索卢斯(Maosolus)的著名墓碑，这三位艺术家是布亚科西斯(Bryaxis)，梯莫陶斯(Timotheus)和雷伽尔斯(Leochares)，他们的鼎盛期在第九十五届奥林匹亚期间。不过我远远超出伯里克利的年代，因为如果篇幅允许，有关这一时期的画家，帕菲卢斯(Pamphilus)和珀吕戈诺特(Polygnot)，连同其他人，还有许多东西要说。出于同样原因，我对接下来的美的艺术如此硕果累累的时期未著一字，它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时期。我也只需提到他们的名字，欧里庇得斯，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伯拉克西特列斯；吕司普斯(Lysippus)，米南德(Menander)，阿佩莱斯(Apelles)，佐科西斯(Zeuxis)和这一时期最后一件最美妙的作品拉奥孔(Laokoon)，不过有人认为它出自罗马皇帝的时代，这足以表明，在艺术于托勒玫(Ptolemaern)手下凋落并且进而流于摹仿而逐渐枯萎之前，它仍是多么繁荣昌盛。

评雅科比关于斯宾诺莎学说的信

I

1. 莱辛是一位斯宾诺莎主义者（第2页）。正统的神性概念不是为他而存在的。他不能享受它。一即万有！别无所知。如果他提到某人，那么，除了斯宾诺莎之外，他不知道其他人（第12页）。如果谁完全了解他，这个人就无可救药。人们应该宁可完全成为他的朋友。除了斯宾诺莎哲学，没有别的哲学（第13页）。

如果决定论者要令人信服，就必须成为宿命论者；其余则自然而然。　　斯宾诺莎的精神也许不是别的，正是古老的："从虚无中产生虚无。"在抽象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点，斯宾诺莎认为，由于有限中的每一个生成，由于有限中的每一个转换，从虚无中确立了某些东西。他摈弃任何无限向有限的过渡，代之以一种内在的无限，——就其为世界的起因而言，他既没有赋予它知性，也没有意志。因为没有对象，意志和知性不会发生，而依据第一因的先验统一和绝对无限，不存在任何对象。在其对象之前创造一个概念，具备一种特定的意志，在某物存在之前，就能与之联系，这是无稽之谈。

于是必须设立一种无限的作用序列。因为每一并非源于虚无的序列最终是无限的、不可规定的，那种对无限的作用序列的反驳自相矛盾，因为内在的起因是永恒的且无处不在，于是它不是单纯

的作用。此外，结果和持续之存在的观念只是现象：只是我们用来观照无限之中的多样性的形式(第16/17页)。

2. 雅科比相信一种可理解的人格的世界起因。他对斯宾诺莎的异议是如此清楚，这些反对的理由几乎成为他自身的东西。但是，他只抓住斯宾诺莎的实在学说的主要部分，由此而自拔。他从宿命论中直接推断出反宿命论以及一切与之相联系的东西。如果有纯粹发挥作用者，没有终极起因，那么，思想能力在整个自然中只有观望。它的惟一工作是陪伴作用力量的机械过程。就情绪随身带有感觉和思想而言，情绪也不发挥作用。而实际上有某种东西推导我们，它对一切外化一无所知，就此而言无条件地洗尽了感觉和思想。感觉和思想只是外延、运动、速度的水准等等的概念 - a. 但是，莱辛反驳道，把思想看作首要和至上的并且欲从中推导万物，这属于人的偏见，而万物，包括种种观念，却依赖于更高的原则。有一种更高的力量，它比这种或那种作用优越无数倍。也可能有对这种力量的一种享受，这种力量不仅胜过所有概念，而且完全超然于概念之外。而概念并没有取消这种力量的可能性。 b. 雅科比承认，有关神性，他无能为自己造出足够的观念，莱布尼兹的原则与斯宾诺莎的并不矛盾。他说，单子及其联系叫他无法理解外延和思想，整个实在就像从前一样不可理解。他左右为难。甚至还若有所失。——

此外，莱辛向他指出，莱布尼兹有一处是公然的斯宾诺莎主义。它这样谈到上帝：他处在持续的扩张和萎缩中。这也许是世界的创生和存在。而雅科比认为，没有一个理论构架像莱布尼兹的那样，与斯宾诺莎主义如此协调。1. 门德尔松公开指出，前定和谐在斯宾诺莎那里就存在。——2. 两人在根本上拥有同一个自由学

说，只是一种假象把他们的理论区别开来。

斯宾诺莎以石头为例阐释我们的自由情感，石头想并且知道，它在努力竭尽全力继续它的运动(Ep. LXII. Op. Posth. 584—585页)。

莱布尼兹以磁针为例阐释同一种东西，磁针有兴趣转向北方，并且认为它的旋转不依赖于其他原因，它并不了解磁这种物质的不经察觉的运动。

莱布尼兹用追求，一种内在固有的意图(自我觉悟是其俱生禀赋)来解释终极起因。斯宾诺莎同样，在这一意义上，他能够完全肯定终极起因：在他这里，对外部的设想和欲求观念形成灵魂的本质。

在莱布尼兹这儿和在斯宾诺莎那里一样，每一个终极起因都以一作用者为前提。思想不是实体的源泉；而实体是思想的源泉(17—26页)。

雅科比从一种必然造成完全斯宾诺莎主义的哲学中退出。他爱斯宾诺莎，因为与别的哲学家相比，斯宾诺莎将他引向这样的完美信念，即，某些事物不让自身被展开：对此人们不必因而就闭上眼睛，而是像发现它们那样，接受它们。

探究者的最伟大的功绩是揭示和公开了此在。对于他，解释是工具，是通往目标的道路，下一个——永远不是最后一个目标。他的最终目标是不可解释的：那不可解开者，直接，单纯(29—31页)。

【有关约翰福音第二，7—9行的讲道】

我的朋友！

有史以来，人性没有像敬重基督降生那样尊崇任何事情。这一生命在其自身中具备的本质，他的此在是惟一独立的，他的万能创造了无数生命，这一本质成为人的导师，不仅因为他作为创造者和世界的统御者公开自身，而且因为他以人的形象教人以通向极乐的最佳途径。在我所谈的经文中，这是其老师的最爱，约翰，所说的。以他为引导，我将谈到

降生，也就是说

1. 基督作为人的导师，
2. 基督的教导为我们铺设的福乐。

我的朋友！

基督首先通过以下两点证明他是人类的导师，他解释并巩固了(1)神性概念，(2)我们与神性的关系。

我们于自身中具备的宗教禀赋，造成如此之多的混乱，没有像直接的神性启示这样一种牢固的认识基础，几乎无法避免在人类无教养的部分中的迷信，无法避免在有学识者中的不信或是对至关重要的对象所感到的不安。

基督在大地上的出现，保护我们不受上述两者的威胁。无论他的神圣教诲怎样为迷信所滥用，然而其纯洁和单纯对于每一个没

有堕落的思想却不难辨认。

如果曾有一种学说有能力战胜不信和怀疑，那么，它就是基督教义。它基于无可辩驳的事实——以基督和他的使徒的奇迹为根据，借此使徒证明他们的神圣使命，基督证实他的神性。

然而，涉及到基督的道德学说，它是如此纯洁，如此切合人性，即使基督教的敌人也不能不对它和传布它的人怀有敬畏。有哪种道德法比爱的法则与人的自由更相容吗？难道不正是对上帝和人性的纯洁的爱能够赐福于道德自由、至善和我们的心吗？

在这所有一切之后还谈到基督的教诲带给我们的福乐，似乎显得多余。这种福乐却如此广泛，留给我说的一点点，远远没有穷尽我们通过基督教义所分有的丰裕的祝福。

我的朋友，请容许我提出两点。

它教导我们(1)对上帝的坚定而天真的信赖，(2)某种对不朽的希望。

(1)上帝作为我们的父亲，这种生动的信赖让我们的心变得多么高贵，使之超然于缺乏纯洁和持久的种种快乐，正是心灵的这种纯净使人有能力接受也许仅次于天国之欢乐的种种欢乐，只有体验到它的人能够理解它。

在这样一种信赖中也没有忧愁、没有落空的希望、没有无辜的虐待压迫精神，每一种信赖都赋予我们信念，预想会通过我们遇到的每一种情境而产生最令人欣慰的结果，不是为了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周围的人，

对更美好的生活的希望同样对我们的幸福有强烈的影响。这一想法给予无以言传勇气，使我们心中的每一种力量，我们包容和从事的一切，继续发挥作用，如果无灵魂的自然之和谐一旦瓦解，

那么更高的道德世界的和谐即将开始。而这一切归功于基督的教义。让我们跟随他，有一天和他一样走进他的荣耀。

1794—1795

【论自由的法则】

有一种想象力的自然状态，理智组织了众多观念，这种状态虽然在无法可循上与那种观念的无序有共通之处，但鉴于应当赋予它秩序的法则而言，却必须把它与观念的无序相区别。

想象力的自然状态，这种无法可依的状态是指道德的无法度，而法则是指自由的法则。

那里想象力自在自为，这里把想象力与欲求能力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在那种观念的无序中，从理论上来看想象力，多样统一、感知秩序虽然是可能的，但却是偶然的。

在这种想象的自然状态，想象和欲求能力一道，道德的合法度虽然为可能的，但却是偶然的。

有经验欲求能力的一面，它是被称之为自然的东西的类比，在必然与自由、有限与无限、感性和神圣结为兄弟之处最为醒目；它是一种自然的无邪，或者人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本能的道德，而与之同出一格的想象是天国的。

但是这种自然状态也依赖于自然的原因。

具有如此之神韵，仅仅是一桩幸运

欲求能力和想象一道立于自由的法则之下，如果没有自由的法则，那么将没有一种稳定的状态可与以上所示的状态媲美，至少能否捕获它，与我们无干。其反面同样会发生，而我们无法阻止。

自由的法则却**发布禁令**，无视自然的援助。无论自然促进这项法则的实施与否，它颁发命令。不如说，它以自然的反抗为前提，否则，它将不会**命令**。自由法则第一次向我们表露自己，它表现为惩戒性的。我们的一切美德似乎发端于恶。道德一次也不能信赖自然。即使道德没有停止是道德，一旦规定的根据在于自然而不是在于自由，那么单纯由自然树立起来的合法性将会十分不稳定，随着时间和情况而改变。正如自然的起因会另行规定，这种合理性将……①

① 荷尔德林的许多文章或是没有完成的残篇，或是中间有缺省，德文版用省略号加以表示。下同。——译者

【致卡利亚斯】

我微睡，我的卡利亚斯(Kallias)！我的清梦甜美。神奇的黎明笼罩着我的精神，犹如笼罩在柏拉图的乐土的魂灵之上。但是荷马故乡(Maeonia)的守护神唤醒了我。他半嗔地走到我面前，呼声震撼我的至深处。

我躺在我们的爱琴海群岛的岸边，沉醉于甜美的梦境。日光流连在他身上，他如此友好地而平静地朝我微笑，而他头上玫瑰色的云雾如此善意地遮掩了远方，那里还有我们的英雄生活的地方。温和甜美，犹如我的柯吕可拉(Glycera)温柔的手，清新的晨风抚弄我的面颊。我在稚气的梦幻中与美妙的造物游戏。——

终于倦怠于火热的想象，拿起我的荷马。

偶然翻到一处，聪明的莱忒之子(Laetiade)和野性的狄奥梅德(Diomedes)在白天的交战之后，深更半夜用武器杀出一条血路闯入敌营，特拉奇人(Thrazier)已因白天的工作而疲惫不堪，远离守卫者的篝火而躺在深深的睡梦中。狄奥梅德像愤怒的狮子在睡着的人群中四下怒窜，这时尤利西斯牵住宝马当作可喜的战利品。他清除中了狄奥梅德的剑的尸体，好让骏马不怯于迈步，并且轻声对狂怒的伙伴说，是时候了。而这位还惦记着一些冒险。不是想把身边装满各种武器的大车抬起来，搬走，就是要为他的剑所击中的十三个特拉奇人寻更多伴侣。但是，雅典娜来到他面前，提醒他返回。

而现在是非凡的成功冒险之后的胜利的喜悦！他们在战友的亲切欢迎中跳下骏马，握手欢言！然后冲进清凉的大海，洗去汗水，疲乏的肢体又强劲起来，清新而和悦地坐下宴饮，为保护神雅典娜献一樽甜蜜的酒，以酒酹地，天真地祭奠！啊，我的卡利亚斯！这种力与勇的凯旋之豪情！

它也为你而准备着，它呼唤我，在我们的英雄、荷马的英雄面前，羞愧如此强烈地攫住我，恨不能将灼热的面孔埋进地下！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我意已决。

你一定看出，我是怎样为我的心的严肃忠告强加上人工的快乐的色彩，好使它更易接受，能够报之以微笑，犹如对待某种奇思妙想，然后忘却它！

论惩罚的概念

对于古人，命运女神似乎不仅因为其可畏，而且因为其神秘的源泉而被描述为夜的女儿。

与他们的所有信念一道陷入循环之中，这是一切原则的敌人的必然命运。（证据）

在当前情形中，他们会说：惩罚是**承受**合理的对抗，是恶行的后果。恶行却是如此之行动，它招致惩罚。有恶行之处，就有惩罚。他们不可能说明恶行的一种自为的标准。显然，如果他们前后一致，后果就必须规定行为的价值。他们要避免这一点，那么，必须从原则出发。如果不这么做，而按照行为的后果来规定行为的价值，那么，从道德上看，这些后果没有在任何更高层次上得到论证，而对抗的合法性是一句空话。惩罚就是惩罚。假如机械律或者偶然或者专断，任何一种不悦施加于我，我就知道，我做了坏事。这里我无可追问，因为事情发生了，所发生的就理应发生。

表面看来，在惩罚的原始概念发生之处，在道德意识中，似乎情况真就如此。这里道德法以否定的方式宣告自身，作为无限，它没有其他办法向我们宣告它的来临。我们应该有所不欲，这是它给我们的直接的声音。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有所欲，接受道德法摆在面前的障碍。道德法是什么，在它对立于我们的意志之前，我们事先却不知道，现在在它与我们相对峙时，也不知道。我们不过承受它的对抗，将之作为我们所欲的、却与道德法相对立的某物的后

果，我们按照这种后果来规定我们的意愿的价值；因为承受了对抗，我们就视意愿为恶，我们没有能力进而探究那种对抗的表面显示出的合法性。假如情况确实如此，我们所了解的对抗仅在于我们受苦；对抗与任何其他痛苦没有区别，我称这种对抗为道德法的对抗，从对抗推断出恶之意志，以同样的道理，我从所承受的每一个对抗中推断出一种恶之意志。一切痛苦都是惩罚。

但是，认识的根据与实在的根据之间有区别。如果有一次我说：我在其对抗上认识法则，而另一次说：我因其对抗的缘故而认识法则，它们截然不同。对于一些人，法则的对抗就是法则的实在根据，他们不得不做上面的循环。如果他们没有经历对抗，对于他们法则就根本没有生效，只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这种违法性，他们的意志因而才是违法的；假如没有受到惩罚，他们也就没有恶行。惩罚是跟随恶而来的，而恶是惩罚所跟踪的。

认识根据与实在根据的区别接下来似乎略有眉目。如果法则对抗我的意志，这是惩罚，而我在惩罚上才认识法则，那么试问：我能够在惩罚上认识法则吗？进而：我能够因为触犯一条没有认识到的法则而受惩罚吗？

回答可能是，只要人把自己视作受到了惩罚，就必然于自身设立了触犯法则的前提，就将惩罚作为惩罚来评判而言，人在惩罚中必然……

【判断与存在】

判断在最高最严格的意义上是至深地统一于理智直观的主客体的原始的划分，经过这一划分客体和主体才变得可能，这样的划分就是判断(Ur－Teilung)。在分(Teilung)的概念中已经有客体与主体互相关涉的概念和一个整体的必要前提条件，即客体和主体皆为部分(Teile)。"我是我"，是这种判断概念的最合适的例子，判断作为理论的判断，在实践判断中相对峙的是非我，而不是自身。

就像间接的与直接的意识，现实性与可能性是相区别的。如果我把对象思作可能的，我仅重复先前的意识，凭借先前的意识对象才具有现实性。对于我们没有一种可思考的可能性不曾是现实性。所以可能性的概念也根本不适用于理性的对象，因为它从来不作为其应该所是而出现于意识，适合于理性的只有必然性概念。可能性概念对于知性的对象有效，现实性概念适用于感知和直观的对象。

存在表达主体和客体的联系。

在主客体绝对地统一，而不是部分地统一之处，它们是如此相统一，以致根本不能做任何划分，而不伤害那应被划分者的本质，这里，此外没有任何地方，能够绝对地谈论存在，一如在理智直观中的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不必将这种存在与同一性相混淆。当我说：我是我，主体(我)和客体(我)并不是如此地统一，以致根本不能做任何划分，而不损害那应该被划分者的本质；相反：我只有通过我与我的这种区分才可能。我怎样能够说：我！无须自我意识？然而自我意识如何可能？通过我与我自身相对峙，我与我自身相分离，却又无视这种分离，将在对立面中的我作为与自身同一的我加以认识。然而在何种程度上自一？我能够，我必须如此发问；因为在另一种视线中它是自相对峙的。那就是说，同一性不是客体和主体最终发生的统一，同一性不＝绝对存在。

赫莫克拉忒致采法卢斯

你当真相信，于某一特定时代，知之理想能够清楚地表现在某种体系之中？这种人人预感到，极少卓绝者彻底认识到的体系。你甚至相信，这一理想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奥林匹斯的朱庇特雕像只还差那块基石？

也许！尤其是人们接受了第二点之后！

但是，假如恰是凡人的这种追求具备优先权，假如正在这儿完美为现成的，这种每个人寻找而无人发现的完美，这不甚是奇特吗？

我总认为，就像为了人的行动一样，为了他的知，人需要无穷的进步，无际的时间，以接近永无止境的理想；以为科学在特定的时期会完善起来或是业已完善，我称这种意见是一种科学的寂静主义，它兴许是错误，无论如何，它满足了个人的特定界限，或者根本否认有过的却不应存在的界限。

不过这在一定前提下是可能的，你应该严谨地向我提出其时代的前提条件，然而我不禁问或自问，双曲线是否和它的渐近线真地统一，是否过渡……

1798—1799

我们审视古典所应取的视角

我们梦想教养、虔诚等等，却一无所获，只是假设——我们梦想原创性和独立性，我们相信说出新意，而所有这一切却是反应，宛如对奴性的一种温和的报复，我们在古典面前一向取奴性的态度。似乎真的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留给我们，或者为假设和实存所压倒，或者气凌百代，作为富有生机的力量与一切所学、所予和实存相对抗。这里最困难的是，古典似乎完全立于我们的原始冲动的对面，原始冲动旨在给无形者构形，使原始质朴的自然完美无缺，于是为艺术而生的人自然而然地且处处更喜欢拿起朴拙、没有书卷气和幼稚的东西，相比之下经人文熏陶的材料，对于意欲造形的他已是雕琢过的。一切民族之所以没落，普遍原因就是其原创性、其本己的富有生命力的自然匍匐于现行的形式之下，匍匐于祖先所创造的奢华之下（例证，生动地呈现），这好像也是我们的命运，只是在更大规模上，一个几乎无边的前人的世界，或者经传授或者通过经验，使我们了然于心，它作用于我们，压迫我们。（具体阐述。）另一方面似乎什么也没有比我们所处的这种状况更有利了。**那种教养的冲动是盲目地还是有意识地发挥作用，人是否明白，他从何而来且向何处追逐，这是一个区别，显然，人的教养冲动迷失**

自身，选择有失尊严的错误的方向，或者失却其本真的位置，或者他找到这个位置，但半途而废，停留于本该将他引向目标的手段上，这是他所犯的惟一的错误。（生动的例证。）而在一个高度上将较少发生这种错误。（首先考虑到）这由以下几个方面来保证，我们知道那种冲动的起点和目标，我们认识冲动迎头赶上其目标的最本质的方向，我们也并非对它可能走的弯路和岔道一无所知，我们把前方和周围由那种冲动所引发的一切看做来自共同的原始的根据，冲动连同其所有产品处处都得自于这一根据，我们认识冲动曾在我们面前和四周选择的那些最为本质的方向，甚至认识它在我们周围的迷途，现在出于同样的根据，出于那我们朝气蓬勃地、处处都同样作为一切教养冲动的源泉而担当起来的根据，我们设定自己的方向，这一方向经过以往那些纯粹和不纯粹的方向而得到规定性，我们由于洞见而不再重复那些方向，于是在人的所有事业和行动的原始根据上，我们感觉自身与万物齐一，无论它们多么显赫或微小，但是在我们选择的特殊道路上……

【关于阿喀琉斯】

(1)

和你谈起阿喀琉斯,我很愉快。众英雄中我尤爱重他,如此英武而脆弱,英雄世界里最成功最易逝的花,正因为他如此美,用荷马的话说也"如此为瞬息而生"。我几乎愿这样想,老诗人极少让他出现于情节中,而让其他人喧嚣呐喊,他的英雄端坐在帐内,是为了尽量不使他在特洛亚面前的一片混乱中世俗化。诗人可以大书特书尤利西斯的事情,尤利西斯是一只装满硬币的口袋,人们得花很长的时间去数,而对付[阿喀琉斯这样的]金子就快得多。

(2)

为了阿喀琉斯的缘故,我最喜爱和叹服这位一切诗人的诗人。空前绝后,他是以怎样的爱和怎样的精神透视了这种性格,把捉他,提高他。年长的阿伽门侬、尤利西斯和纳斯托(Nestor)以他们的智慧和愚蠢,咆哮的狄奥美德(Diomed),鲁莽的阿亚克斯(Ajax),把他们放到天才般的、万能而忧郁温柔的众神之子阿喀琉斯面前,面对自然的骄子,而让如诗人将他,这位充满雄狮的力量、精神和优美的青年,置于明哲与质朴的中间,你会在阿喀琉斯的性格中发现艺术的奇迹。阿喀琉斯与赫克托耳,这位高贵、忠诚、虔敬的男子构成最美的对照,赫克托耳是一位完全出自义务和纯

净良知的英雄，而阿喀琉斯则一切来自丰饶而美的自然。他们就像相互亲近一样，也迎面对峙，从而，当阿喀琉斯最后作为赫克托耳的死敌登场时，才愈加富有悲剧性。友善的帕忒罗克洛斯(Patroklus)十分可爱地与阿喀琉斯结伴，恰如其分地顺从这位倔强的人。

也可看到，荷马多么推重他心目中的英雄。人们时常惊叹，荷马为何几乎不让他亮相，诗人却是要吟唱阿喀琉斯的怨恨的。他不愿众神之子在特洛亚前的骚乱中变得俗气。

理想者不可以世俗的面目出现。而让他隐退，诗人确实没有比这更美好更温柔的方式来歌咏他（因为这位青年在他的天才般的自然中感觉被地位显耀的阿伽门侬所侮辱，后者作为无限者，其侮辱是无限量的），于是希腊人的每一个失败，从缺少这独一无二的人的那一天起，都在提醒他的超绝于这庞然的士伍一群之上的力量，而诗人让他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些罕见的瞬息，由于他的缺席就更加光彩。这些场面也用神工鬼斧加以刻画，安排错落有致，时而喊冤复仇，时而不可言传地令人感动，转而又变得可怖，直到最后，他的痛苦和怨恨上升到极至，在凶猛的爆发之后，雷雨骤歇，而众神之子，面临他所预知的死亡，与所有人和解了，甚至与庞亚姆斯(Priamus)的父亲也和解了。

在所有已往的一切之后，这最后的场面是天国的

谈《伊利亚特》

人有时在自身对不同人的优点意见不一，如果问，在亲密相关的人当中，谁是他们最喜爱的人？他们几乎都像孩子一样不知所措，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长处和短处：一人完满地履行他生活中一切，他的性情和理智是为一种有限的，但却符合人之自然的境况塑造而成，他因此值得嘉许；因为他和他单纯的领域为和谐的整体，我们把他叫做自然的人，可是与他人相比，他显得缺乏精力，从而也缺乏深刻的情感和精神；另一种人通过其力量和品德的伟大、强盛和恒长，通过勇气和奉献吸引我们，但是我们觉得他太紧张、太不知足，太强暴，在有些事情上过于片面，与世界太格格不入；又有一种人用其内在力量的更为强大的和谐，用他接纳万象的完整、协调和灵魂赢得我们的心，一个对象，围绕着他的世界，因而在个别和整体上对于他具有、能够具有意义，这种意义也在他关于对象的表述中发现自身，而正如无意义给我们的痛苦甚于其他一切，一旦他把他的方式变得足够简易，完全可以理解，让我们审视并且感觉到它，我们尤其欢迎这位真实而富有意义地接受我们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一切的人，然而，我们不乏这样的想法，他在感觉到整体精神的同时，太不把个体放在眼里，如果其他人在众多树木跟前不见森林，他则在森林之外忘记了树木，他对每一个心灵相当缺乏理解，因而别人也不理解他

于是我们也又对自己说，没有人在他的外在生活中能够同时

是一切。为了在但容间目有一种此在和意识，人必须为某物而限定自身，爱好和种种情境派给一人这种特性，而另一人另一种特性，其独特性当然表现出来，可是令我们感到若有所失的其他特长在一个真实的性格中并非因此就荡然无存，而只是隐伏于背景中，这些失却的长处……

论诗歌创作的不同类型

有时人自己对不同人物的优点意见不一。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杰出之处，并且正于此也有他自身的缺陷。我们喜欢这个人的纯朴、细心和自然奔放，他如此在他所效命的特定方向上前行。生命的各个契机自如连贯，一切在他那里得其时得其位；无物不定，无物不畅，因为他平易，他也极少遭遇巨大的艰辛和疑惑。明确、清晰、恒久而有节制，得天时地利，全然在当下现实中，如果我们不是太高亢激昂，对于我们他也从来不不切人意，他任我们率性而行，我们与他相处融洽；他并没有将我们带往高远，实际上也没有深深吸引我们；但是我们也不总是希望如此，尤其在受到强烈震撼的情况下，我们暂且没有比这样一种交往更真切的需求了，在这样一种对象上，我们最容易重新发现自己处于平衡、安宁和明朗之中。

我们首先称上述性格为**自然的**，七贤之一的泰勒斯，在他的语言和观念方式中认为万物皆源于水，我们的这种崇敬至少与他的一样有道理。如果在道德世界中，自然就像它所实际显现的那样，在它向前迈进时总是从最简单的关系和生活类型出发，那么称那种朴素的性格为原始的最自然的性格，不是没有根据的。

…… ……

理解了，那么，首先在固定的概念和言辞中阐明自身，对于每一个想对此发表意见的人都是必需的。

这里亦然。

自然的音调尤其适合于叙事诗，很容易从外表就认出它。

在荷马的一个单独的章节里就可以说出，这种音调整体上说明了什么。（正如在一首好诗中一段可以代表整个作品，在这种音调和这首诗当中我们发现同样的情况。）我特地选出福尼克斯(Phoenix)欲打动怨恨的阿喀琉斯与阿伽门侬和解、重新在对特洛亚人的战斗中帮助希腊人的讲话。

神一般的阿喀琉斯，我将你抚养成人，
怀着由衷的爱，你也再不愿与他人
去宴饮，也不愿在家里的大厅进餐，
我亲自抱你在膝上，
递给你佳肴，捧你把盏，
你常常弄湿我的前襟，
在童年的笨拙中将美酒吐出。
我为你这般操劳，这般忍耐，
念众神令我膝下无子，
我把你，神一般的阿喀琉斯，
选做自己的儿子，你会保护我免遭可悲的命运，
啊，阿喀琉斯，驯服你那伟大的心！没有仁慈的心肠
与你不相配；众神也常常回心转意，
他们却是更富有荣耀，尊严和力量。[1]

详尽、持久、实实在在的音调跃入眼帘。

叙事诗也是这样大部分都遵循现实。如果人们（只是）在其独

---

1 我需略做说明，这是佛斯(Voss)的翻译，而对还不知道他的译本的人，我承认，我也令人遗憾地不久前刚刚认识了他的译文。

特性上考察它，它是一幅性格图画。彻底地从这个角度来看，《伊利亚特》的主旨和兴趣才真正从所有方面流露出来。[①] 在一幅性格图画中，自然音调的所有其他的优点也在它们的本质之处，一切首先从英雄出发又回归英雄，开头、灾难和结局都与他紧密相关，在完满的多样性中的所有性格和场景，连同已发生和说过的一切，在英雄于至高的个性中亮相的时刻，在这个关头就像点连成了线，这个可见的感性统一，一如人们轻易洞见的那样，这种统一仅在一种作品中可能，这种作品把根本目的置于表现性格中，从而在主要来源的主要性格之中。

于是从这一点得出自然音调所特有的平和节制，将性格显示于其界限之内，予以多重而温和的层次变化，在所论及的创作类型中，艺术家并非因为他认为这种方法是惟一诗性的，所以走中庸之道，并非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极端和对立，所以避免它们，他当然知道，在恰当之处存在诗性真实的人格、事件、思想、激情、画面和情感的极端和对立，仅仅就其不适合于目前的作品而言，他拒之于门外；他必须选择一个固定的立场，而这个立场现在是个体，他的英雄的性格，正如性格通过自然和教养已经获得一种具有规定性的本己之存在，一种现实性　可是性格的这种个性必然在极端中消失。假如荷马没有如此细心温柔地把易怒的阿喀琉斯与骚乱脱离开来，我们将不会把这位众神之子与包围着他的元素相区分，只有我们在宁静的帐内找到他，看他怎样以琴弦悦心，歌唱大丈夫们的伟迹，而他的帕忒罗克鲁斯默然对坐，直到他的歌声结束，这里这

①　如果如此详尽地展开表现性格的事件和情境，那么首先是为了让性格这样出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面前，性格没有很大的改动，没有超出通常的格调和方式。

位青年才真正活在我们眼前。

这就是说，为了保持所表现的性格的个性，为了这一诗人现在正最关心的东西，叙事诗人如此不折不扣地平和。

如果叙事性格所处的情境被描写得如此准确详细，这也不是因为诗人将所有的诗之价值放在这种琐碎小节上。换一种情况，他会在一定程度上免去冗长；但是这里，他立足于个性、现实性和性格特定的此在，周遭世界也必须从这一立场上显现。四周的对象从这一立场出发而显现在那样的精确性中，这一点每当在自己最习惯的氛围中无拘无束地亲临我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情形时，我们在自身就体会得到。

如果不担心离题，我还希望补充一些。我还将补充，就性格即是个体，尚没有更贴近的规定而言，在所描写的情境中的详尽只是性格的反照。环境仍可能以另一种方式与性格吻合。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个性最后多少传达给他周围的全体及人人，而不只是散布于情境，也感染了诸多性格。在为纪念帕忒罗克鲁斯而举行的竞技游戏中，希腊部队的其余英雄隐隐约约地几乎全染上他的色彩，终于年长的皮亚牟斯(Priamus)怀着他所有的痛苦仍来到曾是他的敌人的英雄面前，焕发出青春的容光。

但是人们轻易看到，这最后一笔已经越出了自然的音调，越出至此所考察所描述的处于其单纯的独特性中的自然音调。

当然，在单纯的独特性中它已经通过它的详尽，它不懈的变换，它的现实性方便有利地给我们留下了印象。

【反　　思】

感悟有不同的程度。从乐趣开始，这当然是最低层的，上至一位将军的感悟，他在战场的厮杀中保持谨慎，强有力地获得守护神，感悟有无尽的阶梯。在这阶梯上升降，是诗人的天职和幸福。

——　——　—

用套叠的长句时，人有言辞的倒转。然而更伟大和更有效用的却必然是循环本身的反转。循环的逻辑位置，诸如在根据（根据循环）后是生成，生成后是目的，目的后是意图，而从句总是挂靠在与它关系最近的主句后面——这对于诗人肯定是极少派上用场的。

——　——　—

一些人在较大的火焰中，而另一些人在较小的火焰中仍保持必要程度的慎思，这是感悟的尺度，每一个人都具备它。在清明的理智离开你之处，那儿就是你的感悟的界线。伟大的诗人能够随心所欲地超越自己，却从来不放逸无度。一如人会跌落到深处，他也会失足于高处。富有弹性的精神制止前者，在清明的思虑中的重力阻止后者。如果情感正大、温暖、清晰而有力，它是诗人最好的审慎和思虑。它是精神的缰绳和鞭策。用温暖策动精神继续向前，用微妙、正大和清晰给精神规定界线并且扶持它，以使精神不致迷失自身；这样情感同时就是理智和意志。但是，如果它太阴柔，那么就变

为毁灭性的、一条噬人的虫豸。如果精神限制自身，那么情感就太怯弱地感觉到短暂的限制，变得太热烈，丧失清明并且用不可理喻的焦躁将精神驱向无际；如果精神较自由，一时超越规则和材料，那么，就像曾担心受局限，情感同样害怕精神有迷失自身的危险，它变得冷淡、沉闷并且削弱精神，以致精神沉沦，僵化并且在无谓的怀疑上消磨殆尽。如果情感一旦如此病态，那么诗人别无良策，因为他认识它，就无论如何别为此惊慌，只是更有分寸地继续下去，尽可能轻松地运用理智，不论这种情感是抑制的还是奔放的，即刻校正它。如果他多次如此帮助自己度过难关，他就重新将自然的恒常给予情感。他必须习惯，不在这些单个的瞬间希求达到他预期的整体，而忍受瞬间的非完整；他的意趣必须是于每一刹那超拔自己，以这样的尺度和方式，就像他向事物所要求的那样，直到最后他的整体的主旋律获胜。但是他也不必以为，他只能在从弱到强的成长中自我超越，这样他会变得不真实，承受过大的张力；他必须感觉到，在空灵上赢得他在意义上所失去的，宁静代替强烈，周密代替飞跃，这样在他的作品中将没有一种必然的声音不一定程度地超越前一种声音，因为整体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构思好的。

— — —

谬误也在真理中变成真理，这才是最真实的真理，因为在体系的完整中真理把谬误置于它的时间和它的位置上。真理是光，照亮自身也照亮黑夜。这也是至上的诗，因为在艺术作品的完整中于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谈说非诗，非诗也变成诗。但是这儿最需要敏捷的把握，如果你仍在怯懦地徘徊，不知道事情的进展，不知道从中可做出多少，你如何能够把它用在恰当的地方，把所有的个体

放到整体中它所属的位置上去，这是永恒的愉悦、神的欢乐；所以没有理智或没有一种彻底地组织好的情感便没有卓越和生命。

—— ——

难道人在包罗万象的精神上所赢得的，必须在力量和感受力的稳健和敏捷上失去吗？没有虚无的另一面就无所谓虚无！

-

你必须从欢乐中懂得纯粹，懂得人和其他生命体，理解它们的“所有本质和独特”，逐个认识一切关系，将其相联系的组成部分反复温习，直到生动的观照**更加客观地**从思想中实现出来，从欢乐中，在困顿闯入之前；单纯来自困境的理智永远是片面的歧途。

相反，仁爱乐意无微不至地发现（如果性情和思想没有由于严酷的命运和清规戒律变得羞怯和阴郁），什么也不愿疏忽，在它找到所谓混乱或者错误之处（这些部分由于它们所是，或者由于它们的位置和运动，一时偏离了整体的音调），只是愈发深情地感觉并且观照那整体。所以一切认识应该从学习美开始。显然，无须伤感就能够理解生活的人，他得益匪浅。当生命本身从无限中走出来，梦想和激情也很好，其次为怀念，它不愿接触生活，了解生活，再其次是绝望。对凡尘、变易、他的时间的种种局限的深刻感受，鼓励人去做许多尝试，练习他所有的力量，使他不致流于懒散，人围绕着幻想而斗争，直到他终于重新为认知和劳作发现真实和实在。在盛世少有梦想家，但是如果人们缺少伟大而纯洁的对象，那么他造出任何一个幻境，闭上眼睛，以使能够对之感到兴趣，为之生活。

——·——

一切都取决于，卓越不过分排斥低贱，美不过分排斥野蛮，当然也不与之混合，卓越和美确定地不带激情地认识在他们与他者之间的距离，出于这种认知，以实际行动去发挥作用并且忍耐。如果他们太孤立自己，那么就失去了那种作用，他们在孤独中没落。如果过于调和，那么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作用，他们或者像对他们的同类一样针对他者说话和行动，忽略了一点，这些人缺少这一点，必须首先在这一点上打动这些人，或者他们过分向这些人靠拢而重复他们本应清除的莠秽；在两种情况下他们都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并且必然灭亡，因为他们不是永远毫无反响地在光天化日下表白，孤独地与所有的斗争、请求相厮守，就是过于顺从地接纳陌生和鄙俗，从而窒息自己。

【论　宗　教】

你问我，尽管人根据其自然本质超越必然，与他的世界处于丰富多彩而更为深情的关系中，就人超越自然和道德的必需而言，他也过着在人性上不断向上的生活，于是一种更高尚的，大于机械的关联，一种更高的天命存在于他及其世界之间，因为人感觉到自身和他的世界以及一切他的所是所有在这种更高的关联中相与为一，这种关系对于他真是至为神圣的，尽管如此，为什么他恰恰去设想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准确地看，天命既无法让人适当地去思考，也不立于感官之前，为何他必须造出关于他的天命的一种理念或图像？

你这样问我，我的回答只能是，人也就其能够并且愿意回忆他的天命，对生活怀着感激而言，才超越必然。人在元素中萌动，他也始终感觉到与元素的贯穿始终的关系，如果他的行动方式恰当，对于他，对于他的力量和机智不过于阔大，如果他不是太不安、太没有规定性，另一方面也不是太懦弱、太狭隘和太墨守成规，由于他在其作用和与此相连的经验中超越必然，他也获得一种比满足必需更加无限的更彻底的满足。人只要合理地着手，在每一个他所独具的领域中，都有一种大于必需的，更高尚的生活，那就是说，一种大于必需的更无穷的满足。正如每一种满足都是现实生活的刹那间的静止，这样一种无穷之满足亦如此，只有一个重大区别，这就是，跟随必需之满足后面的是一种消极的满足，例如，动物吃饱之

后通常睡觉，而紧接着无穷之满足的虽然也是现实生活的静止状态，但是这样一种生活在精神中继续进行，人的力量在精神中重复给予他满足的现实生活，直至这种精神的重复所特有的完美和非完美再次把他驱入现实生活。我说，那种更无尽的、大于必需的关系，人在他的元素中获悉的那种更高远的天命，也将更无尽地为他所感受，更无尽地满足他，从这种满足中得出精神生活，于此他仿佛重温现实生活。然而，只要他与他的元素之间的更为高尚，更为无限的关系是在现实生活中，就不能仅于思想中或仅于记忆中重复它，显然，单纯的思想，无论如何高贵，却只能重复必然关系、牢不可破的、处处有效的、不可或缺的生命法则，而当思想敢于超出这一独特的范围，思考生命的更为深情的关系，在这一高度上，它也否认其独特的性格，这种性格在于，无须有特殊的事例就能洞见并且证明思想。虽然能够思考那种更无尽的、大于必然的生活关系，但是不可仅仅单纯地思考；如果有更高的法则来规定那种无限的生活关联，如果有不成文的神性的法则，当安提戈涅不畏公开的严厉禁令，埋葬了她的兄弟时，她提起它——如果那更高的关联并非狂热，必然有如此之法则——，那么思想没有穷尽它，我是说，如果有如此之法则，只要它仅仅为自己而没有在生活中被把握，被设想，那么它就是不可接近的，一方面因为在这一深度上，在生活的关系变得无限的深度上，行动及其元素，行进方式与观察神性法则的领域，这就是说，法则与充分运用法则的特殊世界，更加无限地相结合，正因此，即使法则对于有道德的人同时也是普遍的，但却从来不能离开一个特殊的情境去思考它，如果人们不想抽去它的独特性，抽去它与它得以运用的领域在情志上的结合，就从来不能抽象地思考它。那么，那种无限关系的法则就永远只是条件，以便

那种关系变得可能，而不是关系本身、在这种关系中人和他的领域在一起。

不能仅于思想中重复这种更高远的关联。人们可以这样谈论仁爱、友谊和亲和的义务、谈论好客的义务、宽待敌人的义务，人们可以谈论、什么对于这种或那种生活方式、对于某一阶层、对于某一年龄或性别合适或者不合适，而我们确实已经把更精粹更无限的关系一方面变成一种骄横的道德、另一方面变成一种浮华的标签或者浅薄的趣味规则，并且相信凭借铁一般的概念我们比古人更开明了，古人将那些微妙的关系视作宗教的，这意味着，人既不必自在自为地看待这样一些关系，也不必从统摄世界的精神出发看待它们，那些关系就在这世界中发生。（进一步阐明）

这正是那更高的启蒙，我们大部分人缺少它。那些微妙的无限的关系发生于那领域，必须从统治这一领域的精神出发来看待这些关系。但是这种精神，这一无限的关联，自身……

…… ……

如果谈论的是一种神性，由衷地，而不是出自某一有用的记忆或出于职业，他必须这样认为而别无他指。简略证明之。人既不能够仅仅从自身，也不能够只是从他周围的对象那里获悉，在机械的进程之外存在一种精神，一位神在世，但却在一种更有生机的超然于必需之上的关系中，人与他的周遭一起处在这种关系中。

只要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领域，他在此劳作，了解他的领域，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并且只要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的领域，他

们在此以人性的方式，这就是说，以超然于必需之上的方式劳作和受苦，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神性；而如果有一个领域，所有人共同在此生活，他们感觉到自己和这一领域处于大于必需的关系之中，那么，但也仅就此而言，他们所有人拥有一个共同的神性。

这里一定没有忘记，人能够将自己置放到他人的处境中，把他人的领域变成自己的，这么说来，赞同神性的情感方式和观念对于一个人自然而然地并不困难，它们从人与世界所处的特殊关系中形成——那种观念不是得自于一种激情的、目空一切或奴颜婢膝的生活，从这种生活中也总是形成一种同样窘迫的激情的关于精神的观念，在这种生活中做主宰的精神，它永远是暴君或者奴隶的形象。但是人在有限的生活中也能够无限地去生活，生活为他带来的有限的神性观念也能够是无限的。（阐明）

于是，正如一个人能够赞同他人的有限而纯洁的生活方式，他也能够赞同他人关于神性的有限而纯洁的观念。只要人们不是病态的和恼怒的，没有被压迫和在一场正义或非正义的战斗中被激愤，就像在其他兴趣上一样相互交流他们关于神性的不同观念，这正是人的需要，每一单个的观念方式具有的且必然具有的局限性在不同观念方式的和谐整体中得到理解，这样局限性得到自由，而同时，正因为在每种特殊的观念方式中也存在着各人所有的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意义，这种生活方式的必然局限性也获得自由，它在不同生活方式的和谐整体中得到理解。

…… ……

这意味着，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人就此不能够彼此隔绝地生存，而法的关系由于受到阻碍才变为积极实证的，这意味着，这种阻碍不是搁置，而是一种暴力行为，它也同样通过暴力和强制得到制止和限制，这就是说，那些关系的法律自身为消极的，只有在受到凌越的前提下才是积极实证的；相反那些较为自由的关系，只要它们是其所是，并且毫无阻挠地存在，……

续篇提示。

一方面是宗教关系与灵性、道德、法的关系的区别，另一方面是宗教关系与自然、机械、历史关系的区别，于是宗教关系一方面在其各部分有人格，独立性，相互限制，有灵性关系的消极的齐一的并列存在，另一方面有情志上的关联，一者相对于另一者的既定存在，在其各部分中的紧密联系，它标志着自然关系的各部分的特征，于是宗教关系在其**观念**中既非灵性的，亦非历史的，而是灵性和历史的，这就是说，是**神话**，这既针对其材料，也针对其传达。鉴于其材料，宗教关系不仅包含理念或概念或性格，也不仅包含事件，事实，也不是相分离的两者，而是两者合一，并且是以如下方式，在人格部分占较多比重，是主要部分和内在意蕴之处，表现和外部意蕴将成为更具历史性的（叙事神话），而在事件为主要部分，内在意蕴之处，外部的意蕴将更加人格化（戏剧神话），只是不要忘记，在与真正的主要部分的关系上，与**神话之神**的关系上，人格部分和历史部分永远只是从属部分。（抒情的神话尚待规定。）

神话的传达也如此。一方面各部分组合起来，由于它们始终如一的相互之间的适当限制，没有一个部分**太**出格，正因此每一部分都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传达就此带上灵性的性格，另一方面每

一部分都比必需更进了一步，因此它们获得那种否则仅为自然、机械关系的各部分所特有的紧密联系。

一切宗教按照其本质将皆为诗性的/创造性的。

这里还可以谈论多种宗教统一为一种宗教，这里每人尊敬它的神而人人尊敬一位在诗的观念中的共同的神，这里每人以神话的方式庆祝他的更高尚的生命，而人人以同样的方式庆祝一种共同的更高远的生命，这生命的庆典。进而还可以谈论宗教的创始人和祭司，从这一视角看，他们是什么：宗教创始人（如果不是一个家族的父亲，继承家族的事业和命运），如果他们……

【论诗之精神的行进方式】

如果诗人一旦驾御精神，如果他感觉到共同的心灵并且将之化为自己所本有，这一共同心灵为所有人所共有而为每一个人所独具，诗人把握住它并且确信它，如果他进一步确定自由的行动，那和谐的转化和奋进，这里精神欲于自己本身中并且于他者中再创造，如果他确定那美的，展示于精神理想中的进步及其诗的推衍方式，如果他洞悉那必然的冲突，这种冲突产生于精神的原始要求和另一种要求之间，精神的最原始的要求朝向共同性，朝向所有部分的和谐同在(Zugleichsein)，而另一种要求命令诗人走出自身并且在一种美的进步和转化中于自己本身并于他者中再创造，如果这一冲突总是抓住他并且进一步把他推向创建之路，如果他进而洞悉，假如所有部分不是按照感性的内涵，在程度上不同，而且即使在和谐的转化之后，即使在精神形式(共同存在 Zugleich-und Beisammensein)的齐一中也不同，那种所有部分的共同性和亲缘性，那种精神意蕴就全然不可感觉，进而，假如转化的各部分在转化和奋进时，即使在感性内涵的差异中，也并不在感性形式上保持齐一，那个和谐的转化，那个奋进就又不可感觉，将是虚无缥缈的戏影，如果他洞悉，精神意蕴(所有部分的亲缘性)与精神形式(所有部分的转化)之间的冲突，精神的驻留与奋进之间的冲突，通过两点来解决，一方面就在精神的奋进中，在精神形式的转化中，材料的形式在所有部分保持同一，并且材料的形式恰好代替了在和

谐的转化中必然失掉的各部分的原始亲缘性和统一性，它在与精神形式的对立中造出了客体的内涵并且赋予精神形式完整的意义，另一方面为材料的物质转换，它伴随着精神意蕴的永恒，它的多样性满足精神在其进程中提出的种种要求，这些要求通过统一和永恒的要求而驻留在每一个契机当中，正是这种物质转换与精神意蕴相对立而造就客观的形式、形态；如果他洞悉，失去的物质同一性[1]，激情的、避开中断的进程的损失，通过永远持续并且均衡一切的精神意蕴来代替，而由于向主旨和印象的突飞猛进，由于这一物质同一性而产生的物质多样性的损失，则被永远转化的理想的精神形式所替代，因此解决了物质转换与物质同一性之间的矛盾；相反地，如果他洞悉，就其不可调和而言，正如精神宁静的意蕴与精神变易的形式之间的矛盾，物质转换与物质同一性向主要契机的奋进之间的矛盾也同样，如何使两者皆变得可感，如果他终于洞悉，一方面精神意蕴与理想形式的矛盾，另一方面物质转换与同一性追求的矛盾，皆统一于宁静和主要契机，就它们于此主要契

---

1 物质同一性？它原本必定在材料中，在物质转化之前，是精神中的在理想转化之前的统一性，它必定是所有部分的感性触点。和精神一样，材料也必须为诗人所习得，当材料以其完整的禀赋忽然成为当下现实，当研究了它给诗人造成的印象，是也可能是偶然的最初之喜悦，认为它能够接受精神的安排措置，适合于精神在自身及他者中的再创造并且对这一目的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这番探索之后，再次感觉到材料，将其所有部分再次唤到眼前并且以一种尚无言传的感情理解了它的作用，诗人就以自由的兴趣，将之变为自己的并且牢牢把握住它，因为所有部分都集中于材料的这种作用，其实这一作用就是物质的同一性。但是这同一性没有规定性，材料尚没有得到发展。材料必须在其所有部分清楚地得到表达，并且因此而在其整体印象的生动性上有所削弱，不得不如此，因为它在尚无言传的作用中虽对于诗人是当下现实，可是对于他人则不然，此外在尚无言传的作用中精神尚没有真正再创造，这一作用仅给了精神在材料中去认识的能力和实现再创造的追求。须分配材料，须保留完整的印象，同一性须成为从一点到另一点的奋进，而完整的印象处处找到自己，好让起点、中心和终点处于最深情的关系之中，以致在结束时回溯到始发处而由此回归中心。

执不可调和而言，却正于此并且因此而变得可感并且被感觉到，如果他有此洞见，那么对于他一切就取决于材料对理想内涵和理想形式的接受力。无论是材料的接受力还是精神，如果他对于两者都胸有成竹并且强健有力，那么主要的因素就具备了。

材料必须具备怎样的状态，它对于理想及其意蕴、对于隐喻及其形式、对于过渡才具有超绝的接受力？

材料或是一连串的事件或观照，须主观或客观地加以描写和刻划的现实性，或许它是一系列的追求、观念、思想或激情，须主观或客观地加以说明的必然性，它也许是一个想象序列，须主观或客观地加以塑造的可能性[1]。如果所应描写、叙述的事件和观念，或者所应说明的思想与激情，或者应加以塑造的想象，具有真实的根据，如果事件或观照出自正当的追求，思想和激情来自合理的事业，而想象源于美的情感，那么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中，材料必定能够承受理想的安排。诗歌的这一根据，它的意义，应该构成表达、呈现、感性素材、诗中真正所言与精神、理想之安排之间的过渡。一如精神和理想，亦如材料和表现有两类，诗歌的意义可分两种，具体地说，人们把它理解为应用的和非应用的。非应用的，这些言辞所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种诗的行进方式，就像在每一精纯之诗的事业中可以注意到的那样，它天才地为判断所引导；应用的，那些言辞标志着各个诗的作用圈对于那种行进方式的适宜度，实现这种行进方式的可能性在于元素中，以致人们可以说，在每种元素中客

---

[1] 如果感觉是意义，那么表现就是形象的，而精神的安排表现为陪衬式的。如果灵性观照是意义，那么物质性的表达就是激情的，精神的安排较强烈地显示在风格中。如果意义就是更为本真的目标，那么表达是感性的，自由的安排则是比喻性的。

观而实在地有理想与理想的对立，生命与生命的对立，个体与个体的对立，问题仅在于，应怎样理解这一作用圈。它是每一诗之事业和进程的自我实现之所在，精神的辅相，精神借此在自身和他者中再创造。作用圈**本身**大于诗的精神，但却不是**自为**的。就在世界关联中考察它而言，它较大；就诗人把握它并且将之化为自己所本有而言，它是从属性的。按其倾向，按其追求的意蕴，它与诗之事业相抵触，诗人太容易为素材所误导，素材被从活生生的世界关联中取出来，它抵制诗的限制，它不愿只作为辅相为精神服务；即使恰当地选择了材料，其紧接着的第一步也是对立和鞭策，就材料而言是进步，而鉴于诗的完满则是对立和鞭策，以致其第二步必定有一部分没有实现，有一部分得以完成，等等。

诗的精神在其事业中与每一次的元素和作用圈处于矛盾之中，虽然如此，必须表明，元素和作用圈是如何有益于诗的精神而矛盾如何消解，在诗人选中作为辅相的元素中如何依然有对于诗之事业的接受力，诗的精神在与元素的相互作用中如何于自身实现所有的要求，实现整个诗的行进方式，包含它的比喻性、超越性和它的性格，元素虽然在开始的倾向中抗争并且恰好对峙，但是在中心却与诗的精神相统一。

在表达（表现）与自由的理想的安排之间是诗歌的论证和意义。它是赋予诗歌严肃、坚实和真理的东西，它向诗歌保证，自由的理想的安排不会成为空洞的文风，而表现不会成为虚荣。它是诗歌的精神感性，形式物质；当理想的安排在其比喻、过渡、衬托中更多地统一时，相反地，表达和表现在其性格、激情和个性中更加分散，这样意义处于两者之间，它通过处处与自身对峙突出自己；并非精神调解所有形式上的对峙者，取而代之的是，意义分离所有统一

者，确定一切游移者，使所有特殊普遍化，因为按照意义所处理的不只是个性的整体，也不是与和谐地对抗者所结成的整体，而就是一个整体。与和谐地对抗者相结合也是可能的，但是这是通过一个在个性倾向上，而不是在形式上的对峙者；意义通过对峙，通过触及两端来统一，而极端非按照内容，但却在对峙的方向和程度上是可调解的，由此可见意义甚至调解至相矛盾者，是彻底超越的，它不是通过形式中的对峙，而是通过内容中的对峙而前行。在形式中第一和第二按照内容是同源的，在内容中第一和第二按照形式是相同的，由此可见，天真、英勇而理想的倾向，在其倾向的客体上相互矛盾，但是在矛盾和抗争的形式中是可调解的，按照行动的法则而统一，统一于最普遍者，于生命之中。

正是由此，由于这一超越的方法，理想者、和谐地对抗者和联结者不仅被视为这一个作为美的生命，而且也就是生命，承当起另一种状态，并且不是另一种和谐地对抗的状态，而是针锋相对的状态，一种极至，以致这种新状态与从前的状态仅通过生命的理念可以相比较——诗人正是由此给理想者一个开始，一个方向，一种意义。在这种形态中的理想者是诗歌的主观根据，从这一根据出发又回到这一根据，因为能够在不同的氛围中把握内在的理想生命，视之为生命，一种可普遍化的，确凿的，可分离的东西，于是也有主观论证的不同方式；理想的氛围或者被理解为感觉，那么感觉就是诗歌的主观根据，诗人于整个事业中的主要格调，而正因为它被确认为感觉，经过论证，它被当作可普遍化的。　　理想的氛围或者被确定为追求，那么追求就是诗人于整个事业中的主格调，它被确认为追求，这就致使，它经过论证被视为可完成的，或者认为理想的氛围是灵性的观照，那么，这就是诗人在整个事业中的基调，而正

是被作为某调(导致它被当做可实现的,于是主观的论证要求并且规定一种客观,并且为之做准备。在第一种情况下把材料首先理解为普遍的,第二种情况下为正在完成的,第三种情况下为正在实现的。

一旦自由的理想的诗的生命如此巩固下来,视其情况而赋之以意义,作为可普遍化的,作为可完成的,作为可实现的,以这种方式,即通过生命的理念,它与直接对峙者结合起来,成为超越的,那么在诗之精神的行进方式中就还缺少一个要点,诗之精神由这一点赋予其事业的不是氛围,基调,也不是意义和方向,而是现实性。

作为纯粹的诗的生命,作为由于和谐以及时间的匮乏而与和谐地对峙者相联系的一种生命,诗之生命按照其内容完全自身保持统一,只是在形式的转换中它是对峙的,仅于方式上,而非在其奋进的根据中,它只是更加飞扬或者目标更加明确或者更跌荡,只是偶然地多少被打断;作为由于生命的理念以及匮乏而通过诗的反思在统一中具有规定性的有根据的生命,它开始于具有理想特性的氛围,现在它不再只是与和谐地对峙者相联系,它作为如此之生命存在于具有规定性的形式中并且在氛围的转化中前行,这里每一个后继者为前一种氛围所规定,并且在内容上,这就是说按照把握它们的有机体,与前者相对抗,就此而言更为个性化、更普遍、更完满,以致于不同的氛围仅在纯粹者找到其对抗之处,即在奋进的方式上相联系,就是作为生命,以致于不再能寻得纯粹的诗的生命,因为在任一转换的氛围中,它是在特殊的形式中与其针锋相对者相结合,不再是纯粹的,在整体上它只是作为奋进者而存在,按照奋进的法则仅作为生命而存在,在这一视角上,一种个性(物质上的)、普遍(形式上的)和纯粹的矛盾自始至终地统摄着它。

纯粹,把握在每一种氛围中的纯粹,与把握它的有机体相冲

突，它与其它有机体中的纯粹相冲突，它与转换抗争。

作为特殊有机体（形式），作为具有性格的氛围，普遍与它在这一氛围中所把握的纯粹发生矛盾，作为整体中的奋进，普遍与在它身上得到理解的纯粹发生矛盾，作为具有性格的氛围它对抗贴近者。

个性反抗它所把握的纯粹，它反抗贴近的形式，作为个性它反对转换的普遍。

诗之精神在其事业中的行进方式不可能就此结束。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必定在它那里还有其他什么有待发现，必须表明，赋予诗歌以意义的行进方式只是从纯粹向这一待发现者的过渡，一如反之由此向纯粹过渡。（精神和符号的联结手段。）

如果直接与精神相对峙者，即包含精神的有机体，一切对峙由此而变得可能的有机体，不仅仅被看做、理解为和谐地联系者借以在形式上相对峙的东西，而且也是其借以在形式上相结合的东西，如果它不仅仅被看做、理解为不同的非和谐的氛围借以在物质上相对抗，在形式上相联系的东西，而且也是它们借以物质上相结合而形式上相对抗的东西，如果它不仅仅被看做、理解为这样一种东西，它作为联系者只是形式上的生命，作为特殊和物质的生命则没有联系，而只是对峙和分离，如果它作为物质的作为联系的，**如果精神的有机体被视为这样一种东西，它为了使和谐地对峙者变得可能，必须既对于和谐地对峙的一方，也对于其另一方具有接受力**，于是，就其对于纯粹诗的生命是形式上的对峙而言，它也必须是形式上的结合，就其与具有规定性的诗之生命及其氛围从物质上相对峙而言，它也必须从物质上相联系，于是限制者和规定者不仅是否定的，也是肯定的，虽然分别地看，它在和谐地联系者那里与任何一方都对峙，但是考虑到双方，它却是两者的统一，那么，精

神的这一行动，一如其为对峙性的，也同样是统一性的，鉴于意义而言它仅造成贯穿始终的矛盾斗争。

然而如何在这一质上把握它呢？作为可能的，作为必然的？不仅仅就是通过生命，显然，就其仅被视为物质上相对峙而形式上相联系而言，就其直接规定着生命而言，它就是生命。也不只是通过联合，显然，就其仅被看做从形式上相对峙而言，它就是联合，但是在统一者的统一这个概念中，于是，和谐地联系者的任何一方都存在于对峙和统一的交点上，在这一点上可以感觉到由于对峙而表现为有限的精神在它的无限性中，与有机体自身相冲突的纯粹，本身在这同一个有机体上成为当下现实，从而成为活生生的，于是在纯粹现存上不同的氛围之处，直接跟随着基调的氛围只是这一延伸点，它通向中心，那里和谐地相对峙的氛围相照面，于是恰在最强烈的对立中，在第一种理想氛围和第二种人工反思的氛围的对立中，在最物质的对峙中（处于精神和生命之间，它们和谐地结合、会聚于中心并于此成为当下现实），正是在这种最物质的对峙，这一自相对峙中（关涉到对峙所追求的联合点），在精神抗争并且奋进的行动中，而这些行动仅起自和谐地对峙的氛围的相互转化的特性，正于此，无极者最生动可感地、最否定肯定地并且超越地呈现出自身，于是，无限表现于在矛盾中向中心奋进而又在中心相聚，其表现的这种对立代替了同时进行的情志的一致和区分，和谐地对峙的生命赖以为基础的感觉的一致和区别，同时后者更清晰地上升到自由意志中，并且更富有教养、更加普遍，按照形式表现为自己的世界，在世的世界，并因而呈现出永恒向永恒的声音。

诗之精神在其事业中观察着行进方式，它不能满足于和谐对峙的生命，也不能驻足于由超越的对峙对这种生命的把握和巩固；

如果它准备好，如果它的事业既不缺乏和谐的统一，也不缺乏意义和精力，既不缺少和谐的精神，也不缺少和谐的转化，那么，这就是必然的，如果统一不应该或者作为不可区分者而扬弃自身（就能够审视其自身而言），成为空洞的无限，或者在对立面的转换中丧失其同一性，无论这些对立面是如何和谐，统一不再是任何整体和统一，而是瓦解于相互隔绝的因素的无限性（仿佛一个原子序列）——我说：这是必然的。在统一性和和谐进程中的诗之精神在事业中也给自己一个无限的视角，一种统一，这里在和谐的进程和转化中万物前行和返回，通过与这种统一的始终如一的具有特性的关系，在对立面转化中不仅赢得客观的联系，而且为观察者赢得感觉到的和可感觉的联系和同一性，这是它最后的任务，在和谐的转化中拥有一根线索，一种回忆，以便精神永远不在特定的单个因素中，也不在任一单个因素中，而是在一个又一个因素中连续地并且在不同氛围中保持为自身当下的现实，正如它在那无限的统一中是自身的完整现实，这一统一曾是统一者作为统一者的分歧点，但随后也是统一者作为对峙者的结合点，最终同时是两者，于是，在统一中和谐地对峙者既非作为统一者而对峙，也非作为对峙者而统一，而是合二为一，作为统一地对峙者被感觉是不可分割的，作为被感觉者而被创造。这一意义（Sinn）本来是诗之性格，非天才亦非艺术，而是诗之个性，仅为他才有感悟的同一性，天才和艺术的完善和对无限的再现，这一神性的契机赋予了他。

诗之个性从来不只是统一者的对峙，也从不只是对峙者和转换者的关系和统一，对峙者和统一者在他身上是不可分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于纯粹性和主观完整性中，作为原始的意义（Sinn），也就是在对峙和统一的行动中，在他借以在和谐地对峙的生活中

发挥作用的行动中，可能是被动的，但是在他最后的行动中，这里，和谐地对峙者作为和谐的对峙者，统一者作为在诗之个性中的相互作用，被理解为一，如果不应该用一个僵死的令人窒息的统一性、一种变为无穷实证的东西来取代一个无限统一和生动的统一性，在这一行动中他最终不能够并且不可以由自己本身而被理解，自己成为客体；因为，如果统一和对峙在他身上不可分地结合为一，那么对于反思他既不能显现为可对峙的统一者，也不能显现为可统一的对峙者，他根本就不可能显现，或者只显现在一种实证的虚无、一种无限的静态的性格之中，如果诗之精神在它的行进方式中每次做这样的尝试，掌握原始的诗的个性，诗性之我，通过这一尝试它扬弃这种个性及其纯粹的客体，统一者和生动者，和谐的、相互发挥作用的生命，这将是所有超越的超越，诗之精神的最大胆最后的尝试，然而它不得不如此，因为它应该且必须自由地是一切它在其事业中的所是，它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诗的精神就在此，直觉自然地属于这个本真的世界，因为它应该自由地是一切，那么，它也必须确认它的这个个性。但是因为他不能由自己本身并且在自己本身认识其个性，那么就需要一个外在的客体，具体地是这样一个客体，通过它纯粹的个性在众多能够接受的特殊性格中明确地采纳一个，这些性格既非单纯对峙的，亦非单纯联系的，而是诗的性格，于是，现在所选择的个性及其由现在所选择的材料所规定的性格，可以既在纯粹的个性身上也在其他性格上加以认识，并且自由地予以巩固。

（在主观自然内，我只能认识到自己是对峙的或是联系的，在主观自然内，它不能认识自己是处于三重特性中的诗之我，一如它显现在主观自然之内并且与自身相区别，在自身中并且出于自身而区分，同样被认识者必须总是与认识者及认知两者一道来造就诗之我的三重自然，既不是认识者将之理解为被认识者，亦非认识

者将之理解为认识者，既不是认知将之理解为被认识者和认识者，也不是认识者将之理解为认知，它不在任何这三种被孤立地加以思考的质之中，这里不会发现它是在主重自然中的纯粹的诗之我，即，作为对抗的和谐地对峙者，作为（形式的）联合的和谐地对峙者，作为于一体中把握对峙和联合的和谐地对峙者，相反，它停留在与自身并且对于自身的实在矛盾中。[1]　　倘若它并非与自己

---

① 作为物质地被对峙者（对于第二者，而非对于自身），它就此是形式地统一者（作为被认识者），作为对峙者（对于第二者），就此是形式地被统一者，作为认识者在实在的斗争中最终为无从把握的；作为被对峙者是形式上的统一者，作为对峙者是形式上的被统一者，在认知、在物质地被统一者和被对峙者中对抗，……

由于我在主观自然中自己与自身相区别，就和谐地对峙者为和谐的而言，我将自己作为对峙的统一体置身于和谐地对峙者中，或者，就和谐地对峙者为对抗的而言，我作为统一的统一体置身于其中。这样，我必须或者否认它借以认识自己的对立、区分的实在，声明在主观自然内的辨别为虚妄和武断，它为了认识同一性而把虚妄当做统一，于是从中认识到的同一性也成虚妄，它并不认识自己，或者它不是统一，把与自身的区别作为实在的（教条的），我是采取明辨者或否定者的态度，视其在主观自然中是待辨别者还是待否定者而定；作为明辨者和否定者它使自己具有依赖性，因为这是在主观自然中发生的，它不扬弃自身，就不能从中抽象出来，在它的行动中绝对地依赖，以致无论作为对峙者还是作为否定者都不能自己认识它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它又不能认识到自己是同一的，因为它在不同的行动当中，这些行动不是它的行动，它一次也不能使自己在这些行动中得到理解，显然这些行动并非依赖于它，并非我而是它的自然是那与自身相区别者，在这一自然中它作为被驱动者采取如此这般地行动。

但是，即使现在我要把自己设置为同一的，设置与它的自然的和谐地相对峙者的同一性（用利剑劈开艺术与天才、自由与有序的必然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永恒的症结），这样也无济于事；如果对立和统一的区别不是实在的，那么无论是我在其和谐地对峙的生命中，还是和谐地对峙的生命在我之中，都无法作为统一而加以认识；如果区别是实在的，就无法通过自身认识到在和谐地对峙中的我是统一，显然它是一个被驱动者，也无法认识到和谐地对峙者于我中是统一，显然这个我作为被驱动者无法被认作统一。

若不扬弃自我，我就不能从主观自然抽象出来，那么一切都取决于，我不仅与主观自然处于相互作用中，而且以自由为自己选择一个客体，如果它愿意，就从客体抽象出来，以便完全合度地为客体所规定并且规定客体。

这儿有这种可能性，我在和谐地对峙的生命中作为统一，而和谐的对峙者于我中作为统一，两者皆成为可认识的，而我处于纯粹的（诗的）个性之中，于自身中达到自由的个性，达到统一和同一性，只有经过选择对象才成为这种纯粹的生命

本身相区别，并非在自身中由自身而区别，如果它通过一个第三者而变得确实可辨，而这个第三者是自由的选择，倘若纯粹的个性即使在其影响和规定中也不会被扬弃，而是为自身所观察，纯粹个性同时将自己看作受一种选择规定的、经验个体化的且性格化的，只有如此，我才可能在和谐地对峙的生命中显现为统一，反之，和谐地对峙者作为统一显现于我之中并且在美的个性中成为客体。）

a）然而这如何可能呢？在普遍中？

b）我在诗的个性中认识自己并且行动，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而可能，对于诗的表现产生怎样的后果呢？（它在三类主观和客观的尝试中认识对纯粹统一的追求。）

a）如果人在这种孤独的存在中，在这种与自身相处的生活中，这是一种矛盾的中间状态，它一方面与自然地现存的世界相联系，另一方面与一种也是自然地现存的，但却是自由选择筛选出的领域处于较高的关系中，人预先认识这后一种世界，它在其所有的影响中规定着人，同时并没有消除人的意志，如果他在那童年与成熟的人道之间的中间状态生活过，在机械美、人性美、因自由而美的生命之间生活过，认识了这一中间状态并且了解，他是如何最终与自身处于矛盾中，处于必然的斗争中：1. 对纯粹自性（Selbstheit）和同一性的追求，2. 对意义和区分的追求，3. 对和谐的追求，了解这些追求的每一个是如何不得不在这场斗争中扬弃自身并且表明自己无法实现，了解他是如何不得不屈服，跌落到童年或者于无谓的自相矛盾中消磨殆尽，如果他停滞于这种状态，那么只有一点将他拔出这种悲哀的抉择，而像少年一样自由，如孩童一般生活在世，一位文明人的独立和一个凡夫的妥协，这种问题在遵从下面规则时消解了：

请以自由选择把你自己投入与某一外部领域的对抗中去，正如你在你自身中处于和谐的对峙，天生如此，但只要你拘于自身，这就是不可认识的。

这里，在遵循这一规则时，有一个与在先前状态中的行为态度的重要区别。

在前一种状态中，也就是在孤独地存在的状态中，和谐地对峙的自然之所以不能成为可认识的统一，是因为不扬弃自身，我既不能把自己作为行动的统一加以认识，而不扬弃区分的实在，即认识的实在，我也不能作为承受的统一，而不扬弃统一的实在，扬弃同一性的标准，即行动，由于我努力在和谐地对峙者中认识统一，在统一中认识和谐地对峙者，我必须如此绝对地教条地把自己设置为行动的统一或承受的统一，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为了通过自己本身来认识自己，它只能用一种非自然的（自我扬弃的）区分来代替自然的情志的联系，它与自身处于这种联系之中，由于这种联系，区别对于它就愈加困难，它天生地在差别中与自身为一，以致认知所必需的差别仅于极端才可能，也就是在思想努力中在追求中才可能，它通过自由造出差别，而种种努力终将扬弃自身，也以这种方式付诸实现，为了在（主观的）和谐地对峙者中认识它的统一，并在统一中认识（主观的）和谐地对峙者，就其置身于（主观的）和谐地对峙者而言，它不得不必然地从自身抽象出来，就其非置身于（主观的）和谐地对峙者而言，它必然反思自身，而反之，因为若不扬弃自身和和谐地对峙者，不扬弃主观的和谐、对峙和统一，就不能从它的在（主观的）和谐地对峙中的存在中抽象出来，不能反思那一种在它身上的非存在，所以，它仍然以这种方式所做的努力，必定也是如此之尝试：假如它们以这种方式付诸实现，它们就

会扬弃自身。

这是孤独存在之状态(预感到其本质的状态)与新的状态之间的区别,人在新状态中通过自由选择投身到与外部领域的和谐的对抗之中,正因为他并非如此在情态上与这种对抗相联系,他能够从中抽象出来,就其置身其中而言,从自身抽象出来,就其非置身其中,他能够反顾自身,这是他为何超越自身的原因,这是他在外部世界的行进方式的规则,以这样的方式他达到他的规定,即——认识在他、他的统一和个性中的和谐对峙者,进而认识在和谐对峙者中的他的同一性、他的统一和个性。这是他的本质的真实自由,如果他没有过于依赖这外部的和谐对峙的领域,没有像与自己本身那样与之同一,以致再也不能从中自拔,他也没有太依恋自身,过少地从不羁之我中抽离出来,如果他既不过于注意自身,也不过于注意他的领域和时代,那么他就在他的规定的正道上。在平凡生命的童年,他曾与世界同一并且根本不能从中抽象出来,没有自由,所以没有认识在和谐对峙者中的自身,也没有认识在自身中的和谐对峙者,就自身来看,没有坚实、独立、在纯粹生命中的本真同一性,他把这个时期视为希望的时代,这时人努力在和谐对峙者中认识自身,并且通过献身于客观生活而将它在其自身中作为统一而加以认识;然而,正如在主观上已经表现出来,这时客观上表明,不可能认识在和谐对峙者中的同一性;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根本没有在他的主观自然中认识自己,只是客体中的客观生命,就像主观的人不能离开其主观的领域,他同样难以离开他的领域,所以,像主观之人在其世界一样,他也在他的领域中如此行事,并且只能由此去追求认识在和谐对峙者中的统一。他置身于这世界,于和谐对峙者中。他必须努力认识自己,试图在世界中自我区分,就世界

是和谐的而言，他使自己成为对峙者，就世界为对峙的而言，他把自己变为统一者。但是，如果他努力于此种差别中认识自己，那么他或者必须在自己面前否认他所处的自我矛盾的实在，认为这一斗争的过程是虚妄和武断，它外化自己，只不过为了他认识他在和谐对峙中的同一性，然而这随之也就是他的同一性，作为被认识者，一种错觉，或者，他将那区分认作实在的，他会采取否定者和明辨者的态度，视他在其客观领域中是待区分者还是待否定者而定，作为否定者和明辨者他使自己有依赖性，而因为这应发生在客观领域中，他不扬弃自身就无法从中脱开，绝对地依赖，以致他无论作为否定者还是作为对峙者都没有认识自己本身和他的行动。因为他在这些行动中发现自己，而它们却不是他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能够把自己认作同一的，他完全不能认识自己，他是不可区分的，在他的领域中他的行为如此机械。但是即使他现在要把自己变得与他的领域相同一，在至上的情志中消解生活和人格的矛盾，他总是努力并且必须努力去统一这一矛盾，并且在统一中认识矛盾，却无济于事，他如此在他的领域中行事，以致无法从中自拔，因为他过于深情地生活于他的领域，因此只能在区分和统一的对立之极端中认识自己。

人徒然地在一种太主观的状态中，一如在一种太客观的状态中寻求达到他的规定，这一规定在于，他认识到自己作为统一包含于神性的和谐对峙者中，正如反之，神圣、统一、和谐对峙者包含在作为统一的自身之中。显然这仅于美而神圣的情感，神性的感觉中才可能，一种情感，既非单纯地舒适幸福，亦非单纯地崇高强大，亦非仅仅为统一和宁静，而是同时是这一切，并且只能如此，它因此才美，一种情感，既不只是无私地献身于客体，也不仅仅无私地栖

息于内在的根据，也不只是无私地逍遥于内在根据和客体之间，而是同时是这一切，并且只能如此，它因此是神圣的，一种情感，既非单纯的意识、丧失了内在和外在生命的单纯的反思（主观或客观的），亦非丧失了内在和外在和谐的单纯的追求（主观或客观的）、亦非单纯的和谐，就像灵性的观照及其神话般的形象的主体—客体，丧失了意识和统一，而是因为它同时是这一切，并且只能如此，它因此是神性的，一种超验的情感，并且只能如此，因为它在上述特性的统一和相互作用中既不太柔媚和感性，也不太强劲和狂放，太深情和热烈，既不太无私，这就是说，过于忘我地献身于客体，也不太漠然，这就是说，我行我素地静栖于内在的根据，太自私，即太优柔寡断，空洞而无定性地漂浮于内在根据和客体之间，既不过分反思，过分觉悟自身，太敏锐并且恰恰因此而没有觉悟其内在和外在的根据，也不太灵活，过分地了解其内在和外在的根据，因此没有觉悟到内在和外在的和谐，也不太和谐，因而几乎没有意识到自身以及内在和外在根据，太无定性并且对真正的无限缺乏领会，缺少持久的能力，这种无限通过它而得到规定，变成有规定性的真实的无限性，立于外部的无限性。简单地说，因为这种情感存在于三重特性，它是并且只能是这样，极少释放于三重特性的任何一种片面性中。相反，所有力量原本从这种情感中生长出来，这些力量虽然以更确定和更易于认识的方式拥有那些特性，但却也是更孤立地拥有它们，正如这些力量及其特性和表现又集中于情感，于此并通过互相联系和生动而为自身而存在的规定性，通过自由和完整性获得自身，规定性是情感的有机体，自由属于这种情感而自身并非拘泥于情感的局限，完整性在情感之整体上得到把握；那三重特性将在主观或客观的状态中外化于如此之追求中，即在生动的统

一中认识和谐对峙者，或者于后者认识前者。显然，这些不同的状态也正是得自于那情感，它是它们的统一。

关于表现和语言的提示

语言难道不是像前面所论及和说起的认识一样，统一者包含于作为统一的它，而反之亦然？它有三种方式，等等。

无论对于语言还是对于认识，全美的契机难道不必定在此，在本真的表达，精神的语言，最生动的觉悟所在之处，在从一种特定的无限性向更为普遍的无限性过渡之处？

难道这里不正是那固定点？由此，它的关系方式对于描绘之序列，它的性格和程度对于特色和照明变得具有规定性。

对语言的所有评价难道不都还原到一点，即按照最安全并且尽可能无欺的标志来检验，它是否是一种精纯的、以美的方式得到描述的情感的语言？

一如认识预感到语言，语言同样回忆起认识。

认识预感到语言，1. 认识仍是未经反思的生命的纯粹情感、无规定性的无限性的感觉，它包含于这种无限性之中，2. 它在内在反思、追求和作诗的不谐音中重温自身，而现在，在从内心再找到自己并且再创造自己的这些徒劳的努力之后，在亦必须有自己的时间的这些沉默的预感之后，它超越自身，于完整的无限性中重新发现自己，也就是说，通过无质料的纯粹的氛围，仿佛是通过原始生动的情感的回音，它有过和可能有过这种声音，通过一切内心尝试的共同作用，通过这种更高尚的神性的领会，驾御并且了悟它的完整的内在外在生命。正是在原始活跃的情感所处的瞬间，现在这种

情感净化为纯粹的孕育了无限的氛围，作为无限中的无限，作为在生动整体中的精神整体，在这一瞬间人们可以说，预感到了语言，而如果现在犹如在原始之情感中反思接踵而至，那么，它不再是松散的和普遍化的，分解和塑造的，直到剩下单纯的氛围，它还给心灵一切它所剥夺的，正如曾是精神化的艺术，它现在是赋予生机的艺术，以魔幻的加庇唤出失去的生命，生命变得更美，直至像原初时一样，又完整地感觉到自己。从原始的纯一向至高的形式的自我教育，如果这就是生命之路及其规定，而正因此无限的生命对于人为当下现实，人作为最抽象者更加深情地接纳万物，那么，从生命与精神的，形式的主客体与物质的主客体的这至高的对峙和统一中，重新给精神带来生命，给生命带来形态，给人带来爱和心灵并且给人的世界带来感激，而最终在实现了预感和希望之后，也就是说在那教育的至高点的外化过程中，如果至高之形式存在于至高之生命中，而不像在真正的外化的开端那样只是于自身，也不像在外化的奋进和前行之中外化从精神中唤出生命并从生命中唤出精神，而是在外化发现了处在至高形式中的原始生命的地方，在精神和形式双方齐一之处，并且外化认识它的发现，这于无限之中的无限，这是最后的第三种完满，不仅是原始的心灵和生命的纯一，人无拘无束地感觉自己处于一种有限的无限之中，也不是辛苦获得的精神的纯一，那种感觉已净化为纯粹形式的氛围，接纳了生命的完整的无限（并且是理想），而是从无限的生命中复活的精神，非幸福，非理想，而是成功的作品和创造，并且只能在外化中发现，此外仅在从特定的原始情感而来的理想中被希望，终于在这第三种完满之后，这里具有规定性的无限性被唤入生活，无限的无限性得以精神化，两者在精神和生命上齐一，在这第三种完满之后，具有规

定性者越来越富有生命，而无限越来越精神化，直至原始的情感作为生命而终止，作为精神在**外化中**开始，情感从更高的无限性中获得生命，一如更高的无限性在外化中作为生命而存在，它同样精神化了——

如果这似乎就是人之历程及其规定，那么这同样是所有及每一种诗的历程和规定，正如在教育的每一阶段，人从原始的童年走出来，在对抗的尝试中力争向上，达到至高的形式，再度响起最初生命的纯粹旋律，**如此**他作为无限的精神在无限的生命中感觉自己，正如人在这一教育阶段实际上才刚刚踏入生活并且预感到他的作用和规定，如此诗人也出于原始的情感，经过对抗的努力，力争达到了这种情感的至为纯粹的形式，一种音调，他明白自己在整个内在和外在的生命中都以这种音调把握自身，在这一教育阶段诗人预感到他的语言，随之预感到诗的本真的完美，既对于现在的诗同时也对于一切诗的完美。

已经说过，在那一教育阶段出现一种新的反思，它还给心灵一切它曾从那里剥夺的东西，正如它对于诗人及其诗歌的原始情感曾是精神化的艺术，它对于诗人及其未来诗歌的精神是赋予生机的艺术。**这种创造性反思的产品是语言**。由于诗人在其内在和外在生命中感觉自己为原始情感的纯粹音调所把握，他环顾其世界，世界对于他既新鲜又陌生；他的所有经验、知识、观念和思想的总和，艺术和自然，一如它们在他内外所呈现的样子，一切就像第一次，因而无从把握，无规定性，消融于纯粹的质料和生命，成为他的当下现实，而关键是，他在此刻不将任何东西当作既定的，不从任何实证的东西出发，不是他所说的，而是他所认识和看见的自然和艺术，对于**他**是一种语言，这就是说，现在他的世界中的陌生者和

无名者对于他变得熟悉和有名了，这是由于将之与他的氛围做了比较并且发现它们一致，因为如果任何一种自然和艺术的语言在对无限的质料和无限的形式进行反思之前对于诗人是特定的形态而在此，那么，他会就此而不在他的作用圈内，他会跨出他的创造，自然的或艺术的语言，只要它不是他的语言，不是出自他的生命和精神的产品，而是艺术的语言，一旦以特定的形态成为我的当下现实，无论是自然还是艺术的每一种表达方式都将首先就已经是艺术家的创造性反思的一种特定行为，艺术家在于，他从他的世界，从他的外在内在生命的总和——多少也是我的生命——，从这一世界中吸取材料，以描绘他的精神的各个音调，通过这具有亲缘性的符号从他的氛围中唤出作为根据的生命，只要他对我说出这一符号，他就从我的世界借走了材料，给我机会把材料转载到符号中，这里便是那在作为被规定者的我与作为规定者的他之间的重要区别，他把自己变得可以理解，他离开无生命的、非物质的，因此几乎无法与之对抗从而无意识的氛围，继续前行，这正是由于他解释这种氛围，1. 在它的无限调和中，通过既在形式上也在物质上为合乎比例的具有亲缘性的材料之整体，通过理想地转化着的世界，2. 在它的规定性和本来的有限性中，通过表现和历数它固有的材料，3. 在它的趋势中，在寓于特殊的普遍中，通过其固有的材料与无限的材料的对立，4. 在它的尺度中，在它的无限调和的美的规定性和统一及坚实中，在它的无限的同一性和个性中，还有态度，在它的限定一切的契机的诗之散文中，这里一切被提及的部分都否定地、因而表达清楚地和感性地互相关涉并且统一，也就是说，无限的形式与无限的质料由此而互相关涉和统一，即通过那种契机无限的形式接受一种结构，强与弱的转换，无限的质料接受一种和

谐的声音，明亮和轻微的转换，而两者在缓慢和迅疾中，终于在运动的静态中否定地相统一，总是通过那一契机和作为其基础的行动，**无限的美的**反思，它于贯穿始终的限制中同时始终是联系和统一的。

【论诗歌类型的区别】

抒情的，表面上为理想的诗歌按其意义是天真的，它是延续一种情感的比喻。

叙事的，表面上为天真的诗歌按其意义是英雄的，它是伟大追求的比喻。

悲剧的，表面上为英雄的诗歌按其意义是理想的，它是一种灵性观照的比喻。

抒情诗在其基调中是较为感性的诗，这种基调包含一种最轻而易举的统一，因此抒情诗在外表上并不追求现实性和明朗优美，它甚至避免感性的衔接和摹写（因为纯粹的基调正倾向于此），在形象及其组建上乐得奇妙并且超出感性之外，在雄健而强劲的不和谐音中，它既不像在理想的图画中那样失去它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也不像在较为直接的表达中那样失去升华的趋势，这一强劲而雄健的不和谐音统一升华与生命，一方面它不能并且不愿流于感性，另一方面不能也不愿否定它的基调，否定这深情的生命，它消解了身陷其中的矛盾。如果它的基调趋向雄健，内容较丰富，好比品达的一首致菲西忒·狄亚哥拉斯(Fechter Diagoras)的颂歌，这就是说，基调相对地于情志上没有什么可丧失，那么它的开始为天真的，如果基调趋向理想，较接近艺术的性格和非本真的音调，这就是说，相对地在生命力上没有什么可丧失，那么它的开始为英雄的，如果基调是至为深情的，在内容上，然而更在升华、在内容的纯

粹上若有所失，那么它以理想的方式开始。

在抒情诗中的着重点落在较为直接的情感语言，着力于至深的情志；而动静举止着意于雄健，朝着理想的方向。

叙事的，按其外表为天真的诗歌，在基调中是更具有庄严的激情，更加英雄豪放的诗；因此它在运笔，在艺术性格中不甚追求强劲、运动和生命，而是追求细腻、宁静和形象性。基调与艺术性格的对立，本真之音与非本真的比喻之音的对立，消解于理想中，在理想中诗一方面不像在狭隘的艺术性格中损伤生命，也不像在基调的较直接的表达中有失平和。基调也可能是来自不同的氛围，如果它趋向理想，在生命力上没有什么可丧失，相反具有较强的组织的禀赋，整体的天赋，那么诗歌能够以它的基调开始，以英雄的基调开始，“女神啊，吟唱他的怨恨”[①]——从而成为英雄史诗。如果强劲的基调较少理想的天赋，相反与天真的艺术性格有较多的亲缘性，那么以理想的方式开始；如果基调具有足够的本真性格，而不得不在理想的禀赋，然而更在天真的禀赋上有所欠缺，那么它以天真的方式开始。如果是诗的精神统一并且沟通一首诗的基调和艺术性格，如果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这种精神，而它在叙事诗中是理想的，那么叙事诗必须最大限度地停留于这种精神，相反，若重点最大限度地落在强劲的基调上，方向朝着天真的艺术性格，一切都必须集中于此，在此显示自身并且个性化。

悲剧的，于外表是英雄的诗歌，按照其基调是理想的，这种类型的所有作品的根据必然是一种灵性观照，而灵性观照就是那种与所有生命的统一，别无其他，虽然有限的性情没有感觉到这种统

①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开头。——译者

一，它只是在至高的追求中被预感到，但是精神能够认识它，从绝对的分离和个别化的不可能性中得出统一的结论，统一最轻易地由此表达出来，即人们说，现实的分离，以及所有现实的物质、短暂者，同样现实的结合、以及所有现实的精神、留驻者，不论如此之客体，还是如此之主体，仅仅是原始统一所处的状态，因为原始统一为了静态的缘故必须超越自己，静态不可能存留在原始统一内，因为在物质方面不允许统一的方式总是保持为自身同一的方式，另一方面不允许统一的各部分总是保持在同一的远远近近的关系中，这是为了让一切面对一切，个个获得其完整的权利、完整的生命尺度，每一部分在进程中与整体在完整性上齐一，相反，整体在进程中与各部分在规定性上齐一，前者（整体）获得内容，后者（各部分）获得情志，前者获得生命，后者获得生命力，前者在进程中更多地感觉自己，后者在进程中更多地充实自己；因为这是永恒的法则，内容丰富的整体在其统一中并非同时感觉到规定性和生命力，并非处于这种感性的统一，而其各部分在感性的统一中感觉自身，它们也是一个整体，只是更易结合，于是人们会说，如果生命力，规定性，各部分的统一，在感觉到其整体性之处越过整体性的界线，成为痛苦和尽可能绝对的决断和个别化，那么，整体在这些部分中才感觉到生命力和规定性，正像部分在宁静的，却也运动的状态，在它们较为有限的整体中所感觉的那样（例如，抒情的（较个性的）氛围，个性世界努力消融于最完美的生命、最纯粹的统一之中，在这一点上个性化，似乎在汇聚各部分的部分中消逝，一如个性世界在至深情志的情感里才感觉到自己在整体性中，感觉和被感觉者才愿意分开，在至深情志里个性的统一最生动最具有规定性地成为当下现实，并且再度鸣响）。正是在这样的高度和关系上整体的

可感性向前推进，各部分及其中心的分离向前推进，各部分和整体在中心最生动可感。存在于灵性观照的统一感性化了，它走出自身，它的各部分的分离发生了，这些部分之所以分离，是因为它们在整体中接近中心时，感觉自身过于统一，亦或因为依据完整性，它们感觉自身不够统一，是从属部分，远离中心，或依据生命力，它们既非上述意义的从属部分，亦非上述意义的本质部分，而是因为它们才只是可分的部分，尚没有成为部分。而这里，精神在统一、在对物质性的追求中超出平和，追求可分的无尽，冲淡，冲淡之中必然包含一切有机者[1]，因为所有趋向更具规定性和更必然的存在者必然造成一种更无规定性和非必然的存在者，在可分的无尽对分离的追求中，无尽于一切有机者的至高统一状态向包含于统一之中的所有部分传达自身，现实之分离的理想性开端实际上就在这种必然的宙斯的独断中。

从此已往，直至各部分达到其张力的极至，进行最强烈的对抗。从这一对抗回归自身，也就是说，直至各部分，至少是原始地至为深情的部分，在它们的特殊性中，作为这样一些部分，在整体的这一位置上扬弃自身，并且诞生一种新的统一。从第一种统一向第二种的过渡当然就是那矛盾的最大张力。而出路与归途的区别在于，第一种趋向理想，第二种趋向实在，在第一种内动机以理想的方式进行规定，得到反思，与其说是个性的，不如说它出自整体，等等，在第二种内动机从激情和个性中突现出来。

这样一种基调与抒情的更为个性的基调相比缺乏生动，因为它更博大并且是最广博的，所以也……

---

[1] 原文中的“无尽”、“冲淡”和“有机”皆为比较级，有更进一层的意思。——译者

如果在悲剧诗的基调中对于它的中庸的性格有更多反思和感觉的天赋，相反较少表现的禀赋，较少尘世的元素，这多么自然，——首诗的意义更为深邃，而姿态、张力和动力更强健更微妙，在它的最传神的表达中不那么迅速而轻易地显示自己，仿佛表达的意义和动机更迫近，更为感性，那么，它恰如其分地从理想的基调开始，……

如果灵性观照较主观，就像在《安提戈涅》，分离首先从凝聚的部分出发，那么风格是抒情的。如果分离从从属部分出发并且较为客观，那么风格是叙事的。如果从至高的可分者出发，就像在《俄狄浦斯》，从宙斯出发，那么风格是悲剧的。情感在诗中以理想的方式说——激情则天真地——想象则强劲地。

那么理想在诗之中也对情感起作用（以激情为中介），天真对激情起作用（以想象为中介），强劲对想象起作用（以情感为中介）

天真的诗

基调：

激情等等　　以想象为中介

语言：

情感　激情　想象　情感

激情　想象　情感

以想象为中介

作用：

激情　想象　情感　激情

想象　　情感　　激情

强劲的诗

基调：

想象等等　　　以情感为中介

语言：

激情　　想象　　情感　　激情

想象　　情感　　激情

以情感为中介

作用：

想象　　情感　　激情　　想象

情感　　激情　　想象

理想的诗

基调：

情感等等　　　以激情为中介

语言：

想象　　情感　　激情　　想象

情感　　激情　　想象

以激情为中介

作用：

情感　　激情　　想象　　情感

激情　　想象　　情感

？　想象　　激情　　情感　　想象

激情　　情感　　想象

以情感为中介

情感　　想象　　激情　　情感

想象　　激情　　情感

笛奥玛之歌的风格

叙事、悲剧、抒情，在每一种诗之类型中，**素材较丰富的**基调表现于天真的风格，**较鲜明、感情饱满的**基调于理想的，**精神较充沛的**则于强劲的风格；如果在精神较充沛的基调中，分离起自无限，那么分离必须首先作用于凝聚的各部分或者中心，必须向它们传达自身，就分离是被接受的而言，它外化自身时不能构成并且再创造它独具的整体，它只能反应，而这是强劲的开端。经过这种分离，相对峙的主要部分才做出反应，原始的分离也击中主要部分，但是它作为更具有接受性的并不急于重复分离，而仅仅做出反应；经过作用和反作用，主要部分成为从属部分，从属部分也为原始的分离所摄住，但是其威慑力止于对变化的追求，止于现实的外化，经过这种外化，主要部分等等，乃至原始的分离者，达到了完全的表达。

如果分离从中心出发，那么或是通过较有接受性的主要部分而发生；因为主要部分接着在理想的形象中再创造自身，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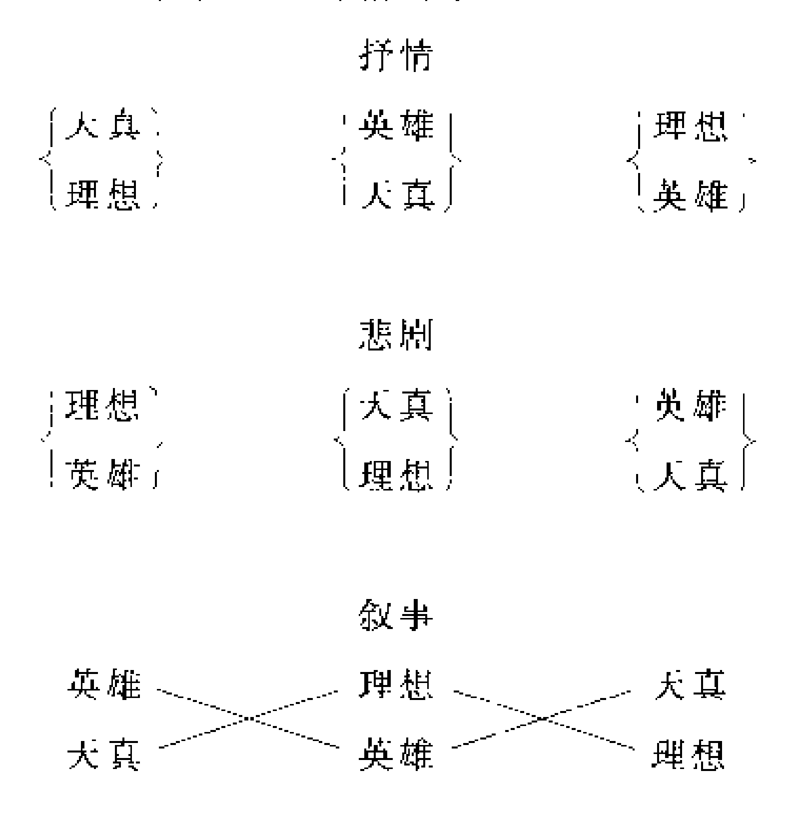
【音调的转换】

由于自然的肇始之音向对立面转化，理想的灾难难道不消解于雄健？

由于英雄的肇始之音向对立面转化，自然的灾难难道不消解于理想？

由于理想的肇始之音向对立面转化，英雄的灾难难道不消解于自然？

叙事诗就是如此，悲剧诗更进一步，多一个音调，抒情诗用这个音调作为对立面并且以这种方式，在每一种风格上，回转到其肇始之音，或者：叙事诗止于其开端的对立面，悲剧诗止于其灾难的音调，抒情诗止于自身，以致抒情的结尾……



抒　　情

天真而理想，英雄而天真，理想而英雄——英雄而理想，理想而天真，天真而英雄，英雄而理想

悲　　剧

理想而英雄，天真而理想，英雄而天真——天真而英雄，英雄而理想，理想而天真，天真而英雄

叙　　事

英雄而天真，理想而英雄，天真而理想——理想而天真，天真而英雄，英雄而理想，理想而天真

抒　情	悲　剧	自　然
天真地理想	理想地英雄	英雄地天真
英雄地天真	天真地理想	理想地英雄
理想地英雄	英雄地天真	天真地理想
英雄地理想	天真地英雄	理想地天真
理想地天真	英雄地理想	天真地英雄
天真地英雄	理想地天真	英雄地理想
英雄地理想	天真地英雄	理想地天真
	《阿亚克斯》	
	或者相反：	
	英雄地理想	

理想地天真

天真地英雄

英雄地天真

理想地英雄

天真地理想

英雄地天真

《安提戈涅》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英雄　理想　自然　/　英雄　理想　自然[1]

1	2	3	4	5	6	7
hinh	inhi	nhin	hinh	inhi	nhin	hinh
hinhinh	inhinhi	nhinhin	hinhinh	inhinhi	nhinhin	hinhinh[2]

① 据所译德文版的注释，以上三大系统依次描述了抒情诗、悲剧诗和叙事诗的艺术特性，共有七重变化，纵横皆可读。——译者

② 这一表格再一次为悲剧诗的音调转化定位。四个字母一组表示以上四种音调的诗，七个字母一组表示七种音调的诗的变化。h：英雄；i：理想；n：自然。——译者

【不同类型的注释】

仅以精神、仅普遍地进行区分的先哲，匆匆又赶回纯粹的存在并且堕入更大的漠然之中，因为他们相信已经做了充分的区分，他们回归无对峙，将之当做一种永恒。他们把自然与最低层次的现实性，与现实性的影子，与理想的对峙和区分相置换，由此报复……

——

表达，诗歌的感性、平凡和个性永远与自身齐一，如果各个不同部分在自身中有差别，那么，每一部分的第一与其他部分的第一相同，每一部分的第二与其他部分的第二相同，每一部分的第三与其他部分的第三相同。风格，……

——

悲剧诗人乐意研究抒情诗人，抒情诗人乐于学习悲剧诗人，因为在悲剧中有叙事的完满，在抒情中有悲剧的完善，在叙事中有抒情的完美。如果所有三种完善皆已是所有三种的综合性表达，那么，在每一种诗中，三方面中却有一面是最领先的。

——

最易从悖论中来把握悲剧的意义。因为所有的资才分配得公平而相等，一切原始物虽然不显现于原始的强大，但却原本地显现

于它的软弱之中，于是生命之光和现象原本属于每一个整体的弱点。在悲剧中征兆自身无足轻重，没有作用，但是原始物恰好显示出来。原始物本来只能显现在弱处，可是，只要把征兆自身作为无意义的=0，原始物，每一种自然的隐秘的根据，也能呈现自己。如果自然本来在其最弱的馈赠中呈现自己，那么，当它于最强的馈赠呈现自己时，征兆就=0。

【在毁灭中生成】

正在没落的祖国、自然和人，就其处于特殊的相互作用中而言，造成一个**特殊的**成为理想的世界以及物之联系，并且就此而瓦解，以便从世界、从存留下来的人种和自然力量中形成一个新的世界，自然的种种力量是另一种实在的原则，正如没落产生于纯粹而却特殊的世界，新世界是一种新的、但是也为特殊的相互作用关系。显然，所有世界的世界，**永存**的万物中的一切，仅**呈现**于所有的时间之中——或者在没落或者在契机中，或者从起源上说在契机的生成中，在时间和世界的开始，而这种没落和开始就像语言，是表达和符号，呈现一个活泼而又特殊的整体，整体正是在其种种作用中重新成为整体，并且以如下方式，在整体中和在语言中一样，一方面几乎或者丝毫没有现成的生命，另一方面似乎万物俱备。在现成的生命中虽然可以预感其余的一切，但是一种关系方式和**质料种类**占优势；在过渡者中占优势的是所有关系的可能性，然而从中得出，待创造的正是特殊的关系，以便由此彰显无限性，有限的作用。

祖国的没落或者过渡（在此意义上）在现存世界的肢体中感觉到自己，新生者、青春和可能也正是在现存者瓦解的契机和程度上感觉到自己。显然，没有统一怎么能够感受到瓦解，如果应该感觉到并且感觉到瓦解中的现存者，那么，是通过**关系和力量中的未穷尽者和不可穷尽者**感觉那种瓦解，而不是相反，因为从虚无中得出

虚无，直截了当地看，这句话就是说，走向否定之物，就其退出现实性而尚不是可能性而言，不能够发挥作用。

但是，在现实性自身瓦解时踏入现实性的可能，它发挥作用，无论对瓦解的感觉还是对已瓦解者的回忆都是它所导致的。

所以有每一种真正悲剧语言的彻底独创性，绵延不断的创造，个性从无限之中生发，有限之无限或者个性之永恒从个性和无限两者中产生，把握和理解，激发生命，然而不是针对变得无从理解的不幸之物，而是用和谐、领会和生命去把握不可理解者、瓦解和斗争的不幸者、死亡本身。这里所表达的不是最初的、生硬的、在幽深处对于受苦者和旁观者尚太陌生的瓦解之痛苦：在这种痛苦中新生者，理想者没有规定性，是恐惧的对象。与此相反，瓦解本身是现存者，自身显得更具有现实性，是实在，或者正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瓦解自身，被把握在必然之中。

新的生命现在具有现实性，那理应瓦解并且已经瓦解的，具有可能性（理想的，旧的），瓦解本身为必然的并且带有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独特的性格。然而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状态中，可能处处是实在的，而现实是理想的，在自由的艺术摹仿中这是可怕但却神圣的梦幻。瓦解是作为必然的，从理想的回忆的视角来看，如此之必然的瓦解成为新发展的生命的理想客体，回顾必然走过的路，从瓦解的开端直到从新生命中能够产生对瓦解者和瓦解的回忆，对后者的回忆解释并且联合新旧之间发生的空隙和对比。这一理想的瓦解无所畏惧，开端和终点业已设定，已发现，已巩固，所以瓦解也愈发沉着，不可遏止，勇敢，这里它将自己呈现为它本身所是，作为一种再创造的行动，生命由此历经它所有的点，为了赢得完整的总和，它不停留于任何一点，为了在下一点建树自身，它于每一

点上瓦解；只是在远离其始发点的刻度上，瓦解变得更理想，相反建树于同一度上更加实在，直至终于从毁灭和诞生的种种感觉之总和中得出一种完整的生命之情感，而种种感觉于一个契机走完了无尽的历程，从完整的生命之情中那孤标高举者，最先瓦解者在回忆中（通过客体在完美之顶峰的必然性）得以彰显，而通过对瓦解的回忆，对瓦解者、个性的回忆与无尽的生命之情相结合，它们之间的空隙被填满，于是，从这种消逝的个体与无尽的当下现实的统一和齐一中得出一种真正的新状态，应跟随在毁灭者之后的下一步。

因为其两端已经扎实，在对瓦解的回忆中瓦解完全成为沉着、不可遏止和勇敢的行动，它本来就是这种行动。

但是，又因为这种理想的瓦解从无尽的当下现实走向有限的毁灭者，所以它也区别于具有现实性的瓦解，区别如下，(1)在同一个瓦解和建树的每一点上，(2)瓦解和建树中的一点与其他每一点，(3)瓦解和建树中的每一点与瓦解和建树的整体情感，它们都无限地交织起来，一切在欢乐和痛苦中，在斗争与和平中，在运动和止息，形式和无形中更为无尽地互相渗透，接触和关涉，并且如此产生非人间的天国之火

也是因为这种理想的瓦解从无尽的当下现实走向有限的毁灭者，它终于区别于具有现实性的瓦解，区别在于它会更加彻底地具有规定性，它没有理由惶恐不安地将瓦解和建树的好几个本质点收拾到一起，也不胆怯地偏向于非本质，阻碍所惧怕的瓦解，也就阻碍了建树，那就是真正的毁灭，它也没有理由在瓦解和建树的某一点片面而怯弱地把自己限制到极至，如此趋向真正的死亡，相反，它走它的准确、正大、自由之路，在瓦解和建树的每一点上完全

是它能够于此、却也仅仅于此所是，那就是真实而个性化，当然也不在这一点上勉强不相属者，散漫者，自身无足轻重者，但是自由而完整地走过这单个一点，连带它与瓦解和建树的其余各点的所有关系，它们立于最初担当起瓦解和建树的两点之后，这两点就是，相对峙的新的无尽与旧的有限，实在之全体与理想之特殊。

终于理想的瓦解与所谓现实性的瓦解区别开来（因为前者走完从有限到无限的历程之后，反转过来，从无限走向有限），由于对终点和起点的无知而产生的瓦解最终必然显现为实在的虚无，于是，每一个现存者，那就是说特殊，显现为万有，显现为一种感性的理想主义，一种伊壁鸠鲁主义，就像贺拉斯曾从戏剧的角度运用这个观点，它中肯地表现在《神以智慧阻止我们探向未来的视线》——就是说，所谓具有现实性的瓦解似乎是实在的虚无，而理想的瓦解因为是理想之个性向无尽之实在、无尽之实在向个性之理想的生成，在这一高度上获得了意蕴与和谐，两种瓦解的区别最终在此，越是把理想的瓦解思作现存者向现存者的过渡，一如现存者在此高度上获得精神上的提高，越将现存者思作是产生于那种过渡，或者在产生中形成那种过渡，那么，理想之个性的瓦解就不是显现为衰弱和死亡，而是显现为复活，成长，新的无尽的瓦解并非显现为毁灭性的暴力，而是显现为仁爱，并且两者一道作为一种（超验的）创造性的行动，其本质是统一理想之个性和实在之无尽，其产品就是与理想个性相统一的实在之无尽，这里无尽之实在采用个性理想的形态，而个性理想带上无尽之实在的生命，两者在一种神话状态中统一起来，这里，随着无尽之实在与有限之理想停止了对立，过渡也停止了，过渡在宁静上获得宁静在生命上所获得的，一种状态，就像它在生成中在过渡期间不可以与用散文来表现

的个性之理想相混淆，也不可将之与抒情的无尽实在相混淆。显然，这种状态在两种情况中都把一种情况的精神与另一种的可理解性和感性结合起来。它在两种情况下皆为悲剧性的，这就是说，在两种情况中，它都把无尽之实在与有限之理想统一起来，而两种情况的不同只是直接的，即使在过渡中精神和符号，换句话说，过渡的物质和过渡，过渡和过渡的物质（超验的与孤立的），就像富有灵魂的有机体与有机的灵魂，仍是和谐地相持相峙的——

由于新的无尽采取旧的有限的形态，现于本己的形态中个性化了，从新的无尽和旧的有限的这一悲剧性的统一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个性。

就像孤立者和旧的个性在另一个角度努力使自身普遍化，消融于无尽的生命之情中，新的个性现在同一刻度上力图隔绝自己并且摆脱无限性。正如在上一个阶段新作为陌生的力量对待旧的无限，新的个性的阶段结束的契机也已在此，这里新的无尽作为瓦解性的力量，陌生的力量对待旧的个性，而这两个阶段相持相峙，虽然第一阶段作为个性对无限、个体对整体的统治，第二阶段作为无限对个性、整体对个体的统治。这两个阶段的结束和第三阶段的开始在于这样的契机，这里新的无限作为生命之情（作为我）对待旧的个性，后者作为对象（作为非我），……

在这些对立之后是性格的悲剧性统一，在这种统一之后是性格与转换的对立，转换与性格的对立，在这些对立之后是两者的悲剧性统一。

1801—1803

【论西格弗里德·施密特的话剧《巾帼英雄》】

在这一领域常见的于艺术和人道上皆如此低劣的赝品面前，这部作品显得尤为出类拔萃，因为一方面喜剧的趣味公然不恰当地倾向于漫画，正因此另一方面一种对所有喜剧的不公正的偏见似乎传播开来，于是，首先促进这种精纯的作品，必然成为行动的准则。

这出戏中的人物性格和情境，一如整个神奇的故事，无论它们在诗这一专业领域为何，都是寻常生活的忠实摹本，但却经过**诗性的理解**和**艺术的表现**。所谓寻常生活是指与整体处于较弱、较远的关系中的生活，因此，从诗性上理解它具有无限的意蕴，而它本身必然没有高度的意义。

这一对照正是喜剧诗人所营造的，他给我们一个审美上的真实的见解。他以预感的精神和仁爱的性情来理解他的传奇故事的这般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种种性格和情境，后者，一如它们太少活动，由其客体固定下来，它们处处倾向于对事物进行穿凿附会的解释，而不是现实地就在事物之中；前者，一如其过分拘泥于现实范围，也以智与勇千方百计摆脱出来，并且因此而力争打破如此重要

而又无足轻重的范围的种种关系。正如两者都不够充分，狭隘的范围本身不能完全控制他们，而他们却过分束缚于其中，所以双方都是想象。

诗人将之理解得更清楚或者更模糊，对这样一种素材，他明白，就像对待每一种想选择的材料，他总是必须把生活的一个片断从生动的关系中抽出，选来加工，正是这使他成为艺术家，包含了他的诗的吟唱的根据。在这种吟唱里，一切的目标是解除和查明高亢与片面之间的对照，在生动的关系之外的每一种素材必然显现于这一对比中。诗人试图通过在纯粹对立面中均衡而敏锐地表现那种对比来达到目的；通过充分论证它和阐明其动机，最终通过把材料的所有部分置于尽可能彻底的关系之中，通过这一切，诗人试图给予孤立的，因此在极端之间摇摆的素材这样一种形态，使之显现在与整体的最纯粹和最佳的独特关系之中，他不打算提升它或者使之感性化，也不将之塑造为自然之真相。正是在他的材料主要来自现实之处，如在田园诗、喜剧和哀歌之中，通过赋之以在审美上为真实的观点，通过将之设想在最自然的关系中，诗人应该巧夺天工，但是并非通过使素材更为感性。因为这只是伟大的叙事诗的事情，这种叙事诗实际上从超感性的诗意素材出发，正因此而须走一条最漫长的道路，使其纯净的本真对象与其余的生活再度结合并且接近感性；所以，评论者也认为，假如人们感到，与其说《伊利亚特》是为了歌唱阿喀琉斯或是另一个人，不如说它是为了父亲朱庇特而歌唱，那么，史诗的表现和语言还将赢得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

离题太远，但评论人相信找到了道歉的理由，因为从各方面看，对所涉及的各点的不确定和偏见仍然是够强大，而确定不过是

漠然，因为一般认为确定更容易忍受，当人们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为了固执己见，却做出仿佛他选择了最恰当的时机的样子。

评论人也认为，就其适用于喜剧而言，通过以上所述已经透露了也许对这出戏的作者起首要引导作用的观点，而诗中细小的不联贯也如此显眼，由此可见，作者的运笔在何种程度上始终如一。

于是评论者发现，大多数场景中的士兵交谈有时太肆行无节。或许谈话越放意于雅俗，它也就越迅劲？但是，抑扬格在那些谈话中运用得十分成功，发自合目的性的感觉，因为它很贴切，以致人们恰好因此而感觉不到它，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在并非高尚的谈话中句句让人感觉到一种较尖锐的对立。这里也如其他几处，作者具备古代喜剧家的权威，例如，忒伦兹（Terenz），那个时代的趣味倒并不坏。

建立在对立人物之间的互相沟通和补充的人物性格，尤其堪称高明，如树林里的克拉普，男孩和单纯的女店主。

而我们特别要感谢诗人在戏和人物的性格中的创作出一些美丽的插曲，这里人们将为没有被空虚的外表所迷惑而感到高兴。

尤其是因为大部分在喜剧中称作戏的包袱/圈套的东西，不是别的，不过是缪斯的粗制滥造，借以哗众取宠，因为不恰当的东西化为乌有，而纯粹者保留下来，那么可以希望，作者已经为自己减轻了戏的那一部分。有关人物性格的禀赋是高度正确的。喜剧人物性格的选择既真实又合适，他们是头脑狭隘、正因此又想聪明起来的人。不过照评论者看，正确地赋予他们的情绪状态似乎被表现得过于强硬。

然而这却是大部分现代诗的习惯，可以原谅作者，就像在抒情诗中的韵律问题，这里也很难保持沉着，而不给双足插上神使的翅

膀，致使喜剧中的纠葛更加严重，不是它们在较严肃的生活中的本来面目。

不过，诗人这里给自己造成的困难，也只有同样感受到所做出的牺牲的分量的人才感觉得到，此外，因为艺术家的生命在我们中间十分短暂，天生倾向古典格调的德国人不应再继续为他琐碎的邻人所误导，在这里也越来越多地采取简单与更合乎目的的便捷，这个建议一定不错。

关于《俄狄浦斯》的说明

1

即使今天，如果忽略时代和世态的差别，将诗歌提高为古人的μηχανη(艺术)，那么，保证诗人有中产阶层的生活，即使在我们这里，也是好的。

和希腊相比，其他艺术作品也缺乏可靠的精确性；至少对它们的评价至今是按照它们造成的印象，而不是按照有章法的程式和其他创造出美的行进方式。然而现代诗尤其缺少学养和技法，以便计算和传授其行进方式，在学会之后，能够在写作中总是可靠而精确地温习。在人群中，在每一样事情上，人们首先看到的是：它是某物，这就是说，在其显现的手段(法文 moyen)上可以识别出它，它得以形成的方式能够被规定并且传授。所以，从更高的根据出发，诗尤其需要更准确和更富有性格的原则和限制。

那种法定的程式正属于此列。

其次人们看：内容是如何与程式相区别？特殊的内容通过怎样的行进方式，并且如何在无限、但却具有完整规定性的关系中对待普遍的程式？进程和须确定者，不可估算的生动的意义，是如何与程式化的法则建立关系。

一个情感系统，即完整的人，如何在自然元素的影响下发展自身，以及观念，情感和智识如何在不同的相续性中，但总是按照一个准确的规则相继而出，这种方式，法则，程式在悲剧中与其说纯

粹是次序，不如说是平衡。

悲剧的运行(Transport)实际上是空灵而最无羁的。

而运行表现在观念的节奏鲜明的次序中，因此人们在音节中称作停顿的东西，纯粹的言辞，与节奏相逆的休止，才为必要的，以便在高峰处这样来应付迅疾的观念转化，显现的不再是观念的辗转变灭，而是观念自身。

因此程式的序列和节奏是分开的，在后半部分显现为平衡，这样来相互关涉。

如果观念之节奏处于如此状态，在离心的奋迅中最初者为后来者席卷而去，那么，停顿或是与节奏相逆的休止必须前置，这样面对后半部分，前半部分似乎得到保护，而正是因为后半部分原本更迅猛并且显得较难以衡量，所以，平衡由于起反作用的停顿的缘故而从后向始发处倾斜。

如果观念之节奏处于如此状态，后继者为肇始者所迫促，因为是结尾仿佛必须不受开端的侵害，停顿则立于接近结束处，因为前半部延伸得较长，于是平衡出现得较晚，平衡则向后端倾斜。以上讨论程式化的法则。

这里略述的悲剧法则的第一种是《俄狄浦斯》的法则。

《安提戈涅》依照这里提及的第二种规律。

在两出戏中，梯尔西亚斯(Tiresias)的言论造成停顿。

他作为自然力量的监督者踏入命运之途，而自然力量悲剧性地使人脱离他的生命范围、他的内在生命的中心，迷逐另一个世界，卷入死者的离心的领域

2

人们将这一场看在眼里,是理解整体的首要依据。在这场戏中俄狄浦斯把卜辞解释得过于玄奥,被引向**罪恶**(nefas)。

卜辞是这样说:

> 国王,阿波罗明确给我们指令,
>
> 应该追究在这块土地上滋长的国耻,
>
> 毋姑息养奸。

这可能是说:在普遍意义上建立起严格而纯洁的法庭,维持良好的公民秩序。俄狄浦斯却立刻以祭司的方式对应道:

> 通过怎样的净化?等等

接着深入到**特殊**:

> 他(阿波罗)为谁谕示这样的命运?

于是将克莱翁(Kleon)的思想引向这可怕的言辞:

> 啊,国王,在你统治这城邦之前,
>
> 拉尧斯(Lajos)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卜辞和并非必然从属于它的拉尧斯之死的故事于是联系起来。在紧接着的场景中,俄狄浦斯的精神处于愤怒的预感中,他无所不晓,实际上说出了那种罪恶,他疑心重重地把普遍的禁令解释为特殊的并且用在杀害拉尧斯的凶手身上,从而也把这桩罪行定作为无限的。

> 你们当中谁认识拉达考斯(Labdakos)之子,
>
> 拉尧斯,知道他丧身于谁之手,
>
> 我告诉他,他应向我告发一切,等等。

为了这个人(凶手)

我诅咒(无论他是谁,

在我执掌权力和王位的国家),

人们不应邀请他或与他说话,

勿带他去向神发愿和献祭。

莫测的神谕

向我清楚地指示这些。等等

因此,在下面与梯尔西亚斯的对话中有不可思议的愤怒的好奇心,知如果挣破其局限,就像醉心于仍能够保存的庄严和谐的形式,它首先激发自己知道得比它能够承受和理解的更多。

因此,在后来与克莱翁的场景中有猜疑,一发不可收的承载着悲哀的秘密的思想变得不肯定,诚笃的思想愤怒得失去节制,痛苦不安,这种无度,幸灾乐祸地,只是追随着来势汹涌的时间。

因此,戏的中心,在与约卡丝塔(Jokasta)的谈话中有可悲的宁静,这位强悍的男子的愚蠢,值得同情的天真的错误,他告诉约卡丝塔那臆想中的出生地和玻吕伯斯(Polybos)以及美罗本(Meropen),因为玻吕伯斯是他的父亲,他担心会弑父,而美罗本是其母亲,为了不和她结婚,他要逃离她,按照梯尔西亚斯的话,此人告诉他,他是杀害拉尧斯的凶手而拉尧斯是他的父亲。梯尔西亚斯在俄狄浦斯和他之间触发的争论中是这样说:

这个人,你久已

寻找的杀害拉尧斯的凶手,用威胁和通告,

他就在这儿;作为异乡人,据说,

他和我们住在一起,然而很快

他将作为忒拜人为众人所知并们
因这种变故而不乐。
而众人将知道，与他的孩子住在一起的
为兄又为父而对于生他的妇人，
为子亦为夫，和父亲共一张床
又是其凶手。

因此，在后半部的开始，在与从哥林特来的信使的一场戏中，他再度被诱回到生活中，绝望地挣扎着回归自身，这位末路人，几乎无耻地努力把握自己，痴狂中搜寻一种觉悟。

约卡丝塔

俄狄浦斯怒发冲冠
在重重苦恼中，没有像男子一样
谨慎，他从旧话中揣摩出新意。

俄狄浦斯

你啊，最亲爱的，妇人，约卡丝塔！
把我从屋里叫出来做什么？

俄狄浦斯

看来老人因病魔而枯槁。

信使

寿终正寝。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俄狄浦斯的精神是如何因这番良言而振作起来；于是接下去的谈话能够显得是出于较高贵的动机。这里他抛开国王的忧虑，现在，在自我克制的高度衰竭中，他正好没有海格立斯的肩膀来担负起它们：

好吧！啊，妇人，现在谁还会

再追究预言的源头或者

鸟儿在高空的聒噪？据此

我会杀害我的父亲，他

死后安眠在地下；而这儿

是我，假如他没有在梦中因我丧身，

我的长矛纯洁无染；他大概就这样

为我而死；同时也带走

今天的预言，玻吕伯斯，

如今躺在冥府，预言不再有效。

最后在谈话中，一种精神恍惚的对觉悟的追问占据了首要地位。

信使

这表明，孩子，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俄狄浦斯

怎么，以神作证，老者，说一说！

俄狄浦斯

你说什么？不是玻吕伯斯生了我？

信使

几乎就像我们彼此一样。

俄狄浦斯

什么？一位与众不同的父亲？

信使

一位父亲，而非玻吕伯斯，也不是我。

俄狄浦斯

为何他把我称作孩子?

信使

我解开你,你的脚趾缝牢在一起。

俄狄浦斯

我从襁褓中就带着咒骂。

信使

你的名字就依这件事而起。

俄狄浦斯

这,神啊!这,看在父母的份上,说。

约卡丝塔

以神作证,不!如果你还想活着,

就别找。我已身心交瘁。

俄狄浦斯

鼓起勇气!即使我的母亲

三代为奴,这也不会使你蒙耻。

俄狄浦斯

这会挑起什么。我愿是我的宗室,

无论它多么卑微,我要知道。

她有理由,女人们看重,

我低贱的出身是否令人羞耻。

可我却不会受人轻慢,

始终是幸运之子,常蒙厚爱;

因为这是我的母亲。命运无常，

而与我俱生的卫星总围绕着我。

由此得出，我不会判若两人，

不完全查清我是谁。

正是这位刨根究底、解释一切的人，他的精神在粗鲁而简单的语言的结束处输给了他的奴仆。

因为这样一些人处于种种强暴的关系中，他们的语言几乎是按照复仇女神的方式，也在更为强暴的关联中说话。

3

悲剧的表现首先基于这样一种骇世惊俗之举，神与人如何结为伴侣，自然力量与人的至深情志如何在愤怒中永无止境地相与为一，从而领会到，无际的为一是通过无际的区分净化自身。他是自然之笔，笔端蕴秀。[1]

为此有总是争执不下的对白，为此合唱队作为这种对白的反面。为此不同部分之间有太贞洁、太精巧并且切实贯彻的相互契合：在对白中，在合唱、对白和伟人的角色以及由合唱和对白组成的戏剧冲突之间。所有一切是层层机锋不让，彼此互为扬弃。

于是与对白相酬答，在《俄狄浦斯》的合唱中有哀怨、和平和虔敬，有温良的谎言（假如我是预言者，等等）和同情直至精疲力竭，而对白在愤怒的敏感中恰要撕碎这位听众的灵魂；而在分场中有庄严肃穆的形式，戏犹如异教的法庭，作为一个世界的语言，瘟疫、

---

[1] 此句原为希腊文，据德文版注释翻译。——译者

思想错乱和普遍煽起的预言风气笼罩着这个世界，人和神在无奈的时间之中，以便世界的进程没有空隙，而天国的记忆不落空，在忘却一切的不忠之形式中传达自身，显然神圣的不忠最好存留下来。

在如此之契机中，人忘记了自己和神，并且就像叛逆者掉转头，当然是以神圣的方式。——在痛苦的极限上，除了时间或空间的条件，无物存在

因为人全然融于此契机，此刻他忘记自身；因为神并非其他而就是时间，他也自忘；而两者皆不忠，时间，是因为它在如此之契机中在范畴上转向，首尾在时间中根本不符；人，是因为他在此契机中必须跟随这种决然之转向，因而在下文中根本无法与开端相齐一。

《安提戈涅》中的海蒙即如此，俄狄浦斯本人就这样处在《俄狄浦斯》这出悲剧的中心。

关于《安提戈涅》的说明

1

《安提戈涅》的规则，程式化的法则与《俄狄浦斯》的相比，犹如 —/ 对 \— ，以致平衡从开端向结束倾斜，而不是从结束向开端倾斜。

它是不同的相续性之一，观念、情感和智识在这些相续性中按照诗的逻辑展开。正如哲学总是仅研究心灵的一种能力，呈现这样一种能力造成一个整体，而这样一种能力的**各个分支**的单纯联系就叫做逻辑，诗则研究人的不同能力，呈现这些不同能力构成一个整体，不同能力的**独立的各个部分**的联系可以称作为最高意义上的节奏或者程式化法则。

可是，如果这种观念的节奏生就如此，在感奋的迅疾中，**最初者**由**后继者**席卷而去，停顿(a)或者**与节奏相逆的休止**则必须**前置**，好让前半部分仿佛不受后半部分的侵扰，正因为后半部分原本更迅猛而似乎更难以度量，平衡由于起反作用的停顿的缘故，从后(b)向开端(c)倾斜。 c —\a— b

然而，如果观念之节奏生就如此，**后继者为肇始者**所迫促，因为针对开端仿佛须得到保护的是结尾，那么，停顿(a)在靠近结束处，因为前半部分(c)延伸得较长，平衡出现得较晚，平衡于是向后端(b)倾斜。 c —/a— b

2

你怎敢破坏这样一条禁令？

因为我的宙斯没有告知我，

这里在死神的屋宇下亦无此法，等等。

时间和自然的精神，打动人的神圣，当它与所感兴趣的对象处于最疯狂的对立时，是一日或是一件艺术作品的最大胆的契机，因为感性的对象只达到一半之遥，**而精神却在涉及后一半时最强有力地醒来**。人于这一契机必须**全力把持**自己，所以他也最坦然地在其性格之中。

合乎悲剧的颓丧的时间，其客体当然不是心灵的本真兴趣所在，它以最不合宜的方式跟随时代精神，于是时代精神表现得狂放，并非像白昼之精神那样护持人们，而是铁面无情，作为永远生生不息、不落言诠的旷野之精神，死者世界的精神。

克莱翁

然而好坏不可一视同仁。

安提戈涅

谁知道，也许黄土下有另一种风俗。

可敬可爱、不幸中的明达，悲剧的天真。这是索福克勒斯的本真语言，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更擅长将痛苦和愤怒客观化，却不懂得把人的理智表现得神变难思。

克莱翁

如果我忠实于我的本分，我在说谎吗？

海蒙

你并非如此，你没有维护神圣的神之名义，

不是说：你践踏众神的尊严。这里有必要改变神圣的表达方式，因为它在中心位置至关重要，作为严肃和独立的言辞，在此其余一切得到客观化和明朗化。

时间如何在中心转向，不仅这一方式是不可更改的，同样一种性格如何在范畴上顺应时间范畴，如何从希腊走向西方，也是不可更改的，而神圣的名字则不然，在神圣的名字下感觉到至上者，或是至上者在此名义下发生。谈话涉及的是克莱翁的誓言。

很快你不再

于炽日下作祟。

在大地上，在人群中，就像太阳变得是相对自然的，它在道德意义上也确实为相对的。

我听说，生者之王国已同于荒漠等等。

这是安提戈涅的最高特征。就神圣的疯狂是最高的人之显现，而这里心灵大于语言而言，这一崇高的讽刺超越她的所有其他言辞；用最高级来言说美，也是必要的，与其他相比，这种态度也以人的精神极致和英雄的绝艺为依据。

心灵为了至上的觉悟而回避意识，在当下之神真正攫住它之前，以大胆的、往往甚至是渎神的言辞对待神，从而保持精神的神圣而生动的可能性，这对于隐忍的心灵是一大帮助。

在高度觉悟中，她不断把自身与没有意识的对象相比较，但却在她的命运中接受意识的形式。如此之对象是变得荒凉的国土，在原始而丰腴的富饶中它过分加强阳光的作用并且因此而干涸。弗

果季业的尼俄柏[1]的命运；无邪的自然的命运处处皆然，犹如人在英雄的关系和性情的运动中接近散淡，自然正在这一刻度上于无所不在的化育中走向有机的极致。因而尼俄柏也是早期天才的相当本真的画像。

她为时间之父

计数金色的钟点，

而非：替宙斯掌管金色潮水般的生成。这是为了更接近我们的观念。对宙斯的说法必须更确定或者不确定。**严格地说**更好是：时间之父或者：大地之父，因为他的性格与永恒的趋向相对峙，**将从此一世界向另一世界转化的追求变为从另一世界向此一世界转化的努力**。所以我们必须把神话表现得处处更可实证。金色潮水般的生成意味着光的辐射，就所称的时间由于光的辐射而可计数而言，光线也属于宙斯。然而，若在痛苦中推算时间，总是这样，因为性情这时更富有同感地跟随时间的变化，从而把握单纯的钟点的进程，而不是由理智从当前推究将来。

可是，因为这种在变易的时间面前的最牢固的停留，这种英雄的遁世生命，真正是最高的觉悟，继之的合唱则借此获得动机，作为最纯粹的普遍性，作为最本真的立场，必须由此来把握整体。

刚刚过去的场面过于挚诚，作为其对立面，合唱的立场包含两种相峙之性格的至高的中立面，而戏剧的不同人物的行动皆由这两种性格出发。

其一是标志着安提戈涅的特征的性格，一个人在神的意义上

---

① 尼俄柏为古底比斯女王，有七男和七女，曾讥笑女神莱杜(Leto)只有一男和一女，触犯天怒，丧其子女，并被宙斯变作流泪的石像。——译者

持反对神的态度，并且认为至上者的精神是不合法的。其次是对命运的虔诚的畏惧，这里敬神已成一种定论。这就是它们的精神，两者在合唱中被中立地置于彼此之对立面。安提戈涅在第一种意义上行动，克莱翁则在第二种意义上。就两人相对峙而言，他们既不像民族和非民族，这里是指有教养的，如阿亚克斯和尤利西斯，亦非自由之精神对抗忠实的质朴，如俄狄浦斯和希腊的国民，古典的原始之自然，他们彼此对等，只在时间上不同，以致一方的失败首先是因为它开始，另一方的获胜是因为它随后。就此而言，这里所谈论的奇妙的合唱最契合整体，而它的冷静的中立之所以是温暖，恰因为中立如此独特地契机契理。

3

如在"关于《俄狄浦斯》的说明"中所提示的那样，悲剧的表现立足于两点，其一，直接的神完全与人为一（显然，使徒的神是间接的，是在至上精神中的至高理智），其二，无限的感悟将自身理解为无限的，这就是说，在对立面中，在扬弃意识的觉悟中神圣地与自身分离，而神在死之形态中为当下现实。

因此，正如在"关于《俄狄浦斯》的说明"中所涉及的，有对话的形式和与之相对立的合唱，因此有场景中危险的形式，按照希腊的方式，它必然真实地在这一意义上结束：言辞较间接地真实，打动趋于感性的形体；按照我们的时代和观念言辞则较为直接，打动趋向精神的形体。希腊悲剧的言辞具有致死的真实（toedlichfaktisch），因为它所攫住的身躯真的导致毁灭。我们处在更本真的宙斯的统摄之下，他不仅于此界和荒野的死者世界之间

稍事停留，而且迫使与人永恒为敌的自然进程在其通往另一世界的路途上更为决然地转向大地，这极大地改变本质的祖国观念，而我们的诗艺必然是祖国的，于是按照我们的世界观选择材料，诗的观念亦为祖国的，那么，对于我们，希腊的观念的转变在于其主要趋势，即理解自身的能力，因为这里是它的弱点，相反，在我们的时代的观念类型中的主要趋势是抓住某物，拥有命运，因为没有命运，这 δυσμορον（不幸）是我们的弱点。所以，希腊人也更具有命运和骁勇的美德，无论伊利亚特的英雄对于我们可能显得多么荒谬，这却是他们所必备的本真优势和真正美德。在我们这里不如说这隶属于恰如分寸。而同样希腊的观念方式和诗歌形式却从属于祖国的。

于是致死的真实，发自言辞的真正谋杀，须看作是希腊所独具的艺术形式，它从属于祖国的艺术形式。可以证实，祖国的艺术形式也许是毁灭性的真实（tötendfaktisch）之言辞，而不是致死的真实之言辞；因为须在此处把握悲剧性，并非以谋杀或死亡究竟结束，而是在《俄狄浦斯》的趣味中，出自感命之口的这种言辞是可怖的并且导致毁灭，并非以希腊的方式在竞技和造型的精神中所把握的，言辞抓住形体，形体去厮杀。

于是悲剧的表现更希腊地或更西方地依据于较强暴或较难以遏止的对白和挽留它或解释它的合唱，合唱赋予无休止的斗争以方向或者力量，因为即使在无限的悲剧形态中，神也无法绝对直接地向形体传达自身，而是必须表述得明白晓畅或者呈现得栩栩如生，所以，作为神圣地挣扎着的形体的承受机制，合唱不可或缺；然而，悲剧的表现尤其在于真实的言语，它以命运的方式从开端走向结束，其中的关联超过已说出的范围；在渐进的方式中，在人物的

对立分流中，在理性形式中，理性形式在悲剧时间的可怕的凝缓中形成，正如它于疯狂的生发中将自身表现在对立面之中，随后在人道的时间中，它成为固定的、与神性的命运俱生的见解。

《安提戈涅》中的渐进方式是在动荡中的方式，就其为祖国之事而言，其中的关键在于每个为无限的转向所打动和震撼的人感觉自己在无限的形式之中，在这一形式中被震撼。显然，祖国的回转是一切观念类型和形式的转向。犹如彻底的反转，不带任何停顿，种种这些的一个彻底转向对于作为认识本质的人却是不允许的。在祖国的转向中，物的整个形态发生变化，自然和永存的必然性趋向另一种形态，向荒原或者新的形态过渡，在这样一种变化中，一切单纯必然的东西对于变化是有偏袒的，因此，在如此之变化的可能性中，中立者也(不仅是面对祖国的形式，为时代精神的强力所打动的人)被迫当下现实地采取爱国的态度，以无限的形式，他的祖国的宗教、政治和道德的形式。(προφανηθι θεος 神啊，显现吧。)如此重要的说明对于理解希腊以及一切精粹的艺术作品皆为必要的。刚才已经提示过，这里本真的行进方式在一种动荡中(这不过只是祖国之回转的一种方式，仍有更具规定性的性格)。

如果这样一种现象是悲剧的，则由于反作用，不拘形式者在过于刻板者那里点燃自己。因此，这里富有性格特征的在于，在如此之命运中加以理解的人物并非像在《俄狄浦斯》中那样，处于为真理而斗争的理想形态中，并非是维护自己的理智的一类人，也不像在《阿亚克斯》里的人物，是保卫自己的生命或财产亦或荣誉的一类人，而是在狭义上作为人物，作为不同地位的人物，他们相互对立，给自己定形。

如此之人物的分流，就像在《安提戈涅》中，可与赛跑者的竞技

游戏相比，谁首先呼吸困难，撞到对手身上，他就输了。在《俄狄浦斯》中的斗争可与一场拳击比赛相较，而在《阿亚克斯》中则可以与击剑游戏相比。

这里悲剧性地形成的理性形式是政治的，具体说是共和政体的，因为在克莱翁和安提戈涅之间，在形式化和反形式化之间，平衡力可对等。这尤其于结尾显示出来，克莱翁几乎为他的奴仆所虐待。

索福克勒斯有道理。这是他的时代的命运和他的祖国的形式。人们也许可以理想化，比如，选择最好的时机，但是，至少在等级次序上，以较弱的尺度呈现世界的诗人不可以更改祖国的观念方式。对于我们，这样一种形式恰好是有用的，因为就像对国家和世界的精神，无论如何，除了从笨拙的视角来把捉无限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然而，仍旧可以优先考虑我们的诗人的种种祖国形式，因为如此之形式在此，不仅为了让我们学会理解时代的精神，而且，一旦了解并且学会了这种精神，就应该巩固它，感觉它。

附　录

致艾布莱乌斯书第一篇序

上帝于往昔曾以某些方式通过先知向祖辈们说话，而最后他在这些日子里通过圣子和我们谈话，他将圣子作为继承人置于万物之上，他也通过圣子创造了世界。我们今天看致希伯莱人的信的第一章的这两节，对于我们它已经包含了无限的祝福。长久以来，上帝用直接的启示和显现教诲人们；上帝久已通过先知教导他的民族，通过他的精神，通过容貌和梦幻向先知们表露神的意志；因为他清楚，如果他的教义不一再唤回腐败的心，业已堕落的人将在蒙昧和罪恶中陷得越来越深。终于，上帝满怀爱意地为他的敌人，为天生总是违背他的命令而行动的顽固的人类，派来他的儿子；最爱的儿子，他在神性中永远与上帝齐一，他作为万能之神，创造了整个世界、天空和大地，上帝为他们派来他。虽然天使已经是上帝最美妙的造物之一，却没有天使能与他相比，天使意识到其在上帝之子面前的卑微，以至深的敬畏朝他礼拜。上帝之子的统治和父亲一样智慧而公正；他也和父亲一样维护和承载着万物。父亲对他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在他身上我感到欣慰**；路加福音3.22节。天、地和地下的一切造物皆应感激和尊敬他，他和父亲一样以万能之慈善关怀每一个他的造物；他是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而对

于我们短浅的理性，三位一体是如此神圣的谜；他与父亲是一体，具有同样的力量和荣耀，这位上帝的惟一之子进入罪人、他的敌人的虚弱躯壳，却一尘不染，他降临大地是为了用神性的教义照亮他们盲目的心，用他的死难和受苦取消他们的整个罪恶的负担，并且成为他们的中介者。

啊！上帝之慈悲的不可思议的秘密！拯救者预见到，正是这些他为之而赴往尘世的人们，这上帝的民族，甚至他们的领袖，将如何以可耻的蔑视排斥他；这些可悲的人们将怎样如此频繁、恶劣而卑鄙地玷污他的庄严；只是他永恒的爱比这样一种反逆为强大！啊！最尊贵的听众！难道我们当中的有人在罪恶的泥潭里陷得如此之深，心中没有一种深深的感激和欢乐之情苏醒吗？尤其是在这现实的时刻，这伟大的日子在一千七百多年之后出现了，它给人类带来救星。不！我们愿放弃尘劳，完整地享受为耶稣基督吉祥的降生而感到的欢乐。

每一钟点都献给他，时刻充满最欢悦的感激和赞美，永远的神之人，这也为你而变得神圣。让我们为了他的祝福而呼唤主，我们祈祷：……

【德国唯心主义的最早纲领】

…… ……

一种伦理学。整个形而上学终将归于道德(康德以其两大实践假设仅仅做出了榜样而并没有竭而尽之),那么,这一伦理学不是别的,正是一切理念的完整体系,或者一切实践假设的完整体系,即此即彼。第一个理念当是关于我自身观念,我作为绝对自由的本质存在。与这一自由而自觉的本质存在一道出现的是一个完整世界——无中生有——那惟一真实而可思议的源于无的创造。——这里我落到物理的领域;问题是:必须怎样为了道德的本质存在而创世?我们的有待于实验而步履蹒跚的物理学,我要再次赋予它双翼。

于是——如果哲学说明理念、经验和材料,我们终于能从大处获得一种物理学,我期之于后世。现在的物理学似乎不能满足一种创造精神,它是我们的精神或者应该是我们的精神。

由自然进而到人事(Menschenwerk),到人性之理念——我要指出,没有国家之理念,因为国家是某种机械的东西,正如没有一种机器的理念。只有自由的对象才叫做理念。我们必须越过国家!——因为每一个国家必定把自由的人当做机器齿轮来对待;而国家不应该这样;即它应该停下。你们自己看到,这里,所有永恒和平的理念等等只是从属于一个更高理念的理念。同时,我要在这里拆除人性之历史的种种原则并且揭穿有关国家、宪法、政府、立

法等整个人的灾难之作——一针见血。终于，道德世界、神性、永恒的理念到来了——推翻所有迷信，僧侣式的迫害，它新近通过理性自身来伪造理性。——切精神的绝对自由，这些精神于自身承载着灵性世界，并且在自身之外既不觅神也不求永生。

最后，统一一切的理念，美的理念，在更高的柏拉图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坚信，理性的最高行动是一种审美的行动，理性这里统摄了所有的理念，而真与善只有在美之中才结成姊妹。哲人必须像诗人一样具备同等的审美力量。没有审美性情的人是我们的书本哲学家。精神的哲学是审美的哲学。若无审美性情，人就不可能在任何领域中富有精神，甚至不能精神充沛地表述历史。这里应该了然，不懂得理念的人究竟缺少什么——秉心而论，一旦到表格和账簿之外，他们就一团漆黑。

诗会因此而获得更高的尊严，它将于最终又成为其最初所是——人性的老师；不再有哲学，不再有历史，惟有诗之艺术将超越所有其余的科学和艺术而长存。

与此同时我们经常听说，大众必须拥有感性宗教。不仅是大众，哲人也需要感性宗教。理性和心的一神论，想象和艺术的多神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里我首先要谈到一个理念，就我所知，还没有人想到它——我们必须有一种新的神话，而这种神话必须服务于理念，它必须成为理性的神话。

在我们使理念变得富有审美性，这就是说具有神话性之前，理念对于民众来说没有意思，反之：在神话是理性的之前，哲人必定羞于此道。于是，开明之士和蒙昧之士终将携起手来，神话必须变得富于哲理，以使民众理性，而哲学必须变得具有神话性，以使哲

人感悟。然后永恒的统一宗御我们之中。永诀轻蔑的目光，在智者和教士面前民众不再盲目颤抖。然后**所有**力量的**均衡**培养才期待着我们，各个乃至所有个体的均衡成长。再没有任何力量受到压抑，然后精神的普遍自由和齐同执掌天下！——须有一种更高的精神，自天而降，在我们中间创立这种新的宗教，新宗教将是最后的、最伟大的人性之作。

【关于古代的寓言】

关于古代的寓言

它的原则

其形态

系统

关系　灵活性

尽管其产生和形成的必然性，不同的形式容许这些作为原则，

古代寓言的意义和内容

神话学的内容

英雄的内容

纯粹人性的内容

如此之寓言的根本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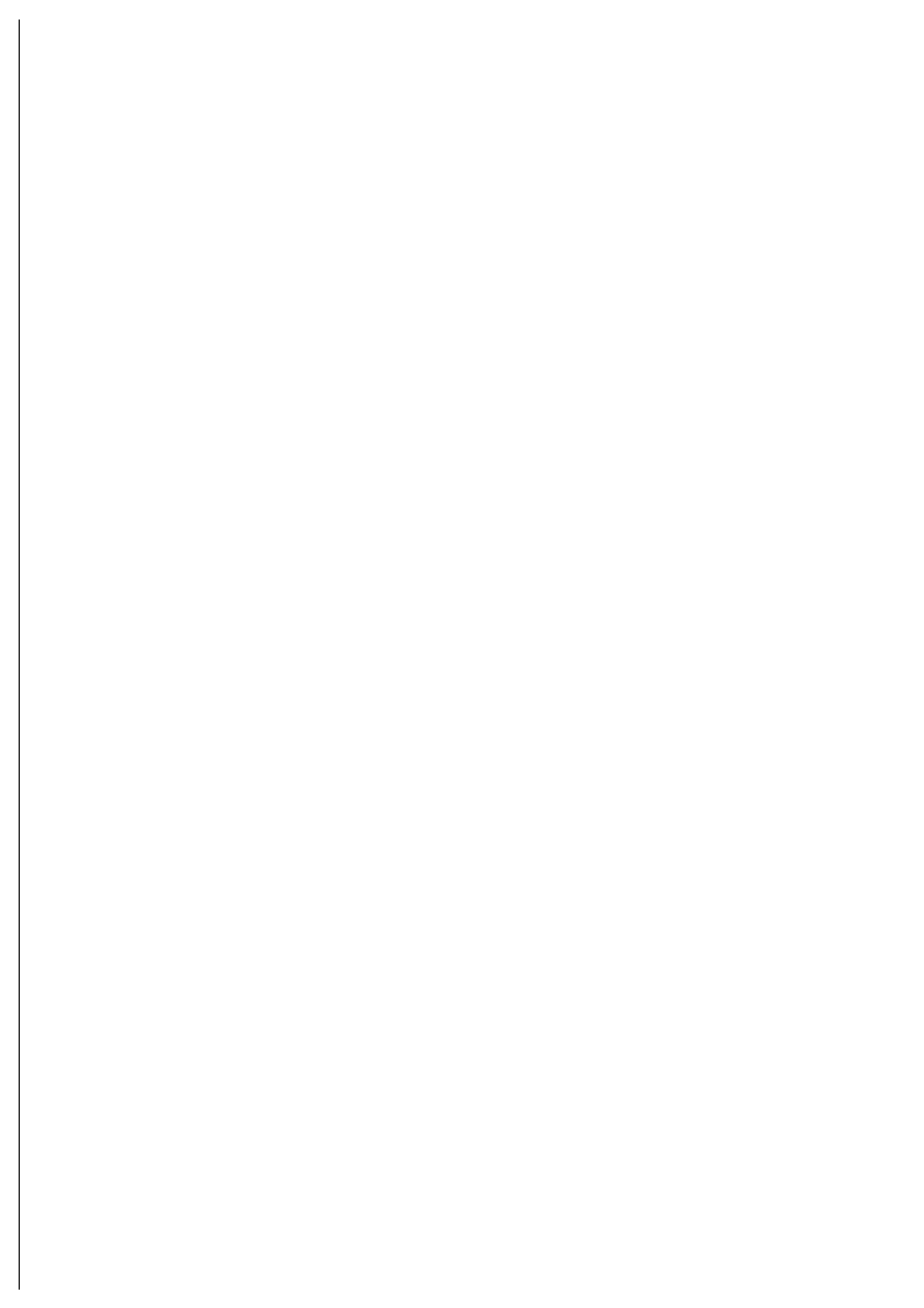
更高尚的道德

智慧之无限性

人与精神的关联

自然，在历史的作用中

恩培多克勒斯之死



【法兰克福计划】

恩培多克勒斯

五幕悲剧

第一幕

恩培多克勒斯早就仇视文化，这是由他的性情和他的哲学定下的基调，蔑视所有特定的行业，蔑视所有对种种不同对象的兴趣，他是一切片面生存的死敌，因而即使在现实性的美的关系中也不满足、焦躁不安、苦闷彷徨，只是因为美的关系是特殊的关系，而只有感觉到与所有生命的伟大和声才完全满足他，只是因为他没有像神一样，与完整现实的心灵息息相通，并且像神一样，自由而舒展，能够在他们之中生和爱，只是因为，一旦他的心和他的思想把握现存之物，他就系于仿效的法则——

恩培多克勒斯在亚格里根人的节日上特别不快，他的妻子曾对节日的影响抱很大希望并温和地劝说他去参加，而他以敏感而讥讽的方式指责她，恩培多克勒斯以那节日的不快和这家庭纠纷为由去追随他的隐秘的嗜好，离开他的城邦和家，前往孤独的火山口。

第一场

恩培多克勒斯的几个学生和几个群众。前者要动员后者加入恩培多克勒斯的学校。一个学生——恩培多克勒斯最爱的学生来

了，指出他们这是庸俗的诱劝改教并请他们走开，因为大师这时正一个人在花园里整理他的思绪。

第 二 场

恩培多克勒斯的独白。向自然祈祷。

第 三 场

恩培多克勒斯与妻子和孩子

妇人温柔地抱怨恩培多克勒斯的坏情绪。恩培多克勒斯衷心地道歉。妇人请求他参加这盛大的节日，在节日上他或许会开朗起来。

第 四 场

业格里艮人的节日。恩培多克勒斯的不快。

第 五 场

家庭纠纷。恩培多克勒斯告别，没有说他的意图，没有说他去哪儿。

第 二 幕

恩培多克勒斯的学生到火山口拜望他，最初是他最爱的学生，他真的打动他，几乎使恩培多克勒斯退出他心灵的孤独，接着其他人也来了，恩培多克勒斯重又充满对人的贫乏的愤怒，他郑重地和所有人告别，最后也请他的最爱离开他。

第 一 场

恩培多克勒斯在火山

独白。面对自然。恩培多克勒斯坚定的恭顺。

第 二 场

恩培多克勒斯和他最爱的学生。

第 三 场

恩培多克勒斯和他的学生。

第 四 场

恩培多克勒斯和他最爱的学生。

第 三 幕

恩培多克勒斯的妻子和孩子到火山口看望他。他们温柔地请求他回去，妇人还带来亚格里良人在同一天为恩培多克勒斯建起塑像的消息。荣誉和爱是把他系于现实的惟一纽带，他回来了。他的学生高兴地到他家里。他最爱的学生扑到他的怀里。他看到他的塑像已经建好。他公开向民众致谢，民众向他欢呼。

第 四 幕

妒嫉他的人从他的一些学生那里获悉那些严厉的言辞，恩培多克勒斯在火山上当着学生的面这样攻击民众，他的敌人利用这些攻击煽动民众反对恩培多克勒斯，民众也真的推翻他的塑像并且将他赶出城邦。这时他心中早已萌动的决定成熟了，通过自由的

死与无限的自然合而为一。带着这一打算，他第二次与妻子和孩子告别，更加深沉，更加痛苦，又回到火山口。他避开年轻的朋友，因为他信任他，这位年轻人不会让自己为恩培多克勒斯安慰妇人的话语所骗，他一定预感到恩培多克勒斯真正的意图。

第　五　幕

恩培多克勒斯准备他的死。对于他导致其决定的偶然起因这时完全脱落了，他把死视为一种必然性，是他的至为内在的本质存在的结果。在他偶尔和附近的居民的一些场景中，他处处找到他的思想方式和决定的证明。他最爱的学生仍来了，预感到真相，却为大师的精神和性情中伟大的运化所震撼，这是如此之强烈，以致他盲目地听从大师的命令而走了。紧接着，恩培多克勒斯纵入熊熊的火山。他的最爱在附近迷了路，焦灼地游荡，很快他发现大师的铁靴，火焰把它从深渊里抛出，他认得它，把它交给恩培多克勒斯的家庭、他在民众中的追随者，和他们一道在火山集会，示哀并且庆祝这位伟人的死亡。

恩培多克勒斯的根据

悲剧的颂歌始于至高的火焰，纯粹的精神、纯粹情志跨越了它的边界，生命的联系必然地、似乎又本来就倾心相接并且由于整个情志的氛围而过分地倾心，情志抱有这生命的联系、意识、沉思、或者存在的(physisch)感性而没有执中，于是由于情志的激越不平而产生纠纷，悲剧的颂歌一开始就营造此纠纷，以描写那种纯粹。然后，经过一种出自是非和困顿的自然行为，悲剧的颂歌进而深入到纯粹的，超感性的无是无非的极端，这一极端似乎不承认什么困顿，从此，悲剧的颂歌掉进纯粹的感性，稍为谦退的情志，因为原始更高的、更神圣的、更勇敢的情志对于它显得是作为极端，它曾以此发出肇始之音，却也不再能够落到那个激越情志的程度，因为它似乎了解其走向，悲剧的颂歌必须从是非与无是无非的两个极端过渡到那种宁静的慎思和感觉之中，不过，如果它不应该悲剧性地结束于这一谦退，必定感觉到那么一种较为激烈的慎思的斗争，即感觉到肇始之音和本己性格作为对立面并且必定向对立面过渡，但是因为它感觉到斗争是作为对立面，所以统一两个对立面的理想者愈加纯粹地凸现出来，又找到基调并且与慎思一道，于是它再从此开始，经过中和的更为自由的反思或者感觉，愈加坚定、愈加自由、愈加彻底地(这就是说出于对异质的经验和认识)回到肇始之音。

普遍的根据

至深的情志在悲剧性戏剧诗当中表现出来。悲剧的颂歌也以最积极的裁断来描写这至情，以真正的对立面，这些对立面却仅存于形式而作为感觉的直接语言。不如说悲剧诗寓情志于表现，将之表现在更为尖锐的辨析当中，因为诗表现更幽深的情志，更无止尽的神圣。不再直接地表达感觉，所显现的，不再是诗人及其本己的经验，虽然每一首诗，乃至每一首悲剧诗，必定发自诗的生命和现实性，发自诗人本己的世界和心灵，因为否则处处缺乏纯正的真理并且根本不可能有理解和生机，如果我们不能将自身的性情和自身的经验转移到陌生的类比的素材中。诗人在他的世界中感觉和体会到的神圣，也在悲剧性戏剧诗中说出来，对于诗人悲剧性戏剧诗也是生机盎然的形象，这些生机过去和现在是他生命中的当下现实；但是正在此一品级上，情志的形象否认并且必须处处否认它的极终根据，就像它必须接近象征那样，情志愈无止尽、愈不可言说、愈接近禁苑（nefas），形象为了将感觉牢牢把握在其界限之中愈是不得不冷峻地辨别人和他所感受到的因素，形象就愈加不能够直接地说出感觉，形象必须既在形式上也在素材上否认感觉，素材必须是更大胆，更陌生的感觉之比喻和范例，形式必须更多地承担相持和分离。另一个世界，陌生的事件，陌生的性格，然而像每一个更大胆的比喻，它与基本素材反而更加情投志合，仅于外在形态上为异质的，因为比喻和素材的这种情志亲缘若不可见，形象赖以为根据的性格鲜明的情志若不可见，那么它的生僻，它的陌生形态会无法说明。陌生的形式必定愈陌生愈生动，诗的可见素材与那基

本素材，与诗人的性情和世界愈少雷同，就愈加不允许精神，神圣，一如诗人在他的世界中感受到的，在人工的陌生的素材中否认自己。然而，即使在这陌生的人工素材中情志，神圣，也不允许也不能够另外表达自身，除非通过相应的是非品级，而赖以为根据的感觉愈深情，是非品级就愈高。由此可见，I. 按照素材和形式悲剧是戏剧性的，这就是说 a）它包含一个第三者，即与诗人之本己性情和本己世界有差别的陌生的素材，因为诗人发现它足以比兴，就选择了它，以将他的整个感觉载入素材，珍藏于此，像在容器里那样，并且在这素材的愈加陌生的比喻中格外地保险，因为至情的感觉在一定高度上释放到短暂性中，这里感觉不否认真正的时间和感性的关联（而这也因此是抒情的法则，如果说在否认存在的（physisch）灵性的关系之处，情志自身把持得不够深，也就是较易把握）。因为悲剧诗人表达最幽深的情志，正是为此他全然否认他的个性，他的主体性，以及在他为当下现实的客体性，他将之转移到陌生的个性，陌生的客体性之中（甚至，在基本的感觉整体泄露得最多的地方，在说明全剧音调的主角身上，在戏的客体，命运最清楚地说出它的奥秘的地方，在它最大限度地带上与戏剧英雄的同质性的形态之处（正是这一形态最强烈地摄住他），甚至在这

（原文此处中断）

错误地试探在性情中已经树立起来的纯粹情志，有严重的后果，不再通过承受者自主的行动，即通过一种新的适当地不合适的尝试来处理，而是另由他者领先一步来做，重蹈覆辙，只是高一层或者低一层罢了，于是，性情被错误的改进尝试扰乱了，不仅为自己的

自由行动所干扰，而且为陌生的同样错误的抢先行动所干扰，更加忐忑不安，注定要有激烈的反应。

恩培多克勒斯的根据

自然和艺术在纯粹的生命中只是和谐地相持。艺术是英华，自然的完满；艺术与自然不同，但却和谐。由于与艺术的联系自然才变得神圣；如果各自皆完全是它能够是的，互相联系，取此之长补彼必具之短，以完全是它作为特殊所能够是的，那么完满就在这里，而神圣在自然和艺术的中心。（Der organischere）较凝炼和较人工的人是自然的英华；当纯然一体（rein organisiert）的人，纯然以他的品类而塑造的人纯粹地感受到自然，较淡泊的（aorgischere）自然赋予他完满的感情。但是这一生命只现存于感情之中而并非为了认识。它若应该是可认识的，就必须呈现自身，这是通过它在情志的不平中与自身分离，相持双方在情志的激越中相混淆，这是通过凝炼者（das Organische）过于放任于自然而忘记其本质存在和意识，过渡到自由行动、艺术和反思的极端，自然却相反，至少在自然对正在反思的人的作用中，过渡到淡泊者（des Aorgischen）、不可思议、无从感受、无限的极端，直到经过相持的相互作用的进程自然和艺术像起初相逢那样原始地统一，只是，自然由于造形的、开化的人，即教养的冲动和教养的力量而变得趋向凝炼（organischer），相反，人变得趋于淡泊（aorgischer），趋于普遍，趋于无尽了。当两两相持者相逢，普遍化的、精神生机的、人工地纯然淡泊（aorgisch）的人与自然的恬适之形态相逢，这种情感也许属于所能感受到的至上之情了。这种情感也许属于人可以体

会到的最高尚的情感，因为此时的和谐提醒他那从前的倒转的纯粹关系，他感受到自己和自然是双重的，而这一联结愈加没有止尽了。

斗争和个别者的死亡横于中间，这样一种契机，这里凝炼者(das Organische)脱下它的我，它的特殊此在，此在成为极端，而淡泊者(das Aorgische)放下它的普遍性，这不像开始时发生于理想的混合，而是在实在的最高的斗争中，这是由于特殊在其相对于淡泊者一端的极端上必须以行动不断使自身普遍化，不断把自身从中心甩出来，相对于特殊一端的淡泊者必须不断凝聚并且不断赢得一个中心而变成最特殊的，然后，在这里似乎又可找到变得淡泊的凝炼者，它似乎回归自身，这是由于它于淡泊者的个体性中守身自在，而客体，淡泊者似乎找到了自己本身，这是由于它在这同一契机中，在它带上个体性的契机中，同时也找到在淡泊者之最高极端上的凝炼者，以致于在此契机中，在至高敌对性的诞生中，至高和解似乎化为现实的。但是此契机的个体性只是最高争执的产物，其普遍性只是最高争执的产物，一如和解似乎成于此，而凝炼者和淡泊者现又各自以其品类作用于此契机，于是就凝炼者的印象而言，此契机中包含的源于淡泊的个体性又趋向淡泊了，就淡泊者的印象而言，包含于此契机中的源于凝炼的普遍性又趋向特殊了，以致统一的契机像假象一样渐渐消散，由于它以散淡反作用于凝炼者，渐渐地从整体中淡然远出，由此却又通过它的死更美妙地调和斗争的两端，它曾生于这两端，而以死合一有甚于在生命中的统一，这是由于统一现在不在个别者之中并因此非陷于情，这是由于神圣不再显现为感性的，这是由于统一的幸运的欺诳止在它陷于情而孤单的刻度上而停止了，以致两端之一，凝炼者，由于正在飘

逝的契机而惊回并且因此上升到更纯粹的普遍性、淡泊者，由于它向淡泊过渡，对于凝炼者必须成为平静观照的对象，这时过去契机的情志更普遍、更含蓄、更明辨、更清晰地凸现出来。

恩培多克勒斯是这样一位他的天空和时代之子，他的祖国之子，由自然和艺术猛烈相犯所生，世界在这场冲突中显现在他的眼前。一个人，在他心中那些对立面是如此深情地相统一，以致它们在他心中成为一，以致它们搁下并且倒转原始的明辨的(unterscheidende)形式，以致在他的世界中被认为较主观的并且现存于特殊性中的东西，即分辨、思想、比拟、造形、组建和凝结，在他本身中趋向客观，虽然就不自觉而言他不自知(weniger bei sich selber)，但是，为了尽可能有力地叫出这一点，结果是他更明辨、更睿思、更擅比拟、擅造形、擅组建并且更为洗炼，以致在他那里且为了他无言者获得语言，在他那里且为了他普遍的、无意识的获得意识和特殊的形式，以致相反的在别人的世界里被认为较客观的并且现存于较普遍的形式中的东西，即趋向非辨(weniger Unterscheidende)和不可辨、趋向无思、趋向不可比拟、趋向无形、趋向散淡和解体的，在他那里且为了他趋向主观，虽然就其更自觉而言他更自知，结果是他更无辨(ununterschiedener)而非辨、发挥作用时更无思、更无可比拟、更无形、更淡泊而散机，以致在他那里且为了他言者变得无言或不可言，以致在他那里且为了他特殊的和有意识的接受无意识和普遍的形式，于是乎，那两个对立面在他心中成为一，因为它们在他心中倒转了其相分辨的形式，也在它们于原始情感中的差别这一维度上相统一了。

这样一个人只能从自然与艺术的至高对峙及其出离中成长，就像(理想地)情志的不平生于情志，同样情志的这一实在的激越

生于敌对和至高的纷争，因为淡泊者和凝炼者在登峰造极处至深地相互贯穿和触摸并且就此必须在外部形式上接受这样的形态，即相峙的假相，淡泊者只因此接受特殊的谦退形态而显得如此这般地与超乎凝炼者相和解，凝炼者只因此而接受普遍的谦退形态而显得与超乎淡泊者、超乎生命者相和解。

综上所述，恩培多克勒斯是其天时的结果，正如他由这个时代而出，反之他的品格指出这个时代。在他身上命运表现在一种瞬间的统一之中，这统一却为了更丰富而不得不瓦解。

无论如何他似乎生来要做诗人，在他主观的积极的自然中似乎已经具备那种不同寻常的普遍性趋向，它在其他情况下、或者由于洞见到过强烈的影响并加以避免而成为那种平静的观照、那种意识的完整性和贯穿始终的规定性，借这种意识诗人看见一种完整，同样地那种幸运的天赋似乎在他的客观自然中、在他的被动性中，这种天赋无须蓄意的安排、思想和塑造而倾心于安排、思想和塑造，那种感官和性情的可塑性，它敏捷地把所有这一切生动地汲取到诗人的整体之中，而它给予人工去做的与其是做不如是说。但是这种禀赋不应该留守在其独特的领域发挥作用，诗人不应该以他的品类和尺度，在他独特的局限性和纯粹性中发挥作用，并且让这种格调通过自由的表达而成为普遍的格调，让它同时是民族的规定；他的时代命运，他生长于其中的赫赫之两端，要求的不是吟唱，精纯在吟唱中尚轻易地再度得手于理想的呈现，介于命运的形态和本源的形态之间，如果时代还没有离本源太远；他的时代命运也不要求本真的行动，行动虽然直接地发挥作用并且救助，但是也是片面的，而且愈是没有展露完整的人，就愈片面，时代命运要求一种牺牲，这里完整的人成为现实而可见的，这里他的时代命运似

乎消散，这里两个极端似乎在一个人身上现实而可见地统一了，然而正因此统一尚陷于情，而个体因此沉落于一种理想的行动之中且必须沉没，因为在他身上显示出先于时代的、由于困顿和纠纷而生的、感性的统一，它解决了命运的难题，而这一难题却是从来不能够以可见的个体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否则普遍者会在个体中丧失自身而一个世界的生命会萎缩在个别性之中（这比命运的所有运化更严重，仅此就不可能）；相反，如果这一个别性，因为它陷于情而是现实可见的，作为命运超前的结果而瓦解了，命运的难题虽然从质料上（materialiter）以同样方式解决了，但是从形式上（formaliter）却不然，情志的激越生于幸运，最初只是理想地作为尝试而出现，正是这种激越如今由于至高的争纷变为现实的，就此并且正是为此现实地扬弃了自身，在这样的程度、力量和用途上扬弃了自身，情志原始的激越，所有纠纷的起因扬弃了，结果是情志的激越的力量现实地自行消失了，存留下一种更成熟、更真实、精纯而普遍的情志。

如此说来恩培多克勒斯成为他的时代的牺牲。他在天命中生长，命运的难题应表面上在他身上解决，而这个解答应显示为表面的、暂时的，正如或多或少地在所有悲剧人物那里那样，他们所有人在其性格和表露上或多或少地是解决命运难题的尝试，就其非普遍有效而言，他们所有人都在这一维度上扬弃自身，他们的角色、他们的性格及其表露将自己呈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结果是，那显得是最完美地遣散了命运的人，自己每每也在暂时性中、在其尝试的前进中最惊心动魄地呈现为牺牲。

而今在恩培多克勒斯这里情况如何呢？

命运愈强大，艺术和自然的种种对立愈强大，它们就愈加个性

化，它们之中就有一个固定点，赢得一个支点，而这样一个时代抓住所有个体，要求他们做出解答，直至找到一个人，在他身上时代那不为人知的渴求和隐秘的趋势充分明了地呈现出来，所发现的答案从他出发，然后才必然过渡到普遍

于是时代在恩培多克勒斯身上个性化，时代之谜愈辉煌地并且愈现实可见地在他身上显出谜底，他的没落就变得愈加必然。

(1) 他的民族的生动而跃跃欲试的艺术精神富有创意地在他身上重复，却就已必定较冲淡、较大胆、较不拘一格，正如从另一个方面灼热的天笔和西西里丰饶的自然必定为了他且就在他身上呈现得更富有情感更传神，一旦他为两个方面所攫住，其一方面，即他的本质存在的较积极的力量，必然把另一个方面作为反作用而加强，正如艺术精神接近他的性情的感觉部分而进一步萌发那样，——(2) 亚格里艮人是过于政治的，总是在权衡和算计，他的城邦的种种社会形式总是在进取和更新，在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社会形式下，像他那样总在追求发掘完整的整体的精神必然极易归为改革之精神，一盘散沙式的无羁，每个人追随其独特性，对他人的本真特性漠不关心，他必定比别人更易在他的富饶自足的自然和饱满的生命中变得更落落寡合、更孤独、更骄傲和更自恃，而其性格的这两个方面必定相互激励和夸张。(3) 自由精神式的勇敢，它挺身面对那在人的意识和行动之外的不为熟知者，人愈是在情感中发觉与那陌生者从情志上原始地统一着，发觉为一种自然直觉所驱使而对抗这种元素的过分强大的、过于深切友好的影响，以不致遗忘自身而全盘出让，自由精神与陌生者就愈加对峙，自由精神式的勇敢，这种否定的宏论，对不为熟知者的非思，这在一个狂放的民族是如此地自然，而在恩培多克勒斯必定再进一步，他绝非

为否定而造，他必定寻求成为不为熟知者的主人，他必定要保全属于他的，他的精神必定抵制压服，寻求去抓住征服性的自然，透彻地了解它和意识到它，正如他能够意识到他自身并且确定自身那样，他必定争取与自然的同一性，于是他的精神必然在最高的意义上带上淡泊的形态，挣脱自身及其中心，不断穿透客体，透彻得如此过分，像在无据深渊中他在客体中失去了自身，然后反过来对象的整个生命必定把捉被遗弃的性情、那由于精神的无限作为而变得更无尽地包容的性情，并且在性情中成为个体性，必定赋予他特殊性并且这一特殊性恰好在这一维度上按自身来定调，这就是他以精神地积极行动献身于客体，于是在他这里客体显现于主观的形态，正如他已经带上客体的客观形态。他是普遍者、不为熟知者、客体、特殊。于是艺术、思想、安排、造形的人之性格与较无意识的自然的矛盾似乎解决了，似乎在其登峰造极处进而直至对立双方相区别的形式相互置换处相统一了。这就是那魔力，恩培多克勒斯得以显现在他的世界的魔力。自然，用它的力量和魅力掌握着他的自由精神式的同时代人，他们愈是无识无报地无视自然，自然就愈有威力，它尽其所有的旋律显现在这位大丈夫的精神和口中，如此深情而温暖而亲密，仿佛他的心即自然之心，而自然元素的精神就以人的形态居住在凡人间。这赋予他优美、丰饶和神性，而所有为命运的风暴所激荡的心，那些在谜一般的时间之夜骚动不安而无助地彷徨迷失的精神，都追随着他，他与他们的结交愈富有人情，愈亲近他们的本己的本质，他以这样的灵魂愈把他们的事当做他的事，并且在它显现在他的神之形态之后，又按其本己的方式还给他们，他就愈受到崇拜。他的性格基调显示在他所有的关系之中。它们都接受他。这样他生活于最高的非依赖性中，这一关系即使没

有那较客观的较历史的关系，也为他勾画出他的进程，虽然为了把在他这里也许仅停留为思想的东西导向前台和行动，将他引向同一道路的外在情况是本质的和不可或缺的，但是，尽管所有的冲突，且他与这些冲突似乎处于一条序列中，外部情况却迎面碰上他的最自由的格调和灵魂，也不奇怪，这种格调也就是外部情况的至为内在的精神，因为这些情况的所有极端正出自于此精神并且又回到此精神。在他的最无羁的关系中时代的命运在最初亦为最后的问题上消散了。同样这一似是而非的答案又从此开始扬弃自身并且就此结束。

在这样无羁的关系中他和（生命的）元素生活在一起，在那至上的情志中，情志造成他的性格基调，而在此期间他的周遭世界正生活在最高对立之中，在那种自由精神式的非思中，一方面不承认自然的生命，另一方面是面对自然之影响的最高臣服。他生活在这样的关系中（1）就是作为领导人，（2）作为哲人和诗人，（3）作为孤独者，耕耘着他的田园。但是这样他还不是戏剧人物，他不仅必须在普遍的关系中并且用独立的性格来解开命运，而且他必须在特殊的关系在最特殊的起因和任务中解开命运。但是，就像他与生命的元素相处得那样，他也与他的民族处于如此深情的关系中。他不能做否定的强暴的改革精神，这种精神只用对立来反抗不愿忍受任何影响和艺术的荒蛮生活，他必然再进一步，为了安顿生命，他必定用他至深的本质努力去把握它，他必定努力用他的精神去掌握人的元素和一切欲求及冲动，驾御它们的灵魂、驾御它们当中不可思议的、无意识的和不由自主的，正因此，他超出人的知识和作用的通常界限，他的意志、意识和精神必然失去自己本身而变得客观，他欲给予的，他必须找到，相反他的性情愈开放，客观者就愈

纯粹愈幽深地在他身上回响，精神地积极行动的人通过献身而散开性情，无论在客观还是在普遍当中。

于是他采取宗教改革者、政治家的态度，并且在所有为他们而行的活动中以这样一种骄傲的狂热的恭顺面对他们，从表面上看，通过主体和客体的这种调换的表现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命运。但是哪里能够留住这样的表达呢？哪种人在这样的关系中满足于那样一部分尚无信仰的人？而一切都系于这样的表达，为了它的缘故统一者必须灭亡，因为统一者表现得过于可见而感性，而这只能是因此而生，即统一者表现在任意一个最具有规定性的小事上。他们必须看见在他们和那位大丈夫之间的统一。怎么能够呢？通过他孤注一掷地顺从他们吗？可是在哪里呢？在这一点上，在他们对统一极端最不屑之处，他们就生活在种种极端之中。如果现在这些极端就在艺术和自然的纠纷中，那么他必须正好在自然对于艺术是最不可企及之处使自然与艺术在众人眼前和解。——由此产生出基本情节。他带着爱和厌恶做这一切[1]，经受了考验，现在他们相信一切都完成了。他知道他们会这样。他生活于其中的欺罔，即他仿佛与他们合而为一，这时停止了。他隐退，而他们冷淡他。他的对手利用这一点，煽动驱逐他。他的对手和恩培多克勒斯一样富有伟大的自然禀赋，试图以另一种、然而却是消极的方式解决时代的难题。天生为英雄的他，并不热衷于统一极端，而是要缚住两端并且把它们的相互作用牢系于一种长驻的稳固者，它介于两端之间，并且通过本己地掌握各端而把每一端守在其界限之内。他的美德是

---

[1] 害怕变得积极，理所当然地必然是他的最大的恐惧，它来自这种感觉，他愈现实地表达情志，就愈不折不扣地灭亡。

理解，他的女神是必然性，他就是命运本身，区别仅在：斗争的力量在他身上与一种意识，一个分歧点紧密联系，它将斗争的力量清楚而稳妥地放在对面，将它们固定于一种（消极的）同一性并且给它们一个方向。正如在恩培多克勒斯那里，艺术和自然在矛盾的两端是由此而统一，即行动者在激越不平中变得客观，而失去的主体性由客体的深入作用来代替；同样在他的对手那里，艺术和自然的统一是由于客体、外部存在和实在的过渡（在如此之气候中，在如此之激情的骚动和独创性的转换中，在对陌生者的恐慌症中），它在一个勇敢开放的性情中必然代替行动者和造形、教育者的位置。这里相反，主体更多地赢得忍耐、持久、坚固和稳妥的被动形态；如果极端或因持久的能力或由外部接受了平静而凝炼的形态，那么主体行动者则必然为组建者，它必须成为自然元素，即使在这儿主体和客体也混淆它们的形态而在一体之中成为一。

【第三稿计划】

火山

1

恩培多克勒斯

2

恩培多克勒斯。帕萨纳斯。

告别

3

恩培多克勒斯。老者。

讲述他的历史。

智者。我害怕这个人，众神的人

是什么叫你恼恨这生育我的时代，

这滋养我的元素

恩培多克勒斯走下。

啊，教会他们懂得我所走的路径，

帕萨纳斯。敌手。后者擅长伺机开展他的企图，而在民众与恩

培多克勒斯决裂之后，形势有了变化，当然，也由于对恩培多克勒斯的高傲的仇恨，这促使他采取了极端的步骤，挑唆民众驱逐恩培多克勒斯；现在他看出民众的怀念，而他自己也失去了他的最大客体，他愿意将他作为弱小者而保有，此外连接他和恩培多克勒斯的纽带，对原始的非凡禀赋的感觉，对双方悲剧性规定的感觉，也使他真的后悔：一旦民众表示对驱逐恩培多克勒斯的不满，他自己就建议重新唤回恩培多克勒斯。他说，没有不散的事情，既没有永远的白昼，也没有永远的黑夜；这骄傲的人品尝了凡人的命运之后，那么他可以重新生活。帕萨纳斯。

老者。国王。

老者。

反观着理想地。

国王英雄地反思着。

信使。

老者。

国王请他的兄弟如此这般

国王，为之倾倒，照准此计。

然而他也不再要参谋，不要在自己和兄弟之

间的中介人，老者应该离去。

现在走吧，我不需要中介人。

国王也走了。

国王的独白。命运之子的感悟和欣喜。

恩培多克勒斯和国王

恩培多克勒斯

此地是我的等等

随他咆哮吧。等等

聪明人

恩培多克勒斯

是一位母亲哺育了我们。

国王

已经多久了?

恩培多克勒斯

谁会历数这些岁月——但是

过渡

从主体到客体。

国王要走，迎面碰见一位差人，他报知民众正在靠近。国王在震撼中朗诵至乐颂，然后愤怒地走过并且命令武士隐蔽，等候他发出的第一个信号，等等——最后他被报知妹妹和帕萨纳斯来了。

妹妹、帕萨纳斯。

妹妹天真而理想地

她寻找恩培多克勒斯。

帕萨纳斯

恩培多克勒斯

天真而理想地

妹妹问国王，

要两人和解，

谈起民众，

请恩培多克勒斯回去。

创伤，忘却。

恩培多克勒斯

英雄而理想地

宽恕是一切。

帕萨纳斯看见民众代表走近了。妹妹为结局而担心——多重的担忧，恩培多克勒斯和她的纠纷，她和另一位兄弟的纠葛，两兄弟之间一触即发的冲突。

恩培多克勒斯坦然自若，安慰她。他说，这个夜晚应该太平，清风阵阵，是爱的使者，亲切地从天际吹落，太阳处于在那儿唱着夜歌，而他的琴充满金色的声音。

民众代表

正如他看见他们本身，正如他们映照在他身上，而他的死是他的

爱，他的情志，他们以最真实的形态面对他，以完整地将他牢牢地与自身联系，就像他从前那样，但是他们越是以他们的精神靠近他，他越是在他们中看到自己本身，那现已统治着他的心的念头就更加壮大。

恩培多克勒斯之死

【第　三　稿】

人　　物

恩培多克勒斯

帕萨纳斯,恩培多克勒斯的朋友

马讷司,一个埃及人

斯特拉托,亚格里艮的统治者,恩培多克勒斯的兄弟

潘忒亚,恩培多克勒斯的姊妹

随从

亚格里艮人的合唱团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恩培多克勒斯从睡梦中醒来

　　正午灼灼的天光,

　　我从漫漫游云中呼唤你们走入田野,

　　你们,成熟之最,

　　在你们身上我认识生命之新天日。

　　他者皆如往日!

人的苦恼，已旧，已旧！
我扶摇而上，悠然轻扬
在这高处，这儿，充实而欢乐
我是居住的主人，火之斋，
精神洋溢于杯盘，花朵缭绕，
这是精神自己的创造。
大父为我筑造这迎客的火山口。
地下的风雷此时欢声醒来
飞向云端，亲密的雷电之神的宝座
飞向欢乐，那儿心同我一齐壮大。
这里我和雄鹰一道吟颂自然之歌。
我那国王兄弟，
他料不到，另一种生命在异乡朝我盛开，
他不过带着轻蔑将我逐出城邦。
啊！这个聪明人，他不懂，
他赐予了怎样的祝福，
他宣布我摆脱了人的束缚，
他宣告我自由了，自由，
宛如天翼。
我的自由也因而成立！因而完成！
民众用讥讽和诅咒武装起来，
我的民众，
对抗我的灵魂，驱逐我，
唾弃之声并非徒劳地在耳中刺响，
这个梦想家，傻瓜，哭着走他的路去，

冷静的嘲讽。
阴间的判官！我是罪有应得！
受益匪浅；毒素治愈病人，
作孽惩戒罪孽。
从年少时我就犯下许多过错，
从未以人的方式爱人、服务于人，
就像水盲目地侍奉火，
所以他们也不以人的方式对待我，
啊，他们以我的面目为耻
对我就像对你，
容忍万有的自然！你也拥有我，
你拥有我，你我之间
古老的爱再度破晓，
你呼唤、你吸引我，愈来愈靠近。
忘却——啊犹如幸福的帆
我离岸而行，
在生命之澜中忘却我自身，
波涛汹涌，母亲张开臂膀拥着我，
啊，我何惧何求。
他人自会惊慌，因为这是他们的死亡。
你啊，我的知己，
你魔幻般可怕的火焰！
为何你如此安静地居于此，
你怎么怯于你自身而逃避自己，
你生命的灵魂！

你为我公开勃然生机，

对我你不再隐藏得住，被缚的精神，

你将对我敞亮，显然我不惧怕它。

我要死，这是我的权利。

哈！众神，已如四面赤色朝霞，

而下面古老的愤怒呼啸而过！

去，去吧，你们嗔怨的思想！

审慎的心！从此我再也不需要你。

这里不再有思量。

神在呼唤 —

他察觉到帕萨纳斯。

这位太忠诚的人儿

也得获得自由，我的辙迹并非他的路途。

【第　二　场】

帕萨纳斯，恩培多克勒斯

帕萨纳斯

我的流浪人，看来你愉快地醒来

恩培多克勒斯

亲爱的，时不虚掷，

我已环顾了新的家乡。

荒原令人神怡，你也喜欢

这高贵的城堡

我们的火山。

帕萨纳斯

他们驱逐我们，亵渎你，

仁者！可相信我，

他们早就容不得你，光

深情地照进废墟，照进黑夜

而对于绝望的人它太明亮了，

现在他们可以遂愿，在无垠的

风暴中，当乌云遮去星星，

他们的方舟无羁地旋转。

神圣者，我知道，箭矢

击落他人，却在你跟前退避，

犹如驯服的蛇盘旋于魔杖，

无伤地，在你的周围嬉戏着

不忠的人群，你扶持他们，

用心爱护他们，亲爱的！

而今！也罢！他们乐意避开阳光，

在负载他们的大地上踉跄，

贪求一切，惧怕一切

疲于奔命，一场劫火要烧至

熄灭——而我们安静地居于此！

恩培多克勒斯

是的！我们安静地生活；这儿

神圣的元素展开它们的伟大。

无忧者永远以平和的力量

在我们四周欣欣向荣。

古老的大海在坚实的岸边

喧腾又宁息，山脉绵延
伴着溪流的清音，苍林起伏
漫过一道道山谷。
光驻留于高处，碧空洗尽
精神隐秘的渴求。
这儿，我们平静地居住！

帕萨纳斯　　　　　　你安详地
在这高处生活于你的世界，
我侍奉你，照看我们的需要。

恩培多克勒斯
所需甚微，从现在起
我愿独自照料自己。

帕萨纳斯
亲爱的！可是我已经事先
安排好你急需的一些东西。

恩培多克勒斯
你知道我需要什么？

帕萨纳斯　　　　仿佛我不知道，
用什么满足知足的人。
生命已变成深情之自然的
亲密的需求，最微小的生命，
对于知己者也意味深长。
烈日下你安寝在
光秃的土地上，我却想，
柔软的地面和安全的洞厅里

的清凉之夜会更好。

且我们处处遭嫌疑的人，这儿

离他人的住处几乎太近。

我不愿远离你过久

而急速上山，很快就幸运地发现，

一座为你我而筑的宁静之屋，

在群山窈深的中心，

一块深藏的岩石，四下是橡树的庇荫，

而不远处清泉涌突，

滋润着周遭茂林秀木，

阔叶丰草可用来铺床。

那儿恭候着你，深邃和宁静

将环绕着你的思虑和寝卧，

和你在一起那山洞是我的圣殿，

来吧，亲自看看，不要说我

将对你无用，我究竟还对谁有益？

恩培多克勒斯

你益用甚多。

帕萨纳斯　　我何能至此？

恩培多克勒斯　　　　你也

太忠诚，是个傻孩子。

帕萨纳斯

这是你说。而我却只知道，

我天生就是他的，更无巧思。

恩培多克勒斯

你如何这般肯定？

帕萨纳斯　　为什么不？

当我像个孤儿，在英雄寥落的岸边

寻找保护神，悲伤地徘徊，

你，仁者，是为何

向我伸出了双手？

你，高贵之光，在宁静的轨道上，

为何以你洪然的眼睛

升起于我的黎明？

从此我焕然一新，是你的，

越来越接近你，越来越孤标于世，

灵魂在成长，愈加欢悦，愈加自由。

恩培多克勒斯

啊，别提它！

帕萨纳斯　　为什么？怎么了？忠诚的人，

一席友好的话怎能使你烦闷？

恩培多克勒斯

去吧！听话，请沉默并护念我

别也搅乱我的心。——

你们不曾将回忆变成

刺向我的匕首？现在还惊诧地

到我眼前来盘问。

不！你清白无辜——孩子！只是

我不能承受太亲近之物。

帕萨纳斯

我，你把我从身边赶走？啊，想起你自己，
是你一向所是，而看着我并且赐予，
我现在更加不能缺少之物，
再给我一句出自广博胸怀的良言。

恩培多克勒斯

谈谈你自己所喜爱的，
对于我，过去了的就不再存在。

帕萨纳斯

我知道，什么对于你已经过去，
可是你我，我们仍旧如故。

恩培多克勒斯

和我说些其他什么，我的孩子！

帕萨纳斯

此外我还有什么？

恩培多克勒斯　　　　你懂得我吗？

走吧！我和你说过且现在
告诉你，这样不经询问地
追近我的心，这不好。
除了战战兢兢地追随着我，
你仿佛就别无所知。
你得知道，我不属于你
而你也不属于我，你的道路
不是我的；他乡朝我盛开。
我所思所想，并非起自今日，
在我出生时，业已决定。

抬起头来勇敢地面对！统一者，现今崩离，
爱没有夭亡于花蕾，
生命的空灵之树漫布八方
在自由的欢乐中，
不再有时间的纽带留存，
我们不得不分手，孩子！
别阻挡我的命运，别犹豫。

看啊！大地陶醉的景象辉煌灿烂，
这神性，你的现实，青年，
急旋的轮舞喧闹着
驰过所有的国土，
变换着步伐，年青而轻盈，
一切可朽以虔敬的严肃，
庆祝精神，这古老的父亲，
你去那儿，以清明和人性
随之而转化，在夜晚会想起我。
我却适合那寂静的屋宇，
巍峨而辽阔，
我需要宁静，对于凡尘
匆忙的游戏，我的肢体
过于迟缓，而在尘世
我已用青春之情唱过欢庆的歌，

这曼妙的琴声已经破碎。

啊，我上空的旋律！一场诙谐的游戏！

我若幼稚地摹仿你们，

在心中响起无情而飘忽的回声，

徒有形迹，——众神的声音，

现在我更严肃地聆听你们。

帕萨纳斯

我再也不认识你，你所说的，

只使我悲伤，而所有一切却是一个谜。

究竟，究竟我对你做了什么，

你这般随意地叫我忧虑，

你的心莫名地欢喜和焦虑，

要离开这人，这最后一个人。

我不希望，我们被唾弃的人

羞愤地走过人的居所

一道在荒凉夜色里徘徊，

因而，亲爱的！我没有来，

当天雨将眼泪挥落在

你的面容上，因而我观望，

当你微笑着在无影的沙地上

在正午的烈日下晒干

奴隶粗糙的衣裳，当你某些时刻

用鲜血画出印迹，如负伤的野物

赤足奔跑在石径之上。

在你想居住并安息之处，

把我像破水罐一样扔在一旁，

唉！正为此我没有丢开家，

为此承担了民众和父亲的诅咒。

而你要远去？去哪儿？去哪儿？

我随你远游，虽然没有如你一般

与自然的力量结成亲密的联盟，

未来没有向对你那样向我敞开，

但是我的思想却在众神之夜

欢乐地飞扬着翅膀，还从没有

惧怕强大的目光。

是的！即使我是个弱者，仍然

如你一般坚强，因为我如此爱你。

神圣的赫拉克勒斯作证！哪怕

你从高峰跃入无地之深谷，

秘密探访下面的强者，

与宙斯所流放的巨人和好，

你敢于潜入深渊的圣迹，

那儿大地之心在白昼前

耐心地隐蔽着，黝黑的母亲

向你诉说她的痛苦，啊，长夜之子，

大气的儿子！我跟随你而下。

恩培多克勒斯

停住！

帕萨纳斯　你认为好吗？

恩培多克勒斯　　　　　你

献身于我，是我的；那么就别问！

帕萨纳斯　　　　谨愿如此！

恩培多克勒斯

再和我说一遍，孩子，永远

把你的热血和灵魂交给我？

帕萨纳斯

好像我说了一句不作数的话

在睡意蒙胧间向你许诺？

疑心的人！我说并且重复：

这也，这也并非起自今日，

在我出生时，业已决定。

恩培多克勒斯

帕萨纳斯，我不是我所是的那一人，

长年来我的存留已不在，

仅是一点磷光，倏忽而过，

弦歌声中的一个音……

帕萨纳斯　　　　它们鸣唱，

它们一齐飘散于清风！

回声亲切地诉说它们，

别再诱劝我，给我

赐予我属于我的光荣！

和你一样，我心中难道不装着足够的痛苦？

你怎么还想伤害我！

恩培多克勒斯

啊，奉献一切的心！这位

为了我已经抛弃金色的青春！

而我！啊，大地！看！

时间飞逝，你仍然守在近旁，

为我盛开，你，我眼中的欢乐。

一如往日，用双臂抓住你，

仿佛你是我的，如我的战利品，

美妙的梦再一次迷惑我。

是的！这将多么壮丽，日落时分

不是孤独一人，而是一对庄严伴侣

手携手踏进坟墓的火焰，

我乐意接受我这里的所爱

犹如高贵的江河从所有的泉流

滔滔而下，献给神圣之夜畅饮。

然而，最好我们各自走我们的路，

各人遵从其天命。

这更为纯洁，无伤大全。

人的思想各属于自己，

这公平合理。

这样——男人更轻松地挑起重任，

他在孤独时，更加万无一失。

森林中的橡树也就是如此成长，

无论它们多么古老，彼此却不相识。

帕萨纳斯

如你所愿！我不违抗。

你告诉我的一定是真相，你的

这最后的言语合情合理。

我这就离开！将来不再打扰

你的安宁，你也着实认为

我不配这宁静。

恩培多克勒斯

亲爱的，但是你不生气吧？

帕萨纳斯　　对你？对你？

恩培多克勒斯

怎么了？是的！你知道去哪儿？

帕萨纳斯

请明示。

恩培多克勒斯　　这是最后的指示，

帕萨纳斯！我的权威到了尽头。

帕萨纳斯

我的父亲！给我忠告！

恩培多克勒斯　　一些事情应该

告诉你，然而我却对你沉默，

唇舌几乎不愿做凡尘交谈的执事，

永不再服役于浮华的言辞。

看！最亲爱的！今非昔比，即刻

我将呼吸得更轻松并更自由，

如那高耸的火山上的白雪

在阳光下变得温暖、闪耀并融化，

从高山泻落，欢乐的彩虹

飞架于滔滔浪花之上，灿烂辉煌，

时间堆积的东西，也如此从我的心中挣脱，
奔腾而去，也如此回声渐寂，
重者沉落，沉落，而生命在上方盛开，
大气般清纯，明亮。
勇敢地前行，孩子，我把
吉祥印在你的额头上，
意大利的群山曙光初现，
罗马人的国土，伟业之乡在示意，
那儿你将健康成长，那儿，
男儿在竞技场上快乐地见面，
啊，英雄的城市！还有你，塔仑特！
你们兄弟般的殿堂，我曾陶醉于光明，
常常和我的柏拉图一起踱步，
岁月对于少年常青
在神圣的学校里日日如新。
啊，孩子，去拜访他并替我问候
旧日的朋友，在他故乡的河边，
在他居住的如花的依立苏斯河畔。
如果你的心灵不愿宁息，那么
去询问在埃及的兄弟。
那里你将听到美神严肃的
琴声及其调式的变换。
那里他们为你打开命运的篇章。
去！无所畏惧！万物重归，
该发生的，业已完成。

帕萨纳斯下。

【第　三　场】

马讷司，恩培多克勒斯

马讷司

现在！别犹豫！别再思虑。

去吧！去吧！海市蜃楼！

好即刻就变得宁静而明亮。

恩培多克勒斯　　　　什么？从哪儿来？

你是谁？男了！

马讷司　　　　　　　　甚可怜悯者之一

也来自这一族，一位和你一样的凡人。

及时派来，向你，自以为是天之骄子

的你，提及上天的愤怒，

这位神，他没有闲着。

恩培多克勒斯

哈！你认识他？

马讷司　　　　　　　有些话

我在遥远的尼罗河畔对你说过。

恩培多克勒斯

是你？你在这儿？

不足为奇！自从对于活着的人我

已死去，死者对于我就复活了。

马讷司

死者在你问话时并不作答。

如果你需要一句忠告，听好。

恩培多克勒斯

是呼唤我的声音，我已经听见了。

马讷司

它这样和你说话吗？

恩培多克勒斯　　　此话怎讲，异乡人！

马讷司

是的！这儿我是陌生人在孩子中间。

你们所有希腊人都是小孩。从前我

常这么说。不过，你不想告诉我

你在你的民族里的处境吗？

恩培多克勒斯

你在提醒我什么？再次为我唤起什么？

我的境况就像它应该的那样。

马讷司

　　　　　　　　我也知道

早已预知，我向你预言过。

恩培多克勒斯

正是！你还阻止什么？为何还

用神的火焰相威胁？我了解

这位神，乐意效命于他的游戏，

而你为我预备了神圣的权利，盲人！

马讷司

我并不改变你必定遭遇的一切。

恩培多克勒斯

于是你前来坐观其成？

马讷司

啊，别开玩笑，敬重你的节日，

戴上花冠，装饰你的头颅，

献祭者，没有白白倒下。

死亡，突兀的死亡，它是在肇始之日，

这你知道，就为不智者，

你的同类，安排就绪。

你要它，于是如愿以偿！然而你不应

像现在这样，莽撞而去，

我有一言，饮者，请思量！

在这个时代它只是一个人的权利，

你黑色的罪孽只使一个人变得高贵。

一位比我更伟大的人！犹如青藤

为天地所创造，啜饮了高处的日头

从黝黑的土地中升起，

他如此成长，为光和夜所生。

世界正围绕着他而酝酿，凡人胸中

任何一丝活力和腐败都从根本上骚动起来。

时间之主，为他的统治忧心忡忡，

端坐在上，阴郁地俯视这场哗变。

他的白昼熄灭了，他的闪电却照耀，

然而自上而下的火焰，只是燃烧，

自下而上升腾着的，是狂野的纷争。

但是这一人，新的救星，平静地

握住天空的闪电，满怀爱意

将一切可朽者纳入胸怀，

世界的斗争在他这儿得到缓解。

他协调人神，一如从前

他们又亲近地共同生活。

然而子不大于父，

神圣的生命精神不禁锢于一人，

在他出现之后，

忘掉他，忘却这惟一，

于是他引退，他的时代的偶像，

于是他自己，砸碎自己的幸福，

好通过纯洁的手

让必然发生在纯洁之子身上，

那幸福对于他过于幸运，

他将自己的所有还给自然元素，

赋予他荣耀的元素，更加精粹。

你是这男子？同一个人？是你吗？

恩培多克勒斯

在你阴郁的话语中我认识你，而你，

全知者，也知道我。

马纳司

啊说出，你是谁！我是谁？

恩培多克勒斯

你还是，还总在诱惑我，我的

恶之精神，且于这样的时刻造访我？
为何你不让我静静地离去，男子？
在我身上冒险，激怒我，
好让我带着愤怒踏上神圣的路途？
我曾年少，对白昼的熙熙攘攘
漠然无知，而世界的雄姿
神奇地环绕着我，
这些欢乐的形象，
簇拥着我那稚嫩而朦胧的心。
惊听流水轰鸣，
仰观朝阳灿烂，
太阳点燃宁静大地的青春之日。
当我用自然之神的名字
称呼这些处子，这当下现实，
精神融入言辞，形象，
融入生命至乐的谜语之中，
这时我的心中升起颂歌，
拂晓中的心在诗的祈祷中敞亮。
我这样静静成长，而其他一切
都已具备。比逝水更强劲，
人的狂澜打在我的胸膛，从迷茫中
贫乏的民族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
当我在大厅静默，而
骚乱在午夜发出哀怨，
席卷荒原，厌倦了生命

用自己的手捣毁自己的家园，
还有那萧索的庙宇，
当兄弟们逃散，至相亲爱者
失之交臂，父亲不认得
儿子，人的话语和人的法律
不再可理解，这时
骇人的暗示慑住我：
这是我们民族的告别之神！
我听见它，朝向沉默的星辰
举目眺望，他从何降临。
我前去与他和解。我们仍有
许多美丽的时光。似乎仍然
终将重放青春；忆念
金色的时代，亲密而温馨，
灿烂茁壮的早晨，而沮丧，
这可怕的情绪，从我的民族消退，
我们联成自由坚实的纽带
呼唤生机勃发的众神。
然而常常，当人民的感激为我戴上花环，
当民族的灵魂越来越走近我，
走近我一人，它嘱咐，
当一个国家濒于死亡，这时
精神仍最后选出一人，由他
唱出它的天鹅之歌，最后的生命。
我预感到这，而我甘心从命。

已经还愿。现在
我永不再属于凡尘，啊，我时间的终了！
啊，培育我们的精神，你隐秘地
在光明的白昼在云端统领我们，
而你、啊光！还有你，大地母亲！
我在这儿、坦然而平静、因为
准备已久的，新的时刻等候着我。
现在不再于图像、不再如以往、
在凡人那里，在短暂的幸福中发现，
我在死亡中找到生者，
就在今天我将面对他，今天
他，时间的主人，为了庆祝，
为了喻示替我和他备好了雷电。
你认识这四周的寂静？你认识
这无眠之神的沉默？在这儿等候他！
午夜时分他将为我们而完成这缄默。
如果你是雷神的知己、
如你所言，与他心照神合，
你的精神伴他漫游熟悉的路径，
那么和我一道；如果现在，
大地的心怨诉着孤寂，忆及
古老的统一，黝黑的母亲
向太空伸出火一般的臂膀
而现在主人将在他的闪电中惠临，
那么让我们追随神圣的火焰，

表示我们与他情同手足，
可如果为你自己你宁愿远离，
为何不把这赐予我？如果命运
没有将你作为本己的所有，为何
你搅扰和取走我的！啊，你们天才，
在我起步时曾亲近我，你们高瞻远瞩者！
我感谢你们，是你们把它给了我，
在此处结束那一长串的痛苦，
在自由之死中，按照神性的法则，
从他者的义务中解放出来！
而对你这却是禁果！那么也罢，走吧，
你不能随我而来，就不必奉劝！

马讷司

痛苦为你点燃了精神，可怜的人。

恩培多克勒斯

你为何不治愈痛苦？无能的人。

马讷司

我们是怎么了？你如此确定吗？

恩培多克勒斯

是你这么对我说，明察万物的人！

马讷司

让我们静默，啊，孩子！永远学习。

恩培多克勒斯

你教导我，但今天向我学习

马讷司

难道你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吗？

恩培多克勒斯　　　　　远远没有！

马讷司

你这样去了？

恩培多克勒斯　　　我还没有走，老人！

我的眼睛不应该毫无欢乐地

离开这碧绿而善良的大地。

我仍想思念往日时光，

思念我青春的友人，忠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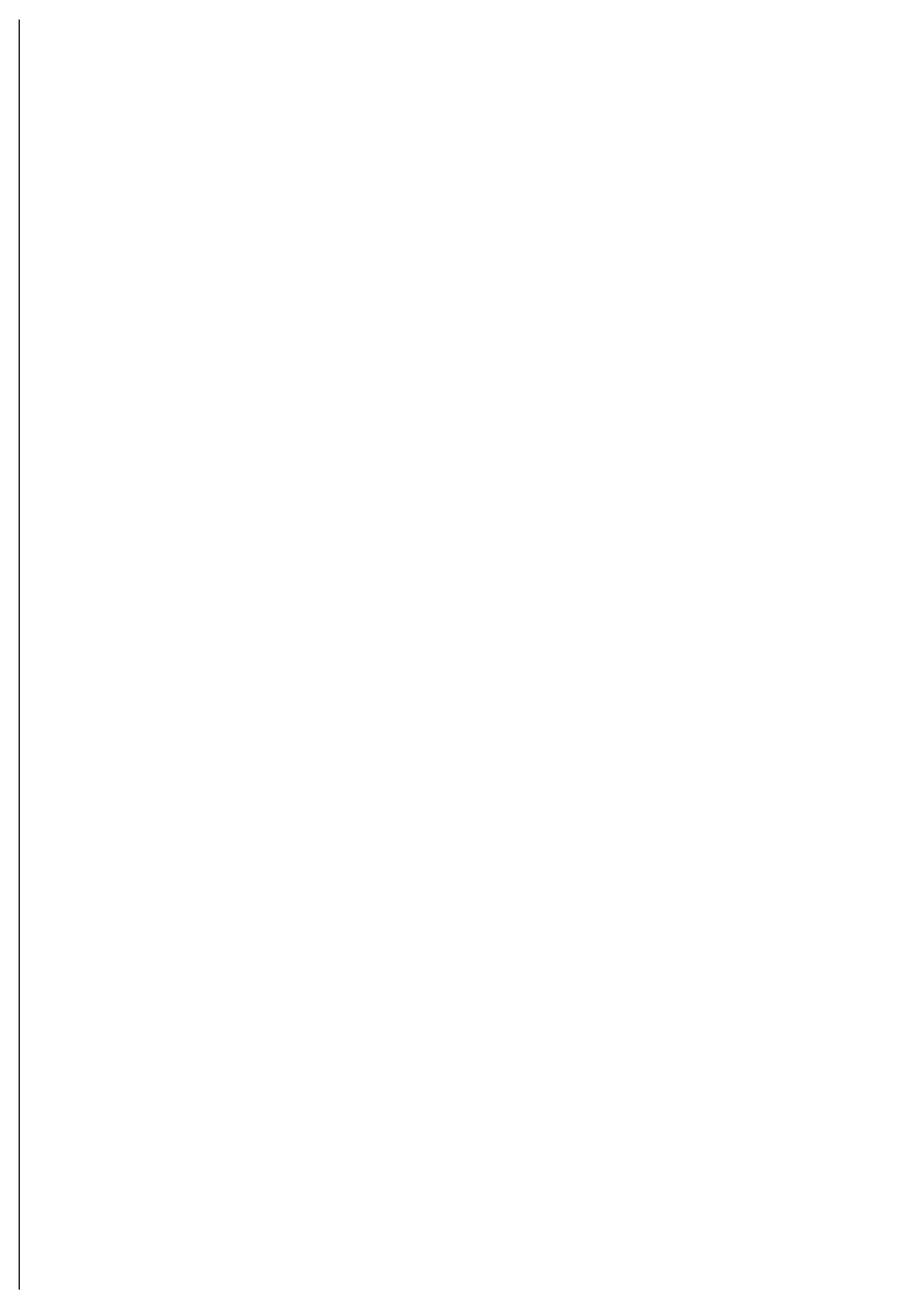
遥在希腊欢乐的古城，

还有诅咒我的兄弟，这也势在必然；

现在请离开我，当白昼在那儿

西沉，那么你会再见到我。

理论书信选



图宾根　1788—1793

41. 致母亲

最亲爱的妈妈！

您的仁慈使我十分羞愧。我在善行方面还远远落在您的后面，您给予我如此多的机会，向您学习。假如我在上一封信中流露出违背做孩子的敬畏的词语，请您原谅，亲爱的妈妈！——决定不去尼尔廷根，我是认真的。在我逗留的短短时间内很难真正在您的身边，而较长的假期又得不到批准。可是如果能够，我这个月就回来。——这里是我昨天所做的布道(作为星期天的讲道)。和我的第一次相比，这一次稍微详尽了一点。我很乐意阐明一种内容，其准确而精当的认识对于我一天比一天更加重要。其中一部分说的是，如果仔细考察则发现，**没有对耶稣的信仰，便根本没有宗教，没有对神和不朽的确定性**，一段时间以来，我比平常更加孜孜不倦地研究此事。我相信，有很多好基督徒，他们并没有依照其完整的深度和广度来坚信那句话，如果向他们阐述这句话，他们并非不相信，而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从那一方面认识基督教的整个必然性。亲爱的妈妈！请容许我告诉您，我是怎样逐渐地认识这一点。我曾学习世界智慧的这一部分，它研究对上帝之存在及其特性的**理性之论证**，我们应该从自然中认识这些特性，我对自己所抱

的兴趣并不觉得惭愧，而它在一段时间内把我引向这样的思想，如果您知道了，也许会感到不安。具体说，我立刻预感到，*理性*对神的存在以及不朽的*那种证明*是如此不完善，敏锐的*对手*完全或者至少在主要方面能够推翻它们。在这期间关于斯宾诺莎和*斯宾诺莎*本人的书落到我的手中，他是上一世纪的一位伟大而高贵的人，在严格概念上却是*否认上帝的人*。我认为，如果准确地考察，要解释万物，*必须*运用*理性*达到理念，这*冷峻*、为心所弃的理性。然而我心灵的信仰是如此毫无异议地奉献给了对永恒和上帝的渴求，它不在理性所解释的范围。可是，难道我们不大多正在所*希望*之事上产生怀疑吗（正如我在讲道中也说）？谁帮助我们走出这个迷宫？——基督。他通过*奇迹*表明，他就是他所说的，他是上帝。他如此清楚地教导我们神性的此在，还有神性的仁爱、智慧和万能。他一定知道上帝存在和上帝是何，显然，他在至深处是与神性息息相关的。是上帝自身。

这是一年以来我对神性的认识过程。

千万次问候我的莉珂和卡尔，他们也应该再写些什么寄给我。——如果亲爱的昂克乐成为粤西高的神父，我很高兴。也许这将是有一天我可以安静地度过助理牧师生活的位置。——对所寄之物表示千万倍的感激……

是

您的

最恭顺的儿子

弗里茨

［图宾根，可能于1791年2月14日］

47. 致诺伊弗尔

亲爱的兄弟！

自收到你的上一封信以来，我千万次对自己说，你仍是老朋友，对我的忘恩负义和不拘小节报以宽厚和善意。我是这么一个粗心的欠债人，你可以较轻易地用我们章程中的诗人的漫无头绪来替我卸罪；可我未著一字说明我的小舟是怎样并在哪里打转，这对你的耐心又是一个难题，显然你得知道我需要你的关心并且周围和内心都很寂寥，我偷懒不给自己一刻快乐时光，在你这儿感到轻松，这一定使你生气。兄弟！自从我又到这里，我的最佳力量仿佛和我亲爱的人们一道离开了，我难以描述地愚蠢和懒惰。罕见明朗的瞬间。而如果我想到，你们现在醒来，你和我们的马戈努，就会因欢乐和爱而精神倍增，像在你那儿欢聚在众神的时刻一样，充满骄傲和勇气，完全是另一个人，如果我的境况不是这样，那么我当然也想远远离开这种处境，它对我正是最不足道的。

不过仅此而已！我还不愿完全懈怠。

我的心上人仍然和我保持甜蜜的联系，她已经把我从她那儿支开。但是，在我不得不渴盼十四天或更长时间之后，得到帝王般的补偿。昨天就是这样。我一天天更加确信，爱和友谊是我们担负起每一个目标的翅膀。

我马上就要结束《人性之赞》了。可这个作品恰如一个明亮的音程，还远不是晴朗的天空！此外我还无所作为：伟大的让一雅

克·卢梭给予我一些关于人性的教诲，在清宵徘徊于猎户星座、天狼星座和神圣的双子星座之下，这是一切！当真，亲爱的！我没有更快地进入天文学，这让我不高兴。这个冬天，天文学该是我紧迫的事。

我全力以赴执行你的嘱托。山鹰店主差一点很快使我激动起来。他说，他已经把支付通知交给了伍兰德，但是，如果他在假期后收到付款，仍然会寄钱给你。我请我们的苏阿达出面，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有了结果，如果可能，他要把你过去向他承诺的今年的奖学金份额寄给你，并且在较适宜的时候。还没有弄清楚咖啡事件。我告诉施，我以你的名义应给她 4f. 42cr.，她却给我附在信中的账单，要求 14f. 24cr. 只须告诉我必要的态度，卡娜乐不会欺骗你。趁你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快告诉我，亲爱的！　　思想的跳跃！施瓦本诗刊还没有得到评论。马戈努昨天给我写了一封美妙的信。我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如果你愿意，亲爱的！我们像在我们的同盟的金色时光中一样，书面评论我们的诗行！你对此有何见教，在马戈努到你这儿来时，请好意与他商谈！这期间我也要给他写信。——我仍在修道院，原因是母亲的请求。为了母亲人们是可以葬送掉几年。

尽快将你的诗作寄来！与书信相比，在诗中我们的心灵更加愉悦。是吧，亲爱的！

你的

荷尔德林

［图宾根，1791 年 11 月 28 日］

这儿是给你的兄弟的书！

替我千万次问候在斯图加特的朋友！

57. 致诺伊弗尔

亲爱的兄弟!

我向你保证这次一定写信。我信守诺言。你对于我又变得如此亲密,昔日的心灵之友! 看! 我万分感激命运,就在我所有的美好的希望开始凋谢的时候,将你重新还给我。我们的心如果不同时也有它所钟爱的人,就经受不了对人性的爱。我们曾多么频繁地说,我们的纽带是永恒之联盟。我竟忘了这一切,我这个傻瓜! 真的,我是一个小人,幼稚的举动竟能使你我分道扬镳。然而其实那却不是微不足道的纷争。你当时变了;你的心事把你弄得如此不定;你不认识你自己;我怎能把你认作那曾是我的最初友情的人、他的友谊比我的初恋更为可亲? 你必须再成为那曾在我们共同的欢乐、希望和事业的金色时光中的你,否则我们的友谊就完了。但是感谢上帝! 我又认识你。而我相信,我们多半将之归功于仁慈的爱。你和女陶匠的插曲毫无作用。她和罗斯林来到尼尔廷根。烦恼并没有纠缠她。这是她为了哄劝你而说的。她和罗斯林一起很开心。这期间有相当一些无聊的笑闹。我根本不喜欢她。她的天性也许不错。但是可爱的禀赋可悲地被纵情和卖俏而弄坏了。逗趣和丰裕的感性,这是在得体的外表下面驱动其本质的东西,此外却处处空洞。

不过现在你有更好的选择。只是间或给一些来自你的伊甸园的消息。这儿的园土荒凉空阔,并且干涸得就像它在夏季变得枯萎

一样。一言为定。

我的心中女王仍在你们那儿。我常常思念这位好姑娘。

施陶林在这儿，对于我是节日。不过如果一群老朋友们某一天能够摆脱令他身心着迷的极乐之魔圈，还会释放出更多的欢呼。

高下相衬亦或反之！讨厌的经济状况也把我束缚在一种魔圈中——在我的寂寞的斗室中。我不得不相当俭省。清晨四点整我起床，自己煮咖啡，然后工作。就这样我在修道院的小房间里呆到晚上；经常和神圣的缪斯相伴，也常常在我的希腊人那儿；现在正又回到康德先生的学校。珍重，亲爱的兄弟！下一次我也许把我的小说的节选寄给你评断。如果你好奇，那么可以在这期间问问博士先生。我给他念了其中一些。

你的

荷尔德林

[图宾根，可能于1793年5月]

60. 致诺伊弗尔

你是对的，心灵的兄弟！你的天才这些日子离我很近。确实，我极少以如此之确信和宁静的欢乐感觉到你对我的爱的永恒。一些时候以来，甚至你的存在就像我所相信的那样，向我传达你的天才。我写信给我们的施陶林，谈到我目前拥有的一些至乐的时光。看！是这样，你的灵魂活在我心中。你的安宁，你用美好的满足来观望现实和未来、自然和人，这些我也感觉到了。你以勇敢的希望来展望我们光荣的目标，甚至这也活在我心中。我是这样告诉施陶林：如果我的稻草的火焰早已黑烟缭绕，而诺伊弗尔的宁静之火越来越光芒耀人；可这也许并不总是令我惊骇，至少在一些神圣的时刻，我从极乐的自然怀抱或是从依立苏斯河畔的梧桐林中返回，在那儿我安坐在柏拉图的学生中间，目光追随着这位荣耀者的飞翔，看他如何穿越远方幽邈的元古世界，或者我带着眩晕跟随他潜入深处的深邃，进入精神国土的最偏远的终点，世界的灵魂把它的生命释放到自然的千万条脉络中，汹涌而出的力量按照它们变幻莫测的周期回归自然，或者当我醉饮了苏格拉底的琼浆和他在宴饮时欢娱的友情，聆听如痴如醉的青年，他们如何以甜蜜而热情的谈话对神圣之爱表示敬意，而诙谐者阿里斯托芬插科打诨，终于大师，神圣的苏格拉底，亲自以他天国的智慧教导所有的人，爱是什么——这时，我的心灵之友，我当然不那么气馁，并且有时认为，我的小小著作，《许佩里翁》，一定染上了在这样一刻的温暖和照耀我

的甜蜜之火的闪光，间或也还为人的欢乐澄清了一些东西，在作品中我真正地生活并且操劳。

我很快发现，我的赞歌将极少在人们那里赢得一颗心，然而人的心灵是更美好的，这增强了我去构思一部希腊小说的决心。我今天把小说的节选寄给我们的施陶林，让你的高贵的女友们评论，我的许佩里翁是否兴许可以在群雄之中占一席之地，与在言辞和行动上都经奇蹈险的骑士们相比，这些英雄稍稍更为我们助兴一些。我尤其在意你不提起的一位人物的评价。我希望，接下的部分应使她和其他人与一处针对女性的严厉之辞相和解，那是许佩里翁发自内心的话语。亲爱的兄弟！你也自己做出判断。在给施陶林的信中，我甚至用乏味的冗长篇幅陈述了我希望从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一片段之片段。我这次还想能够告诉你其中的关键部分。但是时间肯定不允许了。简言之。这一片段似乎只是偶然情绪的大杂烩，而非稳定之性格的精心策划好的发展，因为我把理念和情感的动机仍放在幽深处，而这又是因为我宁愿以理念和情感的图画来活跃趣味能力（为了审美的乐趣），而不是通过有规则的心理发展来推动理解力。当然，最终一切仍却必然准确地回到性格以及影响性格的情境上。我的小说是否为这种情况，结局会说明。

也许我恰好选择了最无趣的部分。此外，正如整个下卷没有上卷仍不完整，一定也存在必要的前提，没有它们，接下的部分更无法欣赏。——你对在诗歌领域中的未认识地带所做的美妙陈述，用在小说身上尤其精当。有足够的先达者，少数后进，他们闯入新的美丽的国土，还有尚未探测之物有待发现和整理！我向你慎重承诺，假如我的许佩里翁的全篇不数倍地胜于这片段，我则毫不留情地将之付之一炬。总之，如果后世不是我的法官，如果我不能立刻

以预言一般的肯定对自己这样说，那么，就像你一样，我扯断我的每一根琴弦，把它们埋葬到时间的废墟中。你的歌使我非常非常愉快，尤其是最后一段。不是吗？亲爱的！这最后一段属于那些地方，人们为遮掩着的哲学的神性微微撩起面纱。诚如我已经多次向你谈起，我最羡慕你的是明白易解的呈现。我尽全力为此奋斗。可是，如果你的歌走进你的赞歌的群体中，这位可爱的客人还会得到更友好的面容。我几乎愿意相信，你这样处理这首赞歌，犹如一些狡猾的人在打仗游戏中会做的那样。在对手肯定堕入圈套之前，他不让自己被看见，然后用出奇制胜来加倍羞辱那可怜的家伙。来吧！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我把我的赞歌寄给了我们的施陶林。直到完成它为止，甚至，直到我向你们宣读它的那个难忘的下午为止，我仍在神奇的光环中注视它，而今这种光彩消失殆尽，我只能用希望安慰自己，不久有更好的诗弥补它的缺陷。——诗刊的情况究竟如何？——你已经写信给马梯森了吗？——我还没有。这儿是我的赫西俄德。

唉！你有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再度一道生活，像从前那样，一定是一段美妙而硕果累累的时光。为了不久与你相聚，我将尽一切努力。珍重！

你的

荷尔德林

［图宾根，1793年7月21至23日间］

今日上午你可爱的信到来时，给施陶林的包裹已经准备好。可以请你带给他吗？

65. 致兄弟

亲爱的卡尔！你又给我写信了，真值得嘉许。我能够猜想，你会分享我对新的相识的喜悦。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作为男孩子和少年我们彼此多么要好。瞧！亲爱的卡尔，我也想过，你将为缺少朋友而悲叹。我很了解这种青春之心的苏醒，我也经历过这些金色的时光，人们如此热情友善地与万物相接，而参与一切，并不满足一个人，他要一位，一位朋友，我们的心灵在朋友中再发现自己并且感到欢乐。我应向你承认，我很快就要超出这个阶段。我不再如此热衷于个别的人。我的爱是人类，不过不是腐败、奴性和懒惰的人，即使在有限的经验中我们也过于频繁地发现这种人。但是我热爱在堕落的人中仍存在的伟大和美好的禀赋，我爱将来世纪之人。这是我的最幸福的希望，使我保持坚强和活力的信仰，我们的子孙将比我们更好，自由一定会到来，而美德在神圣而温暖的光明中将比在专制的冰冷地带成长得更好。我们生活在一个万物朝着美好的明天而努力的时期。启蒙的萌芽，这种个体向人类之教养转化的宁静的希望和奋斗，将遍布四方，茁壮成长并且结出灿烂的果实。看！亲爱的卡尔！这是我的心所牵挂的。这是我的希望和行动的神圣目标——即，在我们的时代唤醒将于未来成熟的萌芽。于是，相信我，就会这样，我与个人结交的热情减低了一些。我想渗透到普遍中发挥作用，这种普遍并非让我们置个人不顾，然而，如果普遍成了我们希望和奋斗的对象，我们就不那么以全部心灵为个人而生

活。可是我仍能够是一位朋友的朋友，也许不像从前那样是一位如此温柔的朋友，却是忠诚而积极行动的朋友。啊！但愿我找到一颗心灵，他和我一样，追求那一目标，这颗心对于我神圣而珍贵，是超越万物的至尊。而现在，心灵的兄弟！那一目标，人类的教养和改进，那一目标，在我们此生也许实现得并不完满，但是，在我们的作用范围内做得准备越多，就越容易在更美好的后世实现它——那一目标，我的卡尔！也活在你的心灵中，我知道它，也许只是不那么清晰。你若愿把我当作朋友，那么，那一目标应该是一条纽带，从现在起将我们的心联结得更牢固、更不可分离和更深情。啊！有许多兄弟，可为如此之友人的兄弟，却很少。保重！千万次衷心问候亲爱的妈妈。

你的

弗里茨

［图宾根，1793 年 9 月上旬］

我把马梯森的诗借出去了。这儿是一些别的。马库斯·玻萨和国王的会谈，[1]这是我最爱的戏(259 页)。

---

[1] 席勒的《唐·卡洛斯》中的一场戏，玻萨是年轻的英雄理想。——译者

瓦特豪森，耶拿，尼尔廷根
1794—1795

75. 致诺伊弗尔

亲爱的兄弟！

我相信，给你写信的时候正是这样一种人们必须拥有时光，好给心灵的朋友写信。向一颗属于自己的心灵倾诉衷肠，这一定成为我们的正当需要，从而值得花功夫写信。

因为你没有马上写信，过去我就用怀疑和不信任来折磨你，我真是不够朋友。我了解你。同我对于你相比，你当然有一些更可爱的东西。但是，你并没有因此而与我疏远，正如你一开始就是而现在仍能够是我的朋友。

生活的内外关系，我们的精神和心灵，犹如命运，在你我之间缔造了一种联盟，任何时候都不能摧毁它。我们如此相知，在我们的所有弱点和美德上，却仍然为朋友。新奇的魔法在我们中间早已消失。在发现的最初时刻和日子里，人们以为已经找到了一切，而其实只找到一部分，这样的错觉永远不会发生在你我之间，然而我们一直是朋友。

我们争夺同一个奖杯，却仍然是朋友。我们彼此误会，却仍然是朋友。亲爱的！我们还要什么？以相信我们的联盟永恒，我们不

是狭小的灵魂。

令人惊奇；自从我们发现彼此以来，我经受了一些内心的变化，一些我以整个爱所眷恋的东西，思想和个人，当时我对它们的兴趣胜于一切，而这些对于我丧失了意义，新的思想，新的个人吸引住我，可我的心却对你始终如一。然而，当真实的价值赢得了我的心，我实在不必如此惊奇。从你那一方面较少使我诧异。忠贞不渝的性情是你的所有幸福的根基。因此我也很清楚，你终将比我幸福和伟大。

兄弟！你在正路上。让他人的头脑动荡不宁，你走你的路。如果感兴趣的对象会排斥人们心目中已有的东西，就不要全力以赴，这是一门伟大的艺术。这是你的艺术。你不拒斥任何美的善良和伟大的事物，但是你的心只对之敞开它应得到的位置，让它能够与其他的事物并存。你是有福之人！但愿我也能够这样。和平的内心生活是人们所能够拥有的至高无上的东西。

你也仍旧如此忠实于你的维吉尔[1]，我说不出的高兴。这位高尚的罗马人的精神一定神奇地使你振奋。你的语言在与他的语言的斗争中一定赢得愈来愈多的娴熟和力量。对你的战斗的报答不过是德国民族的感谢——无关痛痒的纪念！但是你肯定争取到朋友。此外我觉得，我们的人民近几年来对在直接实用的维度以外的东西到底多了一些关心，变得较习惯参与那些观念和对象；现在人们毕竟比任何时候更具有美和崇高的意识；让战争的武器去回响吧，真理和艺术将发挥殊胜的作用，其范围是罕见的。不过也有一

[1] 诺伊弗尔正在翻译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前70—前19），诺伊弗尔一生都在翻译他的《埃涅阿斯纪》。——译者

此迹象说明相反的情形。

即使我们会忘记贫乏的丑剧或者永远不沉湎于回忆，如果人类变得较为优秀，如果完全回忆起法的神圣原则和更纯粹之知识的神圣原则，并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会是什么样。

我现在几乎只忙于我的小说。我是说现在计划中有了更多的细节；而整体也更深刻地进入人物之中。献给你的瑟尔玛的诗可能八天后寄给你。邮班的日期让我大吃一惊，我还没有能为诗做一个小小的改进。我得预先请你谅解，亲爱的兄弟！你会无法理解，歌唱你的瑟尔玛那么困难，或者又这般平平。其间得了一首给你的小诗。它是我想起你的一刻快乐时光的产物。你应该得到更好的。一半作为惩罚，一半当作奖赏。你可以把这个小东西送进《女处士》杂志，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给诺伊弗尔

甜美的春天又回到心田，
我的天真欢乐的心无变，
从眼中仍涌出爱之雨露，
希望之悲喜仍沾在胸间。

怡人的美景仍安慰着我
天空蔚蓝而田野碧绿，
神人遗我欢乐的宝瓶，
那是青春而友谊的自然。

已获安慰！生命值得痛苦，
只要神的太阳照耀我们，

更美好的景象徜徉于心，

啊！友好的眼睛陪我们哭泣。——

荷尔德林

1794 年 3 月

衷心地感谢你兄弟般地资助我。这里还回两个加洛林元。尽快给我写信，珍重。

我忘记写信给马戈努了。我不理解他。可是你一定没有完全抛弃他，亲爱的兄弟！也许你会在他心里再次发现较好的一面。

［瓦特豪森，可能于 1794 年 4 月初］

76. 致席勒

亲近一位伟人，使我非常严肃，在这一刻我保证，在我现在的、循序扩展的作用范围中为人性增添尊严。我向您承诺这一点。我将向您汇报履行责任的情况。

把我的学生培养成人，这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目标。坚信，人道不能用其它词而就叫做理性，或者正关涉理性，我想，如果在我的学生身上不能及早发展他的最高贵的东西，一切人道就名不符实。他现在已经再也不能处于无邪的自然状态，也从来不曾在那儿。无法这样来保护这个孩子，仿佛社会对他正在苏醒的种种力量的所有影响都已经截断。如果能够现在就领他走向道德自由的觉悟，使他成为一个有能力承担义务的人，那么必须付诸行动。我觉得，他现在虽然对较广泛的道德关系难以有真正的接受力，但是对较狭隘的却肯定具备了接受力，其中朋友对朋友的关系在我的情形中曾是唯一可运用的关系。

我不讨好他。我也避免让他不取悦于我，而天性在这里不需要强大的抵抗。我跟随心灵的牵引力，在愉快的时光里，与这个男孩的快乐、活跃和易塑的性情结成相当深厚的友谊。他懂得我，我们成为朋友。我试着把所有该做或不该做的与这种友谊的权威联系起来，它是我所认识的最无邪的权威。但是，因为维系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权威迟早会带来巨大的不当，所以，我敢于逐渐地增添新内容，他的一切行止，不仅是为了他和我的缘故而拿起或

放下的，而我相信，如果他在这一点上理解我，他就懂得了最高的需求。

达到我的目标的手段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与之保持或近或远的关系。我不想用细节纠缠您。我怀着对您的深厚的敬意成长起来，经常以此使自己坚强或谦卑，这在我的教育和我的学生的教育中也没有懈怠，这种尊敬使我不夸夸其谈。

这种尊敬由于您的仁慈而无限地增强，我当前的处境从某些方面看是如此有利，这归功于您。

封·卡尔布太太身上有我所钦佩的罕见的精神力量，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它会辅助我的精神，尤其是因为，一切都有助于我的工作具有明朗的格调。谨愿我能够实现这位作为慈母的高贵夫人的希望！

她在这里一星期了。她请我向您致意，并保证不久就写信。

她告诉我，我本来有幸在您身边几个月。我深深感到，由于疏忽而失去了什么。我还从来没有因自己的过错而失去这么多。您给了我信仰，高贵的伟人！您的亲近在我身上产生了奇迹。我为何得如此贫乏并且对一种精神的财富抱有如此之深的兴趣？我再也不会幸福。我必须意志坚定，而我是这样。我要成为大丈夫。请您不时对我报以关怀的目光！人的善良意志决不会毫无成就。

我冒昧附上一页诗，这样打扰您，我还不能将之算作公然的狂妄，在我眼里，它不是完全不可取，而它的价值却同样不足以驱散我的惶恐，我在不安的心情中写下这首诗。

如果您认为它值得在《塔里亚》上发表，这一青春的遗物将获得超出我的期望的荣耀。

致以最真挚的崇高敬意

您的

最恭敬的崇拜者

M.[1]荷尔德林

[瓦特豪森,约1794年3月20日]

[1] M.是文科硕士学位Magister的缩写。——译者

77. 致诺伊弗尔

这儿，亲爱的兄弟！你得到了春天和友谊的孩子、献给你的瑟尔玛的小诗。不过，一位如此的父亲和一位如此的母亲应该产生一位美少年，像布尔格的高歌，而不是一个如此可怜的淘气鬼。此外，如果在他身上可发现一丁点儿他的父母的痕迹，我就满意了。

我急切地想读到你的新作。——席勒病了？这消息使我非常难过。我的诗《命运》很可能今夏在《塔里亚》上发表。现在我已经再也不能忍受命运。我现在眼里只有我的小说。我已断然决定，如果最后我也不得不因这部小说而嘲笑自己，就与艺术永诀。此外我现在差不多从抽象的领域撤回，在这一领域我丢失了自己的全部本质。现在我也只在无奈的心绪中阅读。我最后的读物是席勒的《论优美和尊严》。我并不记得读了些什么，来自思想王国与情感和想象领域的精华已如此交融**为一**。但愿这一高尚的精神只再留存于我们中间几十年！——保重，亲爱的！千万次问候我们的施陶林！尽可能在你的瑟尔玛面前引荐我的小诗，好让她别生气。请也尽可能回想我的所有其他好处。

你的

荷尔德林

[瓦特豪森，1794 年 4 月中旬]

你让我去做鞋的那位鞋匠，他要求我母亲付款。如果是我弄错

了，在启程之前还没有把钱寄给他，我将很抱歉。你再也想不起来了吗？

84. 致黑格尔

亲爱的兄弟!

自从我们以“诸神之国!”的口号分别之后,此间你一定有时会惦记我。我这样相信,无论怎样变化,我们会在这一口号上再彼此相认。

我确信,无论命运把你怎样,悉听尊便,时间决不会在你身上抹去那种特征。我想,我也理应如此。我们彼此珍惜的那种特征是卓越的。于是我们确信我们的友谊长存。此外我却常常希望你在近旁。你曾如此频繁地是我的保护神。我对你深怀感激。自我们分离以来我才完全感觉到这种感激。我仍想向你学习一些东西,也愿间或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

写信虽然总是聊以自慰,但有却胜于无。所以我们还是不应该完全放弃它。有时我们必须相互提醒,我们很有理由彼此拥有。

我相信,从某些方面考虑,你将发现你的世界对于你相当有益。但我没有妒嫉你的理由。我的处境对我来说也同样地好。和我相比,你与自身更加一致更纯净。身边任何一种噪音对你来说都好;而我需要宁静。我也不乏欢乐。你却从来不缺少欢乐。

有时我想在周围拥有你的湖泊和阿尔卑斯。伟大的自然不可抗拒地使我们高贵和坚强。与此对应,我生活在一个罕见的精神圈子中,其广度和深度、优雅和练达都非同寻常。你将难以在你的伯尔尼找到一位封·卡尔布太太。在这束光芒的照耀下你一定会感

到愉悦。如果没有我们的友谊，你肯定会因为把你的好运转给了我而微微生气。根据我向她谈论过的你的一切，她一定也几乎在想，她输给了我的盲目的幸运。她已经频繁地提醒我写信给你；现在又在提醒。

封·信乐普释太太曾去伯尔尼，亦或现在仍在那儿；还有芭戈森。如果可能，多多告诉我两人的情况。　　施陶林至今仅来了一封信；贺斯乐也只一封。我认为，如果不该贺斯乐使我们羞愧的话，我们有许多事情须做。我总是希望，以任何一种途径尽快地见到他。

摩克林在伯尔尼吗？——千万次问候他。你们有时会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

亲爱的兄弟！请多多告诉我你现在想什么做什么。——

我的工作现在相当集中。康德和希腊人几乎是我惟一的读物。我试图首先熟悉批判哲学的美学部分。新近做了一次旅行，翻过罗恩山进入富耳达。人们还以为是在瑞士的山地，雄伟的高峰和美丽富饶的山谷，零星的小屋分布在山脚，栖于松杉的庇荫下，傍着牧群和溪流。富耳达本身的环境相当迷人。到处一样，山里人粗野而单纯。此外他们兴许有一些优秀的方面，而我们的文明已将之抹杀掉了。

尽快回信，亲爱的黑格尔！我不能完全没有你的消息。

你的

荷尔德林

于迈宁根的瓦特豪森，

1794年7月10日

我必须匆匆补充，以荣誉担保！几天前我才收到附页。对希尔德堡豪森的法学家的这种无礼，我感到非常气愤，贺斯乐在复活节前后把信交给他，而他可能几周前才把这些信寄往梅依。收到从梅依来的信，我莫名其妙。从昨天接到的贺斯乐的信中，我得出它们是从希尔德堡豪森来的。贺斯乐似乎责怪我，可他应该事先查明情况。这情形叫我怒不可遏，尤其是因为在马虎了草这一点上我已往就让你知道得太多。此外这次不拘小节对我太*糟糕*了，我以名誉保证过。得补充一点令你感到安慰的，我认识贺斯乐的徽章，它完好无损地在我的信上。快回信。关于贺斯乐的信的情况，我尽快告知你。

88. 致诺伊弗尔

与寻常比，经过几天行程，我已经更靠近你了。卡布尔家在班贝克附近的史泰格森林有一处庄园，我在那儿期待你的上一封信，尽管一切阻隔它一定会到我手中，虽然这封信听来也许不那么欣喜和美妙，可我赶往你那儿，向你表示，世上你仍拥有一颗忠心[1]。我很快接到信，在启程之前我已经安排好一切，以使它迅速转递给我。亲爱的兄弟！损失不那么大，我几乎已经走了一半的路，自然给了我一副健壮的腿脚。这时信到了，你不需要我，而只有我知道，这多么令我高兴。片刻的欢乐将连续几个月使我们精神振奋，当时即是一个这样的时刻。愿美好的爱永存，带着它赋予的所有极乐和美德，带着所有它的英华和硕果，这个愿望永远铭刻在我的心灵。每当我拿这个时代相对照，这种爱总是出现在我面前，如深秋的夜莺。——你可以相信我，好兄弟！我在你面前的不平等，从我这一方面，不是由我自身的本质，而是由命运决定的，它并不妨碍我以欢乐和敬重来认识这种关系的完整的美和完整的价值。我如此郑重地说，并非徒劳，因为没有应予以尊重的，没有道德的人的尊贵和坚贞，这样一种关系一定不可能存在。我尚有可取之处；是你的同盟；它将开花结果，和你的爱的纽带一样长存。我对此很认真，亲

---

[1] 诺伊弗尔于1794年8月16日给荷尔德林的信中说他的未婚妻濒临死亡，而她1795年4月25日死于肺结核。——译者

爱的诺伊弗尔！我坚信，这样一种友谊不是随处可得的，我的信念一天天得到证实，而不是以为我不能永远维持我们的友谊。我的心与一个生灵处于恒久的关系之中，我知道我有一个能够信赖的人，如果我需要安慰，这几乎是我惟一的安慰。而你会相信我需要这种安慰，因为你和我一样知道，人大都自视甚好，对别人却相反，如果可能的话，绝大部分都敷衍了事，就像对待他们的坛坛罐罐一样；当然，只要还需要它们，或者它们还没有过时，人们也当心不摔坏它们；　　我不让自己被摔坏，不言而喻；我只在我自己能够更好地利用自身的限度内，让别人利用我，也显而易见；但是这种情况却很少。

我现在的表面职业经常十分地棘手。当然可以告诉你。我一直也对你沉默，是因为我尤其不愿给你太多的理由，怀疑我对不带光环的一切都牢骚满腹，永远为世界不是桃花源而哀怨。可我早就远离了这种幼稚的怯懦。但是，我是一个人。我当然一定也希望认真的，常常是很紧张的努力获得成绩。如果由于我的学生的平庸的天资，由于在他早期青春里的一种极为错误的行为，和其它我宁愿不让你知道的事情，这种成绩几乎落空，那么我一定感到痛苦。我痛苦，这本身也许不太重要，但是这不可避免地打扰我的其他工作，这似乎不是那么无足轻重。如果你半天时光在授课中过去，除了一点耐心，别无所获，而那种别人一无所学的经验，常常使另一个半天没有为自己而利用起来，这也会令你十分不悦。——此外我尽量使自己情绪饱满，只要太阳一照进窗户，我通常就愉快地起床，尽量利用好清晨的几个小时，我惟一真正拥有的安宁。今夏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我的小说上了，今冬你将在《塔里亚》上看到小说开始的五封信。第一部分近于完全结束了。旧稿几乎一行也没

有保留下来。从少年到男子汉的本质,从情绪到理性,从想象之国到真理和自由的王国,这是巨大的跨越,无论如何我觉得值得这样持久的探讨。不过,我为整体得以澄清的那一天而高兴,然后我将刻不容缓地按照希腊戏剧的理想来尝试撰写另一个方案,苏格拉底之死,我几乎更倾心于它。春季以来我还极少作抒情诗。一首献给命运的诗还在家里就开始了,去年冬天几乎整个修改过,复活节前后在一封信里寄给席勒,上次我寄《许佩里翁》的片段给他,根据他给我的回信,他似乎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首诗。席勒为一本他将担任出版人的文学年鉴选中了它,应他的要求,我想再给他几篇。是否能够为莱茵哈特的《文学年鉴》和《学园》以及孔兹的《博物院》寄一些东西给你,这要看我的天资是否富饶,我不想羞辱你,如果我这样来报答你友好的提议,也非常潦草,这就是说,我不愿用草率的作品给你增添麻烦。也许我能寄一篇论审美理念的文章给你;因为可以将它作为对柏拉图的《费特鲁斯》(Phädrus)的评论,《费特鲁斯》的一处就是我的明确的行文,那么也许对孔兹有用。从根本上说,它应该包含对美和崇高的分析,康德的分析一方面得到简化,另一方面更为丰富,席勒在《论优美和尊严》一文中已经做了部分工作,但是却仍缺少一步,没有敢跨出康德的界线,照我看,席勒应该敢于跨出这一步。别见笑!我可能错了;但是我研究过,勤奋地研究了很久。——现在我正在修改献给青春之守护神的诗。——很可能十一月初我出发去耶拿。人们看到,我的心理,还有其他力量,在这个处境中承受着困扰,为了挽留我,就派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去耶拿半年,从一些方面考虑他也有必要去那儿。我愿看看事情如何。享乐不是我的期待和愿望;可我想,应该做一些有助于我的修养的事。万分感谢来自你可贵的姑娘的问候;我也衷心

问候她。你的诗给了我许多欢乐，尤其是倒数第二节，作为诗并且作为你的心灵之流溢。卡布尔太太向你问好。你的问候真的使她非常高兴！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必须不情愿地搁笔了。

你的

荷尔德林

迈宁根的瓦特豪森

1794年10月10日

也告诉我一些关于哥特霍德的情况。希尔乐去了美国？黑格尔的妹妹把我的信寄给她哥哥了吗？其他善良美好的孩子在做什么？你不相信，现在你们附近和圈子里的新鲜事对于我是多么亲切。

89. 致诺伊弗尔

我在这儿，就像你看见的那样，亲爱的兄弟！我有理由感到欢欣，不仅因为我在耶拿，而且因为我在一种信念中确认了我到此的行动，这种信念就是，一旦我们不只是想被抬往目标，而是要用自己的脚走去，不在意时有坚硬的沙石扎在脚跟上，贯彻某事就变得容易了。当然我知道，有更远大的目标和更艰辛的努力，更多工作和收获；但是，在这世上完成大事业所需的与小事例所差无几。

现在我的头脑和心灵充满了我想用思和诗完成的一切，也充满我有义务用行动来完成的一切，后者当然不是单独一人去做。亲近真正伟大的精神，亲近真正伟大的、自主而勇敢的心灵，这击倒我又扶起我，如果我不应最后悲伤地屈服而逃之夭夭，以别的幼稚和软弱之举自我安慰，任凭世界的运化，旁观真理和法的没落和兴盛，艺术的繁荣和枯萎，一切人作为人而感兴趣之物的死亡和生存，人们从他的角落里静观这一切，如果任其发展，则以消极的美德面对人性的种种要求，宁可进坟墓，也不要这种状态！必须从蒙眬和微睡中自拔，温和而有力地唤醒半成熟和半死亡的种种力量。然而，我眼前常常前景渺茫。旧日亲爱的挚友！在这样的时刻我常常怀念你的亲近，你的安慰和你鲜明的坚韧之榜样。我知道，勇气有时也离开你，我知道，这是大于兽欲的灵魂的普遍命运。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昨天我在关于维兰德全集的报道中偶尔看到一处，它仍在我心中灼烧。是这样说：维兰德的缪斯开始于德国诗歌艺术的

起点并且随着其没落而结束。说我孩子气吧！可这些话会败坏我一周的情绪。假使不得不如此，那么扯断我们不幸的琴弦，去把艺术家们所梦想的付诸行动！这是我的安慰。—— 也谈一些这里的情况。现在费希特是耶拿的灵魂。而上天保佑！是他。我从没有认识一个人有如此的精神深度和力量。在人之知的最荒僻的领域，他探究并且规定这种知的原则和随之而来的法的原则，他以同样的精神力量思考由这些原则得出的最辽远、最大胆的结论，不顾黑暗的暴力，将之述诸文字和课堂，带着火一样的激情和规定性，两者的契合若离开他的垂范，对于我这可怜的人也许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 —— 亲爱的诺伊弗尔！这可真是了不起，而我说的一点都不过分。我天天听他的课。有时与他交谈。我也已经好几次在席勒那儿，第一次却不走运。我进去，受到友好的接待，几乎没有注意在背景中的一个陌生人，这人没有一个表情，后来很长时间也没有一个声音特别让人预感到什么。席勒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也把他的告诉我，而我也没有听懂他的名字。我冷淡地向他问好，没有看他一眼，里里外外都只和席勒周旋；陌生人很久没有说一句话。席勒找来登载着《许佩里翁》片段和我的命运之歌的《塔里亚》，交给我。接着席勒离开了一会儿，我站在桌旁，陌生人拿起桌上的杂志，在我身边翻看着那片段，一言不发。我感觉到，我的脸渐渐地红了。假如已经知道我现在所知的，我会面如白蜡。他转身向我询问卡尔布太太，询问我们村庄的邻居和周围景色，而我所有的回答是那么简略，也许我平常极少如此。可当时我真是不幸。席勒又进来，我们谈论威玛的戏剧，陌生人说出几句重要的话，足以让我有所预感。但是我无动于衷。威玛的画家迈尔也来了。陌生人和他聊一些事情。但是我毫无预感。我走了，于同一天在教授俱乐部听说，你以

为如何？歌德这一天中午曾在席勒家。如果我去威玛，上天帮助我弥补我的不幸和愚蠢的胡闹。后来我在席勒家里晚餐，席勒尽量安慰了我，也以他的爽朗和显示着他的整个恢弘气度的谈吐，让我忘记了我第一次来所遇到的灾难。间或我也拜访尼特哈莫。下一次再谈耶拿。也尽快给我写信，亲爱的兄弟！

你的

荷尔德林

耶拿，1794年11月

94. 致黑格尔

在我第二次踏入耶拿之际，你的信在欢快地迎候。我和我的学生单独在这儿住了两个月，十二月末我和卡尔布太太及我的学生启程前往威玛，这么快的回程，我自己也始料未及。由于发生在我的教育对象身上的特殊情况，我在教育事业上必然经受了种种灾难，我健康受损，渴求至少自己生活一段时间，在这里的逗留只是增加了这种需求，所有这些决定了我在从耶拿启程前就向卡尔布太太陈述了我离开目前的关系的愿望。她和席勒劝说我再努力一次，可是，因为在其他种种之外我几乎完全牺牲了夜晚的安宁，不超过十四天就索然无趣，而现在我心满意足地回到耶拿，回到一种独立，实际上我现在于生活中第一次享受这种独立性，但愿别一事无成。我的创作工作现在几乎完全投注于对我的小说素材的重构。在《塔里亚》上的片段是这些生涩的材料的一部分。我想到复活节为止完成它，其间让我对此沉默。你也许仍记得**勇敢之守护神**，我把它改写了，和其他几首诗一道投给《塔里亚》。席勒非常支持我，鼓励我，把我的稿件给了他的新杂志《号角》，也给了他将来的缪斯年鉴。

我和歌德谈过话，兄弟！发现如此丰富的人性蕴藏，这是我们生活的最美的享受。他谈话时那么和蔼可亲，每当我想起，我的心不禁笑了还笑。赫尔德也很真诚，握着手，却更显得是社交名流；就像你也知道的那样，说话时经常那么带有讽喻；我间或还会去他们

那儿；封·卡尔布少校一家很可能将留在威玛（因此那位少年不再需要我，从而能加速了我的离别），我与他们，尤其是与卡尔布太太的友谊使我有可能时常拜访这一家人。

费希特的思辨出版物——整个哲学的基础，还有他的刊印出的讲义，关于学者的规定，你将非常感兴趣。起初我十分怀疑他是教条主义；如果允许我猜测，他似乎也真的曾站在或者仍站在岔路口——他欲在理论上超出意识之事实，他的许多言论表明了这一点，这同样肯定是超验的，就像迄今为止的形而上学家仿佛要超越世界的此在，甚至更引人注目——他的绝对之我（＝斯宾诺莎的实体）包含一切实在；它是万有，而在它之外是空无；对于这个绝对之我来说没有客体，否则的话，一切实在就不在它之内了；一种没有客体的意识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自身是这一客体，那么这样的我必然受到限制，它也只是在时间之中，即不是绝对的；那么说，在绝对之我中无意识可言，作为绝对之我，我没有意识，而只要我没有意识，我就（对于我）是空无，那么，绝对之我对于自身是空无。

还在瓦特豪森，紧接着斯宾诺莎的读物之后，我读了费希特的最初几页，就这样把我的想法记下来；费希特为我确证……

他对我与非我的相互规定所做的探讨肯定是值得注意的，还有追求的理念，等等。我不得不中断，并请你把这些当作我从未写过。你正在研究宗教概念，从某些方面考虑肯定是好的并且很重要。你对天命概念的处理与康德的神学完全平行；我觉得，康德统一自然机械论（也就是命运的机械论）和自然合目的性的方式，实际上包含

了其体系的完整精神；而这同样是他调和所有二律背反的方法。费希特考虑二律背反时有十分奇特的思想，可我宁愿下次写信和你谈。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在与民族教育的理想打交道，因为你正在从事宗教研究，这是民族教育的一个部分，于是我也许选择你的形象和你的友谊作为思想与外部感性世界的导体，写下我也许晚一些时候才落笔的东西，趁好时机寄给你，你应该评判并且修正它们……

耶拿，1795年1月26日

［不全］

97. 致兄弟

我早就欠下你的债，亲爱的兄弟。然而，你的纯洁的兄弟之心表现得如此丰富，它给我的欢乐无论如何无法用言语来抵偿。我简直不知道，我怎么该赢得如此之多的爱、从所有我的忠实的人那儿都得到爱。

我们亲爱的母亲的善良使我无限惭愧。假使她不是我们的母亲，这份善意不落在我身上，世上有一颗这样的心灵，也一定使我感到永远欢乐。啊，我的卡尔！这为我们减轻了多少义务！如果这样一位母亲的关怀没有无穷地增进我们的精神的成长，我们一定没有人的心肠。—— 我相信，你走在正确的路上，亲爱的兄弟！在你的心中是无私的义务之情感，你的精神用其他高贵的精神的帮助来发展这一情感，他们的作品是你的朋友，你的心的情感成为精粹的、坚定的原则，思想没有扼杀它，而是使它得到巩固和稳定。基于这种责任的考虑，这就是说，基于这一原则：人应该永远这样行动，其行动所根据的思想能够成为所有人的法则，而他应该这样行动，仅仅因为他应该，因为这是他的本质的神圣而不可更改的法则（正如每一个以公允的目光审视自己的良心的人所能发现的那样，法则在每一个别行动中外化自身，良心是对这种法则的情感），也就是说，在我们道德的神圣法则的基础上，你建立起对你的权利的判断；不断接近那神圣的法则，是你的最后目标，你的所有追求的目的，而这一目的是你与所有人共有的；为了那一最高目标而必然

采取的手段，为了你从来没有完成的道德之完满，你所不可或缺的一切，对此你有权利；这里不可或缺的当然是意志的自由；(假如我们对善没有欲求，怎能够行善？出于强制而发生的，不是善良意志的行动，并非在根本意义上的善，也许有用，可不是善的，也许合法，却不是道德的。)于是没有一种你的力量被限制于某一类型，而这种类型多少使之对于你的使命无用，你的力量的产物也同样，只要你不允许对你的力量或它们的产物施加这样一种限制，你就确信一种权利，无论是以言辞还是以行动。当然，每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权利平等；无论他是谁，只要他是人，就不能以一种多少妨碍他走向其目标、接近可能的至高道德的方式，对其力量或它们的产物妄加评论。——

因为这一目标在世上为不可能的，因为不能在时间中达到它，因为我们只能在无限的进步中接近它，对无限恒常的信仰则为必要的，因为在善之中的无限的进步是我们的法则的无可争议的要求；若没有对自然之主人的信仰，这种无限恒常就不可思议，自然之主的意志同道德法在我们心中的律令相吻合，因为他以我们在善之中的无限进步为意愿，则也必然以我们的无限恒常为意愿，而作为自然之主，它有权力实现他所要的。当然这是从人的角度谈论他，显然，无限的意志和实事是一体。这样我们心中对神和不朽的理性信仰建立在神圣法则的基础之上，就其不依赖我们而言，信仰以智慧引导着我们的命运；越是确信最高目的是至上的可能的道德，越是必然地将这一目标作为最高目标，我们的信仰就越是必要，在我们的意志力量尚未企及之处，事物的进程如它们所愿意的那样，但却共同为那一目标而发挥作用，这就是说，一种神圣的智慧本质在我们无力之处，为那一目标安排好诸事。我觉得，我还有

一些话要说，但是我停下来，因为我也很想言简意赅地告诉你费希特哲学的主要特征。人心中有一种通往无限的追求，一种行为，它断然不让任何持久的限制，任何静止状态在人身上成为可能，而是永远率意远思，更广阔、更自由、更独立；这种按其冲动为无限的行为受到限制；按其冲动为无限的不受限制的行为，在一种具有意识的（如费希特所说，我的）本质的自然中是必要的，但是，对这种行为的限制对于具有意识的本质也是必要的，显然，假如行为不受到限制，没有缺陷，则这种行为将是一切，而在它之外为虚无；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受到外部的阻力，则在我们之外为虚无，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将没有意识；假如面对我们的是虚无，对于我们则没有对象；但是，限制、阻力和由阻力而导致的痛苦越是必要，向无限的追求也越是必要，在具有意识的本质中的按其冲动为无尽的行为也越是必要，显然，如果我们不追求无限，从一切限制中解放出来，我们则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与这种追求相对峙，那就是说，我们又感觉不到任何与我们不同的东西，我们将一无所知，没有意识。——我必须简明地表达自己，尽可能做到清楚明白。直到这个冬季的开始，在我入门之前，这事有时使我头疼，尤其是因为我通过学习康德哲学习惯了，在接受之前先予以检验。——尼特哈莫也请我参与他的哲学期刊的工作，于是，整个夏季我有相当一堆工作在面前。我已写好的小作，应席勒的动议，被在图宾根的科塔出版社接受了；席勒认为，如果科塔来这里，我的稿酬应该定下来，这大约在十四天之后。我希望，现在可以不必动辄就麻烦我们亲爱的母亲。我用心中所有的感激感谢她寄来的一切；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目前的处境中得到过如此善意的支持。

席勒将长期在这里。如果我留在这儿，很可能于明年秋季在这

里参加考试。这是给予我授课准许的惟一条件。我无意于教授头衔，这里教授的薪金仅在极少数人那里是可观的，许多人根本没有。——我还想描述一些关于一个短途旅行的趣闻，因为整个冬季一直坐着，我渴望运动，而正好仍剩下几个法国塔勒，我就出去了。不过，我把趣闻留到写给我亲爱的莉珂[1]的信中。——我以万分感谢接受所许诺的背心。我坦白出来，也许亲爱的母亲不会不悦，我在箱子里还有没有穿过的背心——从瓦特豪森带来的礼物，相反急需几条长裤。不是吗？亲爱的！我有几分冒失。下周一定给莉珂写信，今天时间不够了。

保重，千万次问候所有的人。

耶拿，1795年4月13日

---

[1] 莉珂是荷尔德林的妹妹。——译者

102. 致席勒

我清楚，离开您的近旁，不能不造成内心的创伤。现在我一天天更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痛楚。

真奇怪，人能在一种精神的影响下发现自己非常幸福，即使这种精神没有以口头告知的方式，而只是通过亲近对之发挥作用，可随着离开他的每一英里，人们就愈加怀念他，因缺少他而愈加感到不幸。如果不是这种亲近在另一方面常常使我如此不安，我也难以用我所有的动机来说服自己出走。我总是渴望见到您，而见到您后却永远觉得自己对于您一无是处。我时常怀着痛苦，当然清楚，为我骄傲的要求，必然付出痛苦的代价；因为我想对于您成为那么多，不得不对自己说，我对于您什么都不是。但是随后我却清楚意识到，我究竟要什么，并微微指责自己。假如是虚荣心这样寻找它的满足，为了以受之有愧的赐予来安慰自己的贫瘠，而乞求得到一位公认的伟人的友好的一瞥，而如果这个人对虚荣心的渺小的愿望无补，它就报之以漠然，假如我的心把自己降而为这么一种卑下的宫廷执役，我一定会深深地蔑视自己。但是，我高兴，我能够如此确定地对自己说，在我能够估量的范围内，我于一些可贵的时刻纯粹地感受到我所珍视的精神的价值，而我努力见重于他，从根本上不是别的，而是这样一种正当的希望，即无论真善美可求与否，都以整个人与真善美相接近；这里人不愿意只是他的裁判，这也确实合乎人性，确实自然而然。

真奇怪，我向您做这一番辩白。可正是因为这种忠实对于我为神圣的，在我的意识中，我将之与一切可能由于表面的相似而亵渎它的东西分开，为什么我没有面对您袁门显现在我面前的这些？而这些却是属于您的。我只是想每月拜访您并长年丰富自己。此外我将好好维护我从您那儿带来的东西，令之生长、繁茂。我非常孤独地生活并且相信这对我好。为您附上我的朋友诺伊弗尔的几首诗。一旦他如愿通篇修改好，将冒昧再寄一首给您。

如您允许，我也随后再给您寄几首诗。

我附上的翻译，首次在您直接推动下从事的工作没有做得更好，这经常使我沮丧。怀着永远的敬意

您的

崇敬者

M. 荷尔德林

斯图加特的尼尔廷根，

1795 年 7 月 23 日

104. 致席勒

尊敬的枢密官先生！请您原谅，我这么晚才将您应允的稿件给您，而它又显得这么贫乏。疲惫和抑郁阻碍我完成我所希望的东西。如果我过一些时候把这些寄给您，也许您不会生气。我属于您——至少作为赘物；我的果实亦然。

厌恶我自己及周围的一切，这把我逐入抽象之中；我企图发展一种无限的哲学进程的理念，我试图表明，必须对每一种体系提出的不可忽略的要求，即主体和客体在绝对之我——或者其他名称——中的统一，它虽然是审美的，在灵性观照中，从理论上却只有通过无限的接近才是可能的，犹如四边形接近圆周，而正如不朽对于行动的体系为必需的，为了实现思想的体系，同样需要不朽。我相信，由此可以证明，怀疑主义者在何种程度上有道理，何种程度上没有道理。

我像一个被放逐的人，回忆您和我交谈的时光，您没有对阴郁的或是未磨光的镜子生气，镜子里您时常无法辨认您的外貌。

我相信，能够给予而不索取，即使“在寒冰上”也能够“取暖”，这是罕见之人的独特品质。

我只是过于频繁地感到，自己恰好不是罕见之人。我在环绕四周的严冬里结冰、僵化。我的天空越如铁幕，我也就越如顽石。

十月我很可能得到在法兰克福的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

向您报告我的情况，一定程度上我将之作为我的义务；也许

我要借此为我的唠叨向您道歉；可是这却违背我的心意。允许我向您诉说任何事情以及我的一些事情，这几乎是我惟一的骄傲。永远是

您的

崇敬者

荷尔德林

斯图加特的尼尔廷根，

1795年9月4日

法兰克福 1796—1798

117. 致伊曼努埃·尼特哈墨

我尊敬的朋友！

我一天天地推迟将有关我的消息告诉你。如果不是你提醒我，我曾许诺过，也许我仍会把欠你的这封信拖得更久。你做得如此温和，我羞愧已极。你问我在新的处境中感觉怎样，是否会很快完成我还在耶拿时就向你许诺的文章。

我如今所处的新环境，是所能想象的最好的一种。我有许多闲暇来做自己的工作，哲学几乎又是我的惟一的事情。我研究康德和莱因哈特，以期在这种元素中再度集中精神，让由于徒劳的努力而涣散并且削弱的精神坚强起来——你是这些徒劳努力的见证人。

但是，耶拿的回声仍笼罩着我的心，回忆的力量仍过于强大，当前之现实尚不能使我痊愈。不同的线路在我的脑海里纠结起来，我无能将之梳理清楚。对于一项连续而紧张的工作，一如所树立的哲学任务要求的那样，我现在还不够专注。

我怀念与你的交往。如今你仍是我在哲学上的益师良友，你建议我勿陷于抽象，就像从前我溺于其中心绪不宁时你给我的建议一样，这些建议在今天对于我诚为可贵。哲学是一位暴君，与其说我甘心臣服于他，不如说我容忍其专横。

在哲学书信中我想发现这样的原则，它为我解释我们思维和存在的差别，而且它也有能力消除主客体之间的冲突，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冲突，当然还有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冲突——从理论上讲，在灵性的观照中，消除这些冲突无须我们的实践理性来帮助。为此，我们需要审美的性情，我将把我的哲学书信称作《审美教育新书简》。其中我也会从哲学谈到诗和宗教。

我在临走之前见过谢林，他很高兴参加你的杂志的工作，由你引入学人的世界。我们之间的谈话不总是相互应合，却一致认为新的理念可以在书信的形式中得到最清晰的描述。你将知道，他以新的信念走出了一条康庄之路，而不是因循陈迹抵达目的地。告诉我你对他的最新事情的判断。

问候所有对我怀着友好回忆的人，为我保存你的友谊，它对于我是如此珍贵。如果我不久就能够用成果博得你的欢悦，对我将是最好的奖赏，我会说，这些果实的成熟受益于你的爱护和守候。

你的

荷尔德林

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1796年2月24日

121. 致兄弟

亲爱的兄弟！

你的上一封信给予我无尽的欢乐。歌德在什么地方曾说："兴趣和爱好是飞往伟大事业的翅膀。"——真理也是如此；谁热爱它，将发现它；大多数人生长在畏缩自私的视野中，我们遗憾地！在这供我们栖息和跋涉的寸土上，几乎处处发现这种视野，而谁的心灵卓然其上，谁不心胸狭隘，他的精神肯定在本真意义上也非如此。

你的追求和奋斗使你的精神更坚强，更敏捷，亲爱的卡尔！你显得更为深沉并且准则不再单一。

完整地认识各个部分，我们必须论证它们并且将之作为一体加以把握，深刻地认识论证者和理解者，直到透达知的极限，这也就是真正的彻底性。可以说，理性提供根据，而知性把握理解。理性以它的原则，行动和思想的法则来提供根据，它们只是关涉人的普遍矛盾，即对绝对的追求和对限制的追求之间的矛盾。然而理性的原则本身又由理性来论证，理性把它们与理想，与万物的最高根据联系起来；而包含于理性原则中的应该以这样的方式依赖于（理想的）存在。如果有理性的种种原则存在，它们规定，那种普遍的相互对峙的追求应该得到统一（按照美的理想），如果这些原则在那场斗争中充分发挥作用，则矛盾的每一个统一必定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矛盾的普遍统一的结论就是知性的普遍概念，例如，实体和非本质属性，作用和反作用，义务和权利等等概念。对于理性为理想

的东西，对于知性则正是这些概念；正如理性按照理想构成它的法则，同样知性按照这些概念形成它的准则。这些准则包括规范和条件，在此之下，任何行动或对象都必须服从那些普遍的概念。例如，我有权利，占有某物，它不处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之下。普遍概念：权利。条件：它不处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之下。服从于普遍概念的行动：占有某物。

我为你写下这些，犹如将一幅速写或者别的什么对象塞进信封，以供一刻钟的消遣。

命运经常沉重地压在你的身上，这我相信，亲爱的心！做一个大丈夫去取胜。在早期青春和成年期中，四面八方的奴役压迫我们的心灵和精神，滥用和扼杀我们最高贵的力量，然而如果我们仍然实现了更为美好的目标，这也给我们一种自豪的情感。我也要尽我的力。我无能也不想给你谋另一个职位。你现在所需的无非是闲暇；在为他人而生活之前，你必须能够为自己本身而生活。出于这一考虑，与我所表示的其他意见相反，在仔细斟酌之后我建议你读大学。如果我的反复无常的命运将我维持在目前的关系之中，今年冬末我能够结余整整 200 元；我把它寄给你，你到耶拿去，我想，你可以每年从我这里得到这么个数目，也许稍多一点，而我们亲爱的母亲不会拒绝给你可能仍需要的小小的补贴。别感谢我，我的信念禁止我接受，而除了达到我们的目标之外，实现一个律令当然不允许别的酬报。亲爱的兄弟，我们怎能对此有所怀疑！

你所认为的那些重要关系，很抱歉！我几乎或者根本无可奉告。

让世界走它的路，如果它不能停下的话，我们走我们的路。

我希望这个夏季比以往更有所作为。从我们的本质中创造出

一些东西，当我们离去，它们留存，原本惟一是这种冲动将我们系于此生。

当然我们也常常渴望，从这种生与死的中间状态过渡到美的世界的无限存在，回到永恒青春的自然的怀抱，我们曾从此出发。但是，万物遵循它不变的轨迹，为什么我们应过早地闯入我们渴望的帝乡。

太阳却不应使我们羞愧。它升起在善恶之上；我们则也可以在人及其行动中，在我们自己的局限和软弱中流连片刻。——我会尽可能地关照你的朋友H.。辛格莱最近刚刚又来过我这儿，衷心地问候你。他和我们一样感到悲哀。

费希特出版了一部自然法，我才从书商那儿得到，还不能做判断。可我仍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可以建议你买一本。

千万次问候我们亲爱的母亲和其他亲戚朋友！

保重，我的卡尔！

你的

荷尔德林

法兰克福，

1796年6月2日

科塔令人不悦地耽搁我。虽然现在才开始印我的书，但愿他已经把钱寄出了或者马上寄出。

124. 致席勒

尊敬的枢密官先生，我冒昧地将一篇短稿寄给您，以供将来筛选。我更希望亲自送来，为重新在您的身旁而欣喜。听说，您更加健康了，对于我这又是一个驱动力，去您那里朝圣，看望您。可是我不得不至少仍忍耐几个月。自去年冬季，我非常幸福地和法兰克福的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现在我和这家人在逃难途中。我处在一些真正稀有的人中间，因为我这么及时地找到他们，因为一些痛苦的经验曾使我真的对任何一种关系都不信任，这些人对于我就更加可贵。

我想再一次以我整个的困乏出现在您的面前，征求您对于我目前所做的一些事情的意见，并且想通过一切曲折的途径从您那儿获得几句友好的言辞，可是我必须搁笔了。

能够承蒙您的善意，代我向枢密官夫人致意吗？

完全为

您的

M. 荷尔德林

卡塞尔，1796 年 7 月 24 日

127. 致黑格尔

最亲爱的黑格尔！

终于还是有一次可行了！

你记得，我在初夏谈起一个极为有利的职位，为了你和我的缘故，这是我的整个希望，你来这儿，到我们谈论的这些诚实的人中间。

战争带来的不宁是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回音的主要原因。我也整个夏季在卡塞尔和威斯特法伦，根本无法给你一些这里的消息。

前天高格尔先生意外地来访，告诉我，如果你有空并且乐意接受这个关系，他将很高兴。一开始你将有两个孩子要教育，九至十岁之间，可以毫无拘束生活在他的家中，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你有自己住的房间，在你的男孩的隔壁，你会对经济条件感到满意；此外有关他及其家庭，我不应该写得太好，因为紧张的期待总是难以满足，可如果你来，他的家每一天都对你开放着。

现在是议论！你的收入肯定不少于400元。像对我那样，旅费会付给你，你可以预计为10个加洛林。每个年市你将得到十分可观的礼物。一切都是免费的，除了理发、修面等小事情。饭桌上你能喝到非常好的莱茵河的葡萄酒和法国葡萄酒。你所住的房子是法兰克福最漂亮的建筑之一，位于法兰克福的一个最美丽的广场上。

你会发现高格尔先生和太太是知足、开明和理性的人，由于他们的平易近人和他们的财富，尽管他们胜任社交生活，却大部分时间自己生活，因为他们，尤其是夫人，不喜欢理睬法兰克福的社交人物，混迹于他们的刻板以及精神和心灵的贫瘠，从而败坏了天伦之乐。

相信我，这最后一点说明了一切！最后，亲爱的！让我也把这放在你的心上。——一个人，在他的境况和性格的缤纷变幻中仍以心灵、记忆和精神忠实于你，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并且更热情地是你的朋友，心甘情愿地与你分担你的天性的每一个兴趣和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在他美好的处境中除了你别无所憾，如果你来这儿，这个人就住得离你不远。

真的，亲爱的！我需要你，并且相信你也会需要我。

如果我们准备去劈柴，或者做鞋蜡和头油买卖，那么我们要问，留在图宾根辅导学生考试，是不是会更好。这个基金名扬整个符腾堡州，下至普伐兹，闻起来像是一副棺架，里面已经生出各种蛆虫。当真，亲爱的，不准你如此莽撞地把精神用到这么不堪的尝试中去。

有一点一定向你证明，你可以信任我向你说的经济方面的事项，所有这里的商人在这方面上几乎完全约定俗成。你可以对主要数目放心。我从可靠人士那儿得知。我对高格尔先生说了，如果你愿意，我将请你来函，在你认为必要的情况下，陈述你对这一关系的想法和愿望，我将交给他过目。以这种方式你还可以更正一切，或者，如果你宁愿这样，就径直过来。现在让我们把这事尽快向前推进。此外，高格尔先生对我说，万不得以，他还能等几个月。我仍想对你说什么，但是你的到来必定是一本关于你我的书的序言，这

本书长又长，有趣而没有学究气。

你的

荷尔德林

法兰克福，

1796年10月24日

129. 致席勒

最值得尊敬的人！

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向您倾诉一句出自心灵的话语，这常常使我悲伤，但是您以沉默相对使我真的不知所措，每当我鼓起勇气，又向您提起我的名字，总是不得不至少能有任何一个小小的借口。

这种小借口这次是一个请求，请把那在您今年的诗刊上没有能够找到位置的不幸的诗行还给我再审阅一遍，八月从卡塞尔寄给您的手稿是我惟一所有的。

请您不要把您附加的批语视作徒劳无益，这里也如此，一切都比您的沉默更容易忍受。

我仍非常清晰地回忆起您对我的关怀的每个最细微的表示。我还在法兰克时，您有一次写了几句话给我，每逢我受到低估，我总是重温这些话。

您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了吗？您放弃了我吗？

请您原谅我的问题。当对您的追随变成痛苦的激情时，我经常白白与之作斗争，这种忠诚一直还没有离开我，它迫使我如此发问。

如果您不是这惟一的人，在他那里我失去了自由，我将指责自己的依赖。

我知道，我将没有安宁，直至通过任何一些成就和佳作再一次

赢得您称许的表示。

请您别认为，如果我没有谈及我的工作，是使之免遭伤害。但是，很难经受住失去友爱给予一个人的失败感，就像我曾拥有或曾梦想的这种友爱。

我很难堪，对您说每一句话，都瞻前顾后，而我平常面对其他人的时候却感到，已将青春的羞怯抛至很远。

请您对我说一句友好的话语，您将看见，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您的真实的崇拜者

荷尔德林

法兰克福，1796年11月20日

136. 致诺伊弗尔

我的珍贵的人！

自从我们没有通信以来，我泛舟于一个欢乐的世界。每当我静静伫立并回眸凝望，我就想把我的情况告诉你。波浪推着我往前；我的整个本质一直生趣盎然，以致无暇反省。

依然如故！我永远仍像最初的瞬间一样幸福。这是一种永恒的欢乐而神圣的友谊，与一种生命的友谊，它在这贫乏而丧失精神和秩序的世纪确实迷失了自身！我的美之思安然不受干扰。它在这一圣像前寻得永恒的方向。我的理智在她这儿走进学校，而我的不一的性情在她朴素的和平中一天天地温和、开朗起来。我告诉你，亲爱的诺伊弗尔！我正在变成一个相当好的少年。而有关我的其他情况，我对自己也稍微满意了一点。我很少作诗，几乎不再学习哲学。可我的诗具备了更丰富的生命和形式；我的想象更踊跃地吸取世界的种种形态，我的心乐陶陶的；如果这神圣的命运为我维持我的幸福生活，我则希望将来更有作为。

我当然想到，亲爱的兄弟！你会急于听我更详细地谈论我的幸福。可是我不能！我已经哭了多少次并且憎恨我们的世界，在这里一次也不允许在一张寄给朋友的纸上称呼最可爱的人。我附上一首献给她的诗给你，这是我于上一个冬末作的。

整个夏季我生活在卡塞尔，在一个威斯特法伦的疗养地，是古老的赫尔曼战役发生的地带，大部分时间与海因瑟来往，你知道他是《亚丁禾乐》的作者。一位令人神往的老人。我还从来没有在如

此孩童般的纯一之中发现如此广博的精神修养。

我的《许佩里翁》的第一部将于今年复活节面市。偶然的变故使出版拖延了这么久。

没有能够及时寄一些东西给席勒的诗刊，这要怪罪从法兰克福的出逃和旅行的奔波。希望我明年又能出现在你的身边，亲爱的！我认为诗刊中你的那首诗十分精致。告诉我更多你的工作、你的趣味，你的格调！我们要重新频繁地通信。与黑格尔的交往对我很有助益。我喜爱平和明达的人，如果人们不十分清楚，是在何种情形下把握自己和世界，在他们那里则能够很好地定位。

我要告诉你的事这么多，最好的诺伊弗尔！而我用来写信的可怜的片刻却太少了，无法告诉你笼罩在我心头、活在我心中的一切！必须诉诸语言的时候，对于我们宁静的至乐也总是一种死亡。我情愿像孩子一样投入快乐的美的和平之中，无须思量我是谁，我有什么，显然，我所有的，却没有一种思想完全把握得了。我只是想向你展示她的形象，于是不再需要言辞！她如天使般美丽。灵秀，天神般妩媚的脸！啊！在她身旁，我能一个世纪之久凝目于极乐的观照，忘记我和万物，这恬然寂静的灵魂在这一形象中是如此丰富，取之不尽！庄严和温柔、欢娱和严肃、甜蜜的游戏和崇高的悲哀、生命和精神，一切于她的身心统一为一个神性的整体。晚安，我的忠诚的人！"为神所钟爱，他将分有伟大的欢乐与痛苦。"溪水行舟，这不是艺术。但是，当我们的心灵和命运将我们抛往海底和天空，这将造就舵手。

你的

荷尔德林

法兰克福，1797年2月16日

139. 致席勒

如果我更加确信，您认为值得接收，我的信及其所含的内容不会到得这么晚。我有足够的勇气和自己的判断，使我独立于其他艺术评论家和大师，并且以如此必要的平静来走我的路，但我对您的依赖却难以克服；而因为我感觉到您的一句话对我的决定性分量，有时我试图忘记您，以求在工作当中不变得胆怯。我确信，这种胆怯和拘谨正是艺术的死亡，因此，我十分理解，与一个艺术家几乎孤独地和生命之世界同在的时期相比，在一个四周大师作品林立的时期，恰当地表现天性为什么尤为艰难。前者，他与世界的区别甚微，他太熟悉这个世界，不必抵住世界的权威或者屈服于它。但是这严重的抉择在大师的丰硕之天才对年青的艺术家发挥作用时，却是难以避免的，这种作用比自然更为有力和明晰，因此却也更具有征服性和富有成效。这里不是孩童之间的游戏，没有第一位艺术家和他的世界所处的古老的平衡，少年在与大丈夫们交涉，很难与他们如此亲和，以致忘却他们的优势。他感觉到这一点，于是他必须变得倔强或者顺从。也许他不必如此？至少我不愿像懦弱者那样来自救，您知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选取一条数学家的道路，通过无限贬低，把无穷与有限弄得大同小异。即使可以原谅这种对卓绝者犯下的卑劣行径，到头来却是一种太糟糕的安慰：0＝0！

我拿起我的自由，附上我的《许佩里翁》的第一部给您。由于受

性情的叛逆格调和几乎无故的伤害的影响，它一度完全走了样子，如此枯燥乏味，以致我不愿忆及您曾关心拙作。我以更自由的构思和更幸福的心情重新开始，承蒙您的善意，请您于适当的机会阅读这部作品，并通过任意一种途径让我得知您的判断。我觉得，在没有第二部的情况下第一部就面市，这不明智，因为它远远不是整体的独立部分。

但愿我附上的诗歌能够值得在您的诗刊中占一席位置！——我向您承认，我太汲汲于此，不能静候我的命运，等待诗刊的公开发表，因此以赘务相求，请您用几行字告诉我，哪些您认为可取。如果您容许，我将再从去年太晚给您的诗歌中取一两首，修改后寄给您。

我这么说话，在您面前显得有些困乏，可我并不耻于渴求一位高贵精神的鼓励。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不是以虚荣的满足来自慰，此外我对我所希求和从事的，十分平静。怀着深厚的敬意是

您的最忠实的

M. 荷尔德林

法兰克福，1797 年 6 月 20 日

144. 致席勒

您的信对于我将永远难忘，高贵的人！它赋予我新的生命。我深深地感到，您对我真正的需求所做的判断是多么中肯，因为我确实已经折向您给我指出的这条路的方向，就更为志愿地遵从您的建议。

现在我看形而上学的格调犹如精神的某种处女特性，我相信，对质料的羞怯，无论其本身多么不自然，而作为生命的阶段却是非常自然的并且在一定时间内是有益的，就像对所有特定关系的逃避，它将力量敛聚于自身，使奢华的青春之生命变得节制，直到成熟的盈余促使它参与到丰富多彩的客体中去。我也相信，不仅精神和生命的普遍行为在内容和本质上先于特定的行为和观念，而且就像趋势先于（特定的，有规律的）行动，理念也真正在时间上，在人之自然的历史发展中先于概念。我把理性看作为知性的开始，如果善良意志犹豫着并且拒不成为有用的目的，我认为，这对于人之自然同样是富有特征的，正如哈姆雷特的性格，为父报仇，出于这惟一的目的去做一点什么，使他感到如此困难。

我从前有这种习惯，向您滔滔陈述我多余的言辞，但是我需要这样一种入口，以更本真的方式写信给您，您看到缘由并且谅解它。

您会问，英国译者寄给您的《阴谋与爱情》的新译本，怎么会经我的手而转给您？

我的一位朋友，斯图加特的墨克伶秘书，与符腾堡的王子在伦

敦逗留一段时间，回程中看望我，因为他知道我荣幸地认识您，就委托我把书寄给您，或者，实际上他愿把这样的快乐让给我。出版商首先将书寄给我的朋友，他同样向您致意并且表示，希望在您的最新著作出版之际立刻得到它们，他已经开始翻译出版您的所有作品。如果您无暇亲自满足这个愿望，我会荣幸地依照您的指示与这位出版商联系。

衷心地感谢您将“漫游者”收入《号角》。请您相信，我知道珍惜这一荣誉！您认为“太空”配得上您的诗刊，使我欣喜万分。按您的准许，我把“致聪明的忠告者”寄给您。尽我所能地做了润色，使它更舒缓。在这首诗的性格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我试图赋予它一种特定的音调。附上另一首诗歌。它是经过修改和缩减的“致笛奥玛”，您已经有过。我期望，以这样的形态它也许能够在您的诗刊中找到位置。

您说，我应该靠近您，您则能够使我完全理解您；来自您的这样一句话对于我是多么意味深长！

可是您相信吗？我仍然必须对自己说，您的近旁是我的禁区。真的，如果我在您身边，您给我的生命力太强烈了。我仍清楚地知道，您的现前如何总是点燃我，以致我第二天整整一天无法思想。只要我在您面前，心对于我几乎就太狭小，而当我离去，就根本不能将它收敛起来。在您面前我像刚刚移植入土的一株草。正午时分必须遮盖它。您也许见笑；可我说的是真相。

荷尔德林

［法兰克福，

约1797年8月15日至20日间］

147. 致兄弟

我珍贵的人!

发现像你这样的一颗心,如此有效、如此友好地接纳我的本质,这对于我无比地宝贵。再也没有什么比一滴纯洁无瑕的爱的露珠更令我安宁和温和,相反,虽然我尽量谨慎,可是人的冷酷和隐蔽的压迫欲望总是使我如绷紧的弦,激起我内心生活的过度紧张和动荡。亲爱的卡尔!如果伴随着含蓄的心灵而发生,如果宁静而恒常的火激发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将多么美妙地成长,我相信,尤其是在所有类型的古老杰作中可以不断发现,这种火焰是居优势的性格。但是,当一个人奋力穿过嘈杂,而四面八方来回撞击着他,谁还保持在美的位置上?当世界用拳头敲打他,谁还能把他的心守在美的界线之内?我们越是为虚无所纠缠,那犹如深渊般在我们四周张开大口的虚无,或者越是为追踪我们的千万桩世务和人事所烦扰,那失却了形式、没有灵魂和爱的种种,我们的反抗就必然越发富有激情、越猛烈和强暴。或许不必如此?这正是你在自己身上也体验到的,我亲爱的!外部的困境和贫乏使你的心之盈余变成渴求和困扰。你不知道,应该用你的爱去做什么,不得不因为你的丰饶而去乞讨。难道我们的最纯洁者不是为命运所玷污?难道我们不是在所有的无邪中注定要腐朽?啊,谁知道一个拯救的办法?人们只好去做,在任何一种材料上使自己疲惫,这样要好得多。借此人们总是放一片完美的落荫在眼前,日复一日地

于此赏心悦目。我曾以这种心情来读康德。这位伟人的精神离我尚远，整体和每一部分对于我都一样陌生。但是，每一个夜晚我都克服了新的困难；它给予我一种自由的觉悟；这种对我们的自由和行动的觉悟，无论它在何处表现出来，都与更高的神性自由的情感休戚相关，它是至上之情，完美之情。即使在对象本身上，即使对象还如此之残缺不全，一旦赋予它任何一种秩序，就有一片完美的庇荫。一个美丽的阴柔的性情在其宽敞的书斋中会觉得他的世界如何呢？

席勒的新诗刊中署名为D.的诗，“致太空”，是我写的。也许你会拿到面前，从中为你的心灵找到些许安慰。——到韦兴根走一趟，去找孔兹。与他认识，你一定不会后悔，我想，他也会相当喜欢上你。告诉他我最深情的思念，代我感谢他经过诺伊弗尔传来的珍贵的问候，以及他对我的《许佩里翁》的友好响应。告诉他，我正等待第二部的出版，好将小说完整地寄给他，并且就小说的一些我十分在意之处向他请教。——对当前占主导地位的趣味，我持相当对立的态度，将来也不会丝毫放松我的固执，并且希望自己斗争到底。我像克洛普施托克那样认为：

诗人，仅仅游戏，
不知道何为他们，何为读者，
真正的读者不是孩子，
与游戏相比，
他更喜欢感觉他的男子的心。

海因瑟，《亚丁禾乐》的作者，在索莫陵博士那里对《许佩里翁》发表了非常令人鼓舞的意见。

其余在你的信中须做回答的，我下一次并且很快认真答复。现

在只能写这么多。只是别担心得为任何一项委托而酬谢我。那样我将是多么渺小！而你对于我的价值将多么微乎其微！我肯定忠诚于你。即使不这么称呼，我们也是兄弟。

你的

荷尔德林

法兰克福，

1797年11月2日

159. 致席勒

我又寄一些诗给您，请您别把这当作不逊；我已经认为自己不配希望得到您的赞赏。

我在某些方面愈是受到贬低，我本己的公允的判断也就愈为我鼓起信心，然而我却不能战胜自己，由于害怕指责而远离一位我如此深切地感受到其惟一之精神的人，他的力量也许早就夺去了我的勇气，如果认识您，这不既是痛苦，也是同样巨大的欢乐。

您如此彻底地洞察人。在您的面前不诚实，因此既没有理由，也没有益处。您自知，每一个伟大的人都夺走其他并非如此之人的安宁，只有在相同的人中间才存在平衡和旷达。因此允许我向您承认，为了拯救我的自由，有时我处于和您的天才的隐秘的斗争中，完全为您所统治的恐惧，已经常常阻碍我以爽朗的心情亲近您。但是，我从来无法彻底离开您的天地；我会难以原谅这么一种堕落。这样也好；只要我仍与您保持一些关系，我就不可能变成一个庸人，假如从庸人到卓越者的过渡比庸俗本身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宁愿选择较为严重的。

您的

真实的崇拜者

荷尔德林

法兰克福，1798年6月30日

162. 致兄弟

你从我这儿学会了疏远笔墨，亲爱的卡尔！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好榜样，在收到约在复活节写给你的信的回音之前，再给你写信。亲爱的母亲告诉我，你心情不好并且很忙。我很能够设想，你不乐意写信。尽管青春的所有力量，人时常几乎没有为必要的事情剩下足够的思想和耐心，生活有时如此打扰和削弱我们，而从任何角度看，没有哪段时间比从少年向男子的过渡更糟糕。我想，在任何其他的生活阶段中，别人和自己之自然都不会给一个人创造这么多，而这一时期实际上是汗水、愤怒、无眠、担忧和暴风雨的时期，犹如五月之后是一年中最不安的时节，它是生命中最辛苦的阶段。

但是，和所有其他应当成熟之物一样，人骚动不安，而哲学操心的正是，让这种骚动尽快过去，尽可能不造成创痛并且尚可承受。——渡过去，诚实的游泳者，只是永远昂起头！兄弟之心！我也受了很多很多苦，比我在你、在任何人面前曾诉说的更多，因为不是一切都可以道出的，我仍然、仍然深深地承受着许多，但却认为我身上最优秀的还没有毁灭。我的阿邦达在第二部中说："生者不灭，在他最深的卑贱形式中仍然保持自由、保持为一，片片玉碎，而他完好无损，白骨历历，而他的本质从你的手下胜利地飞过等等。"这多少适用于每一个人，尤其适合于精纯者。而我的许佩里翁说："到处仍有一种欢乐。真正的痛苦赋予人以狂喜。谁踏进他的痛苦，就站得更高。这是如此壮丽，我们在承受苦难时才真正感觉

到心灵的自由。”保重，最好的人，忠诚的人！很快回信！记住，我忠诚于你，一如你对我！啊，你是谁，就保持是他！为了祖国，也为了我。

荷

法兰克福，1798年7月4日

你也收到我的孩子们的信。

洪堡 1798—1800

167. 致诺伊弗尔

最亲爱的诺伊弗尔！

自上封给你的信以来，我改变了我的状况，打算在洪堡靠积蓄过一段时间。我在这儿大约一个多月了，这期间我安静地在我的悲剧中，在与辛格莱的交往中生活，享受着美好的秋季。由于一些创痛，我曾那样丧魂落魄，以致我可以将这宁静的幸福归功于善良的众神。

我很想得知你以及你的诗刊的消息；然而，如果我不亲自到你那儿去取，还得等着，不是因为我认为你疏忽大意，而是因为你的信四周后才再到我手上。

我的朋友辛格莱因公前往拉世达并且建议我与他结伴同行，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由于辛格莱的慷慨，我能在丝毫无损于局促的经济开支的情况下做这件事，也无须完全搁下我的工作，因此，假如我没有同意，才奇怪。

今天或是明天我们出发。

也许，我从拉世达往符腾堡走一趟。如果这不可能，我会从符腾堡写一封信，请你于约定的日子到瑙堡，我会来，好再一次面对面地和你在一起。能够再一次与你讨论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一切，我

感到无限欢喜。— 诗的生命力现在是我的心智主要研究的问题。我如此深切地感受到,距离切中它还有多么遥远,然而我的整个灵魂在竭力争取它,当我为这样的情感所包围,感到我的表现间或缺乏诗的生命,而我却不能摆脱诗的迷误,仍在其中彷徨,这时我的心往往被攫住,不禁像孩子一样哭泣。唉!从少年时起,世界就把我的精神逐入内心,我一直仍为此而苦恼。虽然有一个康复地,每一个以我的方式而失败的诗人能够带着尊严逃往那里 — 哲学。但是我不能离开初恋和青春的希望,宁愿一无所获地灭亡,也不与甜蜜的缪斯之乡分离,只不过是偶然将我流放到他乡。如果你知道一个妙方,把我尽快带往真理,请给我。我缺乏的与其说是力量,不如说是轻灵,与其说是理念,不如说是微妙的变化,是主调,不如说是跌宕有致的音调,是光明,不如说是阴影,而所有这切出自一个原因:在现实生活中我过分回避平庸。如果你愿意,我是一个真正的书呆子。然而,如果我没有弄错,书呆子们一般都冷漠无情,而我的心却如此急于在月光下与人和物相交融。我几乎相信,我是由于纯粹的爱而迂腐,我羞怯,并非因为我害怕现实干扰了我的自我,但是,我羞怯,是因为担心现实打扰了我藉以将自身与他物相联系的情志之关怀;我担心,心中火热的生命在白昼的冰冷历史上冷却,而这种忧虑来源于敏感,对从青春时起摧残我的一切,我比别人更加敏感,其原因在于,在与我不得不经历的经验的关系上,我没有把自身锤炼得足够坚实和不可摧毁。我清楚。我清楚了,就能帮助我吗?我谦相信如此。因为我比其他一些人更坚强,就必须更加努力地从对我产生毁灭作用的事物上赢得一种优势,我不必接受它本身,而只是就其对我的真实生命有用而言,接受它。我在发现它时,就已必须预先把它当作不可或缺的材料,没

有它，我至深的情志从来得不到完全的表现。我必须接纳它，以便在恰当的时候（作为艺术家，如果我志愿并且应该是艺术家）将之作为阴影来搭配我的光明，作为从属的音调再现它，而我灵魂的声音则更加生动地从中涌现出来。纯粹只能在非纯粹中呈现自身，如果你试图丢开庸俗而表现高贵，高贵将作为最不自然的，最不协调的伫立于此，这是因为，正如高贵在外化自身，高贵本身带着命运的色彩，它产生于这样的命运之中，正如美在现实中呈现自己，美是种种情境的结果，必然从中接受一种对于它为非自然的形式，只有同时接受必然赋予它这种形式的情境，非自然的形式才变成自然的形式。例如，如果不看身在其中的情境，布鲁图[①]的性格是最不自然和荒谬的，然而是前者把他温和的精神逼成这种严厉的样子。也就是说，离开庸俗，没有任何高雅得以表现；每当我蒙受世间的尘垢，我总是想对自己说：你需要它，就像胶对于陶罐那样必要，因此永远接受它，别推开它，羞于接触它。这也许是结论。

我想从你那儿征求建议，并因此而相当精确地描述你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知道的我的缺点，也让我自己对此有所觉悟，与此同时我陷入幽深的思绪中，远远出乎意料，而你完全理解我的苦思冥想，所以我愿向你承认，几天来我的工作僵住了，我总是堕入议论。也许我倏忽的思想引起你更广泛地去思索艺术家与艺术，尤其是我的诗作上的主要缺陷以及拯救的办法，你如此善良，会于适当的机会和我分担忧虑。——

①　古罗马政治家（约公元前85年—前42年），拥护共和政体，与卡西乌合谋杀死恺撒，在腓力比战役后自杀身亡。——译者

珍重，最亲爱的诺伊弗尔！——到拉世达，我马上再写信。

你的

荷尔德林

山峰前的洪堡，

[残篇]

1798年11月12日

171. 致伊萨科·封·辛格莱

我的珍贵的人!

因为我心不在焉,所以这么久没有给你写信,至今我的工作超乎寻常地占据了我,经过一段停顿,它变得更令我喜爱了。就像你常看见的那样,如果你亲自在我面前,我很容易把一切都放下,可是,如果没有万能之当下现实的强行的善举,那就慢了许多。

我十分感激你的来信。朴奥艾欣的来访使我格外高兴,再一次面对这位以他的方式而如此纯粹的人,将他的形象和本质更为持久地收入心田,这对于我真是一大收获。其次我也很在意,又能听到你们的消息。从拉世达回来以后,我获得了很多信念和勇气。自从把你和我的新朋友们放到一起思考,我将你本身看得更加清楚,更加明确,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一种关系多么坚强地保证了,人们相互理解并且相当确切地彼此看在眼里。哪里像在我们这儿一样奠定了基础,一人完整而深刻地感觉到另一人,尽管所有风云变幻,依照他的天性他必然留在他心中,这里不允许仁爱怯于认识,而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信仰与理解一道增长。那么,理所当然,我的灵魂为此而欢欣,无论所有的困乏之使者,自然仍不止在一颗心灵中倾洒它高贵的盈余,除了你的精神,我现在也还能够呼唤其他的人,为我自己的那颗怀疑的心作证,它有时想站到没有信仰的群盲的一边,否认活在人的心中的神。告诉他们,你的和我的人,当我觉得在我和我放在心上的几位孤独者之外,除了四壁一无所有时,

我会想念他们，对于我，他们犹如一种旋律，当恶魔要征服一个人时，他就在这旋律中避难。我所说的，是真相，可是，如果就这么谈论几位杰出者，我并不中意，如果我想满意，必须分别给每一位写信，我将感到高兴。

这些日子，我读了你的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1]这里我也体验到我自己有时遭遇的，通常把命运称作现实的，而人的思想和体系的倏然变化比命运触目惊心，更富有悲剧性地，我相信，这是自然的，显然，如果人在最本己最自由的行为中，在无羁的思想本身中依赖陌生的影响，如果他在这儿也仍为情境和气候所改变，正如毫无争议地所显示的那样，他哪里还做得了主呢？这样也好，天地之间，没有一种力量做主宰，这甚至是一切生命和所有组织的首要条件。绝对的君主制处处皆扬弃自身，它没有客体；在严格意义上也从来没有一种绝对的君主制。万物互相制约，一如它是积极行动的，它也承受，人的至为精纯的思想也如是，极端尖锐的看，一种先验的彻底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哲学，就如你自己知道，除了是一种积极的启示之外，形同虚设，而启示者做一切，不允许被授予启示的人为接受它而有一点感动，否则，他就已经把他自身的东西加到启示上。

主观和客观、个体和整体的结论是每一个成果和产品，正因为在产品上个体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从来不能够与整体所占的份额完全区分开，那么，从而也清楚，每一个体与整体是多么深情地相联系，他们两者只是造成一个生动的整体，虽然它地地道道个体化

---

[1] 公元3世纪的希腊作家，著有《著名哲人的生活、观点和箴言》，其中关于恩培多克勒斯的篇章是荷尔德林的悲剧素材的最重要来源。——译者

了，并且由纯粹独立的，却同样深情而永恒地相结合的部分所组成。当然，从每一个有限的视角出发，整体的任何一种独立力量必然是主导性的，但是也不能够仅仅把它看作暂时并且直接地统治着的……

山峰前的洪堡

1798年12月24日

[残篇]

172. 致兄弟

…… ……

如果你的命运不迟早朝有利的方向转变，我把最神圣的兄弟之承诺交给你，我将用我所是和所有的一切为你效力。最亲爱的！我请求你在此期间尽量乐观地看待你的处境。赐予我这样的欢乐，我也以你的名义经历过一些痛苦的经验，请用你的最明朗的精神理解我要对你说的话，并且相信我的爱：如果我们让每一个侮辱径直进入心房，世界将彻底毁灭我们，善良的性情即使受到伤害，也不抛开大度，让人的可怜的侮辱得到抬高自身的光荣，如果最优秀者尚没有及时地做到，以平静的理智，而不是以善良的性情，接受人们出于困乏和精神及心灵的懦弱而加害于他的一切，那么，他必定以任何一种方式最终走向灭亡。相信我，这样说决不是因为自负，而是出自深深的缺憾的感觉和一些晦暗的回忆，相信我，平静的理智是神圣的盾，保护心灵在世界的战争中不受毒矢的伤害。为了宽慰自己，我相信，可以通过明白它的价值和孜孜不倦的练习来获得这种理智，它胜过心灵的任何一种美德。每当回顾那些一半葬送在忧伤和迷茫里的岁月，我常常想用血向你诉说，对于你这些岁月还没有耗尽，最好的卡尔！如果一个人历经辛酸困苦，而想到另一个他所爱的人现在也不能幸免，心不由地被攫住。我们对命运的恐惧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我们心中所珍爱的人。——

钟刚刚敲过十二下，九九年开始了。祝你，最亲爱的，还有我们所有的人新年幸福！然后祝德国和世界有一个新的伟大而幸福的世纪！

我愿这样睡去。

［洪堡，1798年除夕，残篇］

今天我搁下通常的工作，信然徜徉于所有的思想之径，考虑德国人当今对思辨哲学，又对政治读物，也在较低程度上对诗所抱的兴趣。也许你读过登在《公报》上的一篇关于德国诗社的短小有趣的文章。是它最初引发了我的遐想，因为你我现在极少做哲学的思索，我把我的思想写下来，你会觉得它并非无用。

哲学和政治读物对我们民族教育的有利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与任何其他民族性格相比，也许德国人的民族性格首先更需要那种双方面的影响，这里我抛开我的很不完善的经验不谈。我认为，德国人的最平凡的美德和欠缺都可还原为一种相当狭隘的持家本领。他们到处都依恋乡土，大多数人以任何一种方式，明白地或隐喻地，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们最终必然像那位好心的尼德兰画家，为他们亲爱的（道德和物质上的）家业和遗产拖累至死。人人皆仅以他的出生地为家，他的兴趣和概念极少能够出乎其上。因而缺乏那种活力和冲动，力量没有多方位的发展，因而有灰暗和弃绝的羞怯，或者是可怕的盲从的宗教情绪，他们以此来接受一切处于他们的战战兢兢的狭小领域以外的东西；因而也有这种对共同荣誉和公共财产的冷漠，这确实十分普遍地存在于现代民族中，可我认为，在德国人当中尤甚。犹如只有在陋

室中自得的人，也生活在自由的田野上，同样，没有共同意识和探人世界的开放的目光，个人的、人人所独具的生活也不可能存在，而看起来，在德国人中真是唇亡齿寒，并非附和浅见的使者，在古人中，每一个人都以心智属于他周遭的世界，在单个的性格和关系中可以找到更多情志的统一，比如说，远远超出德国人中间的一致，像泰勒斯和索伦这样高贵的一对，没有什么能够比他们更真实地批驳来自无情的世界主义和玄奥的形而上学的矫揉造作的呐喊，他们一道穿行希腊、埃及和亚洲，了解世界上的种种国家宪法和哲人，他们不只是在一个方面为共同的，同时也是真正的良友，比现在互相说教并且想教训我们的所有人更富有人性，甚至更加天真，为了完好地保存天性，人们今天不能睁开眼睛，不能对世界敞开心怀，而世界本永远值得我们为之开放。

当今，大多数德国人处于这种鼠目寸光的状态，所以他们不能获得比新哲学更有疗效的影响，新哲学直逼兴趣和利益的普遍性之极端，揭示了人的胸中的无限追求，如果他们已经太片面地执着于人之自然的主动性，那么，作为时代的哲学，它却是惟一可能的哲学。

康德是我们民族的摩西，他领导人民走出埃及的颓败，进入自由而孤独的思辨的沙漠中，他从神圣的山巅为他们带来生机勃勃的法规。当然，他们仍一直围着金黄的小牛手舞足蹈，贪恋着肉锅，他们更好的富有生命的天性在陈规陋习下，像被深锁的幽灵，无声地叹息，如果他们放下口腹之役，放下僵死的已丧失灵智的习俗和见解，他必将带领他们在本真的意义上迁往任何一种高标独举的境地。另一方面，政治读物必须发挥同样有益的作用，尤其是以有力而条理通畅的描绘把我们时代的现象展现于眼前。开拓人的视

界，随着对世界的密切关注，对世界的关心也产生和增长，展望广阔的人之社会及其伟大的命运，必将促进共同意识和对私人的狭隘生活范围的超越，正如哲学的律令使兴趣和利益及观点普遍化，正如斗士与他的军团一道作战，感到自己更勇敢更强大，确实如此，这样人的力量和活跃性才成长并且上升到这样的高度：生活的范围更为广阔，在同甘共苦中人们感觉自身（否则生命之域不会拓展得如此阔大，以致个别消融在整体之中）。此外对哲学和政治的兴趣，即使它比现在更加普遍和严肃，足以教育我们的民族，我们仍希望中止无边际的误解，它在欲创作和欣赏的人们中间贬低了艺术，尤其贬低了诗歌。关于美的艺术对人的教养的影响，人们已经说了这么多，但是总有这样的论调，仿佛这些并不当真，这也自然，他们没有想，艺术，尤其是诗歌，究其本性是什么？人们仅仅执着于它简朴的外表，这当然和它的本质不可分离，可是远远不足以造成它的完整性格；因为它显现在朴素的游戏形态中，就被当作游戏，于是也理所当然地除了产生游戏的作用之外没有其他作用，所谓游戏的作用即消遣，几乎是其作用的正对立面，也是其处于真实天性中的存在的对立面。人们聚集在它那里，它赐予人们宁静，并非空洞的，而是生动的安宁，所有的力量活跃地在这里，只因为它们内在的和谐而没有被认作是积极行动的。它们亲近并且团结人们，而不是像游戏那样，只是通过各人的自我遗忘，通过泯灭各人的生动的独特性，把人们统一起来。

最亲爱的兄弟！你会原谅我的信写得这么慢，而且断断续续。从一种格调向另一种格调的过渡对于我是如此困难，也许极少有人像我这样；尤其是我不能轻松地从议论中摆脱出来，走进诗歌，反之亦然。这些天我也接到母亲的来信，她对我的宗教虔诚表示喜

悦，此外请我给我们可贵的七十二岁的祖母作一首贺寿诗，在这封不可言传地感动人的信中，还有其他一些如此打动我的地方，以致我将也许本来给你写信的时间多半用在对她和亲爱的你们的思念上了。我在接到信的当晚就开始写献给祖母的诗，几乎一整夜花在上面。我想，如果我第二天就把信和诗寄走，一定会让好母亲感到高兴。但是，我触及的曲调如此强烈地在心中回荡，自青春起就发觉的我的性情和精神的变幻，我的生命的过去和现在，这时是如此栩栩如生，以致我夜不成眠，而第二天很难重新集中精力。我是这样。将这些从诗的角度看如此不足道的诗行放在面前，你会惊讶，我的心情何以如此奇异。然而对当时的感受我说得甚至微乎其微。有时我就是这样，把最生动的心灵献给很平淡的词句，以致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这些词句究竟要说什么。

现在想看看，就新近想对你说的有关诗歌的东西，我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我说了，诗以与游戏不同的方式团结人：在他们真正存在和真正发挥作用时，团结他们，带着所有纷杂的苦难、幸福、追求、希望和恐惧，带着他们所有的见解和谬误、美德和理念，带着他们中间的一切伟大和渺小，渐渐地统一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条分缕析的深情之整体，显然，正是这应该是诗本身，有其因，必有其果。不是吗，亲爱的，即便在政治和哲学的疗养之后，德国人大概仍需要这样一种灵丹妙药；不计别的一切，哲学和政治的教育本身已经有不当之处，它虽然把人们凝结成为本质的、绝对必然的关系，成为义务和权利，但是，为人的和谐还留下几许呢？按照视觉规则描绘的前台、中场和后景还远远不是或许能够与自然的生动之作相媲美风景。然而，德国人中的佼佼者大多仍然认为，只要世界先平衡对称，一切会不期而然。啊，希腊，以你的天才和虔诚，你到哪里

去了？甚至我，也以良好的愿望，用我的行动和思想摸索着这世上惟一之人的足迹，因为我像用平板的鹅掌踩在现代的潮水中，无力地向希腊之天穹举起翅膀，所以我的言行往往愈加笨拙。别介意我的比方。它不恰当，却真实，我们中间当然有这种情况，不过只是针对我而说的。

万分感谢你对我的小诗的鼓励，还有你信中的其他一些友好而鲜明的话语。我们必须在所有的困难和精神中坚定地同心协力。"我是人，相信人的一切都与我不陌生"，万事当前，我们都要以所有的爱和严肃拿起这句伟大的话；它不应使我们轻率，只应使我们真实地面对自身并且明达而忍耐地直面世界，但是，我们也不让任何造作、夸张、虚荣和特异的空谈阻挠我们，以便用一切力量去争取，用所有的敏锐和温情去观望，我们是怎样把我们和他人身上的所有人性的品质带到越来越自由和深情的关联之中，无论在形象的表现上还是在现实的世界中。如果要用暴力冲破黑暗的王国，我们则投笔从戎，以神的名义到最困难的、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保重！

你的

荷尔德林

1799年1月1日

182. 致苏瑟特·孔塔德

我不得不日复一日重新呼唤消失的神性。我思念伟大时代的伟人，他们是怎样，如神圣之火，抓起周围的一切，把世上所有的死者，顽愚及稻草付诸一炬，腾化上天空，然后想起我，我是怎样常常如一盏明灭的灯，为了片刻将黑夜照亮，四处周游而乞讨一滴油。——瞧！神奇的战栗传遍肢体，我轻声地呼唤这骇人的言词：活着的死者！

你知道，人们彼此惧怕的原因在哪里？一人的天才会吞噬另一人的天才，因此他们赠以珍馐佳酿，却吝啬任何滋养心灵的东西，他们不能忍受，所言所行在别人那里得到精神上的理解，化为火焰。这些愚人！仿佛彼此所能说的一些，有甚于干柴，一如它来自生活与火焰，若为精神之火所摄，则又变成烈火。如果他们只是双方相互予以滋养，两者则相得益彰，没有一方侵吞另一方。

你还记得我们无忧的时刻吗？只有我们和我们来往。它是凯旋之曲！两人如此自由、骄傲和清醒，心灵、双眸和面颊如此繁花般绚烂，两人在天国的和平中比翼！我当时就预感到并且说：踏遍世界难再寻。而我感到这一天天变得更加严肃。

昨天下午穆尔贝克来到我的房间。“法国人在意大利又被打败了”，他说。“如果这对我们有益”，我对他说，“就已经对世界有益”。他搂住我的脖子，我们在唇上亲吻深深感动的欢乐的灵魂，我们哭泣的眼睛对视着。然后他走了。我仍有这样的时刻。可是这能代

替一个世界吗？而正是这使我的忠诚变为永恒。这儿和那儿有许多杰出者。但是如你一般的自然，万物统一于深情的、坚不可摧和生机盎然的联盟中，这是光阴的珍珠，谁认识她，了解这对于她是怎样天神般与生俱来的本己之幸福，从而也是她的深刻之不幸，他也永远幸福并且永远不幸。

［洪堡，也许于1799年6月底，不全的草稿］

183. 致诺伊弗尔

我没有完全信守诺言，亲爱的！比我所想的要迟一周，你才收到已应允之物。不得已，我好几天花在路途中，不过也得便和我们忠厚的闰恩交谈，他现在精神特别好。他想把他写的《奥司安》给我的期刊。作为评论文章，有几篇一定很出色。

如果你有兴趣，我想有机会和你谈一些我写《埃米莉》时所用的方法和风格。你可以设想，我不得不仓促从事，不能如愿地表达很久以来就筹划的诗歌类型，也不能像为了让人们感觉到它的长处所必需的那样来表现它，尤其在素材方面，并非真正英雄气概，而这种诗歌类型兴许有它的优势。我在意的并非是新颖的外表；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并且看到，我们怎样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且无章法——和自从陈旧的形式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牵强附会、张冠李戴。亲爱的！别因此就相信，我挖空心思臆造一个独特的形式搁在面前：我检查将我引向此物和他物的情感，并且自问，我选择的一种形式是否与理想，尤其是与所处理的素材相矛盾。当然，大体上我是恰当的，可是在运笔过程中，因为任纵我自己，不能遵循任何感性的模式，反而更容易失手。但是，别无选择；我坚信，就像我们处理的任何一种稍微现代一点的素材，我们也必须放弃旧的古典的形式，这些形式与它们的素材在情志上如此相吻合，以致对任何其他素材都不适宜。现在我们习惯了，例如，用悲剧的形式叙述爱情故事，它除了爱情还是爱情，而在古人那里，按照悲剧的内在轨

迹，以它悲壮的对白，悲剧形式根本不适于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假如保存悲壮的对白，则总是这样，仿佛相爱的人在争吵。放弃它，那么违反悲剧的本真形式的音调，当然也就根本没有严格地遵守悲剧的形式，因此，却也失去了悲剧形式独具的诗的价值和在我们中间的意义。可是人们也只要动人之处和惊心的场面，作者和观众极少去关心整体的意蕴和印象。而一切诗之形式的最严格的一种是这样：不加任何雕饰，几乎纯粹以伟大的音调，且每一种音调皆为一个本有的整体，在和谐的变化中向前迈进，诗的形式完全为此而组建起来，在这种对所有附庸的傲然否定中，生动之整体的理想得到简明而同时又如此完整和意蕴丰满的表现，因此比所有其他著名的诗之形式更清晰，却也更严峻——悲剧形式的这种威尊已经被亵渎，它降而为适时表达某种华彩和柔情的工具。它在和材料的结合中才具有意义和生命，如果没有选择适合它的材料，还能拿它来做什么呢？它已僵死，就像所有其他丧失生动灵魂的形式，形式服务于灵魂，像一个有机结构，形式原本从灵魂中培养出来，比如共和国这种形式在我们的帝国直辖市中已经死亡并且不再有意义，简单地说，今非昔比，人们不再渴求它了。

正如塑造悲剧素材是为了以高洁而独立的音调在和谐的变化中向前进，为了尽可能免去附庸而呈现一个为强健而意义深远的各个部分所充实的整体，同样，伤感的素材也完全合适，例如爱情，虽然不是以伟大而高傲、坚定的音调并且断然否定附庸，却怀着对附属部分的微妙的羞怯并且以深切、丰满、意蕴悲壮的音调在和谐的转化中前行，由于它们所表现的渴念和希望而遗韵无限，生动整体之理想虽然没有表现在各部分的奋然之力和令人不由自主的进程中，不在这种迅猛的简要之中，然而却像心灵和爱神一样鼓起翅

膀，表现于情志的简约之中，而现在须问，在何种形式中可以最轻松、最自然并且最本真地做到这一点，以致爱情的美的精神具有自己的诗的形态和方式。

假如这些漫无边际的议论使你感到无聊，请原谅我。我如此深居简出，现在常常喜欢在闲散中与一位无拘无束的朋友笔谈，讨论关心的对象，如你所知，这时我过于健谈，也许使别人不悦。不过，我就像什么也没有对你说，而只是自言自语。

如果你越来越投身于诗歌，我由衷地感到高兴。这个时代将如此巨大的印象之负担加在我们身上，我日益感到，只有通过一种漫长的、持续至高龄的活动和严肃的、不断更新的尝试，也许才能最终创造出自然最初为我们所规定的东西，它在其他情况下也许会成熟得更早，却难以如此完美。如果我们两人真正视为神圣的义务呼唤我们，如果我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否认对缪斯的爱，那么，我们也将为必然性奉献一种美的牺牲。

你的喜剧上演了，而你在快乐的观众当中感觉自己是第一推动力，当晚对于你一定成了一个幸福的夜晚。它印出来了，我可以在法兰克福买得到吗？

希望你的简装书有众多幸运的同仁。如果你对一部分文稿不满意而情愿看到我来填补空缺，我仍乐意为你效劳八天，当然仅仅为万不得以，否则妄称大话。我还将我的几首诗和一位仍年轻的诗人的文稿寄给你。这里我附上伯仑朵夫的文章，你的读者一定不会没有兴趣，如果认为这样好，你还可以筛选一部分。

请好意留心，正确地印出《埃米莉》手稿中在抑扬格之间留出的距离。

别对标题反感；没有办法，序言写得比诗歌多，如果我用几句

话就能在某种程度上代替这样的序言，并且向读者表明，这只是来自埃米莉的生活的一个契机，诗人必须把所有生平尽量集中在一个主要契机上——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这次尝试，我写得如此仓促，所以允许我对你说，我觉察到几处缺乏戏剧根据或普遍的诗的根据。

晚安，亲爱的！替我问候施太因考普夫！问候斯图加特的我的所有朋友和熟人，劳驾也告诉我一些你们的事，尽快回信！

荷尔德林

山峰前的洪堡，1799年7月5日

184. 致席勒

最敬仰的人！我以一个不逊的请求麻烦您，是您待我的宏量硕德和我对您的日益成熟的深深的恭顺，给了我这样的信赖感，如果事先确切地知道，这会给您造成不悦的一刻，我一定放弃它。也许我的希望使我盲目，我明白实现这一希望对于我是多么重要；假如它确实使您反感，我有充分的理由，预先向您致歉。

如果承蒙您的提携，我已不需要您的庇护，那么我不会向您提出这样的请求，如果我需要您的庇护，却不配得到它，我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而我须为这一请求申辩，我相信自己恰好是这样需要并且配得上它。

我打算将长期所做的文学和诗歌尝试逐渐以人文期刊的形式出版并且延续下去，如果境遇让我有必要的宁静之独立，我情愿等一等，看我是否最终会有成功的作品，对其价值和幸运可以更有把握。而我不得不交出试验品，它们可能承诺大于成就，如果我不应失败的话，就我对自己和时代的了解而言，一位已应验的伟人的权威在读者面前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如果这样公然赐予我惠爱和仁慈，您不以为忤，我就冒昧地向您索求几篇文稿。

请您相信，尊敬的人！我对您的敬仰太真实了，这种不逊对于我不能不变得艰难。由于危险的请求业已说出口，不能像我所想的那样，通过更自由而坦然地再一次表达我对您所怀的感激来弥补，

多年前我初次见到您就带着这种感激，却难以言传，经过与您难忘的结交，通过这期间您在当世的每一个现实的示现，这种感激只是变得更加彻底了。

如果将来对于我还有任何一个可以实现的庄严目标，那么，我才能够真正地感谢您，显然，只有在更高水准上对于您有价值的人，他的感谢才能使您快慰，那时我也一定能够为我的不逊之请求而辩护。

即使您认为如此醒目地帮助我的计划不好，请您也答复我，无论它多么简短，假如您沉默，我则一定责怪自己的不逊，这种发落会比您可能向我提出的任何一种指责都更为严厉。

如果您乐意，我将把第一本的手稿送给您审阅。

怀着最真实的敬意

您的

M. 荷尔德林

洪堡 1799 年 7 月 5 日

我的出版商与我有一致的恳求。

我冒昧附上我的地址：

戈拉塞·瓦格纳　转

法兰克福的洪堡

186. 致谢林

我珍贵的人！

在这期间我一直忠实而认真地关心着你的事业和声望，不禁愿给自己这样的机会，再一次向你提及我的存在。

如果我在此间对你沉默，大部分原因在于我希望有一天在一个较有意义的关系中与你相迎合，或者在一种价值层面上，它能够以较适合的方式向你提醒我们的友谊。你对于我是如此重要并且越来越重要。

有事相求，驱使我较早地找你，你也不会在这种形式中误认我。自去年以来我在这儿生活于孤独之中，把寂寞时光用在创作上，以全神贯注地用集中而无羁的力量完成一些比迄今已就的作品更成熟的东西。如果我已经绝大部分为诗而生活，那么，必然性和爱好当然不会把我和科学隔得如此之远，以致我竟没有尝试将我的信念培养成为更广大的规定性和完整性，尽可能地将之投入到与现今和过往世界相结合的运用和反应之中。我的思索和研究大多局限于我最亲近的活动中，即诗歌，它是生机勃发的艺术，同时源于天才和经验及反思，是理想的、系统的和个人的。这促使我思考教育及其原动力，就其为理想的并且以行动来造就人而言，思考它的根据和规定，它怀着对其根据和本有之本质的觉悟从理想出发，遵循着直觉，然而却因材施教，作为艺术和教养之冲动而发挥作用，等等。我相信，我的探索最终使所谓的人道观点变得更坚

实更广博（在这一点上看到人之自然及其趋向的更多统一和共同性，它们大于区分，当然区分同样不可被忽略），超出我曾有过的了解。这些材料加在一起，促使我筹划一个人文期刊，它在基本特征是诗的实践，其次也在历史和哲学方面对诗有所教益，最终从人道的观点出发普遍地在历史和哲学方面有所教益。

请原谅我这笨拙的序言，可贵的人！对你的尊重不允许我突如其来地告知你我的计划，好像我有责任向你说明我从事的活动，按照我迄今的作品，我尤其有一点担心，现在我不再于从前的水准上拥有你曾经对我的哲学和诗的力量所寄的信任，我本应该把样稿给你。

你以过于罕见的完整性和娴熟，洞察和把握人之自然及其元素，将你放在我的有限的角度上并且通过你的名字和你的参与认可一项服务于人类的相互亲近的活动，对于你将是轻而易举的事，它丝毫没有轻率和调和论，虽然它不那么严格地探讨和催促人之自然的个别的力量、趋向和关系，但却以尊重面对这些力量、趋向和关系中的每一种，努力使它们易于领会、生动可感，一如它们在情志上必然相连，一如只能在其优越和纯粹中考察其中每一个单独力量，这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明见，即只要另一方也是纯粹的，它们彼此不相矛盾，而是每一种力量于自身已经包含了相互作用与和谐转化的自由要求，有机建筑的灵魂为一切肢干所共有，为每一分肢所独具，不让任何个体孤单，同时，灵魂离开有机体或者有机体离开灵魂都不可能存在，它们两者假如彼此分离，从而散漫地存在的话，就必须向有机的结合而努力，于自身把教养的冲动设立为前提。我谨说这些作为比喻，它的惟一意图在于说明，没有材料的天才不能没有经验而存在，没有灵魂的经验不能没有天才而存在，

它们于自身具有自我教育的必然性，必然通过判断和艺术而自我建树，一道把自身组织成为一个生动活泼的和谐转化的整体，进行组建的艺术产生于教养冲动，而这两者若没有它们的内在因素，自然的禀赋，天才，若没有它们的外在因素，经验和对历史的学习，它们也终将不复存在，并且根本就不可思议。

我只是想向你大致提及期刊的最一般的特性，人们可称之为它的精神。我将努力在报告和语调中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

尽管我一方面努力就事论事地向你证明，我的筹划并非轻描淡写的无稽之谈，然而更确切地把我所做的计划，或者将我已经有的材料逐一向你介绍，我认为并不完全合适，这个项目也许比我目前的作品更幸运，就我对你的精神和性情的了解和预感，至少不会存心损害你。

我满怀希望地期盼你的回音，想等到你的答复和对此事的看法，然后，如果你提出要求，我再更仔细地就我可以自己筹划的一面告诉你期刊的精神和布局，以及可能的和现有的资料。

无论如何，青春时代的朋友！你会原谅我以往日的信赖求助于你并且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希望你通过在这件事上的参与和合作维护我的勇气，我可以向你承认，由于我的处境和其他一些干扰，这期间它倍遭挫折。我将尽一切努力，通过我自己的臻于成熟的文章和我借以自矜的功绩显赫的作家的友好参与，赋予期刊它所需的价值，你理应可以在良心和读者面前无愧，如果你不能或者不愿做得更多，至少把你的名字和今年的几篇文稿交给了期刊。——

斯图加特的书商施太因考普夫向我表示对此事的热情和理解，也许正因为他刚刚起步，所以就他那一方面表现得尤为坚定可靠，他承诺保证每一位同事的酬金，我向他提出了条件，每一位同

事一印张至少一个卡洛林，假如我已经几乎想完全赖此并且为此而生活，则以为不可以为我的人要求更多，因为我作为作家还相当不走运，我的有限的生活方式不要求更多的收入。但是，哪些同事在他认为的标准上是例外，这我听凭他的感激和聪明。　　请原谅，我也谈及此。可是它也属于事情的一部分，没有这么一个相应之物，事情不能立足，它承担着这种责任。

我珍贵的人！请至少善意地用任何一种回答使我感到高兴，请相信，我一如既往地尊重你，这种敬意与日俱增。

你的

荷尔德林

洪堡，1799年7月，草稿]

附言：我的出版商明确表示与我的恳求一致。

我的地址是：戈拉塞·瓦格纳　转

法兰克福的洪堡

194. 致席勒

至为尊敬的人！您以慷慨大度回答了我的不恰当的恳求，我对此的感激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可以向您保证，您藉以使我欣喜的仁慈的话语和任何一种我希望能够得到的帮助一样，对于我是实实在在的收获。伟人的祝福对于认识他或预感到他的人是最好的帮助，至少我首先需要您的这种帮助，我总是要先争取配得上与您交往，值得您仁慈的关怀，长久以来我对此感到惆怅；因此我从您的面前退出，存着这样的心愿，当我能够公正地要求您曾给我的赞赏的关注时，再接近您，由于错误的骄傲，我失去了您的教诲和鼓励所载的惠风，我比别人更不能缺少它，因为我的勇气和信念太容易为平凡生活的不利影响所迷惑和削弱。

您在上一封信中重复了往昔曾给我的宝贵建议，我没有任听此言，极其严肃地首先培养一种自己的音调，它不含丝毫任性、又似乎最切近我的天然无伪的才性，而我将此作为我的准则，即在追求娴熟之前，首先在任何一种作诗的类型中变得稳健起来并且赢得性格，娴熟只能是已经获得坚定立场的性格的财产。我以为，那种我首先希望化为己有的音调能够最完善最自然地安置在悲剧形式之中，并且冒险创作了一出悲剧《恩培多克勒斯之死》，我滞留于此的大部分时间，正是为了这一尝试。　　我向您承认，做这一坦白不是没有羞愧，至少在您面前。自从更透彻地认识了悲剧的美以来，我即如此，只提一点，《强盗》在本质上的构思，尤其是多瑙河边

的场面，作为诗的中心，它显得如此高明而深邃，永远真实。我已把这一认识当作值得嘉许的，早就想请求您的允许，把我的想法付诸文字——您曾这样起步——高贵的大师！——，我也研究了您的《费斯科》，而也正是内在结构，完整的生动之形态，依我看来是作品的最难忘之处，比伟大而却又如此真实的性格以及辉煌的场景、语言的引人入胜而色彩斑斓的游戏更令人赞叹。其余的剧目仍摆在我的面前，对我来说，理智地读《唐·卡洛斯》不太容易，他一直是令我陶醉的云梦，善良的神将我的青春笼罩在云雾之中，好让我不致过早地看见周遭世界的卑下和野蛮。

假如您认为这些表白不完全合适，请您原谅，尊敬的人！它们至少字字真切。然而我只须对您全然沉默或者很一般地向您表达自己，如果有时我允许自己是一个例外的话，我也乐意通常在您面前不违如愚。

您容许我向您详细诉说我的境况。是这样，若没有相当的节俭，我不再能维持超出几个月的时间。通过微不足道的写作工作，通过家庭教师的生活，我获得这么多积蓄，可以希望至少独立生活这么长时间，直到我的悲剧会有几分成熟，但是一种虚弱几乎延续了整个冬季并且还占据了夏季的一部分，一方面它迫使我改变我的俭朴生活，另一方面它夺去了超出预计的时间和精力。

与您相比，至可尊敬者，即使他们与我更接近，也许更适合被邀请到我的期刊工作，他们却也忙于自己的事情，不能持续地供稿。

[洪堡，1799年9月上旬，不全的草稿]

195. 致苏瑟特·孔塔德

最珍爱的人！

为何我至今没有写信，惟一的原因是我的处境仍不确定。我曾那么满怀信心地在信中告诉你那个期刊的计划，不是没有根据，而现在我觉得似乎要失败了。我那么满怀希望地将我的事业和生计寄托于此，并且想藉此而居留在你的附近；现在我还得为徒然的努力和希望接受一些糟糕的经验。我做了稳妥、平实的筹划；我的出版商要它更冠冕堂皇；我应负责邀请一大把著名的作家参加工作，他认为这些人是我的朋友，尽管我预感到这种企图不妙，可为了不显得我行我素，仍让自己做傻瓜，而谦和忍让的心使我陷入沮丧之中，我很难过！不得不告诉你，因为很可能我将来的状况，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我为你而活着的生命，有赖于此。不仅是那些我宁可将自己称作他们的崇拜者而非朋友的人，而且朋友和忠实的人！这样一些人，他们也可能回绝与我合作，不是毫无忘恩负义——让我到现在没有答复，而今整整八周我生活在这种期待和希望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牵涉着我的生存。这种遭遇的原因会是什么，天知道。人们竟如此通通以我为耻吗？

高贵的人！你的判断向我证实了，这件事可能是不明智的，还有少数几位在这件事上真正忠实地与我结伴的人，比如，美茵兹的闰恩，也认为如此，我把闰恩的信附上。我应利用名家的参与作为招牌，而这些**著名人物**丢下我不管，为什么不呢？每一个名声昭世

的人似乎都与他们的人产生裂痕;他们已经不再仅仅是偶像;简言之,我觉得,允许我大致把他们当作我的同道的人,似乎有一点受制于匠人的妒嫉。但是,这种明见无济于事;我为准备期刊失去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为了不再受我的出版商的牵制,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写信问他,他是否宁愿就直接采用我为期刊选定的文章,当然这样我的生计无论如何不会得到充分保障。

于是我打算,将所有还剩下的时间用在我的戏剧上,这大概还会有一个季度之久,然后我必须回家,或者去一个我能够通过私人授课或是别的零散工作谋生的地方,这里不可能给人授课。

请原谅这直率的话语,最珍爱的人!不得不告诉你实情,这对我只是更艰难,当我说出我的心不愿对你说的,亲爱的,可以让它大一点声,而在我这样的命运中,既维持必要的勇气,又时刻不丧失至深的生命的温柔之音,也几乎不大可能。正是因此我至今才写

[洪堡,1799年9月下旬,不全的草稿]

198. 致苏瑟特·孔塔德

这儿是我们的《许佩里翁》!我们的心灵充实的时光的果实,它终究会给你一点儿欢乐。原谅我,笛奥玛死了。你记得,我们当时不能对此完全达成一致,我相信,按照整个布局,这样也许是必然。最亲爱的!关于她和我们,关于我们生活的生命间或所说的一切,它都作为一种感激而拾起,这种感激表达得愈不巧妙,它往往就愈加真实。假如我在你的脚下渐渐把自己培养成为艺术家,在宁静和自由中,我这样相信,我将迅速成熟,这是我的心在一切痛苦中所梦寐以求的,我时常抱着沉默的绝望。

我们不应该拥有我们能够相互给予的欢乐,这值得我们终年为之流泪,但是,当我们不得不想到,因为相思的缺憾,我们两人也许必须带着最佳的力量而逝去,这苍天不容。看!正是这让我有时如此沉静,因为我必须抵御这样的思想——你的病,你的信——不论我平时多么糊涂,这再次清楚地摆在眼前,你的痛苦越来越深——我作为男人只能为此哭泣!——哪一种更好,我对自己说,对我们的心事保持缄默,还是相互倾诉!——为了保护你,我总是扮演了懦夫的角色——总是这样行事,好像我逆来顺受,恰好生就为种种人物和情境的皮球,胸中没有一颗坚实的心,忠诚而自由地以他的权利为他的至爱而跳动,最珍贵的生命!我时常拒斥至亲之爱,甚至向自己否认对你的思念,只是为了因为你的缘故而尽可能和缓地经受住命运——你亦然,为了获得平静,你总是挣扎着,和平

的人儿！以英雄的力量忍耐着，对无奈之事保持缄默，你在心中掩藏和埋葬了你的心的永恒之选择，为此我们面前往往一片渺茫，我们不再知道，我们是什么、有什么，自己几乎不认得自己；这种永恒的斗争和矛盾在心中，它定会慢慢摧残你，如果没有神能够缓解它，那么，我别无选择，只有为你我而憔悴，或者除你之外不顾一切，和你一道寻求一条路，为我们终止这场战斗。

我已经想过，仿佛我们也能够靠否认来生活，我们对希望道珍重，好像这也使我们坚强，

［洪堡，1799 年 11 月初，不全的草稿］

203. 致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舒兹

值得尊敬的人！请您接受我最挚热的感激，您为扶持一种更优秀的文学付出了忠诚的努力，请您相信，我将尽所有的最佳力量来接受您的善意邀请。

我在这里遵循的法则是如此纯粹并且恰好发自心灵，这允许我希望，为您服务对于我将不是一件难事。我相信已经把握此事的意义并且大体上无可补充。如果您为我安排一个诗歌作品评价方面的职位，我认为自己也许能够承担，多年来我的思考和观察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这一方面。

对希腊的覃思精研帮助我在孤独的考察中既不过分肯定，也不举棋不定，它给我的助益代替了朋友之间的交游。此外，我所取得的研究结果与我所了解的其他定论颇有差异。您知道，人们往往完全误解古人藉以区别他们的诗文之不同种类的严谨法则，或者仅仅执着于表象，将他们的艺术全然当作精心构思的享乐，而不是一种神圣的顺应，古人一定以这样一种顺应处理神性的事务。对于他们，最富有精神者必定亦是至高无上的性格。其表现同样如此。从而有高贵的强力，藉此他们考察这些诗品方面的严格规则，从而有脆弱，藉此他们在较高的诗之品类中避免主要性格因素，这是因为至高的性格于自身中不包含任何陌生者和本质之外的东西，因而没有强制的痕迹。于是，他们合乎人情地表现神性，然而总是避免本真的人之尺度，自然而然，因为一如在其谦逊和清明中，诗艺

在整个本质上，在其激情中是一种欢悦的对神的礼拜，从来不使人成为神或是神成为人，从来不犯偶像崇拜的嫌忌，而只是允许众神和人相互更为接近。悲剧从反面表明这一点。神和人显得合一，随之命运，它激起人的所有谦卑和骄傲，并且在结束处一方面留下天神的威尊，另一方面留下净化的性情作为人的财产。这样的美学思想，依据它所表示的态度和言辞有**意愿**、**责任**和**能力**，当然也契合机遇，我将努力据此评价诗歌作品，以不可动摇的公正处事，以尽可能的宽容对待作者个人，也考虑。

[洪堡，可能于1799/1800冬季，不全的草稿]

斯图加特，豪普特卫，尼尔廷根，波尔多 1800—1804

229. 致克里斯蒂安·兰道尔

我的珍贵的人！

我想在这里定下心来，略微观望一下，才给你写信。我可以说希望在目前的境况中维持下来。

与你和其余朋友的交往给了我实在的收获，我一直缺少它，将尝试运用它。在你们那里我才学会真正的安宁，在真实的言行中认识了人们之后，从心底信赖他们。这样，在生活和与一个人相关的种种之中，就更坚定并且更诚实。

在现在与我共处的人们中，我可以很好地运用这些。根据我最冷静的判断，他们正是我可能期待的人，这样一些规矩人，他们恰如其分地关心异乡人，而不是心肠软弱，关怀和交游都还保持着真实，不带勉强。

正是因此我难以忘记你们，我在这里的社交圈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刻，让我回忆起你们。

我想特地向每一位问好并且告诉每一个人，我们在斯图加特的共同相处留下了美的回声，它是多么真实地伴随着我，尤其在旅途中曾是我的晨歌和夜曲。

阿尔卑斯离这里几小时路途之远，我仍然总是出神地站在它面前，我确实体验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印象；它像来自我们大地母亲的英雄青春的一个神奇传说，令人回忆起那古老的、构造万物的混乱，它于宁静中目光低垂，在它的冰雪之上，在蓝天中，太阳和星星昼夜辉煌。

于是你也能够想象，在早春，一切元素是怎样使我欢欣，我的眼睛如何在山林、溪流和湖泊之间流连忘返，三年以来，这是第一个我用自由的灵魂和新鲜的感官享受的春天。

忠诚的朋友！我很久以来抱有幻觉，这对于他人和我都是负担，愧对生活之主和我的保护神。我总是以为，为了与世界和平共处，为了仁爱并且用真实的眼睛注视自然，我不得不委曲求全，为了对别人有一点意义而失去自己的自由。我终于感觉到，只有在全部力量中才是完整的爱；在这些瞬间，当我全然纯粹而自由地再度环顾四周，我惊诧。人愈肯定自身，愈专注于他的至善之生命，他愈轻松地从低层的格调跃向本真的格调，他的目光也必然就愈加明亮而广阔，他的心将包容对于他为轻悠、凝重、伟大和亲切的世上的一切。

如果这封信的第一页，我想，不是十四天前写下的，我当然会首先谈到和平。和平进程中尤其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政治的关系及其错杂随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且为它本来应有的单纯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最终真相大白，人越少了解国家，越不清楚它的所谓形式，人就越是自由。

处处必须有强制法及其执行官，这是一个必要的灾难。我想，随着战争和革命的结束，那种道德的西北风、忌恨的瘟神也将停止，而胜于僵化的市民社会的，一个较为美好的社会将成熟起来！

如果我的思想的絮聒使你感到无聊，请原谅，我的忠诚的人！面对你，我可以像和我自己一样谈话。

如果你大度，一定在夫人们那里替我保持良好回忆。你们会嘲笑我，可我仍必须为那金色的音乐时间而表示特别感谢！友好的声音栖息在我心中，当我内心和周围一片和平与宁静时，它们会间或醒来。

问候所有的朋友！我相信，他们了解和感觉到，我是否忠诚。我要一个一个地与他们交谈；不！我曾珍惜的不会离开我，这形象。保重！

你的

荷

［豪普特卫，1801年2月中旬至月末］

232. 致席勒

我很久就有这个愿望，请您再一次回忆起我，最敬慕的人！只是还想事先整理出几页稿子，好呈递给您。您一定几乎放弃我了，而我想，看到境况的压迫到底没有完全征服我，一定程度上我的生活仍然配得上您往日的慷慨，我仍然努力进取，这对于您不会是不悦的。可现在我得比原先打算的更快写信。到耶拿，在您的近旁生活，对于我几乎已经成为必需，而因为我已经反复斟酌了赞同与反对的种种理由，就只剩下一件事，请您准许这项选择，没有您的赞同我无所作为。

如今我已经发现，我无法用完全独立的工作来赢得完全独立的生存。

因此我一般作为教育者来谋生，极少中断，这期间大部分时间我在履行我的义务，当我显得不当时，他人的不满，当我得体时，他们令人压抑的同情，这些我都高度地领教了。最景慕的人！在这样的处境中，我常常在内心最深处感激您，在与您的交往中您给予我一种欢乐，在我心中还没有一个可恶的时刻能消除它。但是，我的耐心逐渐成为痛苦的激情，我不得不为陌生的劳役而牺牲我的生命的本真目标，在令人迟疑的情况下，我越来越倾向于使上述危险的可能性增加的方向。此刻，我发现并且看得相当清楚，如果放弃了为最亲近的规定而生活，人们会找出一种出路，但是一个错误的屈从和所有重大的不慎一样，必定有严重的结局。这在此刻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令我触心，若没有其他意外，几周后我必须作为助理牧师去一位乡村牧师那儿。并非似乎我不乐于看到这一领域里可能的价值和欢乐。可是我清楚，这种工作和在这处境中已成为条件的整个作风，与我的表达方式却格格不入，由于这一矛盾最后我也许必将丧失一切传达的天赋。

多年来我几乎从未间断希腊文学的工作，一旦与之打交道，我就不可能中断这种研习，直到它将开始时如此轻易得手的自由，重新归还给我，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帮助对希腊文学感兴趣的青年，尤其是我会把他们从咬文嚼字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理解这些作家的伟大特性是他们丰富的精神蕴藏的一个结果。

我也曾感到有责任，尤其对不同的至高原则与纯粹方法的必然齐一做一些思考，将之在整体关联上并且以合理的界线呈现出来，这也许对教养的范围及其所排斥的领域有几点启示。

我恳求您，最景慕的人！以您一贯的善意来读这迫不得已的自赞之辞，当我在您面前如此直言不讳地多方介绍自己，您不会想，我已经学会在一位比我高尚的伟人面前否认谦虚。

我只想坦诚地告诉您一些使我信服的理由，若我来耶拿，在那里尝试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授课上，而就我所知，这些课是我可以胜任的，这并非不当。

我并不期待很多听众，不过像这一类课通常有的听众。我也不希望因此而给任何人造成障碍。

如果您劝止我，那么我会更平静地走另一条路并且看看，我如何把持住自己。

您将不会不屑通过您的关心给我的生活之道路一道亮光，因为我此外并没有以虚荣的方式，试图给予它一种它所不具备的意

义。

您赋予整个民族以欢乐而极少看见。看到新的生命之欢乐在一个对您满怀崇敬的人身上升起，而欢乐源于您，这对于您似乎不是完全没有价值。

在我能够再见到您的瞬间，我将忘记许多、许多，以我初次与您相遇时所怀的敬畏问候您。真正是

您的

荷尔德林

斯图加特的尼尔廷根，

1801 年 6 月 2 日

236. 致C.U.伯仑朵夫

我珍爱的伯仑朵夫！

非常高兴听到你善良的话语，如你亲临此间。

你的《费南多》使我胸襟释然。朋友的进步对于我是这样一个好兆头。我们拥有一个命运。一个人前进了，另一个也不会停滞不前。

我亲爱的！你在精确性和充分的灵活性上收获如此之大，它丝毫无损于热情，相反，犹如宝刀，在弯来折去的锤炼中你的精神的韧性只是证明自己更加有力。这正是我首先要向你祝贺的。没有什么比学会自由地运用民族性的东西更为困难的了。而依我所见，恰恰是表现的清晰性对于我们原本是如此自然，一如天火对于希腊人。正因如此，与其说可以在那种荷马的精神之现实和表现之天赋上超过希腊人，不如说在你也具备的美的激情上超过他们。

这听来似悖论。但是我再一次坚信它并且提出来供你检验和运用：原本为民族性的东西在教养的进步中会渐渐失去优势。正因为希腊人生来具有神圣的激情，所以他们并非激情的大师，相反从荷马起，他们就在表现之天赋上出类拔萃，因为这位不同凡响的人有足够丰满的灵魂，为他的阿波罗王国盗来西方世界的庄严的清明，并且如此真实地将陌生者化为自己所本有。

我们这里相反。所以仅仅只是从希腊的优点中推导出艺术的规则，也如此地危险。我长期徒劳地苦苦钻研，现在知道，生机勃勃的关系和秩序在希腊人和我们这里都必然是至高无上的，除此之

外，不允许我们与他们有哪些相同之处。

但是，本己的和附生的一样必须是习得的。所以，对于我们，希腊人是不可或缺的。只是恰好在我们所本有的民族性方面不能步其后尘，因为，如前所述，自由地运用本己之所有是最困难的。

我以为，你的善良的守护神赋予你灵感，将这出戏处理得较为叙事化。在整体上，它是一出真正的现代悲剧。显然，我们悄然无声地，随便装裹起来，离开了生者的王国，这是我们的悲剧所在，而并非于我们无能遏止的火焰中与烈火相吞噬。

真的！前者和后者一样着实打动灵魂的至深处。它不那么轰轰烈烈，却是一种深刻的命运，而高贵的灵魂也在畏惧和悲悯中伴随着一位如此之赴死者，在愤恨中精神昂然不屈。一位凡人依照我们的或古典的命运而死，如果诗人像应该的那样表现了他的死亡，其人在灭亡中最后的思想就是光荣的宋庇特，你想使之生动可见并且在整体上、尤其是在几处堪称典范的用笔上取得了成效：

"一条狭路通往幽谷，
节节背叛通他前往"

等等。　　你在正路上，保住它。但我要真正研究你的《费南多》，认真思考它，然后也许会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东西。无论怎样仍远远不够！

关于我自己，我迄今的情况，对于你和朋友们我在何种程度上仍具价值并且变得有价值，还有我正做的工作及将做出的东西，无论多么微薄，我想下一次从你的西班牙的邻居那儿，即从波尔多给你写信，我下周出发，前往波尔多，在一个德国新教家庭当家庭教师和私人牧师。在法国，在巴黎，我一定会相当集中精力；大海的景色和乡下的太阳也令我感到喜悦。

啊，朋友！世界在我面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亮，更加严肃。是的！我喜欢它的走势，我喜欢，犹如在夏日"古老神圣的父亲用泰然的手从赤云中抖落祝福的闪电"。在我所能见到的有关神的一切当中，这一迹象已成了选中的标志。此外我可以为一种新的真理而欢呼，我们之上和我们四周的存在有一种更美好的景观，现在我担心，最后我会像古老的坦塔罗斯一样，他向诸神索要超出他所能消受的。

但是，我尽力而为，尽我所能，我看见，在我的路上我是怎样也不得不和其他人同归，而却想，寻找一条可免遭一切侵害的路是弃神的鲁莽的，没有一棵草为死亡而生长。

保重，忠诚的人！日后再会。我现在满怀离情。很久没有哭了。当我决定现在仍离开祖国，也许是永远，我流下了辛酸的泪。在世上我还有什么更亲爱的？可是她不能用我。另外，当心灵和生计的窘困将我驱往天堂般的南国，我想要并且必须继续是德国人。

问候我们的穆尔贝克。他生活怎样？他肯定活下来，仍然是我们的。请原谅我的忘恩。我认识了你们，我看见你们，但却透过一副黄色的眼镜。我有这么多话要对你们说，好人！你们对我也一样。我的伯仑朵夫，将来你留在哪儿？然而这平添愁烦。如果你给我写信，就寄给斯图加特的商人兰道尔，他肯定会寄给我。也告诉我你的地址。

你的

荷

斯图加特的尼尔廷根

1801年12月4日

240. 致C.U.伯仑朵夫

我珍贵的人！

许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此间我在法国，看见了悲哀而孤独的大地，法国南部的牧人和一个个美景，男人和女人，他们是在爱国的怀疑和饥饿的恐惧中长大的。

遒劲的元素，天国之火，还有人的宁静，他们在自然中的生活，他们的保守和知足，持久地攫住我的心，正如人们重复英雄的话语，我可以说，阿波罗击中了我。

在与文德(Vendee)交界的地区，朴拙和尚武吸引了我，纯粹的阳刚之气，对于它生命之光在双眸和四肢中变得直接，它在死亡的感觉中犹如在高超的艺术技巧中感受到自己，擅长满足它的渴望。

在古典精神的废墟中，南方人的矫健使我更了解希腊人的真正本质；我学会认识他们的自然和智慧，他们的体魄，他们在其气候中的成长方式，以及他们用来抵御元素的强力并守护豪放的天资的规则。

这规定了他们的民风，他们接受陌生的禀赋并且与之交融的方式，因此他们有独特的个性，就在希腊意义上至高的知性是反思力量而言，他们的个性显现得栩栩如生，如果我们了解希腊人的英雄体魄，就会懂得这一点；他们的方式是温情，就像我们所家喻户晓的东西。

古典的景观给了我一种印象，它使我不仅更理解希腊人，而且领会了艺术的精髓，这种艺术即使在至高的运动中，在概念和一切严肃看法的现象化过程中，仍维持万物的宁静和自为，稳健在这一意义上是表现手法的最高品类。

在一些心灵的震撼和触动之后，我需要安居一段时间，我住在故乡的小城。

越研究故乡的山水，它就越有力的感动我。雷雨，不仅在其至上的显相中，且作为力量和形象，正是在这一画面中，在天穹的其余形式中，光发挥着作用，民族地、作为原则并且构成命运的方式，对于我们仍有一些神圣的东西，它的往复激荡，森林的特征，自然的不同性格聚集于一个地带，大地所有的圣地簇拥着一处，而我的窗户四周的哲学之光现在是我的欢乐；我是怎样一路至此，愿我能留住它！

我亲爱的！我想，我们不会为从古至今包括我们的时代的诗人们做注释，整个吟唱的方式即将采取另一种性格，我们之所以没有盛行于世，是因为我们自希腊人以来又开始用真正原始独具的方式来吟唱，它是祖国的自然的方式。

尽快给我写信吧，我需要你的纯洁的声音。感觉在朋友中间、在交谈和书信中产生思想，这是艺术家所必需的。此外我们没有为我们自己的人；他属于我们构造出的神圣景象。好好珍重！

你的

荷

（尼尔廷根，可能于1802年11月）

242. 致 F. 威尔曼斯

尊敬的先生！

您会原谅，我耽搁了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的手稿，我希望能够较自由地综观此事，在翻译和注释上仍做几处改动。《安提戈涅》中的语言似乎不够生动。注释没有充分表达我对希腊艺术的信念，以及剧本的意义。此间我做的仍不够。关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的导论，如果您愿意，我想另行撰文，在下半年或者其它更合适的时间寄给您。

寄出这些手稿之后，我将立刻从文稿中为您找出登在一本诗刊上的一些短诗。我有几首也许让您中意的诗。

尚没有写信给谢林，但打算就在这一周去信。

如果把出版的悲剧寄给歌德或者威玛剧院，您会感到不便，敬请您告知我。我认识歌德并曾与他谋面，所以从我这一方面没有不当之处。

几首相互独立的抒情长诗，3 或 4 印张，每一首单独刊印，因为内容直接关系到祖国或者时间，我想也还在这个冬季寄给您。

您善意的鼓励使我非常高兴，我珍视与您建立的联系，将之作为一种真实的幸运。

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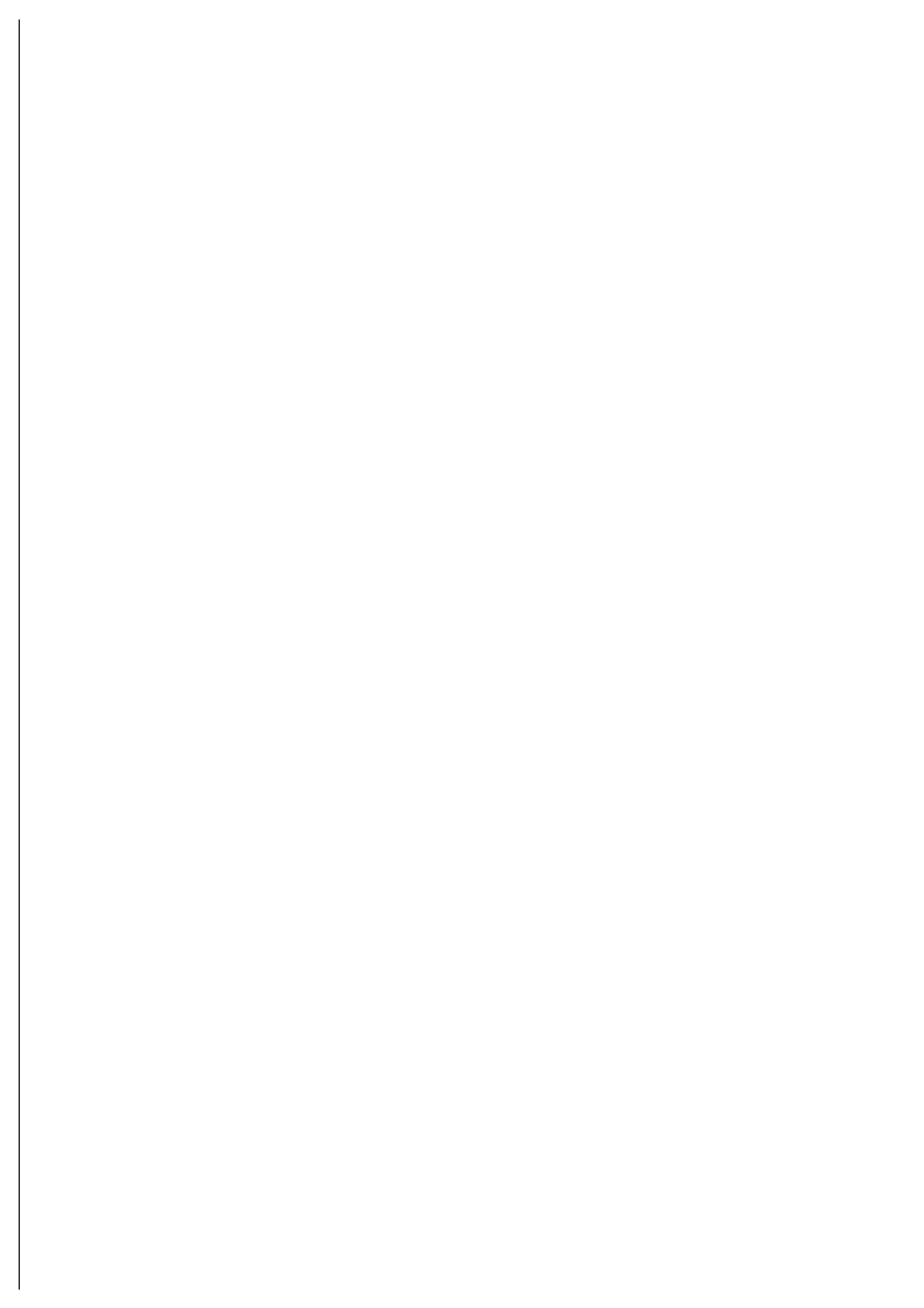
最恭敬的

F. 荷尔德林

于斯图加特的尼尔廷根，

1803 年 12 月 8 日

附　　录



荷尔德林与黑格尔

贺伯特·博德教授　讲述

一

上一讲是关于近代智慧(sophia)和哲学(philosophia)之整体。它的topoi(位置)是其自身中的界限和区别的结果。

这种区分不是发展，就因袭的历史观为连续性而言，它正与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相反。按照习惯，我们把历史理解为代代相续，生命的连续，因而有进化的观点。然而至于艺术、宗教和哲学，须作与之相反的说明，它们是各自分立的整体。用黑格尔的话说，精神的这三种形态并非相续，甚至我们的眼光已被掺合了当今叫做艺术的东西。

回到荷尔德林的ratio(理性关系)：

我们首先概览它所属的智慧形态之整体。这是一个源于其独特规定的整体；而规定始终是自然。但是，自然所具备的规定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整体，而是作为人的自然。正是这一自然，其第一种当下现实为自由(卢梭)，这一自由经过感性化，其相应的当下现实在于美(席勒)，而美又在于神圣性(荷尔德林)。

荷尔德林的规定terminus(界限)是自然的神圣性，但是它从不直接地出现，走在它之前的首先是事terminus，然后是思termi-

nus。

于是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事terminus，涉及到它，对席勒做一番简单的回忆大有助益。席勒的ratio与作为思想自由的自由（参见卢梭）密切相关，所以他的事才由美来规定。荷尔德林的事是美的人，这里应看到，对于人为本质性的自然不限于species（属于动物的人种），本质不在是什么（Washeit）的意义上，而是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参见同一性讲座）在葆真（Waerende）的意义上。自由从本质上规定着人，不仅把他与动物区别开来，而且赋予他与自己本身相区别的可能性。这是关键所在；即每一种智慧独具的关怀。回到荷尔德林的美的人，作为美的人他是神。这意味着，这种美在本质上不是外在于他的附属品，而是说，这个人的所是源于人的人性所独具的神性。

恰是这种人的人性在荷尔德林的事之中成为主题，直接开启他的ratio。这一主题分三步，让我们辨别美的人的表现形式的不同：1. 书信体小说（《许佩里翁》），2. 戏剧（《恩培多克勒斯之死》），3. 祖国赞歌。人在每一种形式中都显现为美的人，将自己创造为美的人。这些形式却暗示出，创造者以卓绝的方式就是诗人本身：1. 正如他在《许佩里翁》中教育和培养自己，2. 在《恩培多克勒斯之死》中作为已造就者而牺牲，3. 这种人性的牺牲证明他是祖国的诗人，为祖国而作诗具备一种奠基的意义。

对事terminus的阐述暂且到此。让我们明确下来，荷尔德林的事是美的人，把他理解为以行动和诗使自己美的人，这种诗的构撰是1. 自我教育和培养的结果（荷马的行动和诗歌（ergon kai epos）），2. 自我牺牲的结果，这里已经可以认识到历史现实的独特性（不是行动和诗歌，而是要求牺牲，参见《恩培多克勒斯的

根据》)。

至于思，它与具有如此性格的事相呼应，就人的创造性诗性的本质归根结底是诗人自己而言，思业已从事本身中获得前兆。自由之思是席勒的起始处，这里具体地成为诗人的自由之思。这种诗的构撰最初或者直接地是感激和庆祝，并且恰是感激和庆祝那给人去思想的，那就是希腊的众神。

感激和庆祝更具体地是对所感激和庆祝者的称呼，恰因这种感激和庆祝。荷尔德林之思的第二阶段这样理解自身：对此地无物可感激和庆贺的反思。所以荷尔德林问："在贫乏的时代诗人何用？"反思是对历史现实的贫困的反思，也就是说，正在感激和庆祝的意义上缺少神圣的名字，而没有它们便没有感激和庆祝。所以也没有赞歌，说到赞歌：它令人黯然销魂。在《美侬诔笛奥玛》("Menons Klagen um Diotima"，自57诗行)中：

"我想庆祝；可为何？与人同咏，

却如此寂寞地没有任何一位圣者。"

出于这种贫乏时代的经验，在《致玛丽亚》("An die Madonna")中这样说道：

"有一些歌，我为

至上者而唱，为父亲

而吟咏，忧郁

从我心里吞噬了它。"

沉重的夜的忧郁，它让诗人怀疑他的诗人之使命，追问他的思究竟何所用。

思之规定的第三步转向对夜的认可，夜也是神圣的。承认自己

的时代的贫乏是天国之庇护的象征。这种庇护（谨慎）终究为思想揭露了贫乏的根源：尺度的转化，昼与夜按照不同的尺度而显现。思在成熟的时日想起转化中的尺度。《回乡》（"Heimkunft"）这样说（自24诗行）：

"大气似乎醉心于给予生命，

和我们一道创造欢乐，精通法度，

了达神变，神却仍常常犹豫而谨慎地

为城邦和家庭送来丰硕的幸福和温馨的

敞开大地的雨，氤氲的云气，还有你们，

最亲密的风，你们，柔和的春季"。

这一洞见于自身中又分为三：1．对祖国在历史现实中的瓦解的感觉，2．对已瓦解者的回忆，那个祖国曾是希腊，3．对瓦解的把握和理解，即便瓦解直接引起反感，是死亡。这种理解如何可能呢？它把死亡也归于和谐，即便是否定也为和谐所激活。

再一次简述荷尔德林之思的三个阶段，也就是他为诗的三个阶段：1．感激和庆祝，2．洞见赞歌的被拒斥的存在，3．鉴于这种拒斥的庇护特性，想通这个问题，思从瓦解、死亡的感觉出发，经历对已瓦解者的回忆——这意味着，把已瓦解者思作"曾是"，让思的自由构设最终成为把握和理解。

（注[1]：在勾勒荷尔德林的思想特性时，应该指出从海德格尔那里继承来的错误思想，即认为诗性的存在原本是对消逝的众神的呼唤。认为诗人的言说有呼之而来的特性，这是一种错觉，在荷尔德林的思想中也没有任何例证。诗人没有这样的权限。相反诗

---

[1] 注释内容由施洛塞尔夫人所加，下同。

人自身被呼唤，这倒是成立的。）

把握和理解关涉到尺度，依据这一尺度，在与生命的交替中瓦解、死亡是必然的。生死的这种转化本质就是自然，我们在规定terminus中讨论它。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前言中说，把握死亡需要最伟大的力量。无力的美，知性之美，承受不了在直接当下现实中的死之思想，也就是瓦解。它不能把死亡思作生成的条件，只是作为腐朽。如果仅把死亡思作腐朽，那么，所曾是就变得无法接近。思想只是停留于存在，没有到达所曾是。而瓦解却须视作通往生成的解放，参见《在毁灭中生成》。

（注：昼与夜本身也是尺度，正如在赫拉克利特那里火的熄灭和燃起是尺度。但是这些尺度在同一尺度之中，因此而谈论一种尺度。

注：怎样把诗的构撰当作反思呢？如果我们考察费希特，就发现反思用在双重意义上。一方面关系到相对峙者在其自身中的进一步规定；这种规定具有一种发展、一种历史的特性。另一方面，反思是把某物上升到意识。荷尔德林是在第二种意义上。只有在意识、反思的第二阶段才辨别转换的时间。在第一阶段对时间不做区分。与荷尔德林同时代的诗人的虚伪就落足于此。这些诗人，如歌德和维兰德，游戏于神圣的名字，并不拿它们当真，所以也没有把它们的缺失上升到意识。）

现在讲规定terminus：它是生死统一的自然。这一自然在其神圣性中成为当下现实。这意味着什么？

自然首先直接地在上述转化中永远是其所是。自然显现为神圣的，是统一之三（并非三位一体）的显现，即大气、土地和光。在这

三者中，父亲大气具有突出的地位。在《日耳曼》（"Germanien"，自103诗行）中这样说道：

"然而在时间的中心

大气宁静地生活

伴着圣洁的处女地"。

不是说：在时间中，而是在时间的"中心"。这一中心是作为循环、作为轮回的时间的中心。正是那种轮回让时间通过光而变得审慎，伴有昼夜的区别。总之，大气、光和土地构成的统一之三是自然由于生死之必然区分而接受的规定性。这是被称为神圣的第一点。统一之三在其共同作用之中为不可触犯的。

第二，我们来看规定的引退（不是自然的隐退），规定在神圣性中显示当下现实，神圣性是众神之维度。引退意味着，自然在第一阶段已经把自身规定为一个世界。众神在那里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具有规定性的祖国的众神（宙斯、阿波罗、雅典娜等等），也就是希腊众神（统一之三尚不是世界的，而是自然的众神）。这些神飞逝，意味着那美之人的第一个世界的消失，身为希腊众神的自然之子的消失或者逃遁。

"飞逝的众神！你们，你们那时现前，

更为真实，你们有你们的时间！"（《日耳曼》，17—18诗行）

规定在它的第二种形式中是没有众神的世界。

第三种规定是这样，首先为自然的大气，遒劲的大气，同时被思作祖国之父。我们看到在《日耳曼》（自98诗行）中规定在其将来的规定性中，在时间转换的意义上。"祖国之言属于我，无物和我争宠"恰是针对祖国之父而思。祖国之父让夜之华开放，这就是白昼，

天日，意味着为大气所规定的白昼。

总结关于荷尔德林的规定 terminus 的论述：

1. 统一，自然的神圣性

2. 神圣者的引退，神圣者是世界之神，这个世界不同于美之人的自然

3. 祖国之父（父亲作为给予尺度者）

关于荷尔德林的 ratio 暂且就这些

现在讲《帕特默斯》（"Patmos"）：

一开始引人注目的就是"近"这个字在第二稿中为"满怀善意"所代替。这有什么区别呢？"近"所说的是一种在场的模态，而"满怀善意"则使注意力指向馈赠，对诗人、对其创造的馈赠，它具有呼之而出的创造性。馈赠先行于神自身的显现（参见《面包和酒》"Brot und Wein"）。由于馈赠而说起神的善意，而鉴于这给予，接受必须进入视界。《面包和酒》中这样说：

"……，天神如此庇护我们。

脆弱的器皿不是总能够接住它，

人只间或承受神性的丰裕。"（第112诗行）

神性的丰裕正是那"满怀善意"。而随着接受馈赠而谈到诗人的使命。"要抓住它，我们的欢乐还太微妙。"（《还乡》，100诗行）《犹如在节日》中这么说：

"然而我们配得上，在神的雷电中，

啊，诗人！裸露着头颅而伫立，

父亲的闪电，闪电本身，用自己的手

操住并且藏入歌声

将天国的赐予递给民族。”

(“Wie wenn am Feiertage”，自56诗行)

“握住”的条件是纯洁无邪，因闪电源于神性，不仅有赐予幸运的一面，也有毁灭性的一面。在《和解者，你难以置信》中这样说：

“假如它给予，没有节制，
山峰和大地
早就为炉火的祝福点燃。”

(“Versöhnender，der du nimmer geglaubt”，135，自62诗行)

——“却无人孤独地/把握神。”(《帕特默斯》，最后稿，1—2行)这显然是指诗人的把握，他在其孤独中无力去把握神的馈赠。因此谈到至爱者(philoi)时说：“相亲而居，疲惫地/在相隔绝的群山。”

“危险所在，/拯救者也成长。”危险——这种想法从何而来？神性的馈赠的危险是吞噬，而这里却是进一步的危险，迷误的危险，孤独的诗人的危险！

“……但是迷误救助，
像微睡，困苦和夜使人坚强，
直到英雄们在铁一样的摇篮里长大，
心灵健壮得和天人一样。”(《面包和酒》，95，自115诗行)

夜(历史现实)是拯救者成长的时间。

可这里思路转向山鹰。它们是至上者的飞鸟，与高山之子有亲缘关系，山地的子孙熟悉深渊，也谙知在荷尔德林所处的失却根据的历史现实中诗人自身的独一无二的深渊。

“……数日，在那儿

在冰寒的深渊里

我听见少年

为拯救而悲诉……"

(《莱茵河》,"Der Rhein",142,自22诗行)

阿尔卑斯山地,时间的顶峰:它们是时间载覆的所有一切的巅峰,耸立着我们历史的卓绝者,围聚于"光明"。这种光明(参见:《恩培多克勒斯之死》)应作为claritas(荣耀),这意味着同时是majestas Domini(主的尊严),这里将之思作大气的光明,大气作为父亲是他的群鹰之所归。"时间的峰巅"为历史规定性的突显处,是至爱者,诗人的philoi的居住地。他们"满怀渴望地"居住,这是指他们所处的分离和孤单的状态:

"时间的巅峰

在四周,围聚于光明,

至爱者相亲而居,满怀渴望,疲惫地

在相隔绝的群山。"(最后稿)

接着,诗人与先知类似,鉴于诗人的处境,对他的同类做如下请求:

"请赐予清流,

啊,给我们以双翼,最忠诚的心

驰去又返回。"

什么样的流水?"主人的倾泻的流水",泻入深渊,山地纯洁的水,来自无邪的纯洁(参见:《致玛丽亚》,37诗行)。

"雪峰浇灌大地

用最纯洁的水。为此

你生来纯洁。"

(《变易》,"Die Wanderung",138,自17诗行)。

"给我们双翼":诗人和他的同道相亲,和山鹰比邻。

"驰去"是指渴望,"返回"一定跟随记忆;与无边的渴望相抗衡,回到渴望由之而出发的当下现实。

关于第一段暂且就这些!

(92年5月4日
施洛塞尔夫人笔录)

二

再一次对荷尔德林的ratio做一些补充:

关于事terminus:在席勒的戏剧中,无论是悲剧还是田园剧,人把自己培养成美之人,而在荷尔德林这里却不然,他把自身创造为美之人,是以祖国的方式来思考的人。荷尔德林这样谈到祖国,它是时间的最成熟的果实,甚至是禁果——"禁果"令人想到认识之树;在荷尔德林这里它也是带来认识的果实。因为它是神圣的果实,所以被禁(《我曾问缪斯》,"Einst hab ich die Muse gefragt",220,6)。

关于思terminus:从席勒之思的规定性来理解思,在勾勒了事的轮廓之后,诗人的使命从中跃出,自由之思是诗人的作为。诗人的天职是感激和庆祝(1)。正是这一职责在荷尔德林所处的历史现

实中遭到拒绝。遭拒绝的是神圣的名字，它们只因为所接受的馈赠的规定性而来到感激之中(2)。由于这种现状而将目光转向未来：作诗成为先知的构撰，它看见神圣者到来(3)。

鉴于神圣，荷尔德林反复强调诗人、先知和祭司的亲缘性(331,14)。展望未来，诗人是先知(参见约翰福音)，回顾过去，诗人为祭司。在《面包和酒》中说道：

"……在贫乏的时代诗人何用。

但是你说，他们如酒神的神圣祭司，

在神圣之夜巡遍一个个国土。"(起自122诗行)

他们曾经是诗人，曾经存在的神圣者。正是由于曾经有神圣者，而他们在现实中缺席，展望将来者，荷尔德林也指出了伪祭司。在《犹如在节日》中这样说：

"众神本身，他们把我深深弃置于生者，

于那些伪祭司中，抛进黑暗，我

应为好学者唱忠告之歌。"(起自70诗行)

在《日耳曼》中还说：

"飞遁的众神！你们，你们那时现前，

更为真实，你们有你们的时间！

我这里不愿做任何否认和请求。

假如万事已休，白日熄火，

祭司率先蒙难。"(起自17诗行)

这就是命运。

再次来看结束荷尔德林的 ratio 的规定 terminus：它关系着自然的神圣性。神圣性如何规定自身？依据众神。怎样的众神呢？每

一次皆为自然的众神。随着自然，有一点贯穿了规定的整个发展：时间的区分，"自然永生"(II，256，13)，它比时间更为古老(118，21)。

第一种规定性是，未分割的自然(时间是分割，在语源学上即如此)。

"然而在时间的中心

大气宁静地生活

伴着圣洁的处女地"(《日耳曼》的结尾)。

"中心"意味着时间的栖息点。带来时间转换的东西——光，踏入这种关系，这一中心。大气、土地和光，这是荷尔德林的统一的三者(也参见《希腊》，"Griechenland"，第三稿)。随着大地之光，也就是统一的中介，转换的时间(56，18)入场，昼夜转换。

紧接着是第二种规定性，否定性的规定性。这里夜与白昼交相冲突，因此须将随着时间而来的众神与始终如一的自然相分离；这些众神带上了时间的规定性。他们是将来的和远引的众神，或甚为遁逝的众神，遁入夜——这是荷尔德林的历史现实，遁入黑暗。这里有必要掌握飞遁者的踪迹，踪迹又是一种自然的，永恒生命的不灭的踪迹(以常青藤为象征)，在时间的转换中，因为人只间或承受丰裕的神性。简言之，时间的众神是用来区别东方(Orient)和西方(Abend)的众神(118，22；137，41)，"看啊，这是时间的黄昏(Abend)"。小结：

1. 无时间的，在时间之前的众神。

2. 时间的众神，将来的和远引的众神，乃至遁逝的众神，时间的区别在这里登场，

3. 宁静的时间之神(《和平庆典》，"Friedensfeier"，白 121)他

与我们开始时听到的"大气"(536.89)是一致的:"他,无言地统御,默默准备着将来,神,合于人之言的精神。"(36.26)这是最初之神,最古老的神,祖国之父,他在人的言语中成为精神(并非言成肉身);言只能是诗人之言。有关神的区别暂且到此。

我们看最后一个terminus,它包含概念的一系列逻辑契机: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

1. 普遍之神是自然之神,在时间之前;

2. 特殊之神是以光为尺度的神,在昼夜之区分的意义上;

3. 个别之神是祖国之父,作为如此之神,他是在人之言中的精神,在荷尔德林的诗之中,更准确地说在祖国赞歌中。

关于一些提问的注释:第一个问题:"如果每terminus的每一步骤都涉及荷尔德林创作的不同表现形式,否定性在哪里呢?"

对荷尔德林的表现形式的简要提示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观察:荷尔德林最初以卢梭的表现形式进行尝试,即书信体,然后以席勒的表现形式,即戏剧,最后以他本己的表现形式,即祖国赞歌。可这不是荷尔德林ratio的事。这只是说,荷尔德林试图将他的事业表达在这三种形式中。但是每一次必然出现一定的次序,否定处于中心位置。

有关卢梭的表现形式,即书信体小说《许佩里翁》,我们看到:须表现、须构撰的是美的人。这里首先是在美的人的教养形态中的肯定性契机:1. 通过教育者,2. 通过美的祭司,简奥玛,3. 通过自身。肯定过渡到否定,并且在许佩里翁的必然行动之中,他不仅造就自己,而且努力教育民族走向自由。民族的因素却是国家,所以许佩里翁试图在故乡,在古老的祖国建立自由的国家。他从失败中

向们自然，这一自然不仅是生命的自然，而且同样是死亡的自然：它统一这两者。第一种表现的尝试就是肯定、否定和两者之统一的整体。

这里将已经引述过的《精神现象学》前言32段准确地摘录出来："如果我们称那种非现实性为死亡，死则是最可怕的，而把握死者，这要求最伟大的力量。无力的美憎恨理智，因为知性期待它做的，它无力完成。但是，精神的生命并非害怕死亡和不沾染荒秽的生命，而是忍受死亡并且于死亡中保持自身的生命。"知性，分析的思维，是否定的力量。无力的美是这样一种生命的美，它只愿是生命并且寄之于一种软弱的不朽之观念中。

诈佩里翁正是期望自己具备这种把握死亡的力量。

现在来看席勒的表现形式，《恩培多克勒斯之死》中的戏剧形式：1. 肯定：美之人不仅在自然的智慧中造就了自身（自然哲学），而且同时是政治家，出自他的美必须为民众所接受。民众接受了他的美，因此推举他担当领导城邦的政治使命。2. 否定的阶段（第二稿由此开始）：通过民众的背叛，恩培多克勒斯明白自己受到欺骗；然而这只能是说他自己欺骗了自己；他的自欺从另一方面给他以智慧。第三步再一次以卓绝的方式来对待死亡，死作为自由之死。在与埃及人的对白中（第三稿）准确地谈到死亡，并且是在禁果的意义上。

"……你们高瞻远瞩者！

我感谢你们，是你们把它给了我，

在此处结束那一长串的痛苦，

在自由之死中，按照神性的法则，

从他者的义务中解放出来！

而这却是你(埃及人,马讷司)的禁果!”

因为自由之死的果实是从恩培多克勒斯自身中成熟,所以他可以采摘它。

至于作为荷尔德林的成熟的表现形式的祖国赞歌,我们现在正致力于此。

第二个问题:“荷尔德林为什么不得不放弃戏剧表现形式?”这是由事本身所规定的。事,关之人,他只能是祖国的将来之人,而将来由神圣性所规定,在众神和人的定婚庆典中。荷尔德林必须离开个体。诗人的职责为感激和庆祝,从其职责的经验中诗人发现自己处于迫使产生如此疑问的现实:“在贫乏的时代诗人何用?”时代缺少诗人藉以能够感激和庆祝的馈赠,时代是贫乏的。从戏剧表现形式向祖国赞歌形式的过渡与不能用戏剧来表现的东西有关。这定会在《帕特默斯》这样一个伟大的范例上显示出来。我们把问题留在耳中!

现在再讲《帕特默斯》:

关于第一段,我们错过了那个它由之而组织起来的词。它由“为此”而组织起来,“为此”指出根据,“请赐予”这一请求的为什么。请求的为什么集中指向对面:“时间的巅峰”和“相隔绝的群山”,至爱者居住在那里。请求正关涉这种分离的状态,要求“驰去”和“返回”。时间造成了至爱者的分离。时间的顶峰“围聚于光明”,这是大气的光明。顶峰反过来提示了深渊,一切都曾于此开始。可以从深渊向危险回步;而危险在神的善意中得到克服。我们现在从后往前阅读这一段。

关于下一段,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直接抒发的请求中的“我

们"转换为我们之一,"我",这是说诗人。

我们要重视荷尔德林的较晚一些的手稿,它们显示出荷尔德林在他的进一步构思中是如何谨慎地行事。现在"精妙"[1]取代了"飞速";与"精妙"相比,"飞速"是一个外部的定义,快或慢为从属性的;"精妙"本身洋溢着艺术性,表明劫持的方式。这是巧妙的劫持,并且在上升的意义上:比已经知道的艺术更为精妙。

紧接着的"远"却没有比较级。是"我从未想到"的一种阔度,超出他敢为自己的"来"或是"往"所想的航程。(插问:"是前往时间的另一个巅峰吗?"回答:"是! 这由以下部分来澄清。")首先:劫持者本身是自家的神明,这意味着,故乡。故乡的神灵闻听请求,就满足了它。这位神灵将作为祖国之神而显示出来。为了带着对祖国之未来的展望而返回,诗人离开故乡而驰去。现在来看时间的规定:何时?光影迷离的时分。在黄昏或是黎明?这里清楚地说:在清晨,这是著装时候,和人一般,但不是人在穿衣:

"它著上
迷离的光影,与人近似,
翳翳的树林
和故乡渴念的溪水"(184,20)。

故乡并非人的世界,而是自然,林泉,它们是故乡。行程朝哪个方向呢?迎着惠临的光,故乡的祖国之定性已经揭晓。先知的运动并非驶向从前,而是向着将来,将来分清了白昼之时与夜之时。

航程经过许多国家,这样一个故乡——众多国土的故乡。这是

---

[1] "精妙",原文为"kuenstlicher",基本意义为"人为的",其词根"Kunst"即"艺术",是和"自然"相对的概念。词尾"er"表示比较级。——译者

怎样一种航程？它依据经验，而经验具有苦难的特性，苦难又含有教训。

（注释，"溪水渴望去哪里？""溪水渴念海洋的宝藏，它是……统一。"）

"我从未认识这些国土。

可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苦难，标记累累。"（184，24）

这是获悉标记的过程，这些是时间的标记，苦难成为学习。时间的标记指明路途，穿越众多国土，离开家园，前往亚洲，从故乡走进秘密（规定性），故乡在阳光中张开的秘密（151，81）。这就是说，航程走向故乡的秘密。

"在清新的朝晖中，充满神秘，

在金色的云烟中

骤然升起，

以太阳的脚步，

倾心相认，

以千峰的芳菲，现在，

小亚细亚朝我盛开"（185，29）。

在日出的一面已经可以看见灿烂的阳光，在光影迷离的故乡的彼岸。飞离迷蒙而奔向清新的阳光。迷离的光影为陌生的（"我从未认识这些国土"），但对亚洲，这一目的地，却倾心相认。这意味着，诗人和这个目标之间有一种联系。这个联系马上就变得清晰：

"……忘情地

我寻找一位旧知……"，

他在遥远的亚洲寻找的这一旧相知，是指哪一块地方呢？哪个地方和忒墨鲁斯（Tmolus）、帕克陀尔（Paktol）、托罗斯（Taurus）和帽

索墨司(Messogis)这些名字连在一起？这是我们从《许佩里翁》中认作上麦加的地方，古老的以弗所、赫拉克利特的地方(他的话指出"美的本质"，参见《许佩里翁》)。诗人去这个地方。以弗所也是约翰之城(此外也是玛丽亚之城，参见《致玛丽亚》)。

这里提到环绕这一地区的山，接着是种着"香料"(在第二稿中以此替代了第一稿中的"鲜花")的花园，听见香料，就想到味觉("sapere")，想到 sapientia(智慧，洞见)。"宁静的火"，由此衬托高空的光明，它让白雪灿然生辉。上下的中介为常青藤，"不朽生命的见证"。然后谈到"由神性建造的殿堂"。

我们要注意：随着这一航程，我们进入一个与人无关的疆域。"由神性建造"，这是说由自然建造，这些宫殿"为生命之柱、雪松和月桂撑起"。我们从一个自然之域，林泉的故乡，来到另一个同样的原始之域(参见《面包和酒》："节庆的大厅！海为地、山为桌……"，57)。

"……忘情地(由于旭日东升)

我寻找一位旧知，从未习惯

如此宽阔的街道……"(II，32)

行程由高山下至海洋，来到亚洲之门附近的海上航路，在爱琴海群岛之间的航路，进入以弗所一带。

有物和诗人说话，因为这里说：

"这时我听见，

附近有一处

是帕特默斯，

恳请我，

去那里投宿

亲近那幽暗的岩洞。”

他要去岩洞，自然的东西，先知的岩洞，而不是房屋。

帕特默斯作为住所并不“庄严”，而是俭朴。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初次听到明明白白的“无人”二字(II,62;最后一稿)。帕特默斯是无人之岛，整个就是自然，然而有语言，有声音，它“友好地”回答海上的遇难者或是悲怨之人：“爱抚地酬答……”。悲怨的对象一方面是诗人所离开的故乡，另一方面是永诀的朋友，他们正是上面所谈到的诗人们。孩童的声音(“她的孩子，/火热的树林的声音”)由于天真而具有开端的特性(也参见《面包和酒》)。奇特的海岛的自然，有自己的语言：

“火热的树林的声音，

沙粒落上，旷地

碎裂……”。

语言是沙粒和破裂的地面的絮语，犹如耕地的犁沟在赐福的日光下。太阳本身诱发这座岛屿的自然的声响。抵达那里的悲怨者，同自然之声相唱和。语言在这里不是言辞的语言，悲怨之人发现自然本身的鸣声就是回答。

这里回忆从前的怨诉者，悲怨的先知，他来到这个岛屿：

“帕特默斯，曾如动物般侍奉先知，

仁者曾有一场灾难，

在芦苇的絮语中他年少，

追随至上者之子，

难舍难分，因……”

什么是“动物般”？让自己被征服，被占有。先知像一位怨诉者一样到来，抱怨他的不幸。先知的不幸究竟是什么？他和诗人有同

样的悲叹，即他的神远引而去。但历史正是从这一叹息中向他走来，叫做世界末日的历史，向未来的转折，它不仅仅转向另一种时间，而且转向终极时间。作为先知，他表明自己是"仁者"的青年随从。

荷尔德林在后期手稿中用了一个奇怪的词"芦苇的絮语"。参见《马太福音》11，7：coepit Jesus dicere ad turbas de Johanne：Quid existis in desertum videre? arundinem vento agitatam? 这是说，我，约翰，是一支摇摆的芦苇。参见《约翰启示录》11，1：et datus est mihi calamus similis virgae… 一类似手杖的一支苇杆交给了我。这里令人想到先知的笔杆。

下一次我们要看61—75诗行的整个改动，180页。

（92年5月11日

施洛塞尔夫人笔录）

三

关于《帕特默斯》：

帕特默斯被荷尔德林选作先知的瞭望地，他是基督教的先知，却不作为基督教的先知。因为先知的目光，同乡之神的目光，不属于基督教的黄昏，而是属于希腊白昼的傍晚。第一个白昼完全是希腊的。有关基督的谈论是在特定的规定性中，是作为希腊白昼的最后一位神人。

荷尔德林在赞歌的开始就说到他的出神境地。在第一稿中由修饰词"飞速地"来规定这种出神。在后期的手稿中荷尔德林把"飞速地"改为"精妙地"。比较不同的手稿,"高深莫测"为中间阶段。在这个看起来细微之处,我们可以清楚荷尔德林思想的进一步深入。"飞速"说明时间尺度,它通过"精妙"而鲜明起来:并非是按照时间的均衡的尺度。"精妙"最终和自然区别开来,后者让人将时间作为自然时间来加以思考。

在同样的关联中,我们来看第二段中的发展:"我们共同承受了许多苦难,多少回"(第二稿),而"我们共同承受和经历了许多苦难,标记累累"(第四稿)。"多少回"[1]不可理解为"很多次"——非时间规定性,而是界碑,标记。"共同承受"在第四稿中由同位语"经历"而变得准确。承受和经历整个与"把握"的要求相关,对于神人和人,它意味着把握:

"因为神人或人
必须把握所有苦难。
他孤独地听见,或是他自身
已变化,远远预感到主的玫瑰。"

(赞歌残篇,"Sonst naemlich,Vater Zeus…")怎样的承受,什么样的被动性?相对于"言"的被动性。"他孤独地听见",在孤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获悉他自身的变化,这是由听而来的进步。主和他的玫瑰是一驾套车,迎接先知,预言家。

在第61行我们又接上已经解释过的段落,首先提出岛屿的贫困状态。与"贫穷"的屋宇相比较,岛上的好客被突出,并且是在对

[1] 原文为"viele Maale",Maale有两种意思,一为量词,一为标记。——译者

怨诉的殷切接纳的模态中：帕特默斯岛曾侍奉先知。

对岛屿的整个这些阐释都在第三稿[1]中脱落了。没有对帕特默斯曾是什么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表达，它以“啊，光之岛！”的呼唤开始。这个呼唤说明，整个相应答的自然被吸收到光的规定中。光是至上者（即大气）和土地之间的中介。光的进一步规定是什么？与中介者以及至上者一道进入其当下现实的还有什么？为什么这里谈到“荣誉”？（在荷尔德林这里把词来回翻译成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必要的）Gloria Dei（神的荣耀）或者 doxa theou（神的荣耀），这是其当下现实，这正是那首先被唤作光的现实。doxa（荣耀），这是圣经中的神的本质，不仅是在《新约》中。本质不是在 essentia（实质）的意义上，而是如海德格尔所说是在葆真（waehren）的意义上，已经可以在卢梭那里看到这一点。上帝住在他的荣耀中，这是圣经对本质的表述。荷尔德林把荣耀翻译成荣誉，这意味了什么？在残篇《何为神》中说：

“但雷电
荣誉属于神”。

雷电、荣誉是至上者的当下现实。我们把 Gloria Dei 翻回到新的三位一体之中，这里必然想到神和人的共同之处！什么是共同之处呢？它在同一残篇中，也在《帕特默斯》中得到表达。在对荣誉的

[1] 第三稿的第四段为：

啊，光之岛！/如果荣誉已熄灭，不为人所持，/庇荫不在，/小径迟疑而林木彷徨，/如果节日相聚于废墟/更为矫健，/如果有人/宣称是尘世的预言，/人生的无邪遭摧残。/从神那里良心坚实地成长。启示，主之手/在健行的人至频频示意，于是一时/法和职责不可分，举起手/为恶之忠安排火亡的命运　/神憎恨个知的额头，但是/约翰在无料的大地上经受了考验。　　译者

称颂中，什么对于至上者和诗人是共同的？这也可以在费希特和康德那里看到：爱不朽。

这里荷尔德林给我们亮出他的历史观：不是神死了（参见，尼采），而是他的荣誉熄灭了。这一定比"上帝死了"更加触动我们。随着荣誉的熄灭，光和夜的区别也泯灭了，应该把光和夜的区别思作历史的区别

为什么加同位语"观趣"？它和荣誉有何关系？如果不是约翰，这里我们还可想到谁呢？怎样的观趣？荣誉怎样才能够接受观趣的规定性？只有当言化作肉身，在《约翰福音》的序言里这样说：我们看到他的荣耀，惟一为父亲所确证者的荣耀；荣耀将自身分为 charis 和 alaetheia（仁慈和真理），gratia 和 veritas（仁慈和真理）。观趣就是：看见无人曾见到的——主在肉身中。

在荷尔德林的思想中，约翰是惟一崇尚言谈的人，在这一点上荷尔德林又一次与费希特一致。1806 年费希特在他的第六次讲座中（《至乐生活指南或者宗教学说》）写下什么？"我特别将福音书作者约翰作为惟一的真正基督教的老师……"相反保罗是一个不纯洁的人，一个道德的人。

再回到《帕特默斯》："……不再为人所持"。随着荣誉的熄灭，它也不为人所把握，"小径迟疑而林木彷徨"。人所取的道路变得可疑，林木也不再赐予树荫。"王国"逝去，众王国之中有"眼睛的青春之国"，这是说约翰这位先知的青春。

"而天生的无邪被摧残"。以这天生的无邪我们立足于近代智慧形态。无邪并非由于亚当的原罪，而是随着神之当下现实在荣誉中的熄灭而被摧残。"天生的无邪"为人在众神之白昼的状态；用席勒的话说是天真的状态。它让位于怎样的状态？人从哪里获悉自

身的支离破碎？在良知中！这属于纯洁无邪被摧毁掉的人（属于近代思想）。这里涉及的不是原罪之后的善恶之知，而是历史意义上的分裂状态。“从神那里良心坚实地成长”，继之为同位语“启示”。绝对地诉诸良心（参见，康德），这到近代才有，中世纪没有这种认知。“……主之手……”随着良心而来的是神的示意，“在健行的天空”。天空自有判断。怎样的天空呢？它随着良心而居于我们心中。“……于是一时／法则和职责不可分”，officium，这就如义务。法和义务的“不可分”表明这是近代这段时间。“举起手”，这是一个方面，“安排”是另一个方面，并且这种安排在良心的辨别中抓住和遣放恶之思，良心是思的本质之处。接下来很罕见：“神憎恨全知的额头。”良知如何与这种全知相区别呢？良心起关键的作用，康德区别良知和从前的全知，那种整体性的幻知。荷尔德林在费希特的体系上又一次摆脱了全知，对自然整体的知仅允许自然在非我的位置上（参照，荷尔德林在回顾与费希特的联系时说：“对自然我变得专制”）。

“恶之思”究竟是什么？“恶”究意为何？首先：与坏相区别，所有的恶是思想。按照其经典的规定，恶（恶之思）以思为前提，思并非为附加的，而是作为思在其原始处对其神性的源泉进行变革，普洛丁是这样认为。存在对其源泉、对赠予的变革是第一种思，善之思。源泉，一如它为善之源，被看作根据。恶之思是思的背叛或是扭曲。背离神，这是经典意义上的罪恶。它正是指思想的恶，这种思想不以须思想者为宗旨，而是寻求全知。“约翰在无羁的大地上经受了考验。”无羁的大地，这是危险的大地；神憎恨无羁。约翰在这一大地上经受了对他的考验。预言是约翰之言，出自他的纯洁。“宣称是尘世的预言”，这是说：背着光而言，背离其源泉大气。荷尔

德林在法国启蒙运动身上认识了这种宣称。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关于启蒙的篇章中这个过程得到准确的把握：将天空降至大地，这就是说，陷之于无区别性中。这是荷尔德林时代的恶。

有关这一重新修改的段落就此为止！

回到前两稿，讲到帕特默斯岛上的先知：

(第6段)"追随至上者之子，难舍难分……"，带着双方爱的区别，约翰是耶稣喜爱的弟子。"执掌雷电者爱少年的纯一/而细心的男子端详了神的面容……""雷电的执掌者"是神人，他身上带有父亲的标记。在第二稿中这样说：少年准确地看出他是谁：这是说，这里面容带有"谁"的规定性，这意味着，人的完整规定性。少年知道，他是 logos(言)。

"那里，在葡萄架的秘密中，

他们围坐于宴饮时分"。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什么？没有谈到麦穗的秘密，也就是说，耶稣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兄弟(参见《面包和酒》，尽管标题与此无涉)。荷尔德林这里只看约翰福音的中心，准确地说是看 doxa theou。所谓告别致词以上帝的荣耀开始，将之解释为父与子的相互规定。因此一锤定音(在所有文字中，这一告别致词连同其思想节奏属于最富有诗性的)。

"在伟大的灵魂中，怀着平静的预感，

主说出死亡和最后的爱"。

最后的爱是什么？面包和酒所留下的，与死俱来的。这是在 memoria(记忆)中的爱，在约翰福音中正是在这个地方，以上帝之

爱和博爱为宗旨的至上律令转换到新约的规定性之中。这一新的律令是：就像我爱你们那样，彼此相爱（"就像爱你自己"变成"就像我爱你们"）。这是对他爱我们的记忆。

"他从未道尽言辞之仁慈，

此时，他看见，世界的愤怒，

精神爽朗。"

爽朗指他的当下现实的欢乐（参见末行的"至乐者"）；这种欢乐是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相结合的中心主题（在尼采的《反基督》中，欢乐全然消失了）。"爽朗"在第二稿中变为"沉默"。就何而言"沉默"更确切呢？以沉默面对"世界的愤怒"，即世界之上。

"一切皆善。"这无条件地永远是理性的判断，但是在怎样的规定性中呢？《新约》的中心思想是"完善"，"他为此而死"中的"为此"即指完善，荷尔德林将之变为"一切皆善"。这也解释了对"世界的愤怒"的"沉默"。"有许多须说。"（参见《多瑙河》，"Der Ister"）这里是指死亡，它意味着回归父亲的荣耀。这同时蕴含着死亡的规定性，即十字架之死的规定性（十字架的耻辱），因为这里接下去说：

"看他胜利的目光，/朋友们最后仍见到至乐者"，这是复活者，朋友们最后仍见到的不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十字架之死仅具有从属性意义，或甚意义已消失，完全和严峻之规定性中的宗教相吻合。

（第7段）"然而他们悲伤，现在

夜已降临，怵然惊心"，

可以从对夜的察知来理解悲伤(影射以马忤斯的故事[1])。(注释:"有许多须说"后来删去了。避免说出不可说者。但是它不是十字架之死,十字架之死是显而易见的,上帝的荣耀以悖论的方式而彰显。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在诗中成为主题。我能造出耶稣的形象,我有所需的工具,但是却没有做——这不仅是因为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而且是因为指示以其他须说者为目标。)

这里我们处在以马忤斯经文的画面中;"怵然惊心"在福音书中也出现在与耶稣相会的有关场面中。

"男子们的心灵中
大事已定"。

什么样的大事?准确地说,他的死——他们不懂,一切不得不如此,这就是说,他们不理解这种死亡的命运。

"……但他们热爱阳光下的
生命,不愿放弃
主的面容"。

尽管知道死亡,但是对生命的爱对立于对死的认可。他们固执地不愿放弃主的面容,放弃故乡,放弃 logos 的肉身。他们不愿从住地迁走。但是

"……如火在于冰铁,
他们被驱入
爱的阴影。"

这就是说,他们也不能离开他的当下现实之火。阴影是 logos

---

1 以马忤斯为《新约》中的地名,它是一村庄,距耶路撒冷约 12.5 公里。耶稣复活后与两门徒在此谈论复活之事(见路加福音 24,13—15)。——译者

成肉身的阴影。在第二稿中“投生”代替了“驱入”。这个更改表示出值得注意的向内心的转化，“投生”表现自然、人自身的人性。他们不能离开的肉身变成阴影，但仍然是感性的，因此有遣派圣灵的必要性，让他们理解死亡。

“为此他为他们派来
圣灵，深宅震动
神的风云翻滚
远方的雷声
越过预感中的头颅，此时，
死之英雄阴郁地聚会”。

雷声是至高者的象征，“死之英雄”是年轻的使徒们，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纪念死亡，而且因为他们在宣告基督的事迹之后自己走向死亡，就像耶稣一样，他们也自由地去死。

（第 8 段）“现在、在诀别中
他又一次向他们显现，
如今白昼熄灭，
王者，自己折断
光芒直射的
权杖，怀着神性的痛苦”。

他作为复活者向他们显现；这是告别的显现。白昼与他一道熄灭。整个希腊世界的白昼在这里与它的最后一位神人来到他的夜晚。“自己”，这就是说，由于本己的规定，按照时间的尺度，这是至上者设立的时间，一段如往而复的时间。

“因为它应重归，

于适当的时机。如果

太晚，粗暴地中断，不忠，

人的事业将不会完善”。

时间的公正有怎样的特性呢？它反对过晚的退出，那将陡然粗暴地中断人的事业。这就是说，随着神的事业的完成、人的时间到来了，对神做出应合，完成人之事业。考虑到人之事业，基督的驻留不再有根据。

“……，欢乐

从今开始，

居住于爱之夜，

单纯的眼中，

智慧的重重深渊留驻。

群山深处生命的景象绽绿”。

这是人注定要做的惟一的事业，“在单纯的眼中”，这意味着以单纯的注意力。夜色中“生命的景象”是不朽的形象（参见：《面包和酒》，长青藤），飞遁之神的踪迹，不朽生命的痕迹。这些形象保存于夜之中。

（第9段）“然而可怕的是，如有些地方

生命之神散于无尽，

已离弃珍贵朋友的

面庞，孤独地

远远越过高山，

在相知之处，

神圣的精神保持一致；”

正是鉴于这种自然，有来自神一方的对生命的可怕干预。什么样的干预呢？走出狭小的祖国，去陌生地，再返回。可是这里不是返回，而只是离散：在第二稿中说得更加尖锐："毁于无尽"，投向陌生，这同时意味着：陷入孤独。而这种孤独在它的个别化中通过"相知"而性格化，"相知"在行动的意义上于第三稿强化为"互忧"，在朋友和朋友的团体中，在精神的一致上：

"没有预示，而是

抓住头发，迫在当前"，

什么没有预示而迫在当前？消逝中的远去者回顾的目光——他再一次现出面庞，但于步履之间。正是这一回顾成为奠定离散者的统一的东西。"他仿佛停住，犹如……"，这不可能，但是，"伸出双手"造成了一种联系（参见下一段），这是团体中的联系。

下一段（第10段）为整体投射了一道亮光。

（92年5月18日

施洛塞尔夫人笔录）

四

今天我们要讲到赞歌《帕特默斯》的重要片段，带着问题"这是什么？"（151行）。同时我们将讨论第三和第四稿的改动①。

---

① 译者无能在一定程度上恰当地把改动部分译成中文，这一讲最后的与第三、第四稿的改动相关的部分略去，第八讲开始部分也与这些改动有关，同样略去。——译者

但首先谈思想进程，以便弄清其步骤和次序。这里第一是隔绝之存在的经验，它是一种痛苦：

"……至爱者

相亲而居，疲惫地

在相隔绝的群山，"（自10行）

隔绝的存在——这是指在黑夜里打开的深渊：

"在黑暗中居住着

山鹰、阿尔卑斯之子

无畏地行越深渊……"（自5行）

这表现了众神告别的裂痕，这里荷尔德林看不到连续性（第二）。再一次依据深渊来理解驰去和返回（15行）。"驰去"在彻底超越的意义上；驰去，在黎明时分让自己被故乡之神灵劫往太阳升起的地方。

"充满神秘

在金色的云烟中，

……

小亚细亚朝我盛开……"（自26行）

驰去——超越——越过深渊，深渊也在超越中规定了自身，正如经典哲学对深渊的认识。深渊具有绝对区分的特性，在费希特那里是绝对之我和有限之我的区别。黑格尔将化解这一区分，不是固执于有限之我，而是取消有限之我，这意味着释放有限以及绝对之我。驰向纯粹之光，它从大气来到土地，作为双方的中介者。这样的光是神圣，是中介者或者中心（第三）。

再来一遍：从故乡的自然到日出之自然，翻过重重群山，从托罗斯山到媚索基司山。一如深入阿尔卑斯，也从那里追随渴念之溪

水的奔流，满怀对大海之统一的渴望。群岛在海上，其中突出那孤独之岛，为干旱所折磨，但仍然好客的光之岛，没有庇荫的帕特默斯，约翰的岛。荷尔德林这里的约翰来自那一最值得思念的晚餐故事，约翰被称为耶稣喜爱的随从(约翰福音，13,23)，告别一定最使他蒙受打击。门徒们对告别意见不一，所以有必要为他们派来圣灵。

"……但他们热爱阳光下的
生命，不愿放弃
主的面容
还有故乡。"(第二稿，自94行)

"为此他为他们派来
圣灵，深宅震动
神的风云翻滚
远方的雷声
越过预感中的头颅，……"

这里荷尔德林把圣灵和父亲的象征，雷电，联系起来，这与使徒传记不同(使徒传记，2,1)。

全诗的起点是陌生的经验。诗人被引向分离的经验，与主和故土的面容分离，"男子们"两者都不愿意。与故乡分离，这第二个因素完全属于近代。中世纪将与祖国的分离认作为与天堂的分离。荷尔德林认为，正是对于在故土上的人们来说故乡不在此(参见：《回乡，致亲友》，"Heimkunft，An die Verwandten")；这里，教养的使命为不可辩驳的：必须赢得故乡。

值得注意的是下面：驰往东方，从自然上这是光升起的地方，而历史地考察则为太阳和白昼熄灭的区域；死者再次于泯灭中显

现，然而与这种显现不同的是什么？《约翰启示录》的主题是什么？主作为法官再度降临——但是这里？

"因为它应重归

于适当的时机。"（自112行）

"它"，不是"他"，它是什么？无论如何不是耶稣的重归，但是为何呢？荷尔德林眼中的来临者是神圣，这是什么？纯洁——而何为纯洁？光以及随着光而来的白昼。白昼应再来，这是希腊；"居住于爱之夜"——这是我们的时间，"智慧的重重深渊留驻"（119行），一种知，但是它不承诺已知者的当下现实，这种知，它不与再现者结盟。不。

这里我们必须自问，旧的教会是如何对待这个事情，即他的当下现实的隐遁；教会难道对此无一言可发吗？荷尔德林这里捡起这段历史，却富有特性地将之简化了。是什么帮助度过黑夜，这缺失的现实？神的象征相助。荷尔德林提到：

"不朽生命的见证

常青藤自古生长在

高不可攀的墙上。"（42行）

我们回忆已讨论过的：这里置入一段离散的历史，可怕的毁灭性的离散。那里被摧毁的是什么？年轻使徒的团体。为什么？因为不再看见耶稣的面容；这对于荷尔德林具有一种意义，正是考虑到《新约》所没有认识到的基督教的历史。那个对旧教会的疑问，即它如何对待基督之显现的隐遁，保罗做出回答，信仰意味着：在镜中观看，而我们却面对面地观看（圣保罗致格林多书，第一，13，12）。然而荷尔德林坚持面对面地当下现实。在面对面的观看中结成的团体，这里恰恰解散了。它只能转化为我们在卢梭、席勒和荷

尔德林这里所看到的，在社会契约面前的独特而又自然的组织，它发生在友谊之中、一方面为自然的，另一方面为国家的团体，它的位置业已发生彻底变化，与中世纪不同，在中世纪它被看作 civitas（公民权利），作为虔信者或者教会的团体。再来一遍：旧教会中怎样对待主的当下现实？他的现实是在圣体中；而相应的继承理性坚持这样认为，并且通过他的言辞说：为了纪念我而做这一切——主的现实在此。荷尔德林以怎样的决裂为前提呢？与把圣体作为主的当下现实决裂：什么是近代的牺牲呢？朝向何处？离开当下现实而走向再现。参见路德与慈运理的争论，对于路德，上帝的当下现实与旧教会的祭拜和迷信联系在一起。再现意味着：我思念上帝。这虽然不是路德的思想，但却是新教的思想。再现是以"我思念主"代替了主自身的当下现实。

荷尔德林这里说：我能够再现，但是不这样做。这对于他是禁止的，他没有这样做的权利。所以有对惠临的依赖。

"我会有财富，

构造一个形象，

近似基督，如他曾是。"（164 行）

再现的拉丁文叫做：repraesentare repraesentatio，这是巴罗克教堂建筑的主题，尽管旧教会明确认为基督在圣体中为当下现实。如果这里注意到造型艺术，那么应该想到黑格尔，他说，造型艺术"按照其最高规定的一面对于我们已为过去"（美学，序论）。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澄清了存在逻辑是怎样被扬弃到本质之中，本质为反思，而反思在绝对意义上为艺术划上了句号。在巴罗克风格上人们看到上帝的荣耀在缺乏当下现实的情况下被再现。值得注意的是，巴罗克教堂建筑在新教地区根本没有发展，相反，巴赫的音

乐产生了，它也再现，相应地又有歌剧在18世纪的突飞猛进。——我们一方面看到当下现实，另一方面看到其隐遁以及相应的再现。

飞逝之神的回顾具有哪些重要性呢？

"当神匆急远去的日光
向他们粲然回顾，
他仿佛停住，犹如
系在金色的绳索上
从此列举出恶，
向他们伸出双手——"

恶——与旧的恶不同，不是人背离神，这是值得注意的变化。在147行这样说："……甚至至上者/在空中掉转面容，"这让人想到卢梭的无神论：他不是背离了神的那样一种人，而是背离了神本身的人。因为神本身规定一切，因此可以说："一切皆善"。参见：《卢梭或者自我意识的破晓》，第16页（《意识与时间性》——近代哲学的问题切面，维尔茨堡1990年）。"列举出恶"——这在飞遁之神身上变得清晰，他再一次回转身，使他的远避变得可见。

荷尔德林却严格地坚持现实是主自身的当下现实。

"……他们那里却是
一种溃散，记忆的游戏攫住圣迹
而愤怒的山丘崩塌，当时……"（第二稿，129行）

哪种圣迹必然溃散？怎样的游戏？《旧约》的礼拜仪式必然瓦解，节日、舞蹈和庆祝游戏，这里指的是这些风俗。神的愤怒须朝着大气父亲转化。

"可是如果后来

美所寄托的那人

死去……"(136行)

这里不应想到是基督之死;它关系到后来使徒团的解散;是指约翰。他最后死,是惟一没有作为殉道者遇难的。"美所寄托",这是神的美,神爱他,在这个意义上信赖他。随着最后一位面对面见过耶稣的弟子的死,对耶稣的最后的记忆也消失了,其感性的当下现实所缔造的团体也消失了。

"……如果彼此永远是谜"(140行)他们怎么会彼此是谜呢?这真奇怪。谜只出现在彻底的孤独者中,他们是自我意识的孤独者,失去了意识的统一。生活于意识中,这是记忆的意识,然而它死去;这是彻底孤独的状况,自我意识的状况。"在记忆中共同生活的人"——这种记忆似乎不再奠定统一。(回答一个提问:自我意识和良心的名字一道出现在近代智慧中,它关心的是美的心灵的团体,而不再是原罪者亦为得救者的团体。)

消失是一种冲毁,首先在洪水的图画中,洪水夺去一切,冲走岸上的泥沙和草地。汹涌的洪流曾侵袭自然(1),然后也同样冲击庙宇(2),最后带走"神人的光荣"(3)。光荣不是honor(奖赏),而是gloria(荣耀),主及其同仁"飘逝"的光荣。至上者掉转面容,为什么?因为

"天空中无处可见一位不朽者,

绿色大地上亦或如是,

这是什么?"

其同类是"天空中"的不朽者和"绿色大地上"渴望不朽的人(用费希特的话说)。

回顾诗中的思想进程。它准确地追随《在毁灭中生成》的思

路：I. 隔绝之存在的感觉，II. 对祖国的回忆，在祖国之事上记忆保持得最长久；感性观照的当下现实——约翰，ecclesia（教会）的瓦解，III. 问题："这是什么？"它呼吁理解和把握。痛苦的感觉(1)，对统一乃至其瓦解的回忆(2)，将所回忆之事作为绝对必然加以把握(3)。

（92年5月25日
博德夫人笔录）

五

自然是近代智慧形态的规定 terminus，关于它，我们看到自由、美和神圣这一序列，自然在它们身上获得当下现实。自由、美和神圣相互衔接。然而是怎样衔接的呢？

关系到美和自由是这样，自由在美之中得以显现（见席勒）。"显现"不是一个随意拣来的词，它和每一个哲学概念一样，须区别地加以理解。须区分现象和物自体。费希特把这种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别回溯到绝对之我中的我和非我，绝对之我最后被规定为理想。从康德的角度来看，物自体在单纯的观念中是什么？没有沦为现象的东西，而理性却必然地思考它。理性思考理念；而理念中最优秀者为一切实在的理念。在费希特那里，绝对之我是神性的一切实在，对于理性在它理想的模态中。

我们如何来到荷尔德林的神圣面前呢？让我们再一次来看在费希特那里理想的神圣性！我的教养通往哪里？它最后将自己理解为什么？这是在追问绝对命令的设置者（费希特的宗教论著曾被

认为是康德的手笔)。重新走上通往设置者之路:在康德那里,道德之神具有哪些显著的规定性? 神圣、仁慈和公正,它们的联系可以在以下几点见出:1. 神是公正的法官;这是其仁慈的前提。2. 神的仁慈。作为仁慈之神,他是保护者和统治者(参见,莱布尼兹对自然王国和恩惠王国的区分)。3. 无论治理还是统治皆按照法规。在第一规定性中,神是立法者,神圣的立法者。为什么加上神圣二字?因为在康德那里只有神配当立法者,我们不配。这个关于神圣的概念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在费希特知识学的意识教养的结束,业已自我区分的我作为绝对命令的立法者而亮相。在荷尔德林这里如何呢?荷尔德林首先关心的不再是自由在美之中的当下现实(显现的自由),而是自然的自由,神圣自然在其立法中的自由。荷尔德林这里,神圣自然的法则叫做什么?命运(das Geschick),所以荷尔德林谈到"命运法则"(《和平庆典》,83 行),这是神圣的法则,具体说,是神圣自然的法则。其内容是,"经验自己的一切",经验所有的我,在一种经验中——费希特认为这是意识的经验,这种经验意味着,了解自己的一切皆处于命运之中,自己是主体。

神圣是自然的神圣,它包容自由和美,它必须保存现象。这很困难,甚至是最困难的。为什么?命运既是生命的命运也是死亡命运,它既是光的命运也是夜的命运,后者对于我们更为重要。将"夜"保存于夜的神圣性中,这要求诗人的最高努力。为什么恰恰是诗人?因为他的王国直接是美之国,这同时意味着纯洁之国;但是,这是一个破碎的王国。上一次谈到基督的纯洁。荷尔德林认为,这种纯洁已经染过颜色——纯粹之光是白色。被什么所染? 是什么给他颜色? 痛苦! 如果"经验自己的一切",如果诗人把这种经验表达在语言中,承担起美和纯洁的责任,那么痛苦必然就是诗人的痛

苦（参见：《恩培多克勒斯的根据》）。承受美缺席的痛苦。总而言之：

1. 感觉到美的隐遁，

2. 回忆曾经的美，

3. 把握在自由的诀别中的法则，自由是美的自由，如往而复的法则。在夜里思考白昼重归的法则，这就是"用推断"去"把握"。

这里可以看出，当下现实和再现的区别有多么重要。再现（在它的万能中）能够、甚至必须掩盖缺失的当下现实。这是观念表象（Vorstellen）的成绩，荷尔德林打破了这种观念。观念的两个因素为再现和反思。荷尔德林指出一种当下现实，它不依赖于再现，也就是不依赖于观念，再现不可避免地拖带着毁灭性的反思（参见对艺术命运的回忆，黑格尔在美学序论中概述了其特征）。

"我们必须用推断来看，/这是创造。"（《帕特默斯》第四稿）创造必须是有约束的；只有当它在"用推断来看"中具有合理性时，它才是受制约的创造。这种创造开辟将来，按照自然自由地给予的法则。

在这一点上必须指出与海德格尔的区别。海德格尔的阐述没有认识这一法则。将来是否惠临，不是通过法则可以规定的，而是听凭命运，这种命运因为不认识理性，所以也不认识法则。必然如此。这是与我们的思想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思想，恰恰是在规定这一点上。

《帕特默斯》第四稿中这样说：

"纯洁大多是

一种命运

一种生命，它有一颗心，

在如此之容颜前面……"

这种容颜这里是指基督的当下现实。"……生命超出一半。"与年轻的使徒们不同，基督在生命的一半面前死去（希腊人认为，生命的一半从其整体10x7计算出来，参见梭伦）。纯洁来自krinein，分离因此进入视界："然而许多须回避"，并且放弃。

放弃是缓和一种激越，它在这里作为爱的激越而被提起。爱在何处有激越？这同时意味着，在何处有它的危害？在依赖于当下现实的面容之处，这种现实已经不再可能存在。不愿离开主的面容，这就是说，没有踏入承认历史命运及其危机的局限性之中。伴随着的庇荫变成了损害、瘟疫和疾病，成为一种精神疾病：即在他不再露面之处，看见主的容颜。正因如此，看见再次回顾的神匆匆远引是痛苦的。那种不愿放弃是疯狂，一种精神瘟疫。"为此他给他们派来圣灵"，缓和的精神，它让人们理解，让人们避免执着的疯狂。

判断是精神的判断，由于光之死而说到判断。仅依据这种死亡才能够知道："一切皆善"。将死亡理解为合理的自由的，与世界盲目的愤怒相对峙，这是判断真正用力之处。也将死亡理解为善，否则，自然及其众神的神圣性不可理解。

"……神的声音怀着致死的爱"。荷尔德林把这种"致死的爱"表现在与光的显现相关的三重死亡中，基督是：1. 无邪的孩童之死，2. 无邪的施洗者之死，3. 纯洁自身之死。这是死的升华。

基督死了，但是死者再度显现。与这一显现相关，在他重归之前，谈到"否认"。这是什么意思？荷尔德林指谁？"否认者"可能是彼得；他也可能是否认复活之显现的人，这是托马斯。

这里让我们回顾荷尔德林对《帕特默斯》所做的整个改动。这些明显的变化的目的何在？这首诗（所有各稿）中是什么在推动荷

尔德林？他一再反复修改的是什么？一句话：希腊白昼之光熄灭的历史过程。

"现在，在诀别中
他又一次向他们显现。
这意味着，白昼熄灭，
王者，自己折断
光芒直射的
权杖，怀着神性的痛苦，
因为它应重归，
于适当的时机。"（第一、第二稿的第8段）

适当的时机是合理的时间，这是自由的时间。

"如果后来
美所寄托的那人
死去……"（第10段）

按照博德的解释，这是约翰，而不是基督，并且是作为最后的见证人。因为关系着当下现实，见证极其重要。

"……如果
神人及其同仁的光荣
随风而逝，不可辨认，他自己，
天国所任命的人，
也愤怒，因为
天空中无处可见一位不朽者，
绿色大地上亦或如是，这是什么？"（第四稿，第10段结束）

父亲掉转头，因为他再也看不到他的同仁，人中间无物不朽，不再有神人。基督是最后一位神人，因此有他的尊严，他掉转面庞

的恶。

决定性的问题："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促使人们去理解和把握的问题。诀别乃至最后一位见证人的诀别所启示的是把夜作为回归的时间；而回归是向审判的回归。因而，"这是什么"的问题之后是尘土与种子分离的可怕景象。所有的历史都有灰尘。在播种人挥锹之际（在第二稿中，代替播种人的是"意义"（Sinn），Sinn 作为 logos、理性的翻译），丢失了一些东西。灰尘和种子的审判过程并不严重，种子是死去又再生的东西。这种审判是夜的历史。针对这一历史这里说：至上者不愿一切同时；但他也不要无规定性的多数，而是万物发展的周行；夜的时间属于这一周行，言谈的丢失、生命之声的绝灭也属于它。

而现在"……神性的事业也和我们一样"。相同的可比较点是什么？不是同时要一切，而是逐渐地，要一个自身发展的创造过程，要把握和理解，这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不仅仅是产物。

现在看不同的方面：这关涉到珍宝，财富（"铁"，"燃烧的松脂"）。哪一方面的财富？想象；为构造一个形象，近似基督，如他曾是。然而却禁止这样。为什么？为何禁止这种想象？不仅是因为不允许再现，而且因为近代的真理禁止这一点。每一种类似或者描摹都是对当下现实的错觉，是假象。近代真理要求齐一。因而诗不再是 mimaesis（摹仿），作为造形而允许相似性。为诗，也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发生的想象，必须承认时间法则。这一法则说：放下业已远引的面容。

"如果一人讽刺自己，

悲伤地说，在路上，趁我一无防备，

朝我袭来，我惊诧，

奴隶想摹仿神的形象——”(12段,1—4)

再现却再也达不到神性的自然。谁袭击谁呢?悲伤的说话者只能是经验到神之隐遁的人。“在路上”,这是一个不在家的人,不在自身,正因此而毫无防备,在家有一种保护。须区分我和我,或问,袭击从何而来?“惊诧”:奇怪的关联。我,奴隶,想造出主的形象,我想这样获得自我荣耀。我们如何确定这个问题呢?他的确看到主:

“一次我清楚地看到

天国之主的怒容,……”

可接下来说:

“……并非,我应成就,而是

为了学习。”

并非神的面容会提高我的存在,而是“为了学习”。一种可见性,它只是一种以学习为目的的痛苦。我们必须这样补充,忍受其容颜带来的痛苦。现在再回到“朝我袭来”。一张面容袭击我。他有了一副容颜,但却是主的“怒容”,而不是慈容。这面容不是提升他的那种恩惠,而是一种痛苦,“为了学习”。就确实忍受了一张面容而言,这实有的面容被放在所设想者中,作为具有现实性的加以回顾。

事情的意义很清楚。摹仿的是虚假的,所以不应该摹仿形象(参见笛卡尔的《沉思》,相似的就已经是虚假的)。

“他们善良,最憎恨的却是

虚假,只要他们统御着”(参见康德)。

正是在真理的意义上,“……人的人性不再有效”。在何种程度上人和真理相提并论?和怎样的真理?正是和卢梭选作座右铭的

那条真理：把生命献给真实(vita impendere vero)。这同时是近代智慧的基本动机。发言者是人的人性；所以真理必须以形象与我的齐一为宗旨，也就是说，呈现人性与我的齐一。这里要求的不是相似性(参见中世纪的imago)，而是这种齐一。这是在同一性意义上的真理的最深刻的根据，笛卡尔的同一性为意识的同一性，仅是这里的这种齐一的一种抽象。

他们憎恨虚假，也就是非齐一，它没有表达他们的不朽，没有任何相同点。

“因为他们没有威势，但是

不朽者的命运威行”。

与凡人相比，不朽者、神人才有命运。就我们在我们的人格中呈现人性而言，我们就是神人，人性自神性自然和法则而来就是自由的。

“他们的事业自行变迁，赶往终点。”“自行”？这些事业每每都是自然的，追随自然的法则，自然在本身具备现实性的基础。

“如果天国的凯旋之路

更加高远，与日齐辉，

欢悦的至上者之子为强者所称道。”

这是谁？荷尔德林这时转向哪里？向基督吗？不，向另一人，未来之子，将来白昼的儿子。让我们回想那个口令，在《面包和酒》中也提到，神之王国，hen kai pan(一即万有)。“为强者所称道”？这些强者，巨人，是荷尔德林的友人。

(92年6月1日

施洛塞尔夫人笔录)

六

我们于全诗的交点再看《帕特默斯》，这里问："这是什么？"作为向理解和把握的转化。回顾三大事件的顺序：1."如果……死去"，指约翰；2."如果……相互不能理解"，涉及洪流的冲击，乃至庙宇的毁灭；3."如果……光荣随风而逝"。针对这三点发问："这是什么？"这里发生了三重隐遁，1.心爱的年轻使徒的消隐，2.共同生活及其地点的消失，3.神本身的面容的隐遁：这是什么？这种隐遁，它深化自身，升华自身，直至失去当下之现实："一桩可怕的事"（第二稿，155行）。可怕的究竟是何？播种人的挥洒，他为将来的秧苗而抛洒，不是把种子吃掉，播种人意在秧苗，而不像农人是为了秋收，亦或"一种意义"的挥洒，也就是理性的挥洒，"向青天"，向着大气、父亲。在这样的诗中，这公然地指一种危机的情景，一种具有历史特性的分离，表明历史的张力，"至上者不愿一切同时"，而是循序渐进。历史本身在法则及其示范的意义上是以危机的方式而发生。荷尔德林自己经历了隐遁，当下现实的远引。在这种情形下有擅自用再现来代替远引的现实的危险，构造一个形象，而非事本身，旨在相似性的形象是摹仿，它否认主与奴的绝对区别，从而就否认主具备所有威力，否认奴隶没有威力，面对主人也就没有权利。主人的权利是合乎法则的当下现实的权利，法则在昼与夜的意义上规定所有现实：它是神的缺失和当下现实。承担起当下现实的隐没，承担起时代的贫乏，而不是对此避而不谈，这是荷尔德林接受的使命。

然而，回忆如此之造形的条件是曾经见过。荷尔德林承认，他

亲历过如此之面容，曾为一张面容所攫住。

"一次我清楚地看到

天国之主的怒容……"（第一稿，171行）

是什么清晰可见？主不在其宁静的盘桓中、他的自为自在中，而是在愤怒中可见，这样恰恰无法造形。这里发生对摹仿的排斥，从而也拒斥相似性。时代要求对真理的确定性，因而可以理解，紧接着荷尔德林谈到虚假。用笛卡尔的话说，一切推测为可能的，与真实相似的皆为虚假（《方法谈》，I，12）。这是开启一个时代的意识。神圣者憎恨虚假，但不是他们支配命运，而且命运也规定他们：这种必然性，它在最终根据上，即在自然中，也适用于神圣者。于此相应，天气和土地之间的中介者，光，熄灭了，并且因此有神圣者所做的事业的齐一："因为神性事业也和我们一样"，继之：

"因为他们没有威势，但是

不朽者的命运威行，他们的

事业自行变化，赴往终点。

如果天国的凯旋之路

更加高远，……"

"这"是指已经消失的，光荣——"他们"，"凯旋"——荣耀，正是这唤起强者去称道那初升的太阳。

"……与日齐辉，

欢悦的至上者之子为强者所称道，"

参见《面包与酒》：

"……但是迷误救助，

像微睡，困苦和夜使人坚强，

直到英雄们在铁一样的摇篮里长大，……"（自115行）

"为接受至高的欢乐仍缺少坚强……"(135行)

《多瑙河之源》(《An Quell der Donau》)80行:

"你的教主和你的先知,

啊,小亚细亚,你的强者,啊,母亲!"

强者,正如他们已经出现,他们是东方的,亚洲母亲的先知。

"至上者之子"对于诗人是"口令",赋予诗人,是为了诗人必须称道的那种当下现实。单纯的称谓在这当下现实中是禁止的:这指出与意识相区别的自我意识之维。

"一句口令,这里是赞歌的

魔杖,频频垂示,

因为无物平凡。"

赞歌的魔杖,就它是先知的赞歌,预言将来、神圣而言,它不是凡物。

"……它唤醒

尚未被粗劣所缚的死者。"

当我们读到唤醒死者,这里赞歌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必定与《约翰启示录》中不同,我们从死者的不同存在上可见出其中的区别;他们不是被末日审判的号角唤醒,而是通过赞歌。死者没有为粗劣所缚,不是rudes(没有教养的),那么被唤醒的是哪些死者呢? eruditi(有教养的),那些接受过意识教养的死者,经历了自由和美的教养的死者;只有他们才可唤醒。正如在旧的教会中区别死亡,正如在中世纪神学中那样,死亡在近代也被区别,我们来看在黑格尔那里谁是可以唤醒的?历经了自然意识的死亡的那些人。他们可以被赞歌唤醒,走向逻辑学的纯粹概念。了结了自然意识之死的人们,是近代的religiosi(虔信者),这种宗教是费希特的我的宗教。

（回答——个有关死亡的区别的问题，当然也是生命的区别：所有宗教情感的确定性是：理性的是现实的，现实的是合理的。见于黑格尔的法哲学。这是这里所设立的前提条件。认为神的当下现实的隐遁为无神论提供了根据，这是不纯洁的愚蠢，一种愚蠢，它流于自然性的生命。法国启蒙运动即是如此，通过再现替代缺失的当下现实的危险，只有 religiosi 处于这一危险中。）

“然而羞怯的眼睛

有许多期待，

凝望着光。”

羞怯的眼睛——怯于什么？光在强烈光线的模态中；眼睛只接受经过中介的光，而不是直接的朝太阳望去。光总是中心，两端为大气和土地，既是白昼也是黑夜的中心。这个中心本身又是经过中介的，光变成圣经之光；它不可能是别的，正是圣经的记忆之光。羞怯的眼睛在静照中获取力量：宁静是圣典之言，非语言本身的言辞。在神之子的显现的直接性已过去的地方，圣典相当于静照的力量。

新宗教，近代的宗教，对于我们，它完全脱离了中世纪的宗教，在神圣者，神之子惠临之际，诗人的困难在于这样的问题：近代宗教是否又重新依赖圣经？它又是一种圣经宗教吗？不，圣经仅在练就眼光上重要，因为从非宗教中不产生宗教，只从宗教中产生宗教，它容纳了神的当下现实已不在的思想，参见费希特的宗教著作和其中约翰的地位。

（就有关“忘却世界”的问题：怎样的世界？哲学仅源于哲学，理性仅源于理性，宗教仅源于宗教。这里忘却什么样的世界？它是世界之夜的世界，忘记它。为此温习神圣经典，并非中世纪将之划为

黑暗的世界，黑暗又作为罪的黑暗：这里没有罪的想法，所以也没有对罪的拯救。所以黑暗是隐遁之夜的黑暗，远离众神的黑暗。只有忘却世界，温习的对象才呈献出自己。这里是确定卢梭的无神论的地方。它不处在人的臆断之中，而是神的离弃——神掉转面庞。）

“如果神圣者现在

如我相信，爱我”— 藉此，荷尔德林进人那心爱的使徒的角色之中，根据《约翰福音》21，7 和 20。现在转向作为祖国之父的洪堡侯爵：

“有多少厚爱给你，”——他们更爱你，这是准备好的，荷尔德林不能假定，他有了神隐遁的历史经验，而是说他的“羞怯的眼睛”眷恋着圣经。引入侯爵的根据（见标题下的献词和这里）出自：

“永恒之父的意志

更适合你。”——这是由圣经说出的意志；

“他的标记静静地

在风雷的天穹。”— 雷电之神的图象；在标记下面矗立一位所标记者：对于侯爵这是基督。

“因为基督还活着。

英雄们，他的子孙

皆来临，……”——这些英雄，他们踏入主的死亡的勇气之中，但是下面却发生了清楚的转折，离开圣经，转向自然的启示（参见谢林）。

“……大地迄今的业绩

解释闪电，”——这关系到历史，父亲不愿一切同时；历史的业绩解释标记，它们是不连续的一次性的标记。

“一场挡不住的赛跑。”赛跑，它指向历史的终点。“基督还活

着”，这是圣经宗教的“还”。闪电的启示则相反，对它的解释遍布整个历史。“但他在”，指父亲；他的行动是历史的作品。

（有关提问：这是一种在场意义上的“在”吗？回答：视之为在场，这不合宜。假如有任何物在绝对者之外，绝对者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但他在。因为他的事业

向来完全为他所觉悟。”——这里所说的不是逐个接受万物并且联系万物的自然意识。父亲不是费希特的我，就我必须与我相区别而言，我必须是一个我，但这不是父亲的情形。他的觉悟中没有我。这种觉悟是绝对知。参见黑格尔：绝对者愿在我们中间，恰好不是像我总在任何一个对象中那样，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没有自在自为。我们是谁？有限意识的那些人，这意味着，我们的意识将转变为那种不再排斥绝对知的意识；这种意识之知是《精神现象学》采摘的果实。（回答问题：这里的“觉悟”不可在我和对象的关系的意义上来看，而是作为绝对精神的所在。在《精神现象学》中精神也作为觉悟的精神来加以阐述。）

“太久，已太久

无法见到神圣者的光荣。”

荷尔德林指神本身的当下现实的可见性。随着现实的抽离或者隐遁（再现不认识这种抽离和隐遁），也不再有神圣者的光荣，与 doxa theou 相联系的 honor（荣誉，奖赏）。

“因为他几乎必须伞着

我们的手指，……”

这是对那样一些人，他们不是没有学过写，就是不知道该写什么。

"……暴力卑劣地

夺走我们的心。"

这是历史的洪流，牺牲也因此而得以理解：

"因为神圣要每一种牺牲，"……

荷尔德林这里完全跃入他的历史现实之中，离开圣经：一种当下现实，它既不要求赞歌，也不要求行动，而是要求牺牲（见《恩培多克勒斯之死的根据》）。荷尔德林自身奉献出牺牲：因为缺乏神圣的名字，诗人的牺牲是放弃。说"一切皆善"，就是这种牺牲，即使缺失也是善，死也是善。在他的时代，荷尔德林是惟一的一人，他没有忽略这种牺牲，他呈上牺牲，他的放弃承认了神圣的缺失。

"我们侍奉过大地母亲……"我们，诗人，我们侍奉过谁？大气，光和大地。"新近服务于太阳的光辉，"这种奉献臻于完善。他的服务也同样是为父亲，下面的思想也是为他，这为统一之三的三重服务；父亲，"统领万物之父"，这万物是历史的人。大气父亲，

"最爱精心护养

坚实的文字，……"

怎样的文字是坚实的？这是法则的文字，而何种法则？解释存在者的法则，正如荷尔德林说，它是"纯粹的法则"，见《母亲大地》("Der Mutter Erde")29 诗行：

"他在雷电中

已造就纯粹的法则，……"

在《犹如在节日》24 诗行：

"上至大气，下临深渊

按照坚实的法则，如从前，从神圣的混沌中造出，

欣喜的感悟重新感觉自己，

这万物的创造者。”——指出感悟的隐遁和赠予。

在《致玛丽亚》第96行也谈到法则。

法则是所有尺度的法则；它是次序，规范着尺度、须度量和可度量的顺序。参见《面包和酒》44诗行：

“有一点恒常；无论是正午或

已近深夜，永远有一种尺度，

万物共通，各个却也知道本分”。

《和平庆典》第一稿，44诗行：

“通晓一切时间的尺度，神以爱护的手

触摸人的居室，

仅仅一瞬，

人们不知道，然而久久地

他们思念，并且问道，这曾是谁。”

谁用爱护的手触摸了他们的居室？在思念中他们不禁问，这曾是谁？谁是缪斯之知的发言人，谁是《新约》以及祖国赞歌的说话者？

关于《论诗之精神的行进方式》。

首先看第一段的结构：第一句话，一个条件句，超过三页。它说的是什么？人们必须弄清楚，否则将被埋没在整个反思之中。如何整理这样一句话？第一方面：“如果诗人一旦驾御精神，……确定……”这一区别是通往一系列区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以“如果他洞悉……”开始，这些洞见都关系到什么呢？关系到“驾御”和“确定”这第一双重组合的中心思想：诗人的构撰依据情感、情感展现于三大阶段之中：1. 化为自己所本有，2. 把握，3. 确信。这是“驾御”的

完满发展，驾御与确定性方面相应。——穿过洞见的思想进程又是如何呢？从感觉到非感觉——这里思想从历史的抽象进入历史之中。“如果他进而洞悉，……那种精神的意蕴就全然不可感觉……”：这不可感觉者，它不在当下现实：这是从祖国赞歌的视界来说的。

下一步在不可感觉的经验之基础上走向“使之可感”。从何入手？从对事情的概念把握着手，显然，除非理解了它的不可感觉，否则就不可能使之可感，最后表明情感的根据。以上所说的是诗之条件的一种惟一的赋格。

（92年6月15日
博德夫人笔录）

七

现在来看“诗之精神”的秩序，它的“行进方式”：坚持在当下现实（Gegenwart）下功夫该从哪里出发呢？正如再现（Vergegenwaertigung）是表象思维和意识哲学的思想方式的第一要素，如何把当下现实与再现分开呢？超越了意识哲学的思想方式，谢林走向艺术，黑格尔不再停留于费希特的我之哲学，走向纯粹概念的哲学，荷尔德林则进而把握历史的当下现实，他把自身理解为这一现实的牺牲品。

应该从感觉（Gefuehl）与不可感觉（Nicht-Fuehlbar）的相互击宕出发，荷尔德林与后者较量，并且把使之可感（Fuehlbarmachen）、把诗（poiaesis）的挑战当作他的使命。自引而去并在其归途中的期

待者,必须变为可感觉到的。神圣者的来临,在被把握之前,是在情感中。由此可见,希腊众神在荷尔德林的时代被再现的危险,发自既是理性关系(ratio)亦为根据的概念,即出于根据。出于怎样的根据?共同心灵的感觉根据。使之可感与这样的心灵有关,它属于祖国。[1]

感觉在如下次序中得到规定:

1. 化为自己所本有(Das Sich-zueignen)。这是如何发生的呢?这里我们回顾哲学,并且是康德哲学:感觉被纳入表象能力,纳入观照;这就是这里的化为己有。或者我们想起,费希特把感觉这一名称解释为"于我之中发现"。

2. 把握(Das Festhalten)。我们再看康德,具体看他的实在范畴:因为观照被赋于时间之观照形式中,它也随着逐渐消退的感觉而消失。感觉的强度从1至0,也就是说,它毕竟不可感觉,毕竟消亡。这里的"把握"就针对这种消亡。

3. 确信(Das Versichern)。确信什么?所保留者("诸多须保留")。与什么相抗衡?与坠落或遗忘。

经过这番功夫,情感在感觉自身中赢得完整性,从而扬弃到精神之中(参见,精神的力量)。情感在其相继规定中精神化了,脱离了对感觉中的直接既定存在的依赖性。

"驾御精神",这是真理方面,被感觉、得到保留和确信的真理的一面。另一面是对真理的确定性,"再创造",这就是说,有章法地

---

[1] 再现错置了当下现实,因而是危险的。"神圣的来临"首先在情感中为当下现实。用黑格尔的话说,相对于纯粹概念的中介契机,这种情感是直接性契机。就此而言可称这种情感为"根据"。"共同的心灵"在这里是相对于意识之我而言,是属于祖国的心灵。——译者

创造出真相。这种再创造的哲学范例是费希特哲学和黑格尔的逻辑学。费希特再创造出人的精神的原始行动，这里指出了回归开端之路，不过仅作为"应该"。黑格尔看到：终点业已在此，但是必须从头再创造，这一开端以全然无规定性的方式作为终点，也就是必须在规定之进程中达到开端。须在此意义上看这里的再创造；它不是摹仿，根本不是。

澄清精神的力量和确定性，是这篇文章开始的两个思想。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看系列洞见的赋格("如果他洞悉")。这必须得到清晰的表达。

第一种洞见透达精神的两种要求之间的冲突：共同性和继续发展。为了祖同，共同性先行得到思考，共同性这里显示为不可感觉者。在其不可感觉之处，援助到来，犹如由概念来拯救自由，概念以在自身中的区别为特征。哪一种区分出现于这里呢？感性内涵和感性形式的区别，精神意蕴和精神形式的区别。感性—精神性。

就像在费希特那里，冲突的解决在于双方的相互关涉。相互关涉有双重意义。一种意为，第一方面作用于另一方面(A到B以及相反)，另一种同时意为运动。因此，荷尔德林首先区别精神形式和精神材料，它们互为规定，其次是精神和物质的区别，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中都须考虑形式和材料两种因素。

接着是一个新的冲突，即物质转换和物质同一性的冲突。这里可以看到，荷尔德林是如何已将关系范畴思作反思之规定(Reflexionsbestimmungen)，而反思作为一种过渡，一种运动。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转化，另一方面是同一性。

如何解决呢？答案是包含着转化和同一性的奋进。奋进者变化而又保持自一。下一步是上述冲突的反转，即在精神层面上的内

容和形式:精神宁静的意蕴--精神变易的形式。精神 -物质。

最后,在冲突双方就绪之后,冲突纯粹地处在运动自身。来回转化的冲突在相互规定中奋进,这是超越相互关涉的双方规定性的进一步规定。至此,我们有了一个渐进过程。并且恰是带着转化和奋进这一冲突的进程,冲突最后在运动中处在过渡之中。

我们想到荷尔德林的祖国赞歌,上述思想的血肉,想到《帕特默斯》(作为一个我们接近的范例)。提及冲突双方的名字:昼与夜、夜与昼的转换是宁静的转化的方面(因为仅此而已)。历史是另一面,随着追求奋进的露面才出现。从何而来?来自栖息于夜之中的精神。奋进以祖国之神的惠临而完满,祖国之神的惠临是精神这一面(比较尼采的永恒轮回之学说的区分:它具备 1. 动物的方面:相同者永远返回,2. 惟一的方面,精神的惟一性,而精神源于对生命的切入)。

须说什么,只有从诗人的当下现实得到规定,显然,这是一种卓绝奋进的现实,在等待和使之可感的模态中,以上述冲突昭示自身。冲突仍有一种可能的统一,具体为可感与被感的统一,即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统一。统一通过诗人而实现于特定的材料。帕特默斯就是这样一种材料,诗人在选材时要问:这是富于接受能力的材料吗?其接受能力(Rezeptivitaet)与情感的接受能力互补。对什么有接受能力?对何种创作?这是理想在材料中的创造(理想的形式和理想的内容)。这里进一步公开唯心主义立场的因素是:材料的接受能力本身仍是一种须创造的东西。这意味着,诗人选材不仅根据其本有的接受力,而且材料本身仍从诗性的创作中得到接受能力。

这表明，荷尔德林是怎样离开康德而站到费希特的立场。

（提问："枯燥"的帕特默斯岛有何接受力可讲呢？帕特默斯作为约翰的寄居处已经是理想的素材。这就是说，这一素材的接受力已经建立起来。）

如果我们现在将之视为如此之素材，就看得更加清楚。它分为：

1."一连串的事件或观照，须主观或客观地加以描写和刻划的现实性"，

2."一系列追求、观念、思想或激情，须主观或客观地加以说明的必然性"，

3."一个想象序列，须主观或客观地加以塑造的可能性"。

这里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建立在其接受力中的素材是按照模态范畴加以区别的。这些范畴的特别之处是，它们不再为规定对象效力，而是关涉到我。这些范畴出现在这里，并非按照康德的顺序，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而是依次为：现实性、必然性和可能性。这种素材关系着诗的行为，即 1. 描写，2. 说明，3. 塑造。这一次序显然表明了到塑造为止的 poiaesis 的上升。

此外，我们注意到，我们在这一次序中具有理论、实践和诗性创造的契机本身。在理论理性那里，知性并非描写性的，假使这里不在理论理性的意义上理解知性，描写现实性还不是很奇怪。但是如何鉴于必然性来理解说明呢？无法描写必然，只能说明必然。一种说明符号总是被构设的，志向、观念、思想、激情的符号每每蕴藏在实践当中。第三所涉及的是想象序列，由此可见，为何诗性创造正好在第三要素中（参见，想象力在近代的角色）。

鉴于对素材的理想的安排措置，荷尔德林对这种区分做进一

步规定，追究创作的根源：

（1）实践中特定的事件（也就是戏剧事件）的根据在"正当的追求"，（2）思想和激情的根据在"合理的事业"，（3）想象在"美的情感"。这里的"事业"是指什么？显然不是"事件或其他的现实性"。如何理解"合理的事业"？"合理"一定关系到诗之素材的选择。其根据为唤起想象的"美的情感"，它具体化为"合理的事业"，这一合理事业必定是想象之事。这里我们看到，从"正当的追求"向"合理的事业"直至作为诗之根据的"美的情感"的回溯（回归根据）。

有关诗的使命，勾勒其主要特征足矣。它首先是塑造，其次为说明，再次为描写。

现在，诗的意义：首先须在"诗中真正所言"和"精神，理想的安排"之间做出区别。

（92年6月22日

施洛塞尔夫人笔录）

八

《论诗之精神的行进方式》高深莫测。黑格尔的与之相应的著作为《耶拿逻辑学》（虽然晚一些，写于1803年）；无法对这两部著作加以概括。那么怎么办？关键是以理性行事，这就是说，在其组成中看整体。这时全面回顾黑格尔的Conception（总结和继承）确实是一种帮助和支持，可并不是说这里已经将理清他是如何继承的，这由黑格尔自己来做。我们必须一再选取从哲学到sophia的通道，因为智慧就像这里所体现的，全然不可企及（文学史方面的

多方阐释也于事无补），这已经在“诗性个体”的核心显示出来。这是什么？沿袭文学传统，我们用 dichterisch（“诗性”）翻译 poetisch（“诗性”），并且藉此认定，荷尔德林这里涉及的是诗人的创作过程。然而荷尔德林对诗的个性所表述的，仅关系到他自己，假如诗的个性没有实现，它算什么；可它不在别处，只在荷尔德林那里得到实现。

我们必须注意到，究竟何为“诗性”——它曾在卢梭和席勒的“诗性”中吐露自身，随后展现了对费希特的离弃。正是这篇论著是背离费希特的明证，而这种背离只有在与费希特之思的共同基础上才富有成效，这就是说，荷尔德林这里提出的诗性使命，培养诗性个体的任务，在其精确的规定性中恰恰得自于费希特思想，无视智慧的形态及其与相应的继承理性之形态的界线。在这篇论著中我们仅坐取一个又一个套式。

精神与意识不同，非再现，非反思，有关它这里说：它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在黑格尔哲学中情形如何，可以精确地从哲学全书得到印证：它是无限循环的再创造。就何而论再创造代替创造？1. 考虑到精神的沉沦，一如精神是显现的意识的精神（《精神现象学》），2. 考虑到再创造的根据，一如它是理念带来的精神根据，并且惟有理念提供根据（《逻辑学》）。

重新回到荷尔德林的情感运动之尽头。情感在原则意义上（参见卢梭）是自由。荷尔德林正向这种情感的清晰表达靠近。

情感的次序为：1. 被感觉者，2. 不可感觉者，3. 使之可感。在第一句话中荷尔德林就说到怎样一种情感？共同的心灵。他把这种共同性朝着团体（koinon）方向解释，相对于“每一个人所独具”。缔造共同性的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共同性在何处显现为“人人所共

有"？在自然。依照这第一个方面自然正是缔造共同性的。另一个方面，"每一个人所独具"，从自然的意义上看是人的人性。就此我们看到不可感觉者的第一个预兆：人的本质对于人是不可感觉的，共同性依次亦然（比较《许佩里翁》）。从自然来思考共同性，恰如它仍须每个人去感觉，正是这种共同性是那一接受祖国之规定性并且于此而具历史性的自然。

我们再一次回顾《许佩里翁》，我们注意到自然和祖国的共同，经历了沉沦的祖国，对祖国的覆灭之存在的感觉被引向那自然，从自然那里升起对将来之祖国的情感。至此是关于情感的次序！

现在再来讨论精神在其奋进中的要求。第一方面，原始的要求为所有部分的和谐同在。这是自然。另一方面要求精神在美的进步中超越自身。这里再创造登场，精神在自身和他者中再创造。只有基于精神的这种再创造，我们才能在第一方面的末端，即自然统一性的出口处，发现前往祖国的通道。

在自己本身中再创造是古老哲学的 ratio sui（理性关系结构）程式的转化，想想在莱布尼兹那里的和随后——经过翻译——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的 ratio sui。在荷尔德林这里，这种 ratio sui 转化为 productio sui（创造性结构）（参考黑格尔对概念的呈述）。在一种"美的"进步中。就何而言美？因为和谐。就何而言和谐呢？让对峙者的同等权利显现出来。冲突被深化，直至结果与原始或直接的统一相互结合起来。

冲突的一系列区分，造成形式和材料的分别；荷尔德林首先面对材料，构成三重序列：事件、追求，想象。

我们已经指出，这里可以看出理论、实践和诗性创造，尽管如此，这里并不指时代的区别，而是指最贴近的，即费希特哲学。它有

理论和实践的部分；没有诗性创造的部分，由此可见荷尔德林所满足的新的理性需要。想象力随着第三序列：可能性，想象，释放出来。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想象力也具有重要作用；它作为中介能力而出现，为这一中介的两个极端所规定，只由两端获得合理性。荷尔德林这里，想象力随着想象而问世。冲何而来？创造素材。

（提问：费希特的原理不也应该思作诗性创造的吗？这里的关键在于诗性的规定。近代之思在整体上（从原则上）是诗性创造的；这也适合于康德和费希特的思想。康德的对象完全是被造出的，然而忽略这一点。与康德和费希特相比，诗性创造于荷尔德林获得新的规定性。想象力在他这里不再是悬浮于有限（知识学的第二原理）和无限（知识学的第一原理）之间的能力，它不再由对峙来规定，而所谓对峙又是理性的构置活动所决定的反置。无论在康德还是在费希特那里，可能性都不是最高的模态形式。）

回到材料，就它那一方面它恰好不是既定的，而是作为被创造的，能够接受理想的安排措置。什么叫"理想的"？里面是理念、纯粹概念、纯粹理性。所"合理的追求"（"合理的事业"）的"合理"字，应以"理想的安排"为前提。"理想的安排"是"诗性的安排"的一个要素。"理想的"是鉴于"诗性安排"而说，它必然有根据，理念即如根据。因此追问诗的根据，根据在论证中呈现自身，荷尔德林说，这种论证就是意义。

现在讲诗歌的创造，它分为两面，我们将在黑格尔那里认识这两个方面，它们是纯粹概念的创造方面，1. 方法，2. 体系。荷尔德林这儿有它们的预兆 1."诗之行进方式"，2."诗的作用圈"。这种区别又可以回溯到黑格尔逻辑中理念的相对于主观性一面的客观性一面。这在黑格尔和荷尔德林那里不是一回事，可是这里我们必

须拓开一条思想之路，哲学的总结和继承对于我们是巨大的帮助。

“一如精神和理想，亦如材料和表现有两类，诗歌的意义可分两种，具体地说，人们把它理解为应用的和非应用的，非应用的，所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种诗的行进方式……”（在第 2 段）；作用圈在应用中进入视野。两者皆为“理想安排”的不同方面。

鉴于实现工作，荷尔德林首先分辨三种对立：“理想和理想，生命和生命，个体和个体……”以后可看出，为什么恰是区别这三种。

先来看：诗性创造所涉，在运用方面，作用圈的一面，诗性事业，也就是理性事业对立于其世界（参见，作用圈）。而恰是鉴于作用圈，诗之局限属于诗性事业，客观性方面本身没有局限。局限必然是由 poiaesis 引进的。

（我们正是如此对待“材料”（智慧和哲学），我们在诗性的局限中撰构素材。局限的美的部分是 logos（言/道），在选择的意义上（logos 就是筛选），这意味着选出卓越者自身，并非联贯的材料中的任何一种材料，就像在所谓哲学的效应历史中那样。）

“恰当地选择”，没有筛选便无法完成诗性事业，这里说得更加精当。作用圈或是“元素”大大有益于诗性事业本有的逻辑性和优越性。材料对于诗具有接受力——业已明确，诗作为理想的安排，这同时意味着理性的安排，只有材料自己本身是理性的，它才具有接受力。

（注：创造是筛选。Vehikel（“辅相”）是材料的一种古老说法，精神有渐进过程，因进步它才具备性格，以经验的性格，以进程为前提，参见“辅相”。）

上一步与诗歌的根据有关，在下一步中这一根据性格化为“诗歌的论证和意义”，执中于两面，一面为“表达（表现）”，另一面是

"自由的理想的安排"。由于根据问题，理想的安排本身分布于其契机中：表现，被理解为表达，论证，被理解为意义。

这种区别使人回想到斯多葛的认识论，其对 saemeion、sanomenon、hyparchon 的区别，即对标志(给予标志者)、所标识者以及意义所及者的区别，而意义所及者是作为外部的显现者。这里回忆这些，只是为了进一步深入：意义在这同一逻辑中是想象。这里想象的中介位置涌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荷尔德林与斯多葛的逻辑不同，真实者并非显现者、形体，而是理想者(自由的理想的安排中的理想者)。想象所成，是在理想的安排之手下所构入的，所谓理性规则的构形。意义作为这种中介"向诗歌保证，自由的理想的安排不会成为空洞的文风，而表现不会成为虚荣。"(汉瑟版，第 869 页)因此有下列精神－感性，形式－物质的区分，这里须不断强调的是，必须在费希特的视界内来思考感性和物质。

重复一遍：意义执中于两面，一面是表现，个性，全然在个性的感性意义上，另一面是理想安排。理想者总是具备整体性意义。想象力须和意义这一中介一道加以考察。关于这一中心点是这样说："处处与自身相对峙。"这明确地在费希特的层面上，想象力的悬浮具体是说：并非被设置为某甲或某乙。"这样意义处于两者之间，它通过处处与自身对峙突出自己；并非精神调解所有形式上的对峙者，取而代之的是，意义分离所有统一者，确定一切游移者，使所有特殊普遍化……"(汉瑟版，第 869 页)普遍化是精神所独具的；在形式中精神揭示普遍者，对立于个性，而个性要求表现，poiaesis 必须创造个体。

荷尔德林在这一关联上谈到超越的方法，"超越"在于，即使至相矛盾者也得到调解，一种和解，它不仅将处于相互排斥关系中

的，也把互相毁灭者带到一起。这里须回忆笛卡尔的“超越的怀疑”（著名的一处，《方法谈》，I，12）。怀疑在何处？迄今的所有真实皆经过可能性推测之中介，也就是可疑之中介，皆是假的。由此可见矛盾关系的毁灭性特征（真假相矛盾）。

至于元素，恰是这在这里重要起来，具体说，矛盾藉以呈现自身的元素，即生命元素。首先从对立面并且从相峙者的和谐来理解生命，它是美的生命。从和谐地对峙者迈向矛盾者，即从美的生命到生命本身。后者于自身包含美的另一端，也就是和谐和美的毁灭；这是包容了死亡的生命。这里美和非美的生命为可调和的（精神必须调和），“通过生命的理念”而和解（汉瑟版，第870页）。

现在我们走到诗性素材的理想安排的真实意义跟前。不仅为了美，而且也为了把美的种种关系置于关系之中，然后统一它们，诗人必须创造。“诗人正是由此给理想者一个开始，一个方向，一种意义”；理想者由想象而成，在诗人的想象中获得意义，并且正是那种联结纯洁与粗劣，即精粹者和无教养者的意义。须在意义的建树上来看诗歌的根据或者论证之契机，意义给理想者以规定性，应从这一“主观的”根据出发并且返回到主观根据。它是被构入生命形态的理想者（这里我们想到黑格尔的逻辑：理念的第一个形态是生命）。须对生命加以区别。如何区别呢？看它是“和谐的”还是“不和谐的”，这就是：看“氛围”的区别。论证，也就是意义之契机，因氛围而变得主观，可是同时并没有明确哪一种主体在材料，从而也在客观性上生效。

我们再次看到荷尔德林追溯已经提到过的现实性、必然性和可能性之分别，现在却在另一种规定性之中：

1. 感觉，从而谈及个体，更准确地说：可被普遍化的特殊

(theooria 理论),

2. 可完成的追求(praxix 实践),

3. 可实现的灵性观照,作为对可能性的关涉(诗性创造)。

"主观的"论证在这三个层次上进行。生命作为可以加以普遍化、可完成、可实现的生命,由理想安排而获得规定性。如此之生命是诗性之生命,是不同氛围的生命。理想者、纯粹者从中绽出;纯粹在这些氛围中获悉其对峙者。生命经历了生命之理念这一中心,就不再是纯粹诗性的,因为与对峙者相联系,经历了个体与普遍(物质与形式)与纯粹的冲突。纯粹是理想的纯粹、理性的纯粹。

荷尔德林说,这种纯粹与"把握它的有机体"相冲突(汉瑟版,第872页)。普遍与纯粹发生矛盾,就像个体也和纯粹发生矛盾,因为普遍和个体介入了荷尔德林作为世界或是诗人行进方式的作用圈而引进的东西之中。

"诗之精神的行进方式"(这个标题并非出自荷尔德林)把意义交付于从纯粹向X,向莫名的可规定者、可实现者的过渡,以及从X向纯粹的回归(汉瑟版,第872页)。于是进而谈到在冲突和统一中行动的精神之作为。首先看生命本身。什么是它的标志?在对峙和联系中的进程;生命由此才得到规定,对峙:物质的,联系:形式的。业已明确生命是区分之进程,与生命的这一方面相对,另一面为联合,统一者的联合。在创造性生命的这两个契机之后是第三个,即联合的契机:对峙与统一相结合,这意味着,两者就自身方面具备统一点。在这一点上,"可以感觉到……精神在它的无限性中";只要精神滞留于对峙,它就是有限的。

这一段(汉瑟版,第873页)在句法上很难廓清。思想的层次如

何呢？

1."不仅仅就是通过生命"，

2."不只是通过联合"，

3."但是（并非从句法上所期待的"而是"）在统一者的统一这个概念中"。

在统一者的统一这个概念中达成了什么？正是荷尔德林在著述一开始就要做的一点：使不可感觉者变得可感。不是意识的有限之思，而是精神之思（参见，黑格尔的概念）思考对峙和联合的统一，不仅仅是对峙者的统一。无限者，（语言上）上升为"无极者"，在其无限性中变得可感。

这一段的结束集中了一切：使无限变得可感。这里可以回顾在其无限性中的自然：包含死亡的生命。无限一方面"在矛盾中向中心奋进"（参见费希特知识学的实践部分），另一方面"又在中心相聚"，"其表现的这种对立"达到"同时进行的情志的一致和区分"。这是荷尔德林作为诗歌的根据所造就的概念，而诗歌的这一根据，即同时进行的情志的一致和区分，理应得到"绝对"这个名字。这上面可以看到对费希特思想的超越，荷尔德林把这一超越理解为本己的实现诗性的可能性。他准确地认识到费希特思想所达到的极限。费希特虽然也认识到它，但却没有塑造它；对于费希特它仅是一个点。荷尔德林将这一点塑造为一个诗的世界，诗人所创造的世界。

我们下一次考察"诗性个体"时，将来到这个"诗人所创造的世界"。虽然谈论诗性个体也像谈论一个"我"，但是这个我与自身相区分并且已经区分。这究竟是怎样的我？非费希特思想的绝对之我和纯粹之我，而是完全由诗性使命所规定的我，荷尔德林相应地

称之为“诗性之我”。

（92年6月29日
施洛塞尔夫人笔录）

九

我们已经看到，荷尔德林区别诗性的行进方式与诗性事业的作用圈，这里须注意，作用圈本身由诗来规定，它不是现成的世界，而是构撰出的世界。至于行进方式与这一作用圈的关系，我们应该在行进方式的原则下加以考察，具体说在根据的原则下，诗歌必定有一种根据，这是令人惊讶的论断，藉此荷尔德林把自己与周围其他有关诗的一切彻底区别开来。

这是什么样的根据？谈论根据，就已经近乎说这一定是理性根据，是理念，理想，从而是理想的创造。可是理想者才仅仅为诗歌的主观根据。但是由此出发又回归于此；这为诗人的行进方式设置了特定的路段。

这一主观根据在一种三重性中铺展开来，1. 在可普遍化的情感中，2. 在可完成的追求中，3. 在可实现的灵性观照中。这三者确定了诗性生命。鉴于“诗性”须做如下区分：纯粹诗性和与对峙者相结合的诗性，即矛盾的诗性。从纯粹出发，经过粗劣之中介，即未经教养者，再回到纯粹。

以净化的方式使纯粹成为有效的形态，这种教养带来怎样的洞见呢？由此产生的洞见正是那在《帕特默斯》的中心位置与我们相遭遇的洞见：“一切皆善”。这是在冲突经验中的纯粹之思，就在

此洞见之前这样说："他看见，世界的愤怒。"（第一和第二稿的第6段，在后两稿中有所改动）。纯粹之诗现在与对峙者相结合；这一与对峙者的联系，或者更准确地说统一，正好实现了诗人所行之事：使无限变得可感（缺席者和当下现实的统一点）。无限，具体化为荷尔德林的规定，就是自然（不是大气，父亲、父亲是三重性当中的一分子）。

必须使无限性变得可以感觉，在其最可以感觉到之处，"在最物质的对峙中"（汉瑟版，第873页），在氛围的对峙中；而氛围现在自相矛盾。矛盾是趋向灭亡之地——让我们回顾前面已提到的法则。这正是坠入根据之处，回归之处，从诗的直接根据出发，然后直接的根据分裂，最后发展为自相矛盾。荷尔德林赋予自相矛盾什么样的形式意义呢？这就是"同时进行的情志的一致和区分"（汉瑟版，第874页）。

我们对荷尔德林的思想来源做片刻回顾，好让我们彻底摆脱对"诗"的抽象一般的观念。让我们思考这种矛盾的含义。在荷尔德林的思想之前，情志的一致扎根于费希特的绝对之我的情志之中，而区别在非我出现之处。荷尔德林的思想怎样与费希特相区别呢？费希特思想在第三原理中与相互限制，与有限者打交道，而荷尔德林思想的宗旨是感觉到对峙者是不可分离的，将对峙者构撰为被感觉者（参见，"同时进行的"）。这表明，这里的根据，作为诗歌的根据，只能是再度企达的根据，而不是直接的根据。

我们再次明确这一点：诗之行进方式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但不是以费希特的方式，而是一开始就以在上述规定性中的"使无限者可感"为宗旨。

从诗之行进方式中跃出铸造"诗之个性"的"诗性性格"。这是

这篇论著的最后一个主题：诗性性格就像和单纯的艺术（作为无区分者的统一，参见谢林；我们还将会涉及）有别一样，也与单纯的天才（出自自然）相区别。这就是说，诗性性格能铸造：它铸造出个性；只为个性而生的有1.“感悟的同一性”。由此已可见出，它不是纯粹之我、绝对之我的同一性，而是个体的同一性，个体为精神所震撼，欣喜而有所感悟。从所受震撼中它获得同一性。2. 个性具有“天才和艺术的完善”，即没有天才和艺术的互相排斥，3. 个性被赋予“无限之再现，这一神性契机”（汉瑟版，第875页）。这不是别的，正是所说的使之可感。有关“再现”，重要的是不粘缚于字面，这里不可思作意识的repraesentatio（再现），而是在呈现须感觉者意义上的repräsentatio。“神性契机”，这是这种再现的当下现实。

关于“诗性个体”，这里是这样说：“如果诗之精神在它的行进方式中每次做这样的尝试，掌握原始的诗之个性，诗性之我”，这是“诗之精神的最大胆最后的尝试”——参见，对自己成为客体的禁令（汉瑟版起自875页；斯图加特版252页）。完全在上述反抗和矛盾的意义上理解，这种掌握是一种灭亡，然而包容于扬弃中的灭亡，扬弃诗之个性及其纯粹的客体，扬弃这两者，处于对立和对峙中的主体和客体（类似于黑格尔对《精神现象学》中的自然意识所采取的步骤的，“扬弃”它；这里是其先行规定）。跟随扬弃之后的是对诗人的要求，他在其事业中所是的种种一切并非作为偶然的我或是自然的我，而应该是自由的存在；只有这样他才创造他本己的世界。

他如何“确信”他的个性？这种个性只有通过外部的客体才可认识。须注意，诗之个性不仅是创造性的，而且同时为被创造的，因此才能说，诗性个体在众多其他诗性性格中接受一种特性，具体说

一种在为诗中(dichtend)选择的个性。再说一遍，诗人不在其自然性，而在其事业，这意味着同时在其事业的使命中，亲自选择他的性格、从所选择的材料来规定其性格，并且以自由来把握它。诗人从事诗性的创造，他自由地选择由他自己本身所规定的客体，是以卓绝的方式与自身相区别的人。而自由不仅是选择客体的自由，也是能够从其客体中抽象出来的自由。——这一抽象之自由扎根于近代之思的最深处。在笛卡尔那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抽象为自由的行动：mentem a sensibus abstrahere。

什么是荷尔德林自由地选择的为诗对象?"没有什么夺走我的客体"(出处在哪儿?)，祖国("祖国之言属于我"，也这么说过，可我不记得在哪里)。正是这完成了自由选择的对象的意义，诗人让自身由这一对象来规定，并且规定对象。再说一遍，这就是诗性个性所要求的与自身相区分

我们已经清楚，对象是祖国，我们也看到，荷尔德林是如何跨越了费希特，而且跨越了哲学。具体说，与自身的区分在荷尔德林这里不再是理性之区分，而是人之区分：荷尔德林回到人之区分，从而踏入智慧；就此他扬弃了哲学的局限。所谓超越费希特，可以三种方式来看：谢林超越"费希特的主观的主客体"，进入"客观的主客体"(自然哲学)，黑格尔以逻辑学超越费希特，荷尔德林有另一种超越。他不再关心理性之区分(意识－概念)，而是人与自身的区分。这种与自身的区分对于他却意味着"牺牲"。

荷尔德林关心的是人的规定。这篇论著的最后部分是谈Expressis verbis(语言表现)。在费希特那里我们也看到一部《人的规定》，可是于何处规定并且如何规定?现在我们能够很好地加以辨别，它在通俗性论著中(通俗性著作，费希特的宗教著作，如《全乐

生活指南》)。它在费希特那里相对于第一哲学只是通俗的。但是在费希特那里为通俗的东西，在荷尔德林这里却不然，而是带上了一种形态，它在这一形态中成为智慧，而作为智慧它是知的第一义，并非科学的通俗性方面。荷尔德林也有通俗性，不是针对知的第一义，而是针对诗教任务，民众是诗性教育的接受者。只能在此意义上明确荷尔德林的通俗性("通俗"必须与"庸俗"区别开来)

重复一遍：人与自身的区分(如果允许这么说，惟有荷尔德林的人与自身的区分)，通过所选择的客体得以完成："倘若它并非与自己本身相区别，并非在自身中由自身而区别，如果它通过一个第三者变得确实可辨"(斯图加特版，第253页，汉瑟版，第877及下一页)。须注意，我不是能够担任自我区分的载体的对象，而是对象必然与我相区别。这个第三者是以自由来选择的。而这个第三者并不扬弃纯粹个体(就像非我扬弃我，参见费希特的知识学)。这意味着：自己本身作为由选择所规定的思 进行规定的对象，换荷尔德林的话说：命运，是自己所选择的命运，自由地接受的命运，荷尔德林这样来领会耶稣。

这里，在得自于自我区分的我的自我规定，人的自我规定中，产生了互相转化的关系。我"在和谐地对峙的生命中显现为统一，反之，和谐地对峙者作为统一显现于我之中并且在美的个性中成为客体"(汉瑟版，第878页)。这是我(个性)和生命(普遍)的互相安顿的两个方面，我和生命相互规定。共同的生命(见本篇开头)显现为个性化的，"在美的个性中"。普遍的生命或共同之灵魂只有在美的个性中才是客体。

现在讲文章最后一部分中的人的规定，它处于诗之个体的规

定之后，在诗人和他的诗为阐明承担人与自身之区分的个体提供了线索之后（斯图加特版，第255页，第12行以下，汉瑟版，第878页以下），思发自"孤独的存在"。人的这种与自身共处的生命（智慧）必须与理性的自在和自为（哲学）相区别，这种孤独之存在是一副十字架，尽管不是近代之人所应当得到的十字架（当今指责近代是个人主义，这里对个人主义的牢骚理应尽得发泄）。孤独的存在业已处在与共在的张力之中。

前一种"与自然地现存的世界处于自然的联系中"，而后一种"与也是自然地现存的，但却是自由选择筛选出的领域处于较高的关系中，人预先认识这后一种世界，它在其所有的影响中规定着人，同时并没有消除人的意志"（同上）。也就是说：第一种为自然机械性的世界，它规定我；另一世界是经过变化的自然，它变成一个自由地选择出的领域（按照前面提到的方法）。我在选择中同时创造了客体——祖国，所以，这一诗性的、非现成拣来而是绝对自由的客体不在场。"自由选择筛选出的领域"，"预先认识"，正是这种预先认识契合已经具有规定性、而却没有到来的关系。

荷尔德林从人的两种状态出发，为之构想出"中间状态"（与席勒近似，也有区别），"在童年和成熟的人道之间"（汉瑟版，第879页）的状态。童年和成熟的人道这两种状态是明确的主题（教养的主题），首先在《许佩里翁》中，荷尔德林区别机械之自然和神圣之自然。在我们面临的著作中是这样说："……如果他在那童年与成熟的人道之间的中间状态生活过，在机械美、人性美、因自由而美的生命之间生活过，认识了这一中间状态"，生活于这些状态的张力中的人得知自己与自身"处于必然的斗争中"。而这正是在自身下功夫的地方。矛盾的经验是追求的根据。

"1. 对纯粹自性和同一性的追求，2. 对意义和区分的追求"（汉瑟版，第879页），这是什么意思？这一步涉及与其他人的关系：这里的"意义"用荷尔的话说是"araet"。"3. 对和谐的追求"。种种追求造就少年的活力，同时也给他绝望，每一种追求都扬弃自身，"无法实现"，这是少年的可怕的经验。似乎只为他留下最后的孤独或者随波逐流，"他是如何不得不屈服，跌落到童年或者于无谓的自相矛盾中消磨殆尽，如果他停滞于这种状态，那么只有一点将他拔出这种悲哀的抉择（荷尔德林自己体验到它），而像少年一样自由，如孩童一般生活在世，一位文明人的独立（他完成了在自我教育意义上的工作）和一个凡人的妥协，这种问题在遵从下面规则时消解了"。（汉瑟版，第879页）

"请以自由选择把你自己投入与某一外部领域的对抗中去，正如你在你自身中处于和谐的对峙，天生如此，但只要你拘于自身，这就是不可认识的。"（同上）也就是说，"在和谐的对峙中"进入与某一外部领域的关系之中，这一领域就是世界。每一个人在自己本身中，天生地具有和谐的对峙，然而，只要人没有把自己投入与外部领域的关系中，并且是"和谐地"投入，就无法认识内在的对峙；自我认识没有其他可能性。对于自我认识，关键是自由选择的对象的中介。对象必须让人们在它本身认识选择：必须在它本身显示自由的性格。

从"孤独的状态"出发，一种"预感到其本质"的状态。预感也不是自然的，人只能通过教育而获得它，在他的视界内观照独立性（斯图加特版，第274页、第4行，汉瑟版，第880页）。"人在新的状态中通过自由选择投身到与外部领域的和谐的对抗之中"，一旦他经历了选择，同时就面临从这一领域（外部对象）中抽象出来，"就

其置身其中而言，从自身抽象出来，就其非置身其中而言，他能够反顾自身"(同上)。他既在其中，也不在其中，这是人格的意义。"以这样的方式他达到他的规定，即一认识在他，他的统一和个性中的和谐对峙者，进而认识在和谐对峙者中的他的同一性、他的统一和个性。"(汉瑟版，第880—881页)

现在过渡到一系列"不过于"："这是他的本质的真实自由，如果他没有过于依赖这外部的和谐对峙的领域，没有像与自己本身那样与之同一，以致再也不能从中自拔，他也没有太依恋自身，过少地从不羁之我中抽象出来，如果他既不过于注意自身，也不过于注意他的领域和时代，那么他就在他的规定的正道上。"(汉瑟版，第881页)"人徒然地在一种太主观的状态中，一如在一种太客观的状态中寻求达到他的规定，这一规定在于，他认识到自己作为统一包含于神性的和谐对峙者中，正如反之，神圣、统一、和谐对峙者包含在作为统一的自身之中。"(汉瑟版，第882页)

这里我们碰见根据的完整概念。根据总是具备有所安顿(Worinnen)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得出些什么。这两者，有所安顿的双重意义"仅于美而神圣的情感、神性的感觉中才可能"。

1. "美的情感"，"美"在这里与"单纯地舒适幸福"、与"单纯地崇高强大"和单纯地"统一和宁静"区别开来。但是分离同时是以这所有一切的统一为宗旨的分离。分离并不造成与这三个因素的排斥关系，而是服务于整体的表现：一即一切(hen kai pan)，"一切同时"，"而非仅仅……"，这是对康德的批判的回声，席勒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

2. "神圣的情感"，"神圣"于自身中又可分为三："一种情感，既不只是无私地献身于客体，也不仅仅无私地栖息于内在的根据，也

不只是无私地逍遥于内在根据和客体之间，而是同时是这一切，并且只能如此，它因此是神圣的”（汉瑟版，第882－883页）。我们在这三个因素中听出什么？这是一种对“神圣”的最稀奇的解释。是何献身于客体？感性。何者栖息于根据？理性。什么逍遥于理性和感性之间？想象力。这三者构成神圣的规定性：到此不易。“无私”，“私”为何在此呢？为了与所有其他的功利相对峙，这是它本身之对峙的一种极端形式，应该注意，这是在情感中。

3. 如果我们已将神圣的因素如上归位，就可以较好地理解“神性”。

“一种情感，既非单纯的意识，丧失了内在和外在生命的单纯的反思（主观或客观的），亦非丧失了内在和外在和谐的单纯的追求（主观或客观的），”——追求只有伴随着丧失和谐才可能“亦非单纯的和谐，就像灵性的观照及其神话般的形象的主体－客体，丧失了意识和统一，”——参见谢林——“而是因为它同时是这一切，并且只能如此，它因此是神性的……”（同上）

我们现在不再深入这三大规定的划分，而是简要地讨论本文的最后一段，标题为“关于表现和语言的提示”。

表现是如何入题的？带着怎样的二重性？诗人做什么？他创造意义，把意义作为诗之行进方式与诗的作用圈的中介。现在讲到表现中的表达方式，这就是说，荷尔德林仍迈出从认知到语言表达的步伐，认知这里是自我认识。然而哪种语言呢？本身由诗构撰的语言，不是因袭的、自然的语言，而是和对它的认识一样是创造出的，它为情感的精纯提供准则，只有当外化与理想齐一，才有精粹的情感。让我们回顾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前言（第10段），“精神

的力量仅同其外化一样伟大”。这里我们看到一种语言，它本身为创造出的语言，精神、感悟随身携来的语言。

这是复活的精神（死去的精神在其无限的生命中复活）的语言，什么是它的标志呢？它的标志为：“一切就像第一次”（汉瑟版，第 887 页），这就是说，诗人所说的一切，皆以开其本源的方式而说，并且正于此证明语言的创造性（不是通过奇异的文句）。他说的一切“就像第一次”，必须抛下所有间接者和特定者，它必须变得无从规定和把握（比较黑格尔逻辑的开始），“消融于纯粹的质料和生命”，仅对于诗人为“当下现实”。（同上）形态消融了，没有规定性。这意味着，这里是投入他的形态之处，那当下现实的再现。“而关键是，他在此刻不将任何东西当作既定的，不从任何实证的东西出发”（汉瑟版，第 887 页；比较黑格尔逻辑中的概念创造的开始）。这清晰地说出创造的开端性的要求。“……不是他所说的，而是他所认识和看见的自然和艺术，对于他是一种语言，这就是说，现在他的世界中的陌生者和无名者对于他变得熟悉和有名了，这是由于将之与他的氛围做了比较并且发现它们相一致……”（同上），这里可以看到整体应该是什么，就是创造真相，诗人的氛围与他的世界（他的所言）一致，这样他的世界，诗之个性的世界才同时是他的语言。（这里须再一次回忆上面引用的黑格尔的话：“精神的力量仅同其外化一样伟大。”）

在结束处仍对荷尔德林的 ratio 做一些说明（参见，存在逻辑的开始）：

关于事（B）：事，是所选择的自由的客体，在这种自由中荷尔德林采纳了以美为规定性的客体；荷尔德林的 ratio 之事是美的

人，可一时无法感觉到他。他是想象所造，自由地出自这种想象。

关于思(C)：席勒的遗业就是自由，自由在他那里出现于思之中。在荷尔德林这里思如何保有其自由呢？在"诗之行进方式"中我们已经听到：思取消所有的片面性，从而是一种历经感觉、回忆和理解的解放了的思想。这里的关键在于，把自由原则融入作为思之开端的感觉中去。

关于规定(A)：思处于怎样的规定之下？自然的神圣性。什么叫做神圣性？这在前面已有论述(同时是感性、理性和想象力)。但是现在我们想将之概括到如下回忆中，神圣的自然在自身中有所区分：

1. 自然是普遍者，于一切时间之前并且在众神之上为当下现实，

2. 在统一之三(大气、土地和光)中特殊化，

3. 成为个别性，个性；而这是仅存于神和人之结合中的自然，神人。神人恰是历史规定的显现。(这是一次性的显现)

正因如此，我们应该进一步规定神圣(思在本质上是自由的、诗性的、构设的)。对神圣性的讨论显示，相属的规定趋向作为立法者的神，趋向法的神圣性。

"法，

尤其是王者、凡人和

不朽者；正因此

用至高无上之手

强有力地

执行最公正的法律。"

在荷尔德林的品达翻译中这样说，这是标题为《至上者》的残篇。

荷尔德林这样解释：自然的神圣性应理解为法的神圣性。法是严格的中介性（Mittelbarkeit）。直接性不仅对于凡人，对于不朽者也是不可能的。

荷尔德林给教育如下解释："教育是人与神相遇的形态，教育、教会和国家的法规以及继承下来的法令（神的神圣性，而对于人为一种认知、解释的可能性）。"神与人在这里是分开的——"这些以至高无上之手强有力地执行最公正的法律，它们比艺术更严格地把握生命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随着时间，一个民族面对自身并且还将与自身照面。"准确地说，这一时间是神人们的时间，他们的历史时间。"王者"这里意味着最高级，仅是最高认识根据的符号，而不象征至高的权力。至上者是自然之法，自然作为力量在自身中与自身相区分，从它的区分中为时间创造出空间，这是法的时间，各个民族及其众神的时间。

正是这，是荷尔德林的规定（博德先生："我觉得"）。

这一次就这么多，然而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荷尔德林尚没有结束。阐释诗歌《和平庆典》似乎适合我们的进度的发展（过渡到黑格尔）。不过下一学期才开始。

（92年7月6日

施洛塞尔夫人笔录）

附：

《帕特默斯》

献给洪堡侯爵

神在咫尺
难以把捉
危险所在
拯救者也成长
在黑暗中居住着
山鹰，阿尔卑斯之子
无畏地行越深渊
云栈轻横，
为此，时间的峰巅
堆聚了四周，至爱者
相亲而居，疲惫地
在相隔绝的群山，
请赐予清流，
啊，给我们双翼，最忠诚的心
驰去又返回。

我如是说，这时故乡的神灵劫持我
飞速地，超出我的猜想，
遥远地，到我从未
想去的地方。
东方露晓
光影迷离，所到之处，

林荫翳翳
还有故乡那渴念的溪水；
我从未认识这些国土；
然而即刻，在清新的霞光中，
充满神秘
在金色的云烟中，
骤然升起，
以太阳的脚步，
以千峰芳菲，

小亚细亚朝我盛开，忘情地
我寻找一位旧知，
宽阔的街道如此陌生，
波光粼粼的帕克陀斯河
由忒墨鲁斯山而下
托罗斯和媚索基司山矗立，
满园鲜花，
宁静之火，但阳光中
银雪灿然于高处，
不朽的生命的见证
常青藤自古生长在
高不可攀的墙上，
生命之柱，雪松和月桂，
撑起庄严的
神性建造的殿堂。

亚洲的门前水声轰鸣
不测的海面上
明晃的道路
高下盘回，
船夫却认得这些岛屿。
这时我听见，
附近有一处
是帕特默斯，
恳请我，
去那里投宿
亲近那幽暗的岩洞。
帕特默斯
不像塞浦路斯泉水突涌，
或如任何他处
住得庄严而华贵，

在贫穷的家中
她仍然
殷勤好客
当一个陌生人
靠近她，
怨诉海难或悲叹
故乡或永诀的朋友，
她乐意倾听，她的孩子，

火热的树林的声音，
沙粒落上旷地
碎裂，这些声音，
听见他并且爱抚地
酬答男子的诉怨。如此
她曾侍奉神之所爱，
先知，他在至乐的青春

追随
至上者之子，难舍难分，
执掌雷电者爱少年的单纯，
细心的男子端详
神的面容，
那里，在葡萄架的秘密中，
他们围坐于宴饮时分，
在伟大的灵魂中，怀着平静的预感，
主说出死亡和最后的爱，
他从未道尽言辞之仁慈，
此时，他看见，世界的愤怒，
精神爽朗。
一切皆善。他为此而死。
有许多须说。看他胜利的目光，
朋友们最后仍见到至乐者，

然而他们悲伤，现在

夜已降临，怵然惊心，
男子们的心灵中
大事已定，但他们热爱阳光下的
生命，不愿放弃
主的面容
还有故乡，如火在铁中，
他们被驱入
爱的阴影。
为此给他们派来
圣灵，深宅震动
神的风云翻滚
远方的雷声
越过预感中的头颅，此时，
死之英雄阴郁地聚会，

现在，在诀别中
他又一次向他们显现，
如今白昼熄灭，
王者，自己折断
光芒直射的
权杖，怀着神性的痛苦，
因为它应重归，
于适当的时机。如果
太晚，粗暴地中断，不忠，
人的事业将不会完善，欢乐

从今开始，

居住于爱之夜，

单纯的眼中，

智慧的重重深渊留驻，

群山深处生命的景象绽绿。

然而可怕的是，如有些地方

生命之神散于无尽，

已离弃珍贵朋友的

面庞，孤独地

远远越过高山，

在相知之处，

神圣的精神保持一致；

没有预示，而是

抓住头发，迫在当前，

当神急急远去的目光

向他们骤然回顾，满怀承诺，

他仿佛停住，犹如

系在金色绳索上

从此列举着恶，

向他们伸出双手----

可是如果后来

美所寄托的那人

死去，他的形象

是奇迹，神圣在他身上
得以解说，如果，彼此永远是谜，
他们相互不能理解，
在记忆中共同生活的人，
夺去的不只是泥沙或青草，
庙宇也蒙受侵袭，如果
神人及其同仁的光荣
随风而逝，甚至至上者
在空中掉转面容，
天空中无处可见一位不朽者，
绿色大地上亦或如是，
这是什么？

这是播种人的挥洒，当他
用锹铲起麦子，
向青天抛去，麦粒飞扬在打谷场上。
空壳落在他的脚前，但是
最后才是种子，
如果丢失了些许颗粒，言谈的
生命之声回音渐寂，
这并非坏事，
因为神性事业也和我们一样，
至上者不愿一切同时。
炉中盛着铁，
火山口燃烧着松脂，

我会有财富，
构造一个形象，
近似基督，如他曾是。

如果一人讽刺自己
悲伤地说，在路上，趁我不备，
朝我袭来，我惊诧
奴隶想摹仿神的形象——
一次我清楚地看到
天国之主的怒容，并非，我应成就，而是
为了学习。只要他们统御着，
他们善良，最憎恨的却是虚假，那样
人的人性不再有效
因为他们没有威势，可是
不朽者的命运威行，他们的
事业自行变化，赶往终点。
如果天国的凯旋之路
更加高远，与日齐辉，
欢悦的至上者之子为强者所称道，

一句口令，这里是赞歌的
魔杖，频频垂示，
因为无物平凡。它唤醒
尚未被粗劣所缚的死者。
然而羞怯的眼睛

有许多期待，
凝望着光。不愿
在强烈的光线下盛开，
虽然金色的阔苞保持勇气。
但是，
当扬眉，
忘却世界
静照的光从圣典中落下，
愿他们练就宁静的目光，
感受慈惠的喜悦。

如果神圣者现在
如我相信、爱我，
有多少早爱给你，
因为有一点我知道，
永恒之父的意志
更适合你。
他的标记静静地
在风雷的天穹。一人一生
矗立其下。因为基督还活着。
英雄们，他的子孙
皆来临，而神圣经典
来自他，大地迄今的业绩
解释闪电，
一场挡不住的赛跑。但他也在。因为他的事业

向来完全为他所觉悟

太久，已太久

无法见到神圣者的光荣。

因为他几乎必须牵着

我们的手指，暴力卑劣地

夺走我们的心，

因为神圣要每一种牺牲，

如果忽略一个，

好事难成，

我们侍奉过大地母亲

新近服务于太阳的光辉，

不觉中，父亲，

统领万物之父，

最爱精心护养

坚实的文字，存在者得到

尽善的解释，依此响起德意志赞歌。